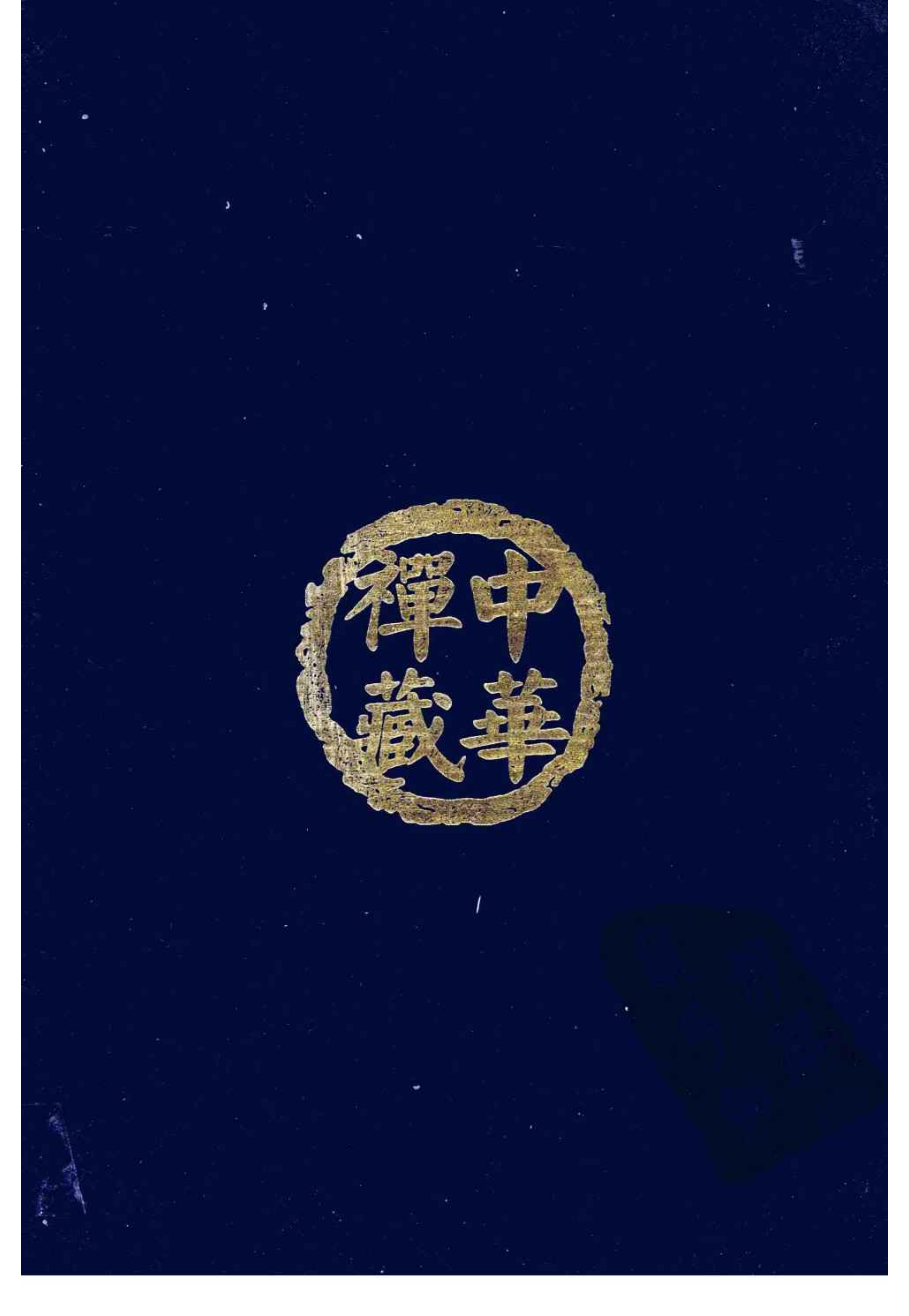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
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十九

(19)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本書原名爲《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經北京版權代理有限責任公司代理，授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獨家出版發行。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　題

一、續燈存稿

編譯組

全書十二卷。明．箬庵通問編定、笠澤居士施沛彙集。主要輯錄宋末、元、明四百多年間禪門高僧的列傳。原稿由施沛彙集，後經通問編定成書。書中偏重臨濟、曹洞二宗，計收臨濟宗大鑑下十八世至三十四世、曹洞宗大鑑下十六世至三十六世，以及法嗣不詳者四十五人，約五百人次。

卷首有行昱的敍文、施沛的「廣求皇明禪師語錄塔銘備續傳燈小札」，以及凡例。

二、佛祖正傳古今捷錄

編譯組

全書一卷。清．西蜀比丘雪兆果性集。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序列。作者鑑於「諸家著述皆祖傳燈，然傳燈止於宋之密庵咸傑而已，其下元明迄今十七、八傳，尚未聞其名號，況氏族朝代之出處乎？」於是，作者乃「因閱藏典，以天童老人曹溪源流彙輯少林六世，仍采正傳事蹟、朝代、僧臘、謚賜、法嗣」而完成此書。目的在「俾未至者，泝流而尋源；既入者，統本以運

末，不用搜求便入法王寶藏，一覽而衆美具足。」

所收人物，從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到六祖大鑑慧能禪師；從南嶽懷讓禪師到南嶽下三十六世雪峩行喜禪師。每篇傳記末尾均附作者的拈頌。書末略述曹洞、潙仰、雲門、法眼四家的大要，另附「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塔銘并序」一文。

三、祖燈大統

編譯組

全書九十八卷、目錄二卷。清．古杭白巖嗣祖沙門位中淨符編。作者一反「五燈嚴統」以來「青原下只有曹洞宗，其它四家均屬於南嶽下」的主張，將傍出禪者在內的諸祖師，全部歸於達磨門流、少林世系。書中主要輯錄過去七佛、西天二十七祖、東土應化聖賢、東土祖師——少林第一世初祖菩提達磨、第二世二祖慧可迄第四十世普明妙用，以及未詳法嗣者先淨照等人的機緣語要。

卷首除祁熊佳、作者等人的序文，以及凡例、參用書目、目錄外，另有作者考著的「祖燈辨訛」二卷。

目次



續燈存稿

明・通問 編定

施沛 彙集



續燈存稾敍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昔者世尊拈華迦葉破顔微笑達磨面壁神光斷臂安心逮至曹谿以降沿流益長波瀾益廣唱愈高機愈峻派列五家門庭各立或電捲風馳或孤危聳峭或金鍼綿密或父子投機或箭鋒相拄其因緣時節千差萬別各各不同苟非具載本末則後學何從考證斯傳燈之所由作也自景德出傳燈其後有廣燈有續燈有聯燈有普燈以暨紹興間大川濟公之會元布列分張騰輝溢彩盛行於宋矣自宋季閱元而明迄今

聖代四百餘季雖溈仰法眼雲門三宗不幸後先相繼無傳而臨濟曹洞二支繩繩不絕聯芳竝茂代有其人柰何闃然未有繼其作者致使大方宗匠遷沒無聞殘碑斷碣沉埋於荒榛廢莽中祖祖慧命何翅一綫之懸九鼎哉先南潤爲此深懼留意捃摭蒐羅有季每出訪求不遠千里崇禎壬午夏適雲間晤施別駕笠澤居士得其所纂不謀而同於是浩然而歸載筆從事又數季編集始得成書正謀命工鋟板遭時搶攘復秘而藏之標曰續燈存稾事未及舉不幸

先師遽云示寂十餘季來昱僻居荒裔力不從心切思季運往矣來日幾何投足措髀詎容再緩參徒定淚平能憂人之憂慨然擔荷願與諸祖列宗眉毛厮結出一口氣嗚呼其時節因緣若是耶後之君子復有繼而作者或繇此而推廣之俾燈燈不墜斯文豈有既哉

康熙丙午中秋前一日武林南潤嗣法比丘龍丘行昱熏沐拜敍

廣求皇明禪師語錄塔銘備續傳燈小札

竊念正法眼藏從世尊囑付迦葉至達磨東度直指人心以來燈燈相續各有傳記以爲人天眼目獨自勝國迄今幾三百餘季傳燈斷缺致使熙朝宗匠遷沒無聞識者悲之達觀大師有志弗遂迫將入寂乃有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之嘆余讀紫柏集不勝感憤偶因家有藏書輒思蒐羅我明諸尊宿語錄及傳記塔銘彙集成書以俟作者豈謂徧簡文集誌

乘凡仙釋傳記咸爲俗子删除寥寥數家殊慚寡陋且當衰耗之季不能遠出尋求敢勒此以告通都大邑叢林尊宿及在家居士儻藏有我明禪師語錄及傳記塔銘梵剎志乘除嘉興楞嚴現今流通之外無論全書叢稾斷簡殘篇凡一字一句有裨傳燈者悉祈惠教以便彙錄付梓爲將來續燈之助所以闡揚法寶續佛慧命其功德眞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矣

崇禎壬午夏五月笠澤居士華亭施沛啓

凡例

一是編既彙集成書仍曰存稾者蓋以先師手澤未敢遽移惟俟當來有志續傳燈者

一按濟宗大鑑第十八世已載會元末卷茲復重起者以會元所收未備故

一曹洞宗世代淵源悉從遠公續略遠爲雲門之子若孫諒無冒濫祖宗之咎

一是書專爲流通宗眼未獲機緣法語不與收入嗣內得姓氏出處大略者載之以備續攷

一按大川輯會元列大慧居虎丘先翠峯居頂續傳燈列虎丘居大慧先遠公會元續略置洞宗於首卷議者謂各尊自出之祖恐非作者至意揆之事義各得其宜蓋傳燈非一家書何可作自他尊抑之見今臨濟曹洞率由其舊總標大鑑第幾十幾世不與會元之世次間列者以適兩宗之便閱亦非有所自外也未詳法嗣因附於末

一濟宗始自大鑑第十八世終於第三十四世洞宗始自大鑑第十六世終於第三十六世爲卷十二爲册六

行昱和南謹述

續燈存稾目錄

卷四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之上

江心萬禪師法嗣

報恩智普禪師　雲居師大禪師

徑山熙禪師法嗣

龍朔大訢禪師　祥符念常禪師

雪竇祖瑛禪師　中竺正遂禪師

佛巖天倫禪師　天衣子清禪師

徑山高禪師法嗣

中竺自如禪師　古智喆禪師

天童奇禪師　徑山善達禪師

龍巖眞首座

何山明禪師法嗣

赤都寺

天童鑑禪師法嗣

雪竇汝霖禪師　道場思珉禪師

靈隱闇禪師法嗣

徑山宗淨禪師　東林宗廓禪師

中竺有禪師法嗣

天池信禪師

風旛中禪師法嗣

呂鎮船居士

華藏見禪師法嗣

金之念菴主

皖山凝禪師法嗣

蒙山德異禪師

金牛眞禪師法嗣

太湖寬禪師

眞翁圓禪師法嗣

天寧教禪師

慶壽璋禪師法嗣

慶壽印簡禪師

卷六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仰山欽禪師法嗣

天目原妙禪師　靈雲持定禪師

徑山希陵禪師　鐵山瓊禪師

能仁圓至禪師
淨慈倫禪師法嗣
道場信禪師
匡廬源禪師 不列章次
竹屋簡禪師
絕象鑒禪師
瑞巖寶禪師
永宗本禪師
天童慧禪師法嗣
東巖日禪師 不列章次
無學元禪師法嗣
蔣山忠禪師
高峯日禪師 不列章次
育王珙禪師法嗣
薦嚴妙道禪師
保寧清茂禪師
天衣覺恩禪師
淨慈瑩禪師法嗣
靈隱德海禪師
天寧景曇禪師
虎丘永禪師
徑山度禪師法嗣
徑山淨伏禪師
天童坦禪師
玉山德珍禪師 不列章次
徑山恩禪師法嗣

寶葉源禪師
虎丘雲禪師
徑山月禪師法嗣
南叟茂禪師
育王彌禪師法嗣
育王德明禪師
徑山及禪師法嗣
靈隱忻悟禪師
少師姚廣孝
萬壽仁禪師法嗣
徑山文琇禪師
徑山銘禪師法嗣
天寧力金禪師
徑山仁淑禪師
竺曇敷禪師 不列章次
龍翔訢禪師法嗣
天界慧曇禪師
天界宗泐禪師
中竺廷俊禪師
靈隱輔良禪師
圓通崇裕禪師
保寧倫禪師法嗣
物先義禪師 不列章次

瑞巖無慍禪師　天童一禪師
徑山興禪師　壽昌源禪師 不列章次
保寧茂禪師法嗣
雲巖淸欲禪師　定慧大方禪師
瑞雲茂禪師　傯岩猷禪師
龍華海禪師
靈隱海禪師法嗣
育王慧照禪師　徑山顗禪師
育王悟光禪師　徑山鏡禪師
斗峯正璋禪師　明因湛禪師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道人
天童坦禪師法嗣
天界懷信禪師　天寧明牧禪師
玉山珍禪師法嗣
曇芳忠禪師
徑山伏禪師法嗣
育王正印禪師　徑山悅禪師

獨孤明禪師 不列章次
雙林闇禪師法嗣
月江宗淨禪師
西白金禪師法嗣
保寧覺慧禪師
竺曇敷禪師法嗣
淨慈師頤禪師
天界曇禪師法嗣
靈谷淨戒禪師
天界泐禪師法嗣
天童自性禪師
物先義禪師法嗣
祖芳道聯禪師 不列章次
淨慈德禪師法嗣
靈隱本斐禪師
大慈成禪師法嗣
烏石世愚禪師
天寶樞禪師法嗣

伏龍長禪師法嗣

萬峯時蔚禪師　天龍守貴禪師

松隱德然禪師　淸隱德馨禪師

華山昌菴主

高仰友禪師法嗣

慈舟濟禪師　一峯寧禪師

弁山安禪師法嗣

正傳景隆禪師

福林度禪師法嗣

天界俊禪師　太守何密菴居士（不列章次）

大鑑下第二十六世

萬峯蔚禪師法嗣

鄧尉普持禪師　九峯勝學禪師

海舟慈禪師　果林首座

慈舟濟禪師法嗣

福田本來禪師

天界俊禪師法嗣

東普明悟禪師　性天如皎禪師

●一本無東明等六字

何密菴居士法嗣

揚州素菴田大士

大鑑下第二十七世

鄧尉持禪師法嗣

東明慧旵禪師

福田來禪師法嗣

天界會中禪師

東普悟禪師法嗣

投子紹琦禪師　雲南善堅禪師

月溪澄禪師　寶月潭禪師

壞空成禪師（澄師至此不列章次）

素菴田大士法嗣

頤菴眞禪師　和菴忠禪師（不列章次）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東明旵禪師法嗣

●東明普慈禪師●　金陵永慈禪師

月江覺淨禪師

天界中禪師法嗣

光澤惠禪師法嗣
壽堂松禪師不列章次
卷十
臨濟宗
大鑑下第三十世
寶峯瑄禪師法嗣
天琦本瑞禪師
雲溪英禪師法嗣
天池智素禪師
寶芳進禪師法嗣
野翁曉禪師
突空昇禪師法嗣
無盡海禪師不列章次
吉菴祚禪師法嗣
天寧道濟禪師
天通顯禪師法嗣
天池法聚禪師
壽堂松禪師法嗣
古音淨琴禪師
金臺覺禪師法嗣
萬松林禪師
大鑑下第三十一世
天琦瑞禪師法嗣
關嶺正聰禪師
汚州古岩禪師
濟菴實禪師
大川洪禪師不列章次
天池素禪師法嗣
大覺圓禪師
野翁曉禪師法嗣
無趣如空禪師
無盡海禪師法嗣
大休宗隆禪師
天寧濟禪師法嗣
骨山法會禪師
楮嚴方澤禪師
天池聚禪師法嗣
浮峯普恩上座
古音琴禪師法嗣

大鑑下第十六世

淨慈暉禪師法嗣

華藏慧祚禪師

雪竇宗禪師法嗣

廣福道勤禪師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超化藻禪師

天童珏禪師法嗣

雪竇智鑑禪師

大鑑下第十七世

華藏祚禪師法嗣

東谷光禪師

雪竇鑑禪師法嗣

天童如淨禪師

大鑑下第十八世

東谷光禪師法嗣

直翁舉禪師一不列章次

天童淨禪師法嗣

鹿門覺禪師

大鑑下第十九世

直翁舉禪師法嗣

天童岫禪師

鹿門覺禪師法嗣

普照一辨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世

天童岫禪師法嗣

雪竇大證禪師

普照辨禪師法嗣

大明寶禪師　慈雲覺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王山體禪師　仁山恒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王山體禪師法嗣

雪巖滿禪師　勝默光禪師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續燈存稾目錄終

續燈存稾卷第一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明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八世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偏參知識後謁應菴于衢之明果菴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入室次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曰破沙盆菴頷之踰季辭回省親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盋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躲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後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末幾詔住徑山復遷靈隱晩居太白僧問虛空消殞時如何師曰非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

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巭空啓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菴主賣買賤賣分文不値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樹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迷時祇迷者箇復卓一下悟時祇悟者箇直饒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搕𢶍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三十季後上堂舉金峯和尚示衆曰老僧二十季前有老婆心二十季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二十季前有老婆心峯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季後無老婆心峯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豆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者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凡聖窠臼上堂舉婆子燒菴話師曰者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今日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簡點乃召大衆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洩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華寒灰中發焰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濤等閒坐斷潑天潮到底才無涓滴水子細簡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一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豆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上堂動弦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犂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峯

衢州光孝百拙善登禪師和州烏江閔氏子僧問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意旨如何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讚歎也讚歎不及僧曰只如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

喫貴圖天下太平畢竟具什麼眼目師曰腦後薦取
上堂白日鬧浩浩夜後靜悄悄長廊走波波步步無
欠少不識主人翁全身入荒艸撞著傳大士問訊維
摩老臥疾毗耶城幾箇知天曉若是過量人不向那
邊討爲什麼如此喝一喝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菴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
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
殺人被人打殺定菴稱其脫略紹興末示寂于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如遊舊
國志而不忘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菴揕其胷曰侍
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士駭然汗下菴喝出士退參不
旬日徑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
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有讚胭脂者
亦久參應菴頗自負士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
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圚後却來者裏喫拳
頭
教授嚴康朝居士湖州長興人嘗問道於薦福雪堂
及見應菴於報恩得旨嘗有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
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
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
人如今始覺從前謬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菴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
拄杖卓一下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後打春牛尾驚
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
殊却知落處撫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
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
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斯薦得觸處
全眞其或未然且作寒温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佛告
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
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
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垂範禁
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瑠璃盇內拓須彌僧便
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
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去參大慧於徑山次謁

雪巢一此菴元入閩留東西禪俱不契復叩泉南教忠俾悦衆解職歸前資一日忠擧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擧玄沙未徹話詰之無滯忠乃囑曰子今可見妙喜矣師秉命即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覇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杻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斷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擧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撈魚蝦遼天射飛鷂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于本山

吉州青原信菴唯禋禪師福之長樂李氏子季十有一歲出閩依旴江禪悦廣公爲童子閲五白始獲僧服一日廣以佛國白公五十三知識頌授諸維那師侍其傍聞止住林有時要見十方佛無事閒觀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其根利俾還閩謁鼓山佛心才及東禪月菴果西禪嬾菴需諸老時晦菴住龜山師往叩一日夜半摸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通其所證呈偈曰業識茫茫本無所據昨夜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菴不覺解頤頷之復出嶺見顏萬菴於番陽薦福入室次應對敏捷顏厲聲曰者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一衆駭愕未幾復往梅陽見大慧慧曰如何是佛師曰覿面相逢更無別法慧曰如何保任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既而隨大慧北還慧一日問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師曰唯禋只管看慧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慧遂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罰你師遂以頌發揮佛祖機緣十數則呈慧其世尊初生曰撞出頭來早自錯那堪開口更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免得閒愁到子孫慧爲之擊節後開法天台眞如遷報恩豫章上藍吉州青原所至

山川攺觀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移華兼蝶至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買石得雲饒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彫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雲門袖頭打領腋下剜襟不妨好手子細看來未免牽絲帶綫或問報恩樹彫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上堂拈拄杖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者箇是橫泉拄杖子那箇是一乘法卓一下千峯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紹熙三季壬子五月十九日示疾書偈曰末後一句覿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跏趺而逝羅湖瑩仲溫狀其行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荊州公安遯菴祖珠禪師南平人也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艸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呵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艸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諸老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齩嚼師竊喜之造謁陳所見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於是憤然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契乃曰打艸祇要蛇驚耳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嚴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者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述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峯話作兩橛盡大地是箇解

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艸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跟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季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舉卍菴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水入泥卽不無先師爭柰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藺蕩拾華鍼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菴受智者請引座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傅大士一夥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菴

婺州智者元菴眞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幼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者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萬菴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盋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菴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主賓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上堂學僧問雲門樹彫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僧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扣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

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點簡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卽不然忽有人問樹彫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上堂學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假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地廓然如太虛空豈可强是非耶師曰奇怪諸禪德雖是沙彌初入道一撥便轉豈不是伶俐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大難承當便向平常心是道處動著關棙子去却胷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閑拈出著著有出身之路且道以何爲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柏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曰我在靑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答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棙子且不是飣餖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欲行千里一步爲初白日靑天快著精彩

徽州簡上座參大慧于徑山時卍菴爲首座一日爲衆入室問師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出你試數看師便喝菴曰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又作麽生師擬對菴便打出曰你且莫亂道師于言下有省遂說偈曰你且莫亂道皮毛卓竪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又嘗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菴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菴于雲門一日入室次菴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師當下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菴許可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覰地覓金鍼直下腦門須迸裂到者裏假饒見機而作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祗如本分全提一句

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横行上堂舉睦州示衆曰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木菴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溫州龍翔柏堂南雅禪師上堂瑞峯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骨髓皮一場狼藉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柏堂恁麼道還免諸方簡責也無拍繩牀洎合停因長智上堂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紫蕨伸拳笋破梢楊華飛毬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者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聰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只者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者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横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劍州劍門安分菴主幼與木菴同肄業於安國後依懶菴未有所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季箇事挂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仍返西禪懶菴迎之付以伽黎後菴居劍門化被嶺表示衆者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你自己分上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簡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簡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冤有頭債有主遂顧視左右曰自出洞來無敵

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夏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育王光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妙峯之善禪師吳興劉氏先居彭城高曾大父父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資性高潔季十三即辭家受業于德清齊政院經論一見輙了大意乃徧謁諸大老時佛照光唱道鄮山師往參禮以風旛話契旨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復遊衡湘還入匡廬卓錫妙高峯下面壁十季一時學者尊之曰妙峯禪師後分座於鴈山能仁出世慧因遷洪福萬季諸刹退居皐亭劉寺十餘季復領明之瑞巖蘇之萬壽常之華藏勉居靈隱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淸之秉鈞軸具疏勸請勉師必赴師曰老僧季踰耄矣尙夜行不休乎辭弗就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洩以拂子擊禪牀左邊者裏是鑊湯爐炭復擊右邊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一擊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上堂談玄說妙事如麻添得時人眼裏沙赤骨律窮挨得入潑狠潑賴是生涯懸羊頭賣狗肉喫官酒臥官街笑倒籬根破艸鞋上堂舉雲門普請搬柴次乃拋下柴辯曰一大藏教祇說者箇師曰大小雲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示衆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師生平善誘其徒未嘗厲聲色自然神融意消心悅誠服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淸風萬里書畢而逝實端平二季九月二十八日也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塔于靈隱之西岡鄭公銘其塔

退谷義雲禪師福州黃氏子幼業儒從山堂淳公祝

髮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東斗西移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南斗北轉上堂奔流度刃疾焰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彀已前中的早涉迂回了也趙州到茱萸靠却拄杖即且置只如孚上座道峯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上堂舉首山拈竹篦示衆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等諸人喚作甚麼葉縣省近前掣竹篦拗作兩橛拋向階下却曰是甚麼山曰瞎縣便禮拜師曰臨濟一宗掃土而盡開禧二季五月示寂

明州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學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峯曰不從口入又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曰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人問育王古澗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峯飲者如何問取趙州送僧歸鳳山偈曰鳳凰山下鳳凰兒文彩繽紛羽翼齊鎩翮漫天攔不得歸心已在碧梧枝

杭州淨慈北磵禪師諱居簡字敬叟潼川王氏子也以其寓北磵之日久人不敢名字之故稱北磵云世業儒依邑之廣福院得度閱卍菴語有省後參佛照機契追隨甚久出世天台報恩光孝退居飛來峯之陰大參眞西山時爲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師高臥不起後奉旨遷淨慈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上堂舉密師伯與洞山在餅店坐次密於地上畫一圓相謂洞山曰把將去山曰拈將來保寧勇和尚拈曰非但二人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師曰北磵敢道保寧計窮力盡上堂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本來無位次何用强安排上堂雲巖二十季在藥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許蒼龍蟠趙州四十季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兔子何曾離得窟上堂先佛照道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北磵則不然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瓦解冰

消且道與先佛照是同是別上堂擧趙州一日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捉住曰賊在者裏僧曰不是某甲州托開曰是卽是祇是汝不肯承當師曰趙州收處太危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只可錯捉不可錯放師頌世尊初生話曰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又頌楞嚴經六解一亡曰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煙一縷閒淸晝百鳥不來華自紅淳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於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假寐而逝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塔側遵遺命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

杭州徑山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上堂擧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以拄杖畫一畫曰在者裏僧又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曰扇子䟦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曰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著在上堂拈拄杖蔣山喚者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者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作維摩贊曰毗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福州東禪性空智觀禪師上堂擧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國曰却安舊處著僧再問國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旣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曰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上堂擧保壽和尙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公案師曰衆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湧波瀾保壽用疾焰過風之機向虛空裏轟霹靂二大老各出一隻手扶豎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禪道蚊子如何擊大柱藕絲焉可挂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却

湖州上方朴翁銛禪師天資奇逸辯博無礙上堂舉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師頌曰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壁上掛葫蘆嘗贊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葦淚頭何似問頭危

杭州靈隱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艸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艸溪邊頭角露一簑烟雨屬誰家

明州育王空叟宗印禪師西蜀人初住湖州崇光保壽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風吹日炙僧曰意旨如何師曰釘釘膠粘上堂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直饒句下宗旨明拈來猶較十萬里何故大慧師祖於此懸羊頭賣狗肉佛照老人於此冒姓名佃官田小比丘來坐斷芳塵畢竟如何施設拈拄杖卓生無所有只此一枝藤上堂大道坦然離名離相剗除則失旨建立則乖宗從上佛祖古今知識顯大機彰大用盡是闢空鎖夢過犯彌天印上座裂破面皮還免得麼良久拍禪牀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平地上死人無數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屎窖裏頭出頭沒孤迥迥峭巍巍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上堂鐵崑崙兒喫一攧南海波斯舞不輟夜半失却攔腰帛笑倒東村王大伯拍禪牀一下下座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沙曰如死人眼僧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沙曰如死人手師曰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臥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

明州育王秀喦師瑞禪師上堂舉道吾和尚曰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大慧和尚曰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元是舊時人大衆二大老隨機應用即不無若是衲僧門下未夢見在且道衲僧門下作麼生良久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舉灌溪參臨濟濟搊住灌溪溪曰領領濟乃托開師頌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頻顧

望囘首與誰同上堂舉演化大師問報慈如何是眞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復請益護國國曰誰有師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唧𠺕直饒未學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自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

明州天童無際了派禪師上堂三五十五月圓當戸然雖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對景憑誰話此心令人翻憶寒山子上堂諸人十二時中上來下去折旋俯仰起居問訊瞞崇恩一點不得只今坐立儼然賓主交參面面相覷崇恩亦瞞諸人一點不得既然彼此不相瞞爲什麼自作障礙喝一喝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上堂昨夜安排一段禪天明起來都忘却而今打鼓衆雲臻對面臨時旋揑合乃囘顧侍者曰記取者一著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下叢林刻舟求劍二千餘季區區不已崇恩今日不動神機捩轉瞿曇鼻孔不圖打艸驚蛇只要大家相見汝等諸人各宜子細觀瞻莫教錯過遂合掌曰不審不審上堂佛法在你日用處在你著衣喫飯處在你語言酬酢處在你行住坐臥處在你屙屎送尿處擬心思量便不是了也咄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題郁山主像贊曰策蹇溪橋蹉跌時悞將豌豆作眞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石菴正珤禪師歸湖上偈曰鳥不驚飛水不流碧潭空濶冷涵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輥蘆花落釣舟

明州天童海門師齊禪師嘗口誦華嚴詣各殿堂行香及回方丈已畢全部行者告衆衆皆不信師乃令八十一人各執經一卷師陞座誦一卷畢其八十一人各聞誦自所執經始知師爲華嚴菩薩應世云

江州雲居率菴梵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囘淚出滄海乾枯浴佛上堂且喜今朝降獨尊率菴無物慶生辰只將一盞薔薇露洗出湖山淨法身

東禪嶽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喝一喝玉本無瑕却有瑕舉鎮

州蘿蔔話頌曰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謾說鎮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

杭州徑山寓菴德鸞禪師興化人初住徑山至山門彈指一下便入

福州鼓山石菴知玿禪師僧問坐斷雲山事已彰可憐雲水自茫茫今日石門通一綫端然衣錦便還鄉還鄉一曲作麼生唱師曰罕遇知音曰秖如未跨石門一句作麼生道師曰百雜碎曰已跨石門又作麼生師曰依舊却囫圇曰直得大頂峯點頭鼓山方崱震動師曰未為分外曰秖今晏國師撫掌呵呵大笑曰幸得與老師相見去也師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上堂謝李深卿陳仲齡昔在東溪日華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師曰古人恁麼道大似焦桐挂壁罕遇知音白雲今日幸遇二居士到來正值六合風清萬籟俱息不免再理朱絃試彈一曲橫按拄杖諸人還聞麼聞即不無且道是何曲調卓拄杖太古希聲無限意知音知後更誰知上堂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轉增虛妄喝一喝春風吹落桃李華淡烟疎雨籠青嶂

天童全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笑翁妙堪禪師慈谿毛氏子廣額平項骨氣清豪從野菴受業依息菴觀于金山參松源嶽於靈隱皆不契時無用全公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曰行脚僧游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俾參堂室中每示狗子無佛性話一日師擬開口用以竹篦劈口便毆師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頷之卽命侍香已而報恩約公至請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世妙勝次遷金文光孝忠獻史衛王以堂牒除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為大剎築壇場命負毗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風動新學閫帥王公復請居雪峯未幾詔住靈隱衛王以大慈完美請師開山及王夔師菴居上柏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强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參余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明季荊湖總臣奏令僧道買

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若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巖築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復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遠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真教體上堂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僧話頌曰一人客路如天遠一箇歸心似箭輕彼此征途雖有異須知同日到天庭上堂舉汾陽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頌曰平地無因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天童除書再至大參趙公復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敘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季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杭州靈隱石皷希夷禪師上堂舉瑯琊覺法華舉相見公案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堂舉南泉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南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麼處趙州禮拜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華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和梁山遠禪師十牛圖頌句法與梁山相埒理趣超卓似有過焉一尋牛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艸斜陽裏一曲新豐空自吟二見跡枯木崖前差路多艸窠裏輥覺非麼脚跟若也隨他去未免當頭蹉過他三見牛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子細看來未十成四得牛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要回頭識舊居五牧牛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蹄塵不曾犯著人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六騎牛還家指點前坡即是家旋吹筒角出烟霞忽然變作還鄉曲未必知音是伯牙七忘牛存人闌內無牛趂出山煙蓑雨笠亦空閒行歌坐樂無拘繫贏得一身天地間八人牛俱忘慚愧衆生界已空箇中消息若為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宗九返本還源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聾昨夜金烏飛入

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十入鄽垂手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頷與驢腮一揮鐵棒如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

明州雪竇野雲處南禪師上堂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取飽為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上堂斬釘截鐵特地乖張就下平高衲僧笑具皇覺到此有理難伸未審諸公如何理論上堂摩醯正眼照然赫然一處該通萬機頓赴縛虎擒龍驚天動地且平常一句又作麼生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福州雪峯滅堂了宗禪師上堂空索索冷冰冰淸虛之理畢竟無身為什麼却有許多烟雨會得麼若會得七種供養諸人若會不得滴水難消

幽州盤山思卓禪師上堂拈拄杖登山渡水全藉者人擲拄杖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上堂寂寂惺惺有氣死人惺惺寂寂無用頑石嘻下載淸風付與誰

丞相錢象祖居士初守金陵嘗遊保寧問道於無用全公有所契入後於鄉里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菴為棲息之所自左相辭歸精修淨業於嘉定二季閏二月得微疾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性燥漢祗在一槌靠拄杖伶俐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伶俐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鱗兔亦不遇

興化府華嚴別峯雲禪師初住福州支提遷福泉華嚴上堂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且道不昧箇什麼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堂彌勒大士朝入伽藍暮成正覺總似者般鈍漢有甚用處直饒隔山望見支提雙童峯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上堂忠眞淨和尚道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快活須明者一竅師曰既無禪道又無玄妙甚處得者一竅若有一竅可明如何得快活去諸人即今要得快活麼便下座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是甚語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誣人之罪未來

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莫鈍置他好其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福州中濟無禪立才禪師上堂舉雪竇和尚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師曰雪竇老漢顢顢預預儱儱侗侗更參三十季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上堂舉趙州和尚喫茶去話頌曰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翻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讀此菴語錄偈曰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人知春風一陣來何處吹落桃華三四枝

華藏演禪師法嗣

湖州何山月窟慧淸禪師上堂舉天台韶國師初參法眼因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聞豁然開悟師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接觜鷂雀空啾啾驊騮已千里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叩諸禪伯及開善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釋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旣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雪峯然禪師法嗣

如如居士顏丙有僧舉趙州見南泉有主沙彌話問居士以頌答之曰解把一莖茅艸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瞳子面前人又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淨慈一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息菴達觀禪師義烏趙氏子也初參應菴次見無庵於道場後於淨慈水菴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柏堂分第一座後閱四刹被旨陞靈隱上堂舉二祖問達磨安心公案頌曰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總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謾

袁州仰山簡菴嗣清禪師上堂舉達磨大師一日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師頌曰捏目生華立問端得他皮髓被他謾者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菴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季十四得度十八歲參禮佛智裕于靈隱時無菴居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鍼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盔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説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益自韜晦復見應菴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洎無菴住道場命師分座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旃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項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唇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曰甎瓠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猢猻上樹尾連巔大衆道無横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簡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適來道道無横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趺坐而逝荼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葬于横山餘骼塔萬季寺左

焦山體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癡鈍智穎禪師舉達磨見武帝因緣頌曰提起須彌第一鎚玉關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懡㦬超超萬里來

徑山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退菴道奇禪師僧問雪峯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意旨如何師曰左眼半斤曰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師曰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且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只如鵝湖驟步入方丈保福入僧堂此意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竹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上堂此段大事無處不周新焦山未離東霞時已與諸人相見了也且道相見底事作麼生幾多頭角成龍去蝦蟹依前努眼睛上堂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所以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挑乾坤大地盞盂展也覆卻恒河沙界到者裏象王行處狐兎絕蹤水月現時風雲自異古今收不得歷劫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當頭道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龜峯光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蒙菴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於晦菴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弟慶元三季自福之雪峯被旨遷徑山上堂舉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山稟命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汝作麼生山于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汝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師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卻鷄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次乃曰因我得禮你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上堂舉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

陣來滿地華痕藉迸行者求偈偈曰山前麥熟雨初晴桑柘青連柳色新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總是比丘身十月十四日示寂

大洪證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月林師觀禪師俗姓黃福州侯官人僧問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作麼生師曰錯曰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錯僧曰興化旗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師曰引不著曰只如今日和尚作麼生爲人師曰一棒一條痕頌玄沙三種病話盲聾瘖啞捉敗了也更問如何盲聾瘖啞

大溈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喝一喝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見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踪跡擲拄杖更須放下者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伴我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又如何喝一喝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萬秊賁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菴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華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溈暁菴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只云歇師菩提勝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

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擧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鄕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鄕意旨如何堂曰鄕里三錢買一片魚鯗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擧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華雨後已零落染得一谿流水紅

明州天童雪菴從瑾禪師永嘉楠溪人俗姓鄭禮普安院子回落髮謁心聞於瑞巖一日入室聞擧紅爐片雪問師擬答忽領旨留侍三季入閩見佛智于西禪問甚處來師曰四明智曰曾見憨布袋麼師便喝智便打師接住拳曰和尚不得艸艸智曰瞎漢過者邊立時心聞主江心師歸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賓主師便喝聞曰者一喝是賓是主師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聞笑曰汝又眼華了師卽呈偈曰一喝分賓主依然又眼華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蟇初住義烏雲巖遷天童僧問如何是雲巖境師曰鹿跑泉冷浸明月龍湫港深藏白雲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須彌安鼻孔曰如何是禪師曰仰面不見天曰如何是道師曰全身入荒艸上堂金鎚運動三世諸佛不敢當頭法令施行外道天魔悉皆拱手峭巍巍本無攀仰淨裸裸不用安排行住坐臥不用猜疑好惡是非一時放下然後和泥合水拽杷牽犂任運縱橫總無妨礙正恁麼時且道太平一曲作麼生唱良久鐵船橫古渡重整舊家風上堂金剛圈裏翻身築著帝釋鼻孔懸崖頭上撒手突出達磨眼睛往復三回興猶未盡機輪一轉勢不可停倒拈蝎尾婢使聲聞順捋虎鬚奴呼菩薩釋迦已滅彌勒未生佛法祖令總屬新天童手裏且把住放行如何施設良久無孔鐵鎚當面擲普天匝地起淸風慶元六季七月廿三日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聞塔右

雲居會禪師法嗣

萬松叢衲大璉禪師讚出山相偈曰行滿功圓徹骨窮不勝羸瘦髮鬖鬆彌天罪過今無數毗舍耶中一款供

續燈存稾卷第一

續燈存稾卷第二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明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夔州臥龍破菴祖先禪師廣安王氏子從德山涓公祝髮尋受具徧叩諸方抵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未得安穩正悶悶不已忽聞鐘動趨後架舉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菴一於雙林水曰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却頭且置你道西天胡子為什麼無鬚師曰非雙林不舉此話水曰作家禪客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遂以手拓開師曰勘破了也迨水菴謝事往參密菴於烏巨命典客一日室中菴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師豁然大悟次日菴遇師於寮前謂師曰你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菴呵呵大笑洎菴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盡其旨要辭還蜀菴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叩玄關頂門豁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師至夔州尚書楊公輔以臥龍請師出世未幾棄去復遊吳中首衆於徑山靈隱後住常州薦福眞州靈巖蘇州秀峯穹窿湖州資福最後約齋張公鎡請師於慧雲開山凡六坐道場師首衆靈隱時有道者請益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傍大悟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師曰楊岐鬭勝不鬭劣秀峯鬭劣不鬭勝秀峯乍住沒親疎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上堂舉密菴先師道有問多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米失却

半年糧秀峯則不然有問多來事京師出大黃只圖一粒米却得百年糧或被知事道長老長老莫道百年糧只得半年不少也得只向他道但辦肯心決不相賺上堂舉東山和尚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日穹窿也有箇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禪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山僧忍俊不禁為諸人作箇撒脫拈拄杖卓一下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似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有示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眞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師將示寂作手書別交游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實嘉定四年六月九日也時客寓徑山遺命散骨林間住持石橋建塔於別峯塔之右瘞之壽七十六臘四十九

杭州靈隱松源崇嶽禪師處州龍泉吳氏子自幼卓犖不凡早歲慕出世法年二十三棄家首造靈石妙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慧陞堂稱蔣山應菴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朝夕咨請一日菴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師曰鈍置和尚菴厲聲一喝師有省菴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得度於臨安白蓮精舍自是徧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木菴永一目辭永永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齊師曰矢上加尖永曰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密菴移蔣山華藏徑山師皆從之一日密菴掛牌為衆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和尚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密菴遷靈隱師遂分座旋

出世於平江澄照徙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
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虚席被
旨補處上堂大凡扶竪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
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
道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
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
心髓殊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
麼昔年見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歲旦示衆元
正啓日萬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
和坐盤撥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既是佛法世法如
何得成一片祇辨肯心必不相賺示衆古者道拈起
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治父則不然拈起也
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箇半箇驀然戳
瞎頂門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示衆舉臨濟大師如
蒿枝拂公案雪竇拈曰臨濟放處太危收來太速師
拈拄杖曰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黄檗雪竇盡力
擔荷也只見得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甚麼處擲下
拄杖示衆舉汾陽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曰汾

陽雖則開口見膽爭奈落在第二頭驀拈拄杖曰者
箇不得喚作拄杖子漆桶參上堂舉保寧勇和尚曰
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
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杖曰總向者裏
會去蘇盧蘇盧悉利悉利師曰大小保寧業識茫茫
不柰船何打破戽斗示衆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
有賊無贓○僧問如何是一同一實師曰裂破曰如
何是二同大事師曰一毛頭上定乾坤曰如何是三
總同參師曰蝦蟇蚯蚓跛鼈盲龜曰如何是四同眞
智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五同徧普師曰大
地撮來無寸土曰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猶欠一著
曰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入泥入水曰如何是八同
生殺師曰自救不了曰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八角
磨盤空裏走曰如何是十同得入師曰寒山逢拾得
曰與什麼人同得入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與誰同
音吼師曰狸奴白牯曰作麼生同生殺師曰德山棒
臨濟喝曰甚麼物同得失師曰草裏輥曰阿那箇同
具足師曰信手拈來著著親曰是甚麼同徧普師曰

鍼鋒影裏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曰何人同眞智師曰黑山鬼窟曰孰與總同參師曰燈籠入露柱曰那箇同大事師曰嘉州大象陝府鐵牛曰何物同一質師曰盌脫丘居靈隱六年法道益盛得法者衆忽退居東菴示微疾作手書別諸公卿且垂二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遺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珍重大法復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待制陸游放翁銘其墖

饒州薦福曹源道生禪師南劍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徙龜峯上堂佛法二字人人知有狠毒砒霜如何下口直饒透過威音前也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巳是拕泥帶水諸人合作麼生喝一喝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天色半晴半雨幾多門外遊人不覩月圓當戸也好笑又堪嗟爭似西湖寺裏一隊古佛參退歸堂喫茶上堂春風東扇西扇春雨似晴不晴淺碧深紅爛鋪錦繡鶯啼燕語互奏笙簧一一揭示圓通妙門頭頭流通正法眼藏擬心湊泊依前萬水千山直下知歸便見七穿八穴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滴滴良哉觀世音艸裏跳不出也大屈水底烏龜鑽鐵壁咄上堂月生一拶倒銀山鐵壁月生二七宿騎牛穿鬧市月生三屋頭幽鳥語喃喃不是葛藤露布亦非入理深談正恁麼時賓主交參一句作麼生道萬仞懸崖垂隻手百華叢裏現優曇上堂平日清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插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門外數聲婆餅焦拍膝一下曰好大哥詠靈雲石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峯青到今後住薦福逾月示寂

明州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首參木菴永水菴一或菴體諸尊宿後謁密菴於靈隱鍼芥相契開法隆興上藍遷建康旌忠撫州白楊福州太平西禪寶慶元年被旨陞靈隱復移天童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上堂一拽石二搬土夜半日

輪正卓午老安會牧溈山牛南泉不打靈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裏蝍蟟吞却虎上堂舉鶴林因僧扣門林曰阿誰僧曰行脚僧林曰非但行脚僧我者裏佛來也不著僧曰因甚佛來也不著林曰無他棲泊處師曰天童則不然若有人扣門卽大開了待他入來便攔胷搊住曰道道若擬開口便與劈胷一拳若向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窻下安排作上鐘偈曰一樸脫就轉風流平地教他不肯休要得洪音喧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

杭州淨慈潛菴慧光禪師上堂舉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鋩喪却窮性命化鹽偈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華生乘時索起遼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太平府隱靜萬菴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母黃妙喜南遷道經於潮師祖父遲延禮甚謹其母夢僧入舍遂懷妊及誕父母誓不以俗累羈師甫十歲俾從壽公受業越九載芟染初見木菴永染指後參密菴於蔣山一日入室次菴舉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無地頭漢菴曰千聞不如一見師便毆一拳菴搊住勵聲曰者小鬼子見箇什麼胡打亂打師曰更要喫一拳在菴連揮兩拳曰打者無地頭漢師豁然大悟無何以母老歸省郡將吏部朱公江請師於廣法出世後移太平隱靜上堂起道樹詣鹿苑不是向上機傳少室續曹溪未爲性燥漢直得無依無欲無一法當情猶落第二見放過一著卷舒在我縱奪臨時於把住處放行露柱燈籠活鱍鱍於放行處把住釋迦彌勒是他奴卓拄杖且道是放行耶是把住耶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上堂舉天衣懷禪師鴈過長空影沉寒水話頌曰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梢頭上堂毗盧師法身主若要動地放光且來搬柴運土嗄將謂忘却上堂百丈不再參馬祖爭得三日耳聾臨濟不到大愚焉知老婆心切仰山將得鎮海明珠爲甚到東寺面前叉手當胸却道無理可伸無言可對咄直饒傾下一栲栳敢保老兄猶未徹

上堂饑荒老鼠齩葫蘆巧計胡孫倒上樹要透報恩向上關直須一步低一步既是向上關因甚却要一步低一步待你踏著却向你道上堂東山和尚道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不生閑艸木自然身放白毫光師曰東山只解無中覓有不解有裏尋無隱靜則不然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礙處通石上栽華還結果到頭元不假春風師臨終集衆囑曰老僧生平無長物只依海衆常例安寢堂兩日足矣復書偈端坐而化越三日寺燬衆悟遺言若有旨也世壽七十臘五十二

杭州靈隱笑菴了悟禪師姑蘇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金陵蔣山一翁慶如禪師姓范氏福州長樂人上堂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揭開觀音腦蓋踢倒慈氏樓閣切莫將錯就錯拍禪牀曰參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盲引衆盲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鰕跳不出斗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睇殺一船人上堂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馳討甚巴鼻盡力道不得底句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衲僧聞得與麼告報十箇有五雙鼻孔裏冷笑拈拄杖雲居拄杖子驀埋不驀親卓一下雪巢初冷夜雲鬢未梳時上堂霜明萬壑月皎千家達磨不會却返流沙拍膝一下曰好大哥歸堂喫茶上堂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晦有朔聖人治世有禮有樂有刑有政衲僧門下有殺有活有擒有縱其擒也縱也殺也活也總在黃龍指甲縫裏汝若擬議不消一掐然雖如是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且道是那一句良久卓拄杖曰歸堂喫茶上堂久雨忽晴天清地寧雲收嶽面月落波心拈拄杖卓一下恁麼會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上堂諸佛不出世人人舉足踏著祖師不西來人人滿口道著既踏著又道著畢竟是箇什麼有般漢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道明明不覆藏切忌從他覓殊不知拋却眞金隨羣撒土上堂豁開戶牖當軒無人撾動雷門憑誰側耳褒相

國印心於老黃檗溫伯雪目擊於魯仲尼衲僧門下撿點將來猶在半途知縣學士今日到來雲居如何與伊相見拈拄杖畫一畫萬重關鎖豁一劍倚天寒晚年退隱南昌西山示寂塔於定林壽六十八夏四十九

蘇州承天鐵鞭允韶禪師上堂一五二五機輪無阻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有底却道錦上鋪華有底又道泥裏洗土有底又道離此二途便見丹霄獨步若總如斯論量山僧未敢相許畢竟如何良久曰逢人不得錯舉師住泉州光孝判府請開堂祝聖白槌畢師乃曰喚什麼作第一義莫有旁不甘者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問話語未竟師拈拄杖卓一卓曰住住今日開堂不比尋常佛事設問答到彌勒下生勾鎖連環盛水不漏也祇是空鼓粥飯氣於自己了沒交涉所以道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問答交馳如青天轟霹靂看者不容眨眼那堪更向言中定旨句下明宗大似緣木求魚守株待兔殊不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者裏徹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更爲錦上鋪華復卓拄杖一下下座佛涅槃日上堂老漢當年臘月八三更半夜顛狂發剛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未能拔山僧今日下毒手爲他拔一拔看便下座

員祕閣學士張鎡居士字功甫別號約齋聞鐘聲悟道述偈曰鐘一聲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禪師開山疏曰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彔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菴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捋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對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嘉定五年公復請滅翁文禮禪師相繼闡法今有專祠于慧雲

青原禋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淨居正菴宗廣禪師僧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在什麼處師曰逢人不得錯舉僧曰還有請益分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僧禮拜師曰却較些子上堂父子相繼住此山叢林軌則沒多般主賓

色色皆仍舊薦召大衆且道仍舊後如何一炷清香盡日閒下座上堂不用愛聖聖是假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物我雙忘正恁麼時憑誰委悉石女穿鍼山色秀木人牽綫海雲生

鼓山永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曰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趂出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麼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菴和尚曰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柰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師曰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菴和尚與麼道也是韓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傳于叢林

靈隱善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年十三依郡之崇福寺南和尚受業落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峯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住里之光孝升承天次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峯復以朝命移四明育王臨安徑山示衆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據室者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獃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上堂盡大地是紫磨金色身諸人每日開眼覷見釋迦老子心肝舉步踏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謗說生說滅是謗說即心非心是妄不誑不謗不妄春風吹落桃李華澹煙疎雨籠青嶂上堂春雪寒春宵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撚抖擻精神只管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舊正月半上堂靈雲見桃華悟去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香嚴聞擊竹悟去仰山道祖師禪未會禪和家十箇五雙道我此一門全無肯路與麼亦未知玄沙仰山舌頭落處在要見二大老麼醉我落華天借他管絃裏除夕小參舉僧門古德年

窮歲盡時如何德曰依舊孟春猶寒師曰古德恁麼
荅話只恐諸人忘却今日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
何拈棒便打待他道因甚麼打某甲卽向他道你更
要我道孟春猶寒那嘗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
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
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送忍書記偈曰蠶絲不可
織寒衣蕢字那能療得饑別欲與君安樂法正忙却
未有閒時師生於紹興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於嘉
定丁丑五月二十一日壽八十三葬全身于南搶院
杭州淨慈東叟仲穎禪師上堂切忌隨他覓無旁向
己求縱橫活鱍鱍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
秋上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裏契此翁凸箇
肚矮雙足拕箇布袋十字街頭憨憨癡癡落落魄魄
何似老龍牙手裏把柄破木杓上堂拈拂子畫一畫
曰伏羲發天地之祕未明者消息又點三點瞿曇示
圓伊之形未明者消息如何辨的不見道冬
至乃書雲物擊拂子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
在人喝一喝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若也知得也
有賓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參退巡堂喫
茶上堂撾動鼓衆斯聚耳同聞目同覩超乾坤越今
古夫何故五月五是端午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
右之無可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檗樹頭蜜果纔與
麼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善賈之家不停滯貨
吉州龍濟友雲宗鑒禪師廬陵王氏子幼壽跌坐年
十二從海室淙禪師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參
方首謁妙峯值佛涅槃日峯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
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
拄杖曰見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師于言下豁然
契悟尋登吉水之東山佛項得修山主故址木食澗
飲影不出山嘗自詠曰山僧有分住煙蘿無米無錢
莫管他水似瑠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後峯以
法衣竹篦幷自題肖像寄師曰妙峯孤頂艸離離橫
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項龍濟知父子不傳眞祕訣
師嘗門榜以示來學曰除却眼耳鼻舌身意那箇是
你自己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來其或未然且居
門外雪巖嘗叩問曰和尚曾接得幾人師曰山僧從

來不會按牛頭喫艸歲暮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前無索債人至元丁亥七月二十七日忽示疾集衆囑後事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衆語也衆請偈師不荅將二鼓復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書畢泊然而寂世壽八十臘六十一全身塔于峯巔

北磵簡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參北磵于淨慈悟旨命典文翰後住育王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蟲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株松上堂用黑豆法換人眼睛如恒河沙會火爐頭話能有幾箇九九九三世諸佛不知有翻身踢倒五須彌何用法身藏北斗藏北斗分明向外揚家醜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无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華求蔕畢竟如何悉唎悉唎旣順世塔于寺如西菴

徑山琰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氏子母陳世業儒疎眉秀目哆口豐頤從季父沙門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諸老後參浙翁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翁笑而問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盋話師將啓吻翁遽以拳止之疑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開爐上堂舉趙州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堂楊岐眼裏睛臨濟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佛成道上堂錯錯六載艸繩空自縛了了開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膝一下曰劍去久矣切忌刻舟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餧

嬰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艸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曰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盆浣盆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盡古往今來和泥脫墼有什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石有銷日虛空無盡時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回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仔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一升三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艸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裏無煙據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相孤上堂一句絕離微囫圇無縫罅善財七日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疎不下靈山今日快便難逢爲通一綫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上堂繞禪牀一匝揮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

杭州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舉世尊出山相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峯智顯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送僧偈曰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峯抖擻屎腸都說了莫教錯認甕爲鐘蜘蛛頌曰一絲挂得虛空住百億絲頭殺氣生上下四圍羅織了待無漏網話方行師嘗纂修五燈會元

杭州徑山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母陳幼從邑之利和寺妙觀出家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東翁曰泗洲大聖爲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翁曰且喜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許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即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曰空教回首望長安翁曰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於是密就入室之列命掌記室翁既示寂師出世里之光孝遷吳城雙

塔金陵淸涼天台萬年蘇之萬壽永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復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値歉餘逋劵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蠹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曰爲吾祔一穴于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嘗讚達磨像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淚如山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上堂擧明招謙禪師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衆隨至立定招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趂下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因見郁山主畫像旁僧索讚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爲言塵淨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佛成道日示衆曰六載將身艸裏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門庭冷似灰

明州天童弁山阡禪師擧李大夫翱參藥山因緣頌曰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靑天箭過新羅國送僧歸鄉偈曰奮志南方問正因正因一字不曾聞七零八落袈裟角惹得陵霄幾片雲讚觀音大士偈曰螺髻屈蟠春鳥碧絲衣零亂曉雲寒尋聲只麼隨流去說甚眞觀淸淨觀

蘇州虎丘枯椿曇禪師上堂擧大梅常禪師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師曰要知馬祖落處歷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

龍溪文禪師示衆無相無形本寂寥擬攄眸處轉迢遙蒲團靜倚無餘事窻外一聲婆餠焦

蘇州虎丘東山道源禪師福建連江黃氏子肄業郡之白雲游歷兩浙見知識二十餘員末後到蔣山見浙翁室中擧卽心卽佛話有省出世奉化淸涼遷蘇州虎丘上堂拈拄杖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底閑家潑具且道虎丘將什麼爲人卓拄杖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折筋攪滄溟擲拄杖下座頌蜆子和尙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建安徐直翁帥二山以雪峯

起師至建寧先孝寺遺偈而化淳祐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壽五十九

明州大慈芝岳慧洪禪師越州新昌人姓朱誕時母夢前石佛高禪師入臥內寤而生師年十六從石佛淨因薙染謁徑山浙翁翁問曰汝何處人師曰越州翁曰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翁曰如何是行脚事師擬議翁色莊曰汝前來答我一一分曉問著行脚事則茫然爲何所礙師曰今日來見和尚翁曰念汝新到參堂去翁遷天童師再參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黃龍行處艸不生翁曰且喜沒交涉師曰入水見長人翁便喝後應丞相忠獻越王之命出世崇報上堂住山懶慢百事無成教爲剩語禪亦强名擊拂子曰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住石佛上堂紅塵堆裏四經秋驗盡諸方盤脫丘忽地船頭輕撥轉却來屋裏販揚州襴衫翻著曲唱還鄉坐斷千差壁立萬仭直得韶光溢目故園桃李爭妍瑞氣騰空本地風光顯現若也頓開千眼何妨把手同歸其或未然善財一去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閉上堂若論此事如春行大地物物皆春若是焦芽敗種又爭怪得臨終書偈曰六十三年前六十三年後臘月火燒山虗空俱出醜跏趺而逝

明州壽國夢窻嗣淸禪師山陰于氏子出家於郡之天章佛涅槃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虗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却向雙林樹下做盡死模樣良久曰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舉白雲端和尚曰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一莖艸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總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艸蓋却師曰要知白雲老人落處麼自從塞北經鏖戰敢向江南說陣圖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逼龜成兆終不能靈竇陀者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良久曰馬無千里謾追風上堂舉曹山辭洞山洞山曰子向甚麼處去曹山曰不變異處去洞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山曰去亦不變異師曰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裁剪不得處桃華色轉嬌靈雲一見不疑去謝郎舞棹更呈橈上堂歸宗斬蛇祕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

舖席見錢買賣且無賒上堂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尋常春夢無奇特獨有靈雲說向人只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上堂萬里無寸艸頭上漫漫出門便是艸脚下漫漫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育王印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別浦法舟禪師嘗有魚籃觀音讚曰月眉斜印海門孤逐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掇處却將魚目換明珠

無極觀禪師題世尊出山像曰王宮不住箇癡獃半夜逾城眞怪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

育王端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無量崇壽禪師上堂舉鳥窠和尙因白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鳥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與麼道鳥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露鋒鋩輕點破菩提煩惱等空平因

僧問世尊臘月八日正覺山前夜覩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明星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煙

天童派禪師法嗣

明州天寧無鏡徹禪師上堂舉巖頭和尙因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頌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頭戻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鼈峰定禪師讚玄沙和尙偈曰靑蓑不肯換金章千古風流屬謝郞釣得錦鱗人不薦夜寒沙上聽嗚榔

育王堪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無文燦禪師從育王得法於寶慶三年六月受請住薦福次遷開先五年復還薦福據室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盡大地人造地獄業證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成正覺上堂拈香畢乃曰天高地厚日盈月昃全提半提天地懸隔燦上座平生只會著衣喫飯聞人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頭如水澆頑石今日裂破面門喚作長老也欲與諸人

論說一上無端冒五六月大熱行三千里脩途一時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子在拈拄杖曰拄杖子試說看卓一下清平世界切忌謊言當晚小參鼓棹揚帆駕沒底船橫行海上神頭鬼面用無文印勘驗諸方二千里遠來住山單單地提持此事擧拂子看看印文已露劃一劃錦縫已開若佛若祖若聖若凡盡向者裏一印印定直得盡乾坤大地颯颯地衆中忽有箇犯衆出來道長老你且莫大驚小怪我在威音王佛世已證是三昧又作麽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減竈添兵傷鹽費醬一不成單二不成兩多少蘆華對蓼紅時人只看絲綸上上堂諸佛法門祖師要妙夜來四簷雨說得盛水不漏汝等諸人若向者裏承當者裏保任以手搖曳曰料掉料掉開爐併謝耆舊踏田上堂趙州無賓主話田地穩密底開口便道著信脚便踏著若是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未免被人侵疆越界薦福門下總是田地穩密底人拈起香匙放下火筯一一天眞因甚如此公驗分明上堂臨濟處牛

杓末山處牛杓玉本無瑕妄自雕琢有年無德老睦州無端拶折雲門脚端午上堂符不書藥不採起死禁不祥拈拄杖幸有者箇在卓一下滿院熏風夏日長人在藕華香世界開先結夏小參大華藏海渺無邊際江河溪澗流入其中咸失本名魚龍蝦蟹游泳其中咸失本性三世諸佛於中成等正覺一切衆生於中流浪生死現前大衆於中成就無功用學拈拄杖卓一下開先拄杖子一口吸乾了也三世諸佛一切衆生現前大衆畢竟向甚麽處行履良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冬至小參滴水冰生未可歇去崖崩石裂正好進程直饒會得一綫長要且未會長一綫直饒會得長一綫要且未會一綫長所以鄉談相似州縣不同開先則不然擾擾匆匆晨雞暮鐘喚冬作夏喚夏作冬一綫短長誰管得雪霜盡處是春風再住薦福當晚小參去去實不去是法住法位來來實不來世間相常住山僧屈指五載重到東湖荷盡已無擎雨蓋春風猶在柳梢頭無一絲毫去來相無一絲毫新舊相見則與諸人共見聞則與

諸人共聞箇中忽有箇出來道無文將常住物作自
己用固有之你也忒煞忒煞嗄元來衆中有人在復
擧德山小參不答話鉤在不疑之地時有僧出著了
也山便打果然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不識
痛癢漢山曰你是甚處人第二下鋉鎚來也僧曰新
羅人和聲送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雷聲浩
大雨點全無大衆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却引者僧向
艸窠裏頭出頭沒當時待他道某甲話也未問因甚
打某甲脚跟下痛與三十何故爲人須爲徹上堂風
蕭蕭雨蕭蕭天高地厚水闊山遙達磨大師無端游
梁歷魏二祖大師平白失了一臂水潦和尙不合喫
馬大師一踏天下大禪師枉自喫了四藤條說著令
人恨不消上堂佛祖未興時天然一句子不東不西
不橫不竪衲僧家東敲西磕從朝至暮橫也無柰何
竪也無柰何拍膝一下若向者裏進得一步自然和
聲送出兩手分付若祗向冊子上學得來印板上脫
將去山無重數水無重數結夏上堂百不知百不會
飽喫飯熟打睡要得剋期取證須證如是三昧師嘗

與其友知無聞書曰住院何足道哉近年敕差堂除
者何限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可以呑三世
諸佛則曲彔牀終身不坐又何慊無聞以爲何如某
昔者入衆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遂決意不作書記
諸老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意出世今皆
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爲長老只是舊時燦上座
飮食起居與堂僧無異相從衲子歲不下百數十人
遇五日摑鼓陞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得細大法門
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語籠罩學者亦不敢
以過頭語欺謾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味處欣然自
笑聽者不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所知者不過
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也蓋膽毛幾
莖則知者鮮矣

何山淸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北山信禪師頌佛成道曰六年凍得眼無
光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
茫茫

天童觀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仰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贊曰雲鬢濃粧苦強顏爲他閑事入塵寰攜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越州天衣嘯岳文蔚禪師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衆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山門又曰好事不如無頌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與廚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柏岳凝和尚作破衲頌曰零零落落幾經年信手拈來搭半肩午夜定回和東倒箇中消息許誰傳

華藏純菴善淨禪師上堂舉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靑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天童穎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荊叟如玨禪師婺州人初見癡鈍一日室中垂語如何是佛師遽曰爛東瓜復呈頌曰如何是佛爛東瓜斂著冰霜透齒牙根蔕雖然無窨子一年一度一開華又嘗作偈寄呈癡鈍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住後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惟有者箇不屬故新等閑開口吞却法身擲下拄杖是什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結夏小參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擧意即迷源擡眸已錯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修尅期取證第二頭第三首萬拄千撑轉見氣急殊不知髑髏未具已限先明呱地一聲千了萬當然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佛成道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著處至今生怕見明星

福州雪峯大夢德因禪師作布袋和尚贊曰杖挑布袋走紅塵底事何曾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不知開口笑何人

金山奇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高原祖泉禪師舉鏡淸在雪峯一日普請

次峯曰潙山道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淸曰古人爲什麼事峯曰雖然如是我要共你商量淸曰若與麼不如某甲钁地去師拈曰雪峯探竿在手影艸隨身若不是鏡淸爭識幾乎狼藉又擧九祖伏馱密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尊者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華發火中春贈黃漢嶺開接待偈曰路纔懸崖萬仞頭行人到此一場愁驀然得箇休歇處重疊關山信脚遊

萬壽觀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梁渚人族姓梁母宋氏禮天龍肱和尚受業參月林於萬壽林令看無字話經六年迴無入處乃奮志自誓曰若去睡眠爛却我身每至困時廊下行道以頭向露柱磕一日在法座邊忽聞齋鼓聲有省述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踍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用脗合嘉定十一年出世安吉報國次遷隆興天寧黃龍翠巖蘇之開元靈巖鎭江焦山金陵保寧淳祐六年奉旨開山護國仁皇寺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卽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虛空慈受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柁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薺幾度黑風翻大浪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懷州牛喫禾靈臺一點不揩磨益州馬腹脹貪生逐日區區去天下覓醫人喚不回頭爭奈何灸豬左膊上於斯薦得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拈拄杖請木上座與諸人說破卓拄杖下座上堂趙州和尚道南來者與他下載北來者與他上載大似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慈受和尚道南來者與他一面笑北來者與他一面笑大似歡喜厮殺笑裏有刀若是焦山又且不然南來者以平常待之北來者以平常待之也不瞋也不笑也無下也無高何故淸平世界不用干戈作朝陽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趂煖著些鍼綫

忽然臘月到來免致脚忙手亂對月偈曰始見些兒光影要了末後一段若是無門拳頭不打者般鈍漢師晚年倦于艁拂菴居西湖之上參學者猶衆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感應敕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

興化府囊山孤峯德秀禪師福州連江陳氏子於蘇之寒山祝髮上堂舉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峯良久僧擧似長生生曰此是第二句雪峯令僧問生如何是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師曰二大老與麼淚出痛腸若是第一句要且未夢見在忽有人問怡山如何是第一句只向他道劍去久矣上堂舉眞淨和尚曰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寺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大衆要會麼聽取一頌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溼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禪師進賢人族萬氏受業於龍塘紹曇徧叩諸方後抵蘇州萬壽謁月林一日入室次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齩破燈盞林領之歷住數剎後移石霜作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師晚年築菴曰紫霞丞相趙公葵燕居里第肯延師問道寶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示疾書偈曰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重書畢泊然而逝塔於紫霞

續燈存稾卷第二

續燈存稾卷第三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明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世

臥龍先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次成都坐夏正法遇堯堂高弟堯首座師

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蒙示誨
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有省明年往謁佛照于育王照
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
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久之復至靈隱時破菴居
第一座同游石笥菴菴之道者請益胡孫子捉不住
願垂開示菴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
侍傍有省未幾破菴過天童掃塔師偕往復拉月石
溪同遊台鴈至瑞巖雲巢留師分座夜夢偉衣冠者
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
所謂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堂開
法一香供破菴三年遷焦山期年遷雪竇又三年被
勅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師補處
明年寺燬師逆知其數不動容經意是年冬十月有
旨召入內廷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上爲色
動賜金襴僧伽黎復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上垂簾
而聽賜佛鑑禪師號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而多助
雲至不數年復還舊觀去寺四十里築室百楹接待
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菴一區爲歸

藏所上建重閣祕藏後先所賜御翰敞室東西偏奉
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
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祠奉以旌孝慕上聞嘉歎僧
問趙州和尚道三十年前在南方行脚火爐頭有箇
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此意如何師曰舌頭
拖地僧曰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曰言滿天下僧
曰祇如玄沙聞得乃曰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
麼生師曰一坑埋却僧曰可謂焦磚打著連底凍赤
眼撞著火柴頭師以拄杖劃一劃上堂五峯門下百
種全無禪牀迫窄堂供蕭疎脚下踏著底破磚頭碎
瓦片面前撞見底王獦獠李厖胡恁麼薄福住山眞
箇孤負老胡長久雖然如是更點分明上堂一夏已
滿無事不辦遂府盋盂邛州磁碗上堂靈山指月曹
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一張口挂
在壁上今日無端入者行戶未免拈出多年曆日說
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
寒秋熱示衆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柰何諸人自作艱
難自作障礙所以尋常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

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
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也識得便與諸人打些鄉談
說些鄉談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
家鄉貫也得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
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三月旦陞堂示衆曰山僧
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
將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
起身抖衣曰是多少十五日集兩序區畫後事親書
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
執筆疾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
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上遣中使降香
賜幣奉全身塟于正續之側塔曰圓照
江州雲居卽菴慈覺禪師上堂擧雪峰因閩王問擬
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峰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
空王殿王曰請師樣子峰展兩手雲門曰一擧四十
九師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峰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
擧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讚船子和尙偈曰三十
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
且柰煩撐破船嘉藁縣省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密用
心處縣曰鬧市裏輥毬子曰意旨如何縣曰普請大
家看頌曰輥毬鬧市大家看一陣淸風吹面寒定亂
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師嘗遊雲居夜宿瑤
田莊夢安樂神告曰師於此山只有一粥之緣明日
午後到山魁參罷會旦過有二僧相毆新到例遭擯
逐師竊訝之後數年雲居虛席州符起師補處師忻
然承命且徵前夢至瑤田莊而寂
明州大慈獨菴道儔禪師贈製鞋匠偈曰透底工夫
做已圓須知密處自心傳脚跟著地隨他轉踏到驢
年也未穿
杭州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生而慧敏三
四歲時見佛僧卽知禮敬年十六往從丹稜石龍山
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遂游方至石
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
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由是
大著聞穹窿破菴先禪師道望遂往叩菴一見知爲
法器室中擧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話師曰焦磚打著

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菴巽之每於日用語默不少假借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範日相激礪久乃辭去復遍遊諸老門庭靈隱松源嶽淨慈肯堂充華藏遯菴演咸稱賞之後出世蘇之高峯次遷寒山鍾山虗席廟堂奏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復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閑縱目春盡尚餘華老胡不合過流沙拍膝一下便下座上堂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相頭買帽此土西天上堂識得心山嶽沉握金成土握土成金脚前脚後現成行貨少室峯前交點不過上堂石中有玉沙裏無油德山臨濟未出常流却憶寒山子時臨古渡頭上堂見聞覺知行住坐臥眨上眉毛早已蹉過赤脚唱山歌路上無人和上堂把定重關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放開一綫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而今也不把定也不放開山僧即是諸人諸人即是山僧三十年後莫道蔣山和泥合水示衆劍刃翻身猶是鈍屋頭問路太無端楚雞不是丹山鳳何必臨風刷羽翰淳祐甲辰三月望示徒曰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廚山衆評之先是師嘗建接待院於西溪曰寶壽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歸寶壽趣辦終焉計訣衆而逝窆全身于院後壽七十五臘五十三師五遷望刹閱三十有二年撙節而足用審量而計功雖有大興建一毫不以干人而土木金碧在處成就云

靈隱嶽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滅翁天目文禮禪師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家天目山之麓又號天目云師生六歲携籃隨母採桑俄念携之者誰邪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依眞相寺智月剃落往淨慈參混源源舉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復謁育王佛照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一日照問是風動是幡動者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竪照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蓋照喜其俊邁命典書記久之返浙西聽一心三觀于上天竺時松源嶽唱道饒

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卽棒出
師聞之頓忘知解遂往見之蒙印可得盡其旨辭去
巡禮江淮間祖塔時浙翁琰主蔣山挽師充立僧首
座嘉定五年約齋張公鎡請師開法臨安慧雲一香
爲松源嗣次遷溫之能仁未幾退歸西丘節齋趙公
慕師高行微服過訪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
去翌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筆筍東海
烏鰂話學者擬議師便打莫有湊泊之者後遷福泉
陞住天童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境既不生法從
何立龍湫瀉千尺瀑布且不是境鴈峯聳萬丈高寒
且不是法明眼衲僧到者裏合作麽生直饒倜儻分
明山僧棒折也未放在何故殺人刀活人劍上堂事
事無礙青山掩映斜陽外法法無差欄前古木闘羣
鵶君不見太原孚上座走天涯揚州五更聞畫角吹
斷落梅華直至如今未到家上堂舉楞嚴經諸可還
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曰不汝還兮復
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銜將
水際飛冬至上堂黃鍾纔起時九數從頭數相將幽

谷鶯啼次第雕梁燕語田父祭句芒叢祠皷社農
父狎牛郎村姑教蠶婦光陰老盡世間人冬至寒食
一百五宏智禪師忌辻堂夜明簾外寶鑑堂前元無
彖帶豈有偏圓正恁麽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
霜月冷蘆華風靜鷺鶿眠上堂長頸鳥喬林不棲橫
飛天外穴鼻牛山田耕了直上峯頭天下衲僧仰望
不及何故嘉州打大象上堂投子和尚道迎之不見
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大似徐六擔板天童則不然仰
之彌高俯察非遙橫塘宿鷺斜飛起幾隻銀瓶挂樹
腰上堂衆生本不曾迷夜闌鷄向五更啼諸佛本不
曾悟秋清鴈度長空去拍膝一下西窻昨夜月華明
淳熈已到梧桐樹元宵上堂昨夜摩騰法師偏點蓮
燈助佛光明直得善信眞人失却光彩太白龍王出
來道我從龍種上尊王佛時住此山未聞有者箇消
息於是空中打箇閃電變作滿天黑風暴雨還委悉
麽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牛頭曰見後如何師曰牛頭牛頭僧問和
尚見佛照時如何師曰石中有玉曰見松源後如何

師曰沙裏無油有來上座入方丈曰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曰對頭在那裏來曰和尚便是師曰老僧與汝有甚麼冤讐來無語師捉住曰冤家冤家新到相看師問汝名甚麼僧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僧問覿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意旨如何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佛光法照首依師於梁渚師令往下竺參北峯印公示偈曰迸子參尋有驚山諸方多是落前三自從開異歸同後圓旨於今亦倦譚揀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兔風吹落殘紅片休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傳誦師尤篤于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心法朱晦庵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兔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師所閱五剎通不過八九年而得閒之歲月多逍遙於梁渚之西丘壑衲參叩無異領衆時也將入寂謂侍者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者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盡力畫不出遂怡然脫去闍維弟子收舍利并遺骨祔葬于應菴塔左壽八十四臘六十八

溫州江心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馬氏子上堂舉廣慧璉禪師與祕監楊公大年夜話次慧曰祕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祗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者裏則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者畜生更踍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述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師曰內翰攀南辰倚北斗廣慧轉天關翻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僧問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此意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曾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台州瑞岩雲巢岩禪師作經題八字偈曰以字不成八字非當陽拈起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葉將來嚇小兒頌靈雲見桃華話曰三月桃華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半是眞情半脫空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卷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冰淹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杭州淨慈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初參石頭剗佛殿前艸公案頌曰石頭剗艸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湖州道場北海悟心禪師舉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檗便掌彌曰太麤生檗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頌曰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舉唐文宗蛤蜊因緣頌曰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契得君王意爭奈全身入鑊湯

明州雪竇大歇仲謙禪師義烏應氏子幼見傅大士心王銘矢志出家初參息菴菴器而抑之曰汝儒者習氣不除焉能學道要到大休大歇田地如木偶人去師蒙激發益自奮勵朝夕孳孳不懈一日忽然有省遂以大歇自名後依松源嶽一日室中舉祕魔擎叉話師豁然大悟上堂舉應菴和尚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沙盆頌曰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送維那偈曰興化當年打克賓叢林千載話猶存雲黃有棒且高閣只麼煎茶送出門

諸菴鑒禪師舉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贓◉頌曰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船題二祖贊曰覓心無處自欺謾甘受齊腰深雪寒三拜起來依位立誰知徧界是波瀾華亭懷古偈曰活計都盧一釣舟錦鱗入手便抽頭我來不覩師親訓柳岸依依蘸碧流

湖州道場運菴普岩禪師題趙州像贊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舉洞山冬夜喫果子公案頌曰洞山玷辱

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繡出鴛鴦千古扶持不起

蘇州虎丘蒺藜曇禪師初住四明延慶遷蘇之穹窿震澤普濟鎮江甘露眞州長蘆後至虎丘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師曰兔子何曾離得窟若有人問延慶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上堂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頓超天地未分之前不歷階梯掀翻賓所便恁麼去可以開無量法門可以演百千妙義驀拈拄杖卓一下無量法門百千妙義盡向者裏百雜碎了也還知虎丘落處麼靠拄杖祖禰不了殃及兒孫頌靈雲見桃華話曰三月桃華是處開靈雲雙眼蓋塵埃謝郎重整釣蓬手未免將身一處埋

台州瑞岩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曹山震禪師因僧侍立次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麼處迴避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迴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遊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週四祖像贊曰破頭峰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分付小孩兒

鎮江府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舉密菴破沙盆話頌曰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掩殃害叢林及子孫

明州雪竇無相範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曰請和尚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傍僧曰者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祕監陸游居士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嘗謁松源和尚於靈隱從容問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源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士點首默契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見宗門別說有言無要眼聽

薦福生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凝絕道沖禪師武信長江苟氏子母郭生

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稍長以進士業應詔不利遂於梓州妙音院從修證受業遊成都講肆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回翔荊楚間時松源嶽唱道于饒之薦福師往謁以歲饑不受會曹源生出世妙果師造見聆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夕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曹源徙龜峯師侍行又三年以偈辭游浙其言曰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至京值松源主靈隱師復依之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法嗣曹源是時此菴元覺菴卽逢菴原無相範石谿月等皆在會中道聞于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蔣山諸莊皆瀕江易澇下田多無秋師忍饑鳴道行乞養士居十有三載無倦色嘉熙己亥侍郞東畎曹公豳帥閩聞師道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峯缺主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兩山上堂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廛廛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者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堪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上堂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願成佛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曰蝶穿芳徑雙眉淫蜂掠殘華兩股肥上堂盡乾坤大地無絲毫許大是汝諸人橫擔拄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爛陀寺戒賢論師今日說甚麼法便下座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師曰放待冷來看曰如何是現在心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未來心師曰後次上堂向你道曰如何是過去佛師曰去年梅曰如何是現在佛師曰今歲柳曰如何是未來佛師曰顏色馨香依舊曰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左邊曰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右邊曰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僧曰心佛衆生無向背十方剎海一毫收便禮拜師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喚甚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顊上轉大法輪更來者裏挨

肩笠是討什麼盌下座以拄杖一時打散未幾被旨遷徑山一日忽陞座辭衆舉世尊臨入涅槃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師曰世尊四十九年作盡伎倆及至臨行之際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山僧今日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荼毗舍利五色者無數遵遺命奉骨歸葬金陵玉山菴學者分其半塔於莆田

天童鏡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清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疆列界衲僧家撥艸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艸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曰切忌踏著

荊州公安虎溪錫禪師上堂心心淺處實甚深道道幽遠無人到急行踏不著緩行成錯過少林幾坐華木春却憶西來胡達磨

福州西禪月潭圓禪師開爐上堂人人盡守甕中天地覆天翻我不然直下一槌星火迸螺江燒却謝郎船讚豬頭和尚曰血淋淋古佛心幾回提起誰是知音

明州育王寂窻有照禪師福之閩縣鄧氏子從九峯榕菴慧公得度時枯禪唱道怡山師往見之一日禪問曰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大笑趨出禪深肯之禪遷靈隱師掌內記已而復見大梅石嵓虎丘蒺藜鄧峯無準徑山大歇諸老皆深器重以母老歸省雪峯擬絕留掌記室閩帥趙公汝愚飫師名請開法東山大乘移福之黃檗時左史竹溪林公希逸從師論心法拳拳服膺有詩曰老來得友如師少別去伊誰伴我閒朝命補江心後遷玉几適災變竭力興建謁平章賈魏公聞奏朝廷降金帛鼎建舍利寶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八吉祥曰如何是法師曰六殊勝曰如何是僧師曰面目現在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鴉鳴鴉鴉鵲噪鵲鵲江北江南潮生潮落春風三月華艸香善財何處尋樓閣喝上堂如何是道木頭如何是禪碌磚古德與麼垂示十箇五雙恬不為事殊不知正抓著鄧峯痒

處何故建造殿宇恰用得著

泉州法石愚谷智禪師山居偈曰栗色伽黎千百綴倚松捫腹看雲飛有人問我居山趣向道春深筍蕨肥

報恩太古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不涉心思意想非干默照忘懷要得洞然明白須是汗下一回且道汗下後如何驀喚侍者將扇子來上堂夜冷清霜重風來寒更多因循時節過自己事如何拍禪牀不是知音者如何舉向他上堂衲僧家游方行脚撥艸瞻風第一須識路徑始得路徑不錯東西南北到處爲家稍涉迂回五里單牌十里雙堠那裏更在那裏擲下拄杖看脚下

邑翁淳禪師佛誕偈曰毗嵐毒種毒華開添得雲門辭後盃今日柯橋風色惡淡烟疎雨洗黃梅（雜毒海載此偈是西邑作誤也）

隱靜柔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雙杉元禪師舉宋太宗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發羣臣無對雪竇代曰實爲今古罕聞別峯印代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師頌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冷泉兩廊畫壁頌曰一一塵中堅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總是靈山會上人

徑山珍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行端禪師族臨海何氏世業儒母陳氏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年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于餘杭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初參藏叟於徑山叟問甚處人師曰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立次叟曰吾泉南無僧師曰和尚齊叟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叟領之命入侍司泊叟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處以記室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居育王以偈招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謁覺菴眞於承天後參雪巖欽於仰山巖問何處來師曰兩浙巖曰因甚語音不同師曰合取臭口巖曰瀨徑橋高集雲

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嚴笑顧侍者點好茶來師曰也不消得居三歲而嚴逝乃還浙右徑山請居第一座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特旨賜號慧文正辨禪師中書平章事張閭公任行宣政院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日公率僚屬貂璫座下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陞座說法事竣入覲加賜佛日普照陞辭南歸養高于梁渚之西丘至治壬戌徑山虛席請師補處師三被金襴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只者便是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師曰若以無爲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爲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上堂心不是佛兎馬有角智不是道牛羊無角驀拈拄杖畫一畫一夜落華雨滿溪流水香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牀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邊戍朝鳴角空山夜答鐘人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元宵上堂幷謝監收浴主維那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只者一粒從甚麼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麼處起識得一燈千燈萬燈燈燈不疑識得一粒千粒萬粒粒粒無礙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無邊香水海拈拄杖卓一下頂門也少者一下不得師嘗勘一新到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祗僧曰臨朕磁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曰棋盤石斫破你腦門盋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勘一僧曰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怒罵爲慈誘之諭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道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書偈訣衆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焰鐵樹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留龕七日顏色如生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葬于寂照塔院

淨慈穎禪師法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素志出家弱冠從金谿常樂院思仁者祝髮俄有靈芝產戶樞及游方謁偃溪聞荊叟珏簡翁敬諸老皆相脗合東叟領南屏命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遂蒙印可遊天台衆請開法寒岩瓣香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籜又十年遷踈山當道議不合即謝退未幾江淮總統會諸山以開先迎師師涖事叢林鼎新又十年陞住江心少不適意又輒棄去寺衆數百懇留隨至馮公嶺各涕泣而去會廬山月澗明公遣舟迎師歸東溪明公示寂開先之衆復以請師方却之衆哀懇不以寺事累師惟乞訓徒上堂靜悄悄鬧浩浩渾不涉階梯已踏向上道萬里無寸艸出門便是艸擡著賣柴翁便是栽松老琉璃殿上月團團珊瑚枝頭日杲杲上堂逢堯舜則陳典謨要立生涯遇桀紂則用殺伐盡掃窠臼吾輩人乾曝曝硬糾糾淨躶躶赤灑灑何曾有許多事可怪睦州老漢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子細看來也是窮急計生上堂拈拄杖此拄杖子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拈弄不出今日落在開先手裏無頭無尾能放能收離相離名能縱能奪雖然如是也只為中下之機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以拄杖畫一畫放過一著皇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遘疾危坐不近藥閱七日命具浴更衣書訣衆語泊然而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不可數計目睛不燼鎔以烈焰益晶瑩齒牙頂骨錚然有聲時攺作豫章烏遷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世尊舍利奉于中而遣使分師之目睛舍利貯之銀盒陪葬焉餘骼舍利分葬東溪

明州奉化岳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開法婺之天寧遷薦福後主明之太平復陞彰聖遷住岳林上堂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款結案拈拄杖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華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月十五日上堂擊拂子一下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裏爆出底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

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上堂舉
祖面壁瘂谷閉門二大老雖與天寧相去數百年今
日不免各與二十拄杖何故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
火點終不明示衆諸上座出息不保入息二六時中
切莫將身心別處雜用饒你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
脚尖頭也踢出一尊古佛來不如無事好上堂舉黃
龍三關話師曰黃龍老漢頭匾所以說漳泉福建話
逼眞讓得天下人過讓漳泉福建人不過上堂以手
指左邊者是香爐指右邊者是華瓶能以一義作無
量義以無量義爲一義陳尊宿織蒲鞋鄧師伯打瓦
鼓上堂步步是諸人證明處須是自肯方可歸家穩
坐若不然者蠑蛣腹蟹水母目蝦上堂五千四十八
卷只作一句道却遂起身曰立地待諸人構取便下
座臨終偈曰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拍樹成佛虛空落
地茶毗舍利瑩然齒牙數珠不壞

婺州雙林雲屋自閑禪師括蒼葉氏子烏巨行禪師
之九世孫也初參荊叟珏於靈隱次謁東叟穎於淨
慈掌記室一日因撰佛成道疏曰從見精於午夜叟
曰何不道泯見精於午夜師不覺股栗汗下如發蒙
蔀徹見叟垂手爲人處後出世雙林遷智者皇慶壬
子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語笑次忽命侍僧取筆書偈
而逝

無方安禪師法嗣

枯木榮禪師讚三祖偈曰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
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

育王觀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佛智晦機元熙禪師族豫章唐氏師與兄
元齡俱習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從西山明公祝髮
將遊方其母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言辭
之聞物初闡化玉几往依之初與語驚異留侍左右
後謁東叟穎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統楊璉眞加
奉旨取育王舍利躬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
俱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辭歸江西元
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難獨母在堂師
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出世百丈居十有二載至大
初應淨慈請入院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悉迎

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輳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柰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蹋地當時若與振威一喝待他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但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話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峯寒灰撥不紅一星螢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曰南山今日結却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于其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曰漫天網子百千重居七載復遷徑山巳而杖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聞師退閒爭來迎請師不獲巳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辭所與遊者復書偈訣衆擲筆而化時延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世壽八十二奉全身瘞於金雞石下弟子在杭者分爪髮塔於淨慈西隱

淨慈闇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峯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依雲夢澤公薙染受具戒首參癡絕次見無準準尤器愛復之育王見偃溪命掌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乃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許可之會溪遷南屏師與俱後出世住宜興大籚繼遷江陰勸忠雪川何山蔣山虗席奉朝命居歷十有三載衆蹈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卽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化棄刀而去至元庚辰遷徑山寺罹回祿艸艸繕什一不數年遂還舊觀示衆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疑是以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佛一數然雖如是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示衆言前辨旨句下明宗東計山熾然說法湛瀆水專為流遁者裏搆得未免遞相鈍置

若或尙存觀聽擾擾忽忽晨鷄暮鐘上堂聲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穽者般說話何誰不知然麤飡易飽細嚼難饑上堂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覿體全眞無端鏡容大士向鷹巢躍出擘破面皮早是遭人描邈那更鈌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攙行奪市直得鳳樓鼓響阿閣鐘鳴轉喉觸諱插足無門合國難追重遭揭露新蔣山迫不得已跨他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拍禪牀一下戍樓靜貯千峯月塞艸陰鋪萬里秋上堂五峯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變遷著手不得處正好提撕措足無門時方堪履踐直得山雲滃浡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戊子春魔事忽作有譖毀禪宗者師曰此法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趨京有旨集諸宗徒廷辯上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上問再三師歷擧

破庵派

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譖者反復論難譖者辭屈上大悅賜食而退師陛辭南歸示衆曰我本深藏巖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曰衲破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宿負此山債耳復竭力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九塔于寺之西麓

湖州何山鐵鏡至明禪師福唐長溪王氏子首謁堯叟蓂于嘉禾天寧雖蒙策勵未有省發復見偃溪于淨慈朝參暮叩久之始獲印證又謁淸溪沅藏叟珍至元辛巳出世何山移大梅大德庚子復請歸何山上堂著意馳求驢年見面盡情放下瞥爾現前香嚴聞擊竹聲徹見本來面目卽不問且道恁麼熱向甚麼處回避歸堂喫茶去上堂原野秋陰寒螿悉吟楓林落葉片片赤心達磨頂門無骨兒孫海底摸鍼忽然摸著時如何誰道龍王宮殿深上堂達磨不來東土官路少人行二祖不住西天私酒多人喫何山門

前一條大路南來北往知是幾多只是中間一塊石頭未曾有人踏著柰中莫有踏著者麼驀下拄杖曰看脚下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落在雲門網子中有囮王今無處訴豎起拂子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手中棒且道過在甚麼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擲筆翛然而逝壽八十六

明州天童止泓鑒禪師初住信州寶知移天童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古德與麼提唱於四諦法中開鑿人天不妨善巧若據衲僧分上何啻白雲萬里上堂拈拄杖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拄杖子聞與麼道不覺忻忻笑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驀下拄杖下座上堂舉大陽玄禪師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大士像子曰者是吳處士畫底玄擬進語山急索曰者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玄遂有省便作禮山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頌曰眞空無相絕名模空底情兮畫底麤道卽不辭難上紙西天胡子沒髭鬚

靈隱濟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石門來禪師嘗作剪刀頌曰禪關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爲人處何曾動著一絲頭

明州雪竇野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參大川一日入室次川舉嚴月火燒山話師擬開口川遽拈竹篦趁之師豁然悟旨後歸茅伏錫峯日扃戶書法華書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值雪竇虛席與議請師師遜辭堅請乃赴送僧之華頂見溪西和尙偈曰高高峯頂屹雲中八十溪翁也眼空相見莫言行脚事累他雙耳又添聾壬寅中秋日陞座辭衆而逝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端平元年八月一日生年十三告辭父母依郡之嘉瑞寺僖上人爲師薙髮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

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別山智於蔣山問近離何處師曰江西山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前曰起居和尚山俾入侍司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橋曰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橋頷之橋逝而柏山介石補其處一日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即命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岩日住圓通延師分座九江守錢眞孫聘師出世西林至元二十五年遷開先又遷東林元貞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通慧禪師號弁金襴法衣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嘗勘一僧曰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又拗一僧曰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曰閩中師曰彼處如何住持僧曰饑即喫飯困即打眠師曰錯僧曰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居四載而逝訣衆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

弁山阡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雪溪逸禪師讚興化和尚偈曰中原一寶有來由拶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青白眼當機誰敢設輕酬

無鏡徹禪師法嗣

岳州灌溪昌禪師山居偈曰閒來石上翫長松百衲禪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事生涯只在盋盂中

薦福燦禪師法嗣

支提愚叟澄鑒禪師寧德張氏子參無文於薦福遂許入室出世白雲至元二十年世祖勅住支提賜號通悟明印大師後將示寂沐浴更衣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筋斗應跡西乾擲筆危坐而逝

雪峯信禪師法嗣

紹興府大慶尼了菴智悟禪師生於福州王氏幼孤年十一白母願出家禮祥山寺普升得度誦維摩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頓悟每自歎曰不求明師決擇恐成差別虛棄光陰時北山退漳之南院閒居鼓山西菴師往參叩山問曰上座什麼處住師曰

不住南臺江邊山曰畢竟住在什麼處師不審便行山叱曰走作什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日復往請益曰某甲昨日祇對和尚有什麼過山厲聲曰更來者裏覓過在師釋然曰月明照見夜行人山顧旁僧曰看渠根器不凡遂印以偈有相逢若問其中事風攪螺江浪拍天之句後出世蘇之西竺一日癡絕來訪問曰子悟處如末山見大愚忽然撞著灌溪來時如何師曰大海不讓細流癡絕一笑而巳寶祐六年住大慶僧問灌溪道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畢竟是有是無師曰百華毬子上何用繡紅旗上堂拈拄杖天垂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清淨境禪心頓覺悟眞空靠拄杖有甚共語處上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恁麼道未免坐在者裏大慶即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上堂柳絮飄風杏華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子擊禪牀曰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華藏淨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西江謀禪師被勅住天童歷四十年貌枯瘁涖衆孤峻機語峭拔音如洪鐘理宗朝三被寵錫其示衆曰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癡絕主玉几嘗寄偈曰千丈飛流氣象新岩前一吼淨無塵將入滅顧侍僧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閣筆而逝

福州雪峯石翁玉禪師禮雪峯塔偈曰入閩早是四旬餘象骨崖前縛屋居誰道開平年代後春疇煙雨幾鋤犁

徑山珏禪師法嗣

杭州中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嘗垂語曰黃金鑄就鐵眞人東海湧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牀日未斜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帚換甌茶

杭州淨慈千瀨善慶禪師嚴陵彭氏子丱歲而孤萍蹤無寄就舅氏業儒往見懷楚楚知爲法器問能出家否師曰固本願耳楚遂度之爰具戒品律身甚嚴徧歷諸方咸無所證後聞佛心珏主淨慈遂往親依一日聞舉洞山麻三斤話悟旨出世宜興之保安遷嘉禾之天寧後陞淨慈嘗著扶宗顯正論進仁宗覽而嘉之賜金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辯及謝

事築室曰歸休宴息其間泊如也至元戊寅八月三日化去壽七十九

靈隱泉禪師法嗣

婺州寶林無機和尚上堂舉教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大慧頌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華蛺蝶飛師曰大慧和尚可謂桃華李華總成一家雙林則不然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上堂蘆華對蓼紅木落山露骨彷佛揚州依希越國拈拄杖卓一下為君卓破精靈窟無位眞人赤骨律

黃龍開禪師法嗣

華藏瞎驢無見和尚上堂舉興化打克賓話頌曰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杭州慧雲無傳祖禪師上堂佛佛廣說大智莫能知祖祖相傳凡情詎能測先天後地成壞長存入死出生去來不變於斯薦得已涉支離其或未然山僧更為下箇註脚以拂子擊禪牀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杭州護國臭菴宗禪師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遊五臺作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曰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駝子斯撞著世上應無直底人上堂舉岳林振禪師示衆曰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僧曰有林曰不作賤不作貴作麼生買僧無語林曰老僧失利師曰岳林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開口還有買底麼良久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孤峯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禪師龍舒太湖人年十七二親俱喪投黃州雙泉道瑛剃落鄂渚開元受具即游方徧參三祖環菴璉鍾山凝絕沖長蘆南山哲皆不契後參雙塔無明性明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有理難伸被明劈胷一拳師忽然有省歎曰我生平

用底遭者老漢一拳瓦解冰消了也復入閩禮孤峯和尚峯舉狗子無佛性話師不能答踰半載得臻閫奧乃頌曰趙州道無箭不虛發築著磕著全活全殺峯曰你也得只是未在一日峯舉德山見龍潭話問那裏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峯口即說頌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華片峯曰汝今日方知泗洲大聖不在揚州出現善自護持遂俾侍香洎峯遷西禪囊山師皆隨侍峯歸寂往依雪峯霜林果請居板首寶祐丁巳出世福州釣臺遷萬歲久之太傅賈平章魏國公劄請住鼓山龍拂之下衆盈四千指士大夫摳衣問道恨識師之晚上堂入院方三日追陪人事忙燈籠與露柱密密細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拍禪牀昨夜碧天風浪靜一輪明月映螺江上堂六月旦夏巳中荷華開水面茘子映山紅無位眞人處處相逢擬議雲山千萬重鼓山入院上堂拈拄杖趯下住山鉏斧拈起國師塋箭卓拄杖一鏃破三關機鋒如掣電左右逢原全機殺活直得大項峯小項峯望空斫額白雲亭湧泉亭笑裏點頭正與麼時且道功歸何所靠拄杖雕弓巳挂狼煙息萬國來朝賀太平示衆萬機不到千聖攢眉正令當行阿誰敢擬便恁麼會巳落第二義諦大似望梅林止渴有甚快活處衲僧家將黑豆子換人眼睛把斷貫索穿人鼻孔未爲分外且道衲僧見箇甚麼道理卓拄杖一下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于今舉雪峯示衆曰此事不從唇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什麼處得也須子細頌曰一滴眞珠紅潑醅殷勤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呑却臨行上馬盃將終集兩序示遺誡索筆書偈曰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

婺州雙林一衲介禪師讚傅大士偈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容菴海禪師法嗣

葛廬覃禪師舉僧問石溪和尚如何是佛溪曰矮子看戲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

看來眉卓竪鍼鎚無孔舞春風

續燈存稾卷第三

續燈存稾卷第四

明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之上

徑山範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閩之漳州人五歲出家十六薙染十八行脚初參雙林泊妙峯善石田薰諸老無所發明聞天目禮住淨慈懷香請益目示臨濟三頓痛棒話亦無所入遂上徑山謁無準和尚依準最久銳志咨參封被脇不至席者數載有修上座者時激勵之一日上蒲團忽然面前豁開如地陷一般目前淨倮倮地靜悄悄地浮逼逼地半月餘動相不生自茲坐定礙膺十年尋常入室每遇舉主人公便可打𨁝跳若教擧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有下口處後同忠石梁過天目佛殿前行擡眸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爆然而散如在暗室出白日之下從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方始見徑山老人立地處後舉示人曰正好與三十拄杖出世瓣香酬恩上堂少林一曲五傳至於六祖山深水寒發太古之淸音調翻南嶽九世至於慈明唱高和峻奏絕聽之希聲所以佛法盛于江西湖南恢恢然浩浩然不可得而名焉豈料三百年來土曠人稀道隨時變黃鍾大呂寂而不作鄭音衞響亦乃不聞欽上座固無長處既在浙江那畔被一陣業風吹到潭州城裏只得改腔換調向十字街頭重翻此曲去也且道是何節拍擧拂子曰萬年歡復擧趙州和尚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師曰揭示如來正體發明向上宗猷趙州固是好手只是不合強生節目新龍興見處又且不然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眞佛齊切忌話墮忽有箇漢出來道你恁麼正是強生節目

拍膝一下將謂無人證明上堂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展手曰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往往來來一任東西南北謝首座維那上堂人天眼目佛祖綱維千差萬別一以貫之如何見得克賓法戰不勝南泉斬却猫兒上堂春日晴燒痕靑布穀催耕處處鳴雖然底事最分明只是不得將眼看幷耳聽何故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上堂吹毛劒嚙鏃機肘後符頂門眼潭州城裏起五千間椝屋道林寺裏借一百名夫你輩後生晩進茄子瓠子喫現成飯知什麼盌上堂石門巇嶮玉峽潺湲未到此間不妨疑著到則到矣平展一句又作麼生古路鋏蛇橫浴佛上堂四月八生悉達九龍吐水浴金軀雲門一棒要打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汝等諸人還見黃面老子麼以拄杖一時打散上堂杜鵑啼血滿華枝底事怱怱苦勸歸歸到故鄉還似客村村緑暗與紅稀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向者裏薦得一串穿却楊岐驢子三隻脚上堂纔恁麼不恁麼有來繇沒來繇十里灘頭廖胡子釣得一雙紅鱗錦尾放下却是條鰍因甚如此斷岸孤舟上堂落華三月雨殘夢五更鐘聲色都消盡玄關又一重却不得道更須直下盡底掀翻何故須彌山上堂是亦剗非亦剗令下無私棒頭有眼因思黃檗大師道汝等諸人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也是睦州擔板上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靑天白日自古自今山僧到者裏直是插手不入汝等諸人還信自己是仰山麼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上堂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饑只喫飯寒只添衣晴天暖日挂枯梨點箇谿頭梅樹向陽偷放南枝上堂春雨溟濛春雲靉靆忽然杲日當空天不能遮地不能載正恁麼時如來禪且置祖師禪未在因甚如此只許參不許會上堂呼六爲五破二作三眼觀東北意在西南仰山門下却不用者般茶飯何故佛法不怕爛上堂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諸佛出身處切忌錯商量縱使言前薦得句外承當仰山敢道未在何故嫩竹敲風鳴翡翠芰荷翻雨潑鴛鴦上堂純淸絕點正是眞常流注打破鏡來

未免一場狼藉不若過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閒對寒梅幾樹華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脚者四轉語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什麼處東京大相國寺裏有樹芭蕉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三千里外賣卻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禪樹上叫喧喧道門前風浩浩冷地思量眞好笑且道笑箇什麼等閒拾得鄭州梨看來卻是青州棗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圭本無瑕琢磨翻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爲等閒脚下添紅綫珍重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麼生急須著眼看傍人莫看傍人手中扇師在衆時有鑄鐘偈曰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輥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無準忌拈香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卻有何憑據紫柏黃檀一處燒僧問如何是德山棒師曰穿過你髑髏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還聞麼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切忌傷鋒犯手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眞箇可憐生曰如何是一喝作探竿影草師曰不得面前背後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卻須參始得問如何是五家宗旨師曰有口祇堪喫飯曰若不借問爭達本源師曰未敢相許曰如何是溈仰宗師曰父慈子孝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迅雷不及掩耳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三更不借夜明簾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體露金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山自青水自綠僧曰五家宗派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頭頂天脚踏地師憫綱宗失據因爲提挈拈頌激揚敲唱見諦超宗一時宗風爲之振起初住潭州龍興繼遷湘西道林南明佛日仙居護聖及湖州光孝末後咸淳己巳住袁州仰山世稱法窟第一云元帝賜賚尊禮至元丁亥寄竹篦麈拂及絲水青山一同授記與高峯原妙以讚示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壽七十餘示寂

台州國清霽叟源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眞如凡聖

皆是夢言如何是眞言州曰唵部臨唆師曰趙州禪只在口皮邊看他與麼也是喚鐘作甕忽有問靈叟却向他道饑時但喫飯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西天梵語此土唐言上堂炎自炎涼自涼法無二法不用商量只如人人鼻孔在面上則固是知有我更問你別沼荷香何似深村稻香示防意如城偈曰六門長鎖舊封疆已是攀緣萬慮忘昨夜貧家忽遭劫元來禍起自蕭牆守口如瓶偈曰明明只在鼻孔下動著無非是禍門直下放教如木楔靑天白日怒雷奔

明州天童別山祖智禪師姓楊氏蜀之順慶人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恍如夢覺遂頌靈雲見桃華曰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愁徧叩浙翁琰無際派高原泉淳菴淨妙峯善諸老宿最後見無準於雪竇準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繇是知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生平伎倆皆死法也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而準移徑山命師分座嘉熙戊戌洞庭天王虛席迎師主之寶祐丙辰天童燬州帥吳公潛奏師道行師被旨携一囊一盋至鄮峯以居寧郡久不雨師禱之輒應繇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百廢具擧天童始還舊觀上堂擧世尊將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頌曰老漢平生大脫空將無作有誑盲聾臨行一句方眞實又是闍黎飯後鐘庚辰九月旦忽示衆曰雲澹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叉手而寂壽六十有七坐五十四夏塔全身於中峯密菴窣堵波之右

福州雪峯環溪一禪師擧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頌曰劫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蟲尚宛然堪笑堪悲人不識却嫌字畫不完全題布袋和尙讚曰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做擧即心即佛頌曰即心即佛砒霜狠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母劉夢

月而孕年十八落髮於永嘉廣慈院初見谷源道于瑞巖聞麻三斤話疑之偏叩諸方一日于雲居見山堂閱楞嚴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釋然有省曰趙州柏樹子話可煞直截旋謁無準於雪竇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眞淨所頌示之師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遍身汗下於是脫然無疑準移育王雙徑師皆分座出世祇園遷瑞巖國清後主淨慈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舉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劍劍上安一緉艸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華叢裏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及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柰舊愁何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拄杖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舉達觀穎禪師示衆曰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曰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曰各自祇候師曰喚七佛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大衆要見麼以拂子拂一拂曉來一陣春風動開徧園林百樣華將終與衆入室罷作手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

明州天童月坡明禪師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劄師頌曰雲門者一劄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舉良遂參麻谷因緣頌曰携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舉離四句絕百非話頌曰離四句絕百非遞相推過幾曾知者僧擔一擔懵懂換得兩頭瀝滴歸舉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公案頌曰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客何須向外覓波楂

廬山東林指南直禪師送僧還成都偈曰智不到處道一句一句當機便到家宿鷺亭前風擺柳錦宮城畔雨催華

明州雪竇希叟紹曇禪師西蜀人出世佛隴上堂僧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簷頭滴滴分明歷歷乃曰西子湖邊泛渺茫一堤寒綠看垂楊誰知業債難逃避開眼堂堂入鑊湯到者裏如何即得擬欲爛煨黃獨不顧紫泥未免蹈古人脚跡擬欲關空鎖夢塞路斷橋又恐坐在葛藤窠裏不如隨分納些些俯順時宜去拈拄杖竪窮三際橫亘十方靠拄杖碧眼黃頭會不得野梅風定暗浮香上堂三月春云暮韶華似酒濃鶯啼楊柳雨蝶弄海棠風若作境會過山尋蟻迹不作境會度水覓魚蹤畢竟如何故鄉歸路遠日暮泣途窮住雪竇上堂一宿覺三擔士脚未跨門手骨已露等閑舉一步危徑結寒華信彩示一機斷崖飛瀑布雖然要跨乳峯門即易要入乳峯室即難何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上堂發得一機活出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青天合喫棒不待春風著意開暗香已在梅華上舉僧問南泉師居方丈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頌曰奴顛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寄天童和尚偈曰翁翁八十再生牙嚼爛虗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葉是曇華

杭州靈隱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遷蘇之報恩慧日承天萬壽後遷靈隱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雨餘山色翠風暖鳥聲喧拍禪牀堪笑老胡無轉智少室峯前坐九年上堂舉香林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林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師曰王老燒錢言端語端綿包特石鐵裏泥團上堂極目千峯鎖翠滿空柳絮飛綿可憐無位眞人一向艸宿露眠啞啞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舉巖頭問欽山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頌曰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舉僧問趙州和尚姓甚麼州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州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拶著强分疎

福州雪峯絕岸可湘禪師聞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爲甚孤峯不白山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山曰不墮諸山色頌曰言中彼此帶幽玄隷向言中

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舉僧問歸宗如何是玄旨歸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歸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歸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歸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歸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麽曰聞歸曰我何不聞僧無語歸以棒趁下頌曰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已半空飛華片點莓苔漁浦接待偈曰吳山那畔越山前有飯充饑有榻眠到此便能休歇去帝鄕猶隔一潮船

明州天童西巖了慧禪師蓬州羅氏子垂髫與羣兒戲必摶泥沙爲佛塔像一日玉掌山祖燈至其舍師向之合掌父母以師宿契遂令出家燈授以般舟三昧非其志辭往成都謁環菴照於昭覺器之屬令南詢乃參浙翁琰于徑山聞高原泉爲人徑直心慕之往叩適原赴台之瑞巖師與俱一日原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擬開口原卽喝出復以偈呈原曰沒交涉師一日偶書白楊示衆語原閱之笑曰寫字與做言句儘得爭奈沒交涉何師憤然原曰汝緣不在此可往見雪竇無準和尙師稟命造謁自陳來歷準呵曰熟睡去旣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謂師曰覷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脣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準遷育王師侍行從容承稟乃盡其要遠準移徑山師居第二座自是聲動叢林節齋趙觀文作牧蘇州擧師開法定慧遷永嘉能仁江州東林後至天童佛涅槃上堂拈拄杖召大衆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爲寃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亘城名爲涅槃于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衆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未奏其功山僧旣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

杖畫一畫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芙蓉
長老至上堂舉芙蓉和尚訪實性大師實性上堂右
邊拈拄杖向左邊曰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
頌曰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店酒難勸玉
樓人舉泐潭常禪師面壁坐南泉至乃撫常背常曰
阿誰泉曰普願常曰如何泉曰也尋常常曰汝何多
事頌曰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
已成多事簡點儂家事更多師在衆日爲亡僧訥侍
者起龕至龕前連呼訥侍者三乃曰三喚不譍果然
是訥頂門放出遼天鶻師先依妙峯於靈隱嘗題兩
廊畫壁曰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
眼裏生華瞖去却一重又一重晩年退居幻智菴將
終誡執事巳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遂放身而逝
實景定三年三月十一日也壽六十五夏四十七
越州光孝石室輝禪師上堂舉城東老姥與佛同生
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
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師頌曰
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華風雨
後馬啼何處避殘紅

靈隱薰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於靈隱一日室中舉
雲門念七話連舉十數轉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
門田遽曰雪峰輥毬師侍傍聳耳而聽豁然領悟衝
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峰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
田領之住北禪日謝劍南儒藏主雲谷慶藏主無則
珍藏主上堂舉白雲師祖開堂拈香有曰衆中衣盋
道友有一言半句利益我者同伸報謝山僧乍住二
三故人遠來相訪又非一言半句者比豈無片香以
爲供養燒楓香是著菩提邊事燒黃熟是著說佛說
祖邊事而今猛炳一爐也要盡大地人知道浙西管
內嘉興府川原道地且道燒底是甚麼香良久曰不
下閤送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華小雨亂
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
杭州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
寒且道衲僧知箇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
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師以宋鼎既遷即謝寺事金

山賢默菴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默菴被總兵伯顏脇置幕中從至武林默菴言于伯顏請師住靈隱親持請疏扣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為誰默菴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曰我不識你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斷江恩有詩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凛凛尚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為渠來冷泉

天童禮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橫川如珙禪師永嘉人出大姓林氏父崇夫有處士名師其季也始孩不肉食年十五從季父沙門正則祝髮受具戒於廣慈初參石田薰擬絕沖無所入繼登太白謁天目禮和尚咨決所疑目舉南山鼈鼻東海烏賊話師擬對目便打豁然有省親炙久之後為斷橋倫公所重請師分座復舉出世鴈山之靈巖次遷能仁瑞光後被旨住育王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曰不落玄妙僧曰恁麼則一超直入如來地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你適纔從甚處上來僧曰如何報得四恩去師曰你且從適纔路下去問如何是闡復瞥根除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塵消覺圓淨師曰漏木杓破笊籬問有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有問慶雲曰庭前無柏樹一等是問西來意為甚所答不同師曰不是闍黎問老僧也不知上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瞋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此即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中秋上堂馬祖與百丈智藏南泉三人翫月各呈自己見解於月有甚交涉月輪有圓有缺孤光透徹謂之月光菩薩照破山河大地昏暗開一切衆生心地昏暗老僧出母胎時正當今夜拈却門前大案山放你諸人東去西去上堂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育王三昧更省力纔見僧來便合掌南山北山如牛拽磨脚瘦艸鞋寬地肥茄子大上堂妙明心印印佛則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印法則狗銜赦書諸侯避道印僧則箇箇盋盂口向天還有自印者麼若能自印則行住坐臥一一明了上堂本無纖塵法礙你眼睛何得自昧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千聖不

傳底事只在你面前不可錯過上堂先佛有頂顙一機祖師有末後一句總向諸人面前拈出破知解窠窟截生死根株正體獨露妙用全眞一塵中現寶王剎毛端上轉大法輪開爐上堂僧出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曰歸去生柴帶葉燒乃曰古鏡闊一丈火爐闊一丈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你諸人長連牀上亞地聽上堂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你總入不得你爲三昧礙神通礙妙用礙直饒不礙也入不得舉唐肅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曰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宗曰就師請塔樣國師良久曰會麼宗曰不會國師曰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問之後詔問耽源源有頌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師曰無縫塔實難會若去國師良久處會瞎却自己眼若去國師道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問之處會瞎却自己眼若去肅宗道就師請塔樣處會瞎却自己眼若去耽源四句偈裏會瞎却自己眼夜參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營室中垂語曰南山筀筝東海烏賊有僧遽掩師口曰請和尚更道師以手托開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舉黃龍三關頌曰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舉南泉斬貓話頌曰一刀成兩段狰得二僧爭艸鞋頭戴出貓兒無再生舉魯祖面壁頌曰人來面壁成何事爭得心開現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頭不舉自然圓師痛有宋以來宗教濫觴古響瘖鬱引宗據祖屛遏今學崖犖標立不隨俗好惡其住育王能仁皆自公選不依阿苟榮一日謂衆曰病叟今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好西堂唯菴曰山前有片荒地師即命疊石爲塔復自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箇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佛將示寂書訣衆語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三時至正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也奉全身瘞焉所著有三會語錄三卷

杭州淨慈石林行鞏禪師初住安吉上方遷思谿法寶隆興黃龍吳郡承天後住淨慈上堂橫眸碧漢萬

國風清垂手紅塵千峯日出纔恁麼便不恁麼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橫按拄杖曰佛滅二千二百單六載沙門行逹今於君響盡頭鼓鐘淸處顯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曰謹白上堂山靜課華蜂股重林空含籜筍肌明倚欄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恁麼道好與拄杖六十何故爲他不合隨聲逐色上堂水鄉水闊地多溼六月華蚊觜如鐵夜半起來笑不輟煩惱不輟作什麼牀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上堂三家村裏牛動尾巴搖拂子與者箇相去多少擲拂子洎合停囚長智上堂雪峯輥毬禾山打鼓祕魔擎叉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喝一喝下座室中垂示盡大地是箇金剛正體向甚處著上座芭蕉聞雷而抽且道是有情是無情南屏山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得過者千難萬難忽有不甘底出來道既透得過因甚麼也難去明日來與你仔細相看又詰僧曰如何是你自己僧擬對師便推出舉黃龍見慈明因緣頌曰錯錯戳海驪龍沖霄

遼鶴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重露栓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

嘉興府天寧冰谷衍禪師上堂朔風何蕭蕭吹彼巖下衣家業久荒蕪遊子胡不歸人生百歲豈長保昨日少年今已老翻憶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上堂劫石可消恩情難斷拍膝一下蒿塚靑松下年年挂紙錢上堂冷風疎雨做新年寂寞寒冰古澗邊暖閤地爐煨榾柮逛窮不用更燒錢聖節上堂心王安六國通天地闔車書同風從虎雲從龍深惟海高惟嵩萬靈無處參化工但知一氣復鴻濛擧拂子

蘇州虎丘雲畊靖禪師上堂我若不說破恐汝不回頭我若說破又恐諸人日後罵我去上堂山僧若眞正擧揚河步亭無汝著脚分且抑下威光隨汝根器未說超宗異目若知得虎丘山高一百三十尺舍利塔是隋朝建立也許汝有箇入處甘心下劣又爭怪得老僧上堂龍門無宿客箇箇無退步底道理矮踈山三千里外賣布單跛雲門被拶脚折汝輩只管悠悠過日浴佛上堂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

亦不住且這大殿裏香湯沐浴箇什麼若也會得手中杓子拈放自由其或未然明年今日依舊胡潑亂潑上堂冷如冰霜細如米末水不能漂火不能熱王母蟠下雲旗翻子規夜啼山竹裂上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依與離既不可得畢竟如何卓拄杖漁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華對蓼紅上堂拈拄杖雲巖看山翫水拄杖子亦乃看山翫水雲巖渾身病苦拄杖子亦乃渾身病苦雲巖脫體輕安拄杖子亦乃脫體輕安卓拄杖擘開華嶽易除却愛憎難

雲巢嚴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訥堂辯禪師上堂釋迦老子降誕王宮好箇初生孩子不妨令人疑著及乎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敗闕了也後來冷地羞慚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救搭也救搭不來收拾也收拾不上諸仁者要見釋迦老子敗闕處麼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上堂你也在者裏我也在者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時清休唱太平歌一貫文糴三斗半米二貫五百文買一箇大絹好諸禪德雖然如此厨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上堂舉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曰坐却著古德有障斷狂瀾底手段未免勞心費力或有人問金山萬境來侵時如何只向他道我既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上堂我若與你說破將後必須罵我我若不與你說破又恐你因循蹉過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話墮了也只向他道老僧罪過悼雲巢和尚偈曰人傳師死已多時我獨躊躇未決疑既是巢空雲又散春深猶有子規啼寄鐵鞭和尚偈曰思量四句寄承天湊得完全缺半邊頌又不成詩不是如何拈出向人前寄無準和尚偈曰籠與猿交割不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說到訛處又却心肝不帶來

蘇州虎丘清溪義禪師送僧偈曰台山萬疊入眉青途路同行各奔程請曉鷄啼茅店月是誰先起喚師兄

華藏通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

無處俗意毋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軍舟遇共語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門爪牙也携歸武林從東堂院祖信受業師奮志參方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時無礙唱道饒州薦福師特往叩入室次礙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礙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丘石室迪一見皆器異淳祐初制府趙信菴以金陵牛山請師出世次遷潤之金山潭之龐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天竺復請旨起靈隱至元丁丑詔住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邪耶正耶又卓一下說耶不說耶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爲屋禾爲貫玉食錦衣何足榮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了箇什麼卓拄杖一下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衆曰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曰雲門靈龜曳尾拂跡跡生靈隱卽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直截向你道口是禍門上堂舉臨濟和尚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頌曰兔馬有角牛羊無角寸毫尺氂天地寥廓潘閬倒騎驢攧殺黃番綽師住徑山值火餘志圖恢復將有緒俄示微疾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時四月二十四日也全身塔寺東十里罘罳塢之陽

淨慈道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高峯嶽禪師讚初祖偈曰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款翩翩一葦渡長江

雪竇謙禪師法嗣

蘇州承天覺菴夢眞禪師宣州人八歲爲僧十九受具二十行脚見尊宿七八員不能了決慕無準道風遂登徑山叩見每到室中戰怖話頭也不記得自此不去入室晝夜只是坐禪一日廊下行聞火板鳴有

省私自驩喜知得本命元辰落處於是入室準問你是喫粥喫飯僧參禪學道僧師抗聲曰喫粥喫飯僧準曰更須飽喫始得師曰謝和尚供養自此只是看狗子無佛性話無入作處乃過雪竇見大歇歇問作麼生是生死底事師曰眉毛安眼上歇曰眉毛因甚安眼上師曰說著令人轉不堪歇又問汝甚處來師曰徑山來歇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五峯依舊揷天高歇曰那事還曾壞麼師叉手向前曰幸喜不曾動著遂挂搭歸堂師自知未穩心下常熱悶悶地一夜更深舉首見瑠璃燈豁然大悟從前所得一時冰消瓦解次日入室歇舉如何是佛三脚驢子弄蹄行聲未絕師曰一任踍跳歇曰甚處與楊岐相見師曰當面蹉過復執侍久之開法永慶遷道雲升何山至承天上堂將心學佛攝入魔宮擬心參禪墮在陰界直饒嫌佛不肯做被拄杖子穿過髑髏若恁麼看來直是無用心處卓拄杖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上堂庭前翠竹靑靑砌下黃華鬱鬱喚作眞如體又是般若用喚作般若用又是眞如體忽有箇出來道我見從上佛祖說了萬千體用不似承天者樸蹊蹺莫是智過佛祖耶杜撰臆說耶卓拄杖好向暮天沙上望西風驚起鴈行斜上堂舉韶國師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靑山師召大衆韶國師好箇頌子只是打成兩橛承天亦有箇頌雙峨峰頂上是靑天夜半捉烏雞伸手不見掌喝一喝上堂三伏熱不似人心熱行路險不似人心險萬斛淸風碧玉盤不知誰共倚闌干忽有箇出來道長老正恁麼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他道作賊人心虛學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頌曰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還你獨尊三界內奈何今日又明朝至元間有賢首宗講主奏請江南兩浙名刹易爲華嚴教寺奉旨南來抵承天次日師陞座博引華嚴旨要縱橫放肆剖析諸師論解纖微若指諸掌講主聞所未聞大沾法益且謂承天長老尚如是矧杭之鉅刹大宗師耶因回奏遂寢前旨

霍山昭禪師上堂即心即佛嘉眉果閬懷裏有狀非心非佛筠袁虔吉頭上插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漳泉福建頭匾似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慧巖象潭泳禪師上堂舉無著和尙至五臺與老翁喫茶次翁拈起玻瓈盞問曰南方還有者箇麼著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師頌曰五臺凝望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瓈盞子喫茶時

一關溥禪師舉馬祖令僧問大梅曰和尙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梅曰大師道即心即佛我便向者裏住頌曰只將馬祖鉗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台州國淸溪西澤禪師普說略曰參玄上士行脚高流撥艸瞻風到一處所便乃供下入門口款謂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衆兄弟生死若是有從古至今無有一人能免生死若是無爭奈目前生死何生死亦有亦無不有不無當恁麼時還有漏網底麼既是走透無門臘月三十日撞到面前畢竟如何支準等是踏破艸鞋歲月飄忽不可把玩要須窮教去處分明與前來入門口款相應始得又曰便只恁麼歇去則適來說出許多絡索甚處安著直饒諸人一時不受打疊得淨盡山僧却有箇古話舉似諸人記得長慶示衆曰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當生慙愧無一棒到你又作麼生雪竇曰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則屈著你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二大老好一棒未免作得失論量天封則不然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華鋪錦上無一棒到你霜加雪上且道前頭爲人後頭爲人辨明得出後次挂牌時却來通吐

道場巖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虗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明之顯孝延福瑞巖婺之寶林四明育王柏巖杭之淨慈徑山歷住十刹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虗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僧問登前一句不墮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曰問訊不出手僧

曰且道天子萬年又作麼生師曰瑞艸生嘉運靈華結早春僧曰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曰出門惟恐不先到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叨叨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為甚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二為甚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箇裏緇素得出還你艸鞋錢其或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結夏上堂有一人日消萬兩黃金同此聖制只是無人識得若有人識得許伊日消萬兩黃金上堂寶林初無門戶與人近傍亦不置之於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越其如運糞入者吾末如之何上堂舉松源師祖臨示寂告衆曰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師曰鶖峯老人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師嗣住淨慈入院日參徒問答次忽天使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乃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顔天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百匹其住育王徑山亦賜賚優渥嘗舉東寺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頌曰昨日因過竹院西鄰家孱子隔溪啼山寒水肅牛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又舉大慈上堂曰山僧不解答話祇解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頌曰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隕時山骨露水邊依舊石生斑十月初八日示寂塔於徑山直嶺下高麗國嘗請師供養八載間法弟子常隨千指嘉靖間王遣法嗣到山掃塔云

明州天童石帆衍禪師舉陸亙太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曰還有眷屬麼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泉曰不居正位師頌曰金鴨香銷更漏深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舉大顚擯首座因緣頌曰一串摩尼覿面當機賺殺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金山開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石溪心月禪師眉州人上堂舉僧問九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更問阿誰僧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峯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頌曰自家冷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載須彌學晦堂禪師因黃山谷太史問捷徑處乞師指示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谷擬對堂曰不是不是谷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時方巖桂盛放堂曰太史聞木樨香麼谷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谷釋然卽禮拜曰和尚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頌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桂送幽香舉龐居士有男不婚有女不嫁頌曰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圞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兎角杖敲得虛空嚗嚗聲舉龐公訪大同提笊籬因緣拈曰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笊籬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猫兒定把黃金鑄子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送僧還雙林偈曰未到雙林見舊游眉橫新月眼橫秋寒暄未舉宜先問因甚橋流水不流六月初九日示寂

徑山沖禪師法嗣

福州神光北山隆禪師示衆曰卽心卽佛有水有竹屋便好非心非佛不礙不冠身自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閒倚闌干立淸曉紅芭蕉引碧牽牛禮鏡淸塔偈曰慣問門前什麼聲池蛙笑汝自蛙鳴年來荒却天華寺正令方纔一半行

高臺此山應禪師上堂舉大隨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因甚骨裹皮隨拈艸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師頌曰休將皮骨强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都蓋了者僧無事可思量

明州天童簡翁敬禪師上堂舉大梅卽心卽佛話頌曰郞心葉薄妾冰淸郞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爲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靑山玉一團

續燈存稾卷第四

續燈存稾卷第五

明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之下

育王照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龍源介清禪師福州長溪王氏子得度于義興法藏齊禪師往育王謁寂窻入室契旨俾爲侍者復掌藏鑰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道場上堂三春云暮絲暗紅稀動爲境轉靜爲法迷不以色蓋不以聲騎風前閒聽杜鵑啼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顯而不露隱而不藏大衆且道如何是隱而不藏底道理玉梅結子浮青樹石筍抽條上絲窻

徑山端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性原慧朗禪師別號幻隱台州黃岩人姓項氏母陳依樂清寶冠寺魯山出家首參竺元道於仙居繼詣徑山謁元叟叟問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脚下艸鞋曰者是三文錢買得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旨久之盡其底蘊曰纔涉思惟皆爲剩法出世鄞之五峯遷金峨洪武五年召天下高僧建會于鍾山師與季潭泐公與焉季奉旨住天界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表率叢林時稱得體明年舉師主金山十一年陞靈隱浴佛上堂舉藥山儼禪師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山問汝祇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便休去師曰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都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輒請謁拍禪牀武林春巳老臺榭綠陰多佛誕上堂舉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六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眞成大人相不是小兒嬉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要作老胡種族直須恁麼始得法昌曰好一棒太遲生未離兜率脚跟下好與一錐豈到今日雖然如是大似賊過後張弓將謂胡鬚赤更有赤胡鬚黃面老子固是末上賣俏似乎旁若無人雲門法昌雖則見義勇爲爭奈劍去久矣爾方刻舟以拄杖畫一畫召衆曰還會麼一把柳絲收不得

和烟搭在玉闌干上堂今朝閏五月初一依舊日從東畔出衲僧箇箇解知音短咏長吟皆中律梅雨晴樹陰密林下優游何得失無位眞人赤肉團等閑靠倒維摩詰佛涅槃日上堂涅槃生死等是空華佛及衆生皆爲剩語諸人到者裏作麼生會良久拍禪牀但見落華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浴佛上堂舉香嚴和尚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衆中若有箇漢出來道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他道住持事繁下座碧峯和尚闍維奠茶五臺山拾得來誠非凡種關西子沒頭腦却是靈根惟茲一盞淸茶蕩滌衆生熱惱只如則川抛下茶籃仰山撼動茶樹畢竟明甚麼邊事度盞曰踏翻生死海靠倒涅槃城師以學者泥於知解嘗室中垂語曰昨夜蓮華峯被蜉蝣食却半邊你因甚麼不知又曰冷泉亭吞却鑿雷亭卽不問南高峯與北高峯鬭額是第幾機衆莫有契者無何遭誣罔之災被逮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鞫卽廡下說偈端坐而逝時洪武十九年六月廿三日也壽六十九坐夏五十八

嘉興府天寧楚石梵琦禪師明州象山人姓朱氏元貞二年丙申六月丁巳母夢日墮懷而生方襁褓有神僧摩師頂曰此兒佛日也他日必當振揚佛法燭照昏衢因以曇曜字之早失怙恃鞠於祖母七歲能屬句遠近號爲奇童九歲入永祚寺受業於訥翁尋依從族祖晉翁洵于湖之崇恩趙魏公見而器之爲鬻僧牒得度年十六卽受具戒晉翁遷道場師爲侍者繼典藏鑰一日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因有省入歷覽羣籍恍如宿契時元叟唱道雙徑師往參叩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喝師愕然會英宗召高僧金書大藏師應詔入京一夕睡起聞鼓聲豁然大悟汗下如雨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後歸徑山叟爲助喜處以第

二座參叩者多令就師決擇未幾行宣政院稔師名命出世海鹽福臻大曆戊辰遷州之天寧至元乙亥遷杭報國開堂日僧問天垂寶蓋地湧金蓮一句無私如何祝贊師曰吾嘗於此切曰常將日月爲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師曰三千年黃河一度淸曰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且如何是法王大寶師曰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曰擊碎髑髏拽脫鼻孔曰如何受用師曰直待雨淋頭僧禮拜曰不愁念起惟恐覺遲如何是覺師曰牛角馬角曰如何是念師曰四五二十也不識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師曰切箇不字曰只如不字又切箇什麼字師曰莫錯舉似人曰謝師指示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佛祖因緣即不問君臣慶會事如何師曰瑞艸生嘉運靈華結早春曰如何是君師曰莫觸龍顏曰如何是臣師曰量材補職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片片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如月入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俱問萬丈寒潭徹底冰時如何師曰陽氣發來無硬地問暑運推移曰南長至阿那箇是常住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曰教學人如何履踐師曰獨木橋子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驗什麼盌曰和尙豈無方便師曰鷂子過新羅問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還許歸去也無師曰十里長亭五里短亭曰與麼則不歸去也師曰直須歸去曰作麼生是到家一句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問觀山翫水訪道尋師離此二途請師指示師曰亂走作麼曰和尙恐某甲不實師曰艸賊大敗曰漢地不收秦不管夜來明月上高峯師曰引不著曰四月十五日結爲什麼人結師曰瞎馬繫枯樁曰七月十五日解又爲什麼人解師曰達磨來也曰還有不在裏許者麼師曰漫天網子百千重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師曰放過一著問曰從東上月向西沒作麼生是不遷義師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曰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師曰瞎老婆吹火問護明大士未降王宮釋迦老子在什麼處師曰眨上眉毛曰謝師答話師曰恰值拄杖不在問盡大地是箇佛身向什麼處安居禁足

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曰隨語生解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劈開太華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三月懶游華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禮拜師曰更問一轉豈不好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師曰春風不裹頭問如何是在窟師子師曰頭頂天曰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脚踏地曰如何是哮吼師子師曰還聞麼曰卽今聞也作麼生師曰伏惟尚饗師一日出門迎接次僧問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不來過者是什麼知識師便不審曰和尚見箇什麼師曰好心不得好報修佛殿次師問掌事僧者殿是什麼年中蓋造僧擱露柱曰何不祇對和尚師曰克縣叵耐倒來者裏捋虎鬚三十棒一棒也不恕僧曰容某甲申說便禮拜師曰且放過一著師一日芟艸次僧問有根艸任和尚芟無根艸作麼生芟師鋤地一下僧便放身倒師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僧起走師呵呵大笑師在鳳山一日入省次高右丞問禪分五派教列三乘教則不問如何是禪師曰正值歲朝公讌丞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在什麼處師曰管絃雜遝朱紫熒煌丞曰莫便是和尚見處麼師曰不敢丞曰容在別日說話師諾諾一日座主參師問講甚麼經主曰法華師曰經中道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是否曰是師曰供養卽不無如何是眞法曰具在藥王品師曰將謂是金毛師子元來是野犴眷屬主却問如何是眞法師曰汝豈不從天台來主曰是師曰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頂上著得幾人主無語師曰喫茶去師一日入園問園頭瓜熟也未頭曰熟來久矣師曰甜瓜摘一顆來頭取瓜呈曰大刀三十口師曰飽叢林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說心說性舉古舉今總是無風匝匝之波實情好與二十拄杖新羅臻今日不是盡法無民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相委悉拈却灸脂帽子脫却鶻

臭布衫其或未然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上堂嚴頭道須是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恁麼道被他掘窖深埋了也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男兒丈夫相去多少待你出窖來却向你道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拈拄杖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上堂米裏有蟲麥裏有麩厨庫僧堂山門佛殿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上堂若論生佛未具以前一段大事只在諸人脚跟下動便踏著只是不知起處你道從甚麼處起掀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正覓起處不得豈不見東山演祖曰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來元來青布幕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什麼姓師曰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上堂眉毛雖長不礙眼鼻孔雖高不礙面諸佛雖悟無二心衆生雖迷無二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上堂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兩兩不成雙三三

亦非九夜來空手把鋤頭天明面南看北斗上堂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上堂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貓兒上露柱鐵鋸舞三臺大唐天子呵呵笑移取眉毛眼上栽上堂舉祖師道在胎名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曰書頭教孃勤作息書尾教孃莫瞌睡還識孃面麼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華一枝春帶雨喝一喝上堂一道圓光阿誰無分貓兒若無分爲甚麼捉老鼠若有分爲什麼做貓兒千年田八百主浴佛上堂淸淨法身纖土揚塵圓滿報身倚富欺貧千百億化身弄假像眞三身中浴那一身謝三孃秤銀上堂頭上是天脚下是地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你會也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你若不會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上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連忙道箇不必復曰只箇不必天下衲僧跳不出上堂箇箇抱荊山之璧人人懷滄海之珠斡旋佛祖

樞機提掇衲僧巴鼻盡謂頂門眼正咸言肘後符靈殊不知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出格一句作麼生朝霞不出市暮霞行千里上堂黃檗手中棒剜肉作瘡大愚肋下拳喫鹽救渴速則易敗久則難追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爲喝一喝上堂拈却盔盂匙箸喫飯不得屏却咽喉唇吻出氣不得色身安法身不可不安法身色身是一是二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上堂俱胝豎一箇指頭雪峯輥三箇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却有箇好處好在什麼處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所管絃樓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褫無成褫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上堂聞聲悟道塞却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却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綫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師自至正甲申遷禾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逾符昔日神僧之言會光孝虛席衆復勉師就焉尋退歸天寧上堂曰一毫吞却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却一毫則難也不

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策西齋爲終老計自號西齋老人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于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上大悅二年春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賜齋文樓下親承顧問暨行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召僧中博通三藏者問焉於是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館於大天界寺上命禮部勞之又命膳部頒賜薪米旋命以所問條晰入告師援據經論成書將進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骼及諸不壞者歸西齋塔焉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行中仁公狀其行文憲宋公濂爲之銘所著有六會語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集

鳳山集西齋集和三聖詩永明山居詩陶潛詩林逋詩總若干卷竝行于世

杭州徑山愚菴以中智及禪師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自幼出家穹窿海雲院祝髮受具聽賢首法師講法界觀未終篇輒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詞卽成臆法縱獲天雨寶華于我奚益哉遂謁笑隱于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師微露文彩一時交相延譽有同袍嶼公見師訶曰子才若此不思擔荷正法乃甘作騷壇奴隸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胷襟凝塞目不交睫者踰月一日忽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走雙徑謁寂照呈所證照可之命居侍司未幾遷主藏室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尋領普慈戊戌遷淨慈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兒復請住持徑山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再問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在問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還得相應也未師曰萬里望崖州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問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和尚作麼生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雨寒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付何人師曰老僧打退鼓曰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曰風不來樹不動問佛法禪道相去多少師舉手曰展則成掌握則成拳僧禮拜師曰狂狗趁塊問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師曰九秋黃葉亂飄金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老僧罪過問擬心卽差動念卽乖不擬不動還有過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如何則是師曰莫認自己淸淨法身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斷跟艸鞋曰如何是法身主師曰尖簷蓆帽曰學人不會師曰現成行貨有什

麼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揀擇時如何師曰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寒則普天普地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熱則普天普地熱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門前一湖水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因甚釋迦老子今日降生師曰知而故犯曰遵布衲浴佛次藥山問你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如何是那箇師曰擔枷過狀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還端的也無師曰的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不識問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因甚有千百億化身師豎拂子曰你道者箇是第幾身僧擬進語師便喝問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日日香華夜夜燈曰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謝太平師曰知恩方解報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不離闍黎所問曰如何保任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問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虛生浪死漢問臨濟大師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

如何是一句中具三玄師曰萬仞峯頭駕鐵船曰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師曰眼裏瞳人吹木叫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曰學人不問者箇風師曰汝問什麼風曰家風師曰我者裏大功不豎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深山藏毒虎曰見後如何師曰淺艸露羣蛇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未審知有箇什麼師曰師姑元是女人做問聲聞見性如夜見月菩薩見性如晝見日和尚見性時如何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還端的也無師曰問取達磨大師僧擬議師曰鷂子過新羅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眼在鼻上曰來後如何師曰脚在肚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脚板大如手掌曰如何是衲僧行脚事師曰緊捎艸鞋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拈起少林無孔笛等閑吹出萬年歡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彫弓已挂狼烟息萬里謳謠賀太平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曰如何是照用不

同時師曰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一日觀海次師問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海中師自代曰怕爛却那又曰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忽遇旋嵐偃嶽時如何師自代曰湛湛地一日供羅漢達識帖穆兒丞相到問師曰今日供羅漢五百尊者俱來應供也無師曰活佛降臨羅漢安得不到相曰施主設齋得何果報師曰種穀不生豆相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賴遇丞相證明相曰三輪空寂畢竟如何師曰空相曰功歸何所師不答相曰何不答話師曰且請方丈喫茶到方丈相問淨名丈室容受三萬二千師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師曰一塵不立相曰得與麼觀體相違師揭起簾曰請丞相鑑相呵呵大笑曰作家宗師師便揖茶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十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賤西頭賣貴三十年後破艸鞋向甚處著上堂時維三月節届清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華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穿却解空鼻孔截瞎達磨眼睛踏破艸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佛成道日

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假趨向否泉曰擬向即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地廓如太虛豈可强是非耶師曰王老師過犯彌天將釋迦世尊六年雪山千苦萬辛所得無上大道等閑華劈殆盡合與二十拄杖當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面被熱瞞則且置今日衆中莫有爲世尊拔本底麼如無隆教不是爲他閑事長無明黍爲遺教遠孫未免出隻手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上堂拈拄杖十地驚心二乘罔測卓拄杖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靠拄杖下座上堂趙州道箇洗盞去其僧豁爾知歸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領旨阿呵呵囉囉哩達磨老臊胡打落當門齒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普慈三昧諸人不知諸人三昧各各不知所以道譬如河中水川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又如大火聚猛焰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喝一喝將謂合有與麼說話上堂舉德山和尚

因雪峯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峯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回東山演祖拈曰白雲今日說向透末過者有兩箇人從東京來問他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他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瞞白雲不過何故只爲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白藕師曰老東山可謂長於譬喻詞不迫切雖然如是要且只說得德山雪峯影子邊事若是齊眉共躅並駕齊驅未敢相許何故圜蜀同風肚裏有蟲佛涅槃上堂湖光瀲灧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淨法界身無出沒不須惆悵怨芳時上堂舉東山演祖曰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綫師曰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上堂今朝又是八月一萬壑千巖儼秋色牛帶寒鴉過別村善財何處尋彌勒師住後有亡賴男子翟範者日饕盤餮執事者譏之致忿誣師以闇昧之事詣部使者不滿意文致其罪師竟不與之辯亦毫無慍色踰年省憲白師寃復剳請再住徑山

師入院拈剳曰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裏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引千鈞若非大丞相亦手提持全肩擔荷何處更有今日諸人還委悉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陞座酬唱畢復曰去日應須償宿債回時宿債本來空山上鯉魚打跨跳一國之師展笑容帝師錫號明辨正宗廣慧禪師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大天界寺師居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戊午九月索筆書偈而逝荼毗火焰五色香氣襲人齒牙數珠皆不壞遺骨紺澤如青瑠璃舍利交綴塔于所居之陰復分爪髮歸徑山葬於無等才公之塔右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一

杭州靈隱樸隱天鏡元瀞禪師越之會稽人姓倪氏生而狀貌魁偉性度坦夷世間機穽不識爲何物初從弘教大師立公祝髮於昭慶濡律師受具戒嶷然有遠志又從天岸濟法師習台衡止觀台宗諸老競以書聘師奮志參方謁無見于華頂復遊玉几叩石室室令參元叟師遂見叟于不動軒甫入門叟厲聲一喝聲若雷霆師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遂命居侍

司尋掌記室追隨久之至正十六年出世里之長慶陞天衣洪武元年詔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師應召入內從容問道賜食而退九年會靈隱虛席諸山交致堅請師不得已應焉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上堂即心即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未浹旬左右請理崇德莊田舉都寺德現掌職寺僧有聞者以私忿列現過失詣縣嚴行訊鞫以師為寺長失于檢舉法當緣坐或謂此三年前事師實不知且素不識聞何不自辯師笑曰此定業也其可逃乎逮師至部大小司寇覽狀大驚咸謂師當今名德不宜有是洎審師初無異詞遂謫隸陝西聞大悔泣告師曰初意若此雖萬死不為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曰吾報身頗異常時殆將盡乎夜宿寧國寺其住持總虛了公與師有舊相見甚驩師曰我骨有所託矣是夜聚談飲食如常翌旦忽合爪端坐泊然而逝時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法孫梵譯攜骨以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於浴佛日結龕於祖龕之側瘞焉

蘇州萬壽行中至仁禪師自號澹居子又號熙怡叟族姓吳番陽人父仲華為江州廣文師生五歲俾從州之報恩寺眞牧純公受業七歲得度自幼識見超穎迥異常兒西土指空赴英宗召憩報恩見師異之授以毗尼屬令參元叟叟視師軒渠一笑師罔措遂失展尼師壇叟叱曰參堂去一日叟見師問何處人師曰番陽叟曰番陽湖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叟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命侍香尋掌記室叟嘗謂衆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後出世蘄之德章遷越之雲頂崇報吳之萬壽師嘗室中拈木枕子問僧曰者箇是什麼僧曰也知和尚老婆心切師擲枕于地僧擬議師便喝出示衆幻軀將逼從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衆普通年話幾時圓上堂疊疊遠山青迢迢江水綠盡日小吳軒倚闌看不足驀喚侍者收取拂子便下座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

禪性無住離住禪寂五臺山上雲烝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洪武初上以鬼神之事召師師以佛旨撰書而對上大悅癸丑蒲圻魏公觀爲蘇郡守見萬壽廢址慨然有意興復聞師寓虎丘遣使致書幣凡三往返而應魏歲養閒于松林蘭若儕輩不敢名咸稱松林和尚云十五年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仲訊候曰師行矣諸子在旁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秋矣此別直詣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箇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筆書偈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七

明州瑞龍夢堂曇噩禪師慈溪王氏子祖父皆名宦母周氏師自幼有遠志稍長博通經史藻思濬發年二十三白母出家往從雪庭于長蘆遂薙髮受具戒于昭慶教相諸宗靡不研究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復往依侍踰年雪庭示寂寂照端禪師來補其處一見脗契即命掌內記後出世慶元之保聖遷慈谿之開壽天台之國淸最後住象山之瑞龍上堂豎拂子只者箇在臨濟則大機大用卷舒擒縱殺活自由在雲門則孤危聳峻格外提持言前定奪在曹洞則家風綿密金鍼玉綫明投暗合在潙仰則父慈子孝用劍刃事施陷虎機在法眼則箭鋒相拄心空法了情盡見除五家提唱雖則金聲玉振邁古超今然而總是門庭施設直截一句不曾道著且道作麼生是直截一句高聲曰看脚下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黃河九曲出崑崙摩訶般若波羅蜜師每誡諸徒曰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達旦一日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交友集衆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危坐而逝世壽八十有九門人智嚴等荼毗之塔于國淸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人族姓方母張氏出家杭之梁渚崇福時石湖美公主淨慈師往見湖器之遂爲祝髮受具戒參徑山元叟叟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叟曰來作什麼師曰久慕道風特來禮拜叟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脚踏地叟

曰見後如何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叟曰何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叟領之出世慈谿蘆山次遷東山再遷四明智門洪武初驛召道行沙門師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仍賜還智門後兩主徑山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即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者裏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曰莫戀寒巖異艸青坐却白雲宗不妙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贍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牀沮合停囚長智上堂一語一默一作一止何似水銀落地僧問趙州曰乞師指示州曰喫粥也未僧曰喫粥了也州曰洗盋盂去上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拈拄杖有時乘好月特地過滄洲一日得疾甚草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呵呵呵大衆是什麼看取竟寂世壽八十四僧夏六十四門人奉全身瘞寂照之右岡

杭州靈隱竹泉了幻法林禪師族姓黃台之寧海人依法安太虛禪師出家因看睦州語有省白虛曰從生至死只是者箇不繇別人也往參元叟於中竺叟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尚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尋俾侍香復掌藏鑰一日看經次叟曰看經那師曰是叟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叟竪起拳曰何不道將者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什麼看叟微笑東嶼住淨慈招師分座時竺原居浮山得師提唱語稱譽不置尋美以偈有五百衆中居上首妙辯堪作人天師之句師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主萬壽遷中竺至佛殿曰撥塵見佛誰知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撥破面門點即不到雪峯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輥三箇木毬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只

道喫茶去中峯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叙通寒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師子三千里外定誵譌至元四年遷靈隱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靑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衲僧舌頭未免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于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爲第一祖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爲亡僧森監寺火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卽今爲汝拈却金剛圈栗棘蓬了也喚什麼作一法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火裏烏龜作師子吼大龍翔虛席星吉大夫遣幣聘師辭不赴使者三往返師避于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强具疏請師仍領靈隱又三年退處了幻菴至正十五年春感微疾二月二日集衆叙平生行脚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于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于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留龕十日顏色不變葬全身於松源塔西其時塔前古桂當春吐華淸香滿路見者歎異學士晉卿黃公銘其塔

杭州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四明奉化應氏子受業金峩元叟住靈隱師往參謁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叟詰曰只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叟曰黃龍直下悟去又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華叟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師當下廓然命居記室師愈自謙抑年五十四始出世主隆教次寶陀次中天竺至正七年遷徑山元帝錫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破畚箕生苕帚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問如何是佛師曰秤鎚蘸醋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仰面不見天曰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又作麼生師曰雲門不是好心僧曰乾屎橛與秤鎚蘸醋相去多少師曰鑊湯無冷處僧擬進語師便喝上堂將十方世界安向諸人眼睫上絲毫不動把四大海水傾向諸人脚

跟底涓滴不流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上堂舉大
顯芝和尚示衆曰大衆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
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宗師爲人如蠱毒之家置毒於
飲食之中與人未嘗不欲斷其命根雖然是冤對者
能有幾人丞相康里公每詣師叩宗門玄旨一日看
經次問師何不看經師曰尋行數墨爲看經耶相無
語師翻經曰老僧看經去也相以手掩經曰請師爲
說破師曰伊尹周公是阿誰做至正戊戌將遷寂遺
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純滿七十
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荼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
利無算於徑山隆教寶陀分而塔焉世壽七十九僧
臘五十五有四會語錄暨外集行世

明州天寧歸菴仲猷祖闡禪師族陳氏鄞人也從佛
智匡禪師剃染參寂照于徑山得旨出世廬山遷香
山陞郡之天寧上堂若論第一句三世諸佛道不得
六代祖師道不得天下老和尚道不得山僧道不得
大衆道不得拈拄杖拄杖子道得麼道得也是第二
句上堂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五臺山
上雲喫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
猢猻夜簸錢元宵上堂十五日已前脚頭脚尾黃金
蓮十五日已後白牯貍奴成隊走正當十五日樓臺
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好大衆且道好在什
麼處衆眼難謾便下座

蘇州開元愚仲善如禪師吳江人上堂佛身充滿于
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爲甚麼滬瀆居民黃老之流
迎之而風濤駭吐像卽沉沒吳縣朱膺東靈帛尼請
之而靈相峩峩雙泛試就提捧忽爾升舟今山中所
奉維衛迦葉二石相是也豈非隨緣赴感靡不周而
恒處此菩提座然雖如是若作恁麼會大蟲看水磨
不作恁麼會眞州望長蘆恁麼不恁麼總拈却又作
麼生淸平世界不用謗言師言不妄發或求偈語信
筆而書示艸菴僧偈曰國師萬代善知識厲宕艸菴
天下聞得在其中居住者生難遭想報深恩度牒親
從天上降得來何翅萬黃金時中若不修僧行孤負
皇王一片心師魁年因法門從子璣瑩中住萬壽闢
一室延之養老及相本空繼席待之尤至故得優游

以樂其道嘗居葑門直指菴人因稱之曰直指和尚將終呼諸子訣別泊然而逝

杭州上竺我菴本無法師黃嵒人從淨慈方山落髮依寂照於中竺掌綱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於是見湛堂于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曰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旣爲湛堂嗣仍爇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寂照示寂時師住四明延慶遺書囑其力弘教乘宗趣餘無他言師於祭筵拈香曰妙喜五傳最光焰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閒觸著肝腦裂冰霜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臨終無疾坐蛻

蘇州萬壽佛初智淳禪師送忠侍者偈曰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悟去一對無孔鐵鎚賣弄鬼家活計若是靈利阿師別有天然氣宇恢張本地風光顯出衲僧巴鼻以大千攝入毫端將須彌納向芥子直踏毗盧頂上行千手大悲攔不住

江心萬禪師法嗣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桂陽人族姓龍住後上堂六月行人口吐烟區區只爲利名牽爭如林下無心客一覺和衣到曉眠拍禪牀乾明不惜口業爲你說破臘月三十日閻老子要問你索飯錢在上堂春色濃春日融園林暖野桃紅昔日靈雲一見透脫色空而今諸人總見因甚不悟若也不悟眼被色籠擊拂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南康府雲居小隱師大禪師嘗有示信禪人偈曰信是道元功德母藥如有驗不消多上人直下承當得佛祖安能柰爾何

徑山熙禪師法嗣

金陵集慶笑隱大訢禪師九江義門陳氏子從郡之水陸院芟染自幼開爽絕倫初見一山萬旣而遣詣百丈參晦機機一見器重命掌記室一日問曰黃龍旣得旨於泐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又一日室中侍立次機舉百丈野狐話詰曰不落因果便墮

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師擬答機鋒震威一喝師當下渙然冰釋因同參苦問師答頌曰百丈野狐野狐百丈理作一坑伏惟尙享後出世湖之烏回遷杭之報國中竺天曆元年文宗以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妙簡名德開山師首膺其選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復驛召赴闕見上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勅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撐觸演說苦空豎拂子山僧拂子穿却汝諸人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入新寺陞座第一義諦明如杲日寬若太虛萬彙森然纖塵不立明今學古無非節外生枝立主立賓何異虛空釘橛然聖旨建寺諸官臨筵不可只恁麼休去還有共相激揚底麼問答不錄乃曰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剎海於一印中具足八萬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飲食又於衆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衆生心悉令滿足然後得其實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卽今崇建寶坊闡揚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四海已歸皇化裏時淸休唱太平歌上堂孤峯頂上目視雲霄無乃埋沒已靈十字街頭和泥合水且貴流通正眼拈拄杖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千聖命脈列祖鉗鎚總在新報國手裏拈起也七穿八穴頭頭現無邊妙身放下也鑑地輝天處處彰寶王剎海說甚麼谿山各異雲月是同至化無爲功不宰蕩然一片古皇風復舉誌公令人傳語思大和尙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去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曰思大和尙被誌公一拶直得倒退三千進退兩序上堂心空及第選佛何必選官荷負叢林爲衆一似爲巳報國爲法擇人量材授職如樂奏九成左右進退無不合度只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諸人作麼生甄別喝一喝九萬里鵬纔奮迅三千年鶴便翺翔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著甚來由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却較些子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驀拈拄杖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卓拄杖上堂舉黃龍南禪師室中垂語曰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箇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師曰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立而廢先王之道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僧侍立次師展兩手曰八字打開了也爲什麼不肯承當僧曰休來鈍置師曰許多時沒一點氣息便打一日謂衆曰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已道過了也畢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僧出曰東廊頭西廊下師曰什麼處見趙州僧擬議師曰棒上不成龍僧參師曰豎拂拈槌古人榜樣擎叉舞劍列祖條章衲僧門下合作麼生僧珍重便行師曰不消一劄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曰遊山來師曰笠子下拶破洛浦徧參底作麼生僧曰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曰即今爲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至正四年甲申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游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二日書偈趺坐而寂其年秋八月十有六日葬于石頭城塔院之後閱壽六十一臘四十六黃文獻公溍撰碑銘虞文靖公集著行道紀洪武甲寅遷葬于攙雲山與康僧會古塔相鄰所著有禪林淸規及四會語錄蒲室集行世

嘉興府祥符梅屋念常禪師俗姓黃華亭人父文祐母楊氏乞嗣大悲像一夕夢老僧託宿因而有娠至元壬午三月十二日誕生是夜神光燭室異香襲人師幼喜孤坐年十二依平江圓明院體志出家十四薙髮受具至大戊申佛智晦機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師往參承值佛智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楊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師於言下豁然有省投丈室呈所解佛智頷之俾掌記室迨智遷徑山師職後版表率一衆丙辰奉朝廷遴選出世祥符所著有佛

祖通載二十二卷

明州雪竇石室祖瑛禪師吳江陳氏子髫年出家於普向寺年十五祝髮受具戒卽策杖遊方初從虛谷陵于仰山閒徑山晦機道望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後出世明之隆教遷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育王有謝天童平石砥問疾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嚴華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喧飯喧空得自由太白鄮峯煙雨裏笋輿來往亦風流廼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裰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衰衣婦人扣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輟

杭州中竺一關正逵禪師番陽人族方氏參晦機于淨慈機問甚處人師曰番陽機曰番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參中峯于天目復謁徑山元叟命掌記笑隱主中竺俾師分座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資福陞主報國再遷中竺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艸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不從千聖借不向萬機求內外絕承當古今無處所恁麼解會猶是錯認驢鞍轎作阿爺下頷雖然旣是泗洲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良久曰參後示寂世壽五十七僧臘四十四

明州佛巖仲方天倫禪師象山張氏子幼而岐嶷投廣德天寧竺源剃落源曰汝志宏遠堪任大法無爲我滯遂往見虎丘東州永偶過旃檀林同一僧看傳燈錄謂師曰千七百則公案渾如生鐵鎖子一般只要鎖匙入手師言下點首默契乃參晦機於淨慈纔入門機曰湖山靄靄湖水漾漾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形蹤機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機俾居侍司復掌藏鑰師憚

其繁嘆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為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故也自是必欲剗蹤剗蹟聞吳興桃華塢僻邃乃往縛茆一日灌園次忽四山雲暝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胷中疑礙頓釋乃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擬轉虛空顛倒騎蟭螟吞却五須彌曩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尚終不肯為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泰定丁卯出主廣德東泉遷明之佛巖笑隱居龍翔招師分座說法南臺治書吐魯公歎來問道與師泛論契合舉師主保寧僧參師曰好箇師僧恁麼行脚僧曰撥艸瞻風豈圖別事師曰喫得棒也未僧擬議師便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看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鳳臺境師曰鳳臺有什麼境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七九六十三九九八十一朝往西天暮歸唐土一馬生三寅石牛欄古路臘八上堂昨夜覩明星悟道後園風打籬笆倒曉來無蹟可追尋雪山依舊生青艸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上堂舉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劄師曰雲門一劄猿啼巴峽熊耳峯高石頭路滑師晚年卜築於鳳臺之西曰新菴將終謂淨覺曇曰欲以後事相浼今日何日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行矣至期召門人付囑舉手作別端坐而逝壽六十六臘五十一

越州天衣業海子淸禪師上堂三歲孩兒抱華鼓八十翁翁輥繡毬嬌羞老醜都呈露直得諸人笑不休山僧昔在南屏山下糞掃堆頭拾得一領破襴衫子抖擻將呈天目不為顧采又過崇德撞著惡辣漢被渠撦破七孔八穿收拾歸南屏深藏四十餘年不將輕與外人無端今日來天衣比看破舊相似顏色一般著來嫌袖大起舞覺天寬直得十峯齊起舞雙澗共鳴湍盡看當場鮑老不知笑倒傍觀遂大笑拈拄杖畫一畫更把一枝無孔笛等閑吹出萬年歡復舉三聖逢人則出話師曰二大老窩得臨濟些子家私

各自賣弄撿點將來好與一坑埋却同參至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羮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慈祖將常住物作自已人情天衣則不然供佛嬾拈華延賓不羮茶莫嫌無禮數冷淡是僧家師之出世天衣年已八十六矣有季潭泐公䟽曰大鵬擧翮便高蟠桃開華何晚又曰宜兜率見素翁而下拜如西伯得呂望而載歸大抵不徇時名亦神鼎諲公之流亞也

徑山高禪師法嗣

杭州中竺一溪自如禪師閩人元兵下南江師年少遭遊卒挾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子讀師隅立默識無所失胡氏因子之旣長俾師隷里中無相寺爲僧參雲峯于徑山得旨初住萬壽天曆初中竺笑隱訢奉詔開山龍翔因擧代住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請師居焉有大家黃氏者重師道行嘗供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供愈勤乃開私帑所藏金玉示師師怫然歸語徒衆曰彼黃氏以帑中寶示我將欲誘我死去爲其子耶出家兒視金玉當如瓦礫古來墮此轍者頗多非但爲其子爲其牛馬者有之遂與黃氏絕後遷化茶毗靈異頗多

江州東林古智喆禪師都昌人族巢氏初住興國興聖遷東林上堂過去諸佛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且道畢竟說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明來暗謝智起惑亡黑牛臥死水瘦馬繫枯樁何似東村黑王老黃昏伸脚睡一覺到天光山僧與麼道切忌錯承當上堂盡令提綱聖凡罔測放開綫道普請同參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上堂諸禪德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切忌依他作解莫有向天外出頭底麼乃曰巡堂喫茶禮暹道者塔偈曰髑髏元自有靈光雪竇何曾抖屎腸截斷婆婆三寸舌至今雙劍倚天長送萬禪人參徑山虛谷和尚偈曰萬轍千途同一車參方眼正不曾差一千七百人中主元是仰山小釋迦

明州天童怪石奇禪師普說其略曰參禪本無難易只要具大信根有決烈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諸緣不存一法如太虛空了無朕迹如須彌盧屹然不動無上眞乘方可希冀又曰此事如人饑渴相似

說飲說食豈能救療直須自飮水自喫飯方有實効處又曰因舉從上先德痛切爲人語要開示倘能向者裏虚却心不即法相不離法相一聞頓悟便是湼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時節是即是不得恁麼會言多去道轉遠且截斷葛藤喝一喝下座

杭州徑山本源善達禪師仙居柴氏子早年同汝菴信行脚暫不歴職初見雪巖於仰山尋還浙西參徑山雲峯入室有省峯印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補處後遷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居常不設臥榻夜則焚香然燭端坐達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縕絮嘗以盃貲建大圓院於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敘平生行脚事畢須臾端坐而寂

龍巖眞首座諸方屢聘高臥不起嘗作樂閒歌曰即心是佛無心是道萬事但隨緣自覺身心好院子從來不要住便是佛也不要做律亦不會持戒亦不會破放行把住總由人執法修行驢拽磨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不精進也不懶惰一卷三字經逐日爲工課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高山頂臥幾生修得做閒人肯爲虚名被羈鎖我不輕汝等從他當面唾百年能得幾光陰何必強分人與我貧也不須憂富也休莊大閻王相請無親疎盡付一堆紅焰火自家作得主宰終不隨風倒柁補破遮寒暖即休淡飯麤茶隨分過我作樂閒歌自歌還自和不是閒人不肯閒世上閒人能幾箇

何山明禪師法嗣

明州恭都寺者廉介自持日誦法華因聆鎮鏡上堂語遂得心要嘗夜坐有偈曰點盡山窻一盞油地爐無火冷啾啾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鎮鏡因陞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天童鑒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竺田汝霖禪師昌國王氏子從梅澗福公祝髮受具聞天童止泓道化往參命爲侍者一日室中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豁然有省已而見悅堂

闇於靈隱堂器之命典記室會其受業師祖方嚴會禪師赴隆興上藍師侍行因游百丈謁晦機遂命分座出世明之雪竇遷主萬壽僅一載示微疾更衣書偈訣衆而逝時至元五年五月廿五日也荼毗設利五色如菽粟者不可勝數壽六十六臘五十

湖州道場玉溪思珉禪師象山張氏子首參雲峯于徑山次謁止泓于天童泓問近自何來師曰徑山泓曰未離徑山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平如鏡面險似懸崖泓曰昨夜山前因甚虎齩大蟲師擬進語泓即掌之師忽有省一日侍次泓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叉手進前泓曰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作麼生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泓喜其類已令典藏大德四年出世郡之吉祥遷金文大梅保福帝師賜佛心明妙之號至順三年廣教府聘主雙林元統二年行省選住道場示衆此事如鐵壁銀山如大火聚湊泊不得回避不得你輩合作麼生直饒脚不點地別有通霄活路也是不快漆桶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拈拄杖卓一下六月不熱五穀不結至元三年四月示微疾至二十八日書偈而逝

靈隱闇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金華倪氏子自幼聰慧絕倫年十七從正覺院文譯受業因誦楞嚴如人以手指月是人因指應當見月豁然開悟遂謁悅堂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牛頭喫艸堂奇之命維那職後出世徑山玄風遠播遷蔵退居東堂示衆曰坐斷陵霄已十年匡宗論道只隨緣於今休去便休去嘯月吟風樂自然元統壬戌十月三日示微疾當午集衆說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語畢端坐而逝壽六十七全身塔於圓照菴

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人魏姓久依悅堂一日室中舉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契遂授記莂出世雲居遷東林送僧之東吳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何緣臥倒在蘇州憑君此去輕扶起問取二千年

話頭臨終集衆說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挨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語畢而逝

中竺有禪師法嗣

嘉興府石門眞覺元翁信禪師眞覺開山上堂向上一機末後一訣佛祖不傳千聖結舌莫有轉身吐氣者麼出來通箇消息看僧問鈯斧開山從古有師今新啓石門關借路經過不妨一問師曰公驗快將來僧曰如何是關中主師曰鏌鎁橫在手未肯斬癡頑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曰癡頑漢乃曰滿目溪山絕點埃無邊刹海自周圍毗盧樓閣重重現誰覩門門有善財卓拄杖石門關啓眞覺場開一任南來與北來小參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大衆建法幢則固然如何是立宗旨莫是三轉五轉豎拳下喝麼莫是默然據座拂袖便行麼莫是語言文字確古論今麼莫是灰頭土面長坐不臥麼切須仔細若是正眼不明盡墮偏邪執滯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據我祖師門下盡十方世界是箇無縫銕壁達磨不識盡十方世界是箇無孔銕鎚迦葉不知無汝擬議處無汝承當處旋天轉地換斗移星雙放雙收透頂透底還會麼罷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風旛中禪師法嗣

呂銕船居士母秦國夫人夢公安二聖住持福岳佑禪師至舍而生弱冠時參空山一日山問曰曾見趙州麼士厲聲曰無山休去每稱於人曰再來人也士嘗任江淮都總管於蘇之嘉定建永壽寺以延雲水賡和永明壽禪師山居詩及他偈言皆超倫邁俗達磨忌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攜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眞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箇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却是孤恩底欲把拳頭舉似伊憐渠已沒當門齒

華藏見禪師法嗣

蘇州陽山金芝嶺銕柴念菴主示衆靈山付囑天下葛藤椿少室單傳諸方是非窟安心懺罪破漆桶又

要重光付法傳衣滯行貨徒勞索價臨濟棒頭開正眼拳下示生涯曹洞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雲門三句可辨一鏃遼空法眼大地山河俱為妙用溈仰團圝無縫罅壁立絕中邊看來世界清平何用強生節目金芝今日為諸人斷者公案去也看看以拄杖畫一畫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頌曰誰謂家風分兩邊一條拄杖兩人牽休覷千嶂陵雲勢好看銀河落九天頌舍利弗入城月上女出城話曰出城入郭兩相逢來去誰云路不同回首涅槃臺上望九州四海一家風

皖山凝禪師法嗣

松江府澱山蒙山德異禪師高安盧氏子初參承天孤蟾命看趙州無字話一日蟾問亡僧遷化向甚處去師罔措悱發參究因首座入堂墜香盒作聲豁然有省述偈曰沒興路途窮踏翻波是水超羣老趙州面目只如此尋謁雪巖退耕虛舟諸大老舟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曰所供並是詣實又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剖腹傾心舟曰趙州戴艸鞋出去又作麼生師曰手脚俱露一日室中舟問雪覆千山為甚麼孤峯不白師曰別是一乾坤舟大稱賞勸謁皖山山問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師擬荅山震威一喝師當下釋然一日山舉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者裏師曰邦有道則見山深肯之承天覺菴處以第一座後隱居蓮湖橋休休菴出世澱山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意旨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保壽便打又作麼生師曰為人須為徹曰三聖道恁麼為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是肯他不肯他師曰兜率陀天一晝夜人間四百年上堂昨日十四今日十五靈利衲僧呑却佛祖從教謝三郎月下自搖艣呵呵莫莽鹵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示眾蘇州有常州有八角磨盤空裏走日面佛月面佛覿面和盤都托出便與麼掀倒禪牀拂袖散去法門幸甚或有猶豫之者只得把手牽汝歸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豎拂子曰見麼見底是色那箇是心喝一喝曰聞麼聞底是聲

那箇是道直下正眼豁開方得入門猶是脫白沙彌要與衲僧齊驅並駕更進竿頭一步

金牛眞禪師法嗣

舒州太湖普明無用寬禪師結夏上堂諸方結制有甚巴鼻太湖粱山冷冰冰地二百箇鐵額銅頭無用分作兩處提起放下吞聲飲氣擬議之間頂門著地卓拄杖下座佛成道日上堂六年雪山錯忽見明星錯走下山來錯錯假使九州之鐵也難鑄此一錯卓拄杖大地含靈同成正覺中峯和尙至上堂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天目山古佛輝天弁鑒地虎鮫大蟲蛇吞鼈鼻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觀大衆懷香拜請幻住大和尙慈悲開示便下座

眞翁圓禪師法嗣

無爲州天寧無能教禪師於門首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盛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尙爲我趕狗師便入去智首座出迎同坐須臾師從面前過智起白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尙師曰已相見了也巳而師訶蒙山不合引兄弟禮懺施食源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不然我宗門中合提何事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乾屎橛當提此事始得源曰蒙山和尙嘗問學者曰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大師葬熊耳後隻履西歸爲復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師曰爲是他不會我道莫作禪會得麼源當下如夢忽醒

慶壽璋禪師法嗣

北京大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俾從中觀沼禪師受業年十一納具戒十二沼聽參問一日侍沼行沼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沼手一掣沼曰者野狐精師喏喏沼曰更須別參始得年十八元兵破寧遠四衆逃散師侍沼如故沼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逺遁師泣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沼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後遇元帥史天澤載子黃犢車經年至赤城庚辰五月沼將還

寂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綫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無疾而逝闍維收頂骨舍利供養師爲乞食造塔一夕聞空中呼師名師瞥然有省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于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鋪値雨宿崖下因擊火大悟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玄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曰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詣沼臨終師問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沼曰賀八十去迨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讖於是謁璋璋先一夕夢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座天明璋謂知客曰今日但有旦過當令來見老僧及見師至璋笑曰此夜來所夢者師問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璋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榸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璋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璋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片皮師曰將謂別有璋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璋休去次日璋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璋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師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値錢璋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遂命掌記一日璋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田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師住後孔子之後元措者渡河謁師請復曲阜廟祀師爲言于忽都護曰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正心誠意之本教人自孔子至今襲封五十一代繼承祀事未嘗有缺忽都護遂奏命復襲封爵師兩主慶壽年五十六忽患風痺丁巳閏四月一日集衆說偈畢遂泊然而逝荼毗獲舍利無算謚佛日圓明大師

續燈存稾卷第五

續燈存稾卷第六

明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仰山欽禪師法嗣

杭州西天目山高峯原妙禪師吳江人族徐氏母夢僧乘舟投宿而孕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繈離褓即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季十五懇請父母投嘉禾密印寺法住爲師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二十二請益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脅不至席口體俱忘雪巖寓北磵師懷香往謁方問訊即被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趙州無字自此參叩無虛日巖忽問阿誰與你拕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後值巖赴南明師上雙徑參堂方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值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正祖和尚眞讚曰百季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拕死屍之疑時季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拕箇死屍到者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巖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巖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狗舐熱油鐺巖曰你那裏學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尙疑著巖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過雪竇見希叟曇寓且過曇問那裏來師抛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抛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暨巖挂牌於道場開法於天寧師皆隨侍一日巖問曰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復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龍鬚自誓曰拚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

宿道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請如泗州見大
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住龍鬚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
爐日擣松和糜延息而已咸淳甲戌遷武康雙髻德
祐丙子春大兵至師掩關危坐自若事定戶履紛至
師腰包宵遁直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巖拔地千仞崖
石林立師卽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
用破甕爲鐺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雖弟子亦罕得
見共築師子院請師開堂適雪巖於大仰寄師竹篦
拂子至元丁亥懷中瓣香遂爲拈出開堂僧問十方
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
士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在那一
句師曰從頭問將來曰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
蛇混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箇箇學無爲師曰口吞
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
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曰動容揚古路不
墮悄然機曰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師曰你甚
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此事且止只如

西峯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
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曰旣皆成
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
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
許學人懺悔也無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師子齩
人韓獹逐塊示衆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
和尚以拂子擊禪牀一下總向者裏墮坑落塹還有
跳得出底麼又擊一下三生六十劫上堂無邊刹境
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
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眠或歌或咏諸人還
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中東行西行或瞋或喜山
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擣拔舌犂耕
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歸依因甚如此
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乃顧視左右下座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瓮盂汝
等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裏許屙屎放尿也在裏許行
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大
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

甚麼處參結制上堂大限九旬小限七日巖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鐵壁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荊棘切須猛烈英雄直下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救你不得此是最上玄門普請大家著力山僧雖則不管閑非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卌〕〔三〕〔六〕雪巖和尚忌拈香昔年瞎却我眼今朝穿却你鼻冤冤相報無休莫若克己復禮遂揷香以袖掩面作哭聲復以坐具搭左肩上作女人拜曰非惟和光同塵免得遞相鈍置師嘗室中垂語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倘下語不契閉門弗接自非具透關眼者鮮不望崖而退辛卯鶴沙瞿提擧到山瞻禮施亘莊贍衆師固辭不受瞿請于官乃於蓮華峯別營禪刹曰大覺議以歲入給常住請嗣法祖雍領寺事師患胃疾久適雍來

省師囑以後事於十二月初一日黎明陞座辭衆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衆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遺命塔全身於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衡州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太和磻溪王氏子故宋尚書贄九世孫也自幼淸苦剛介有塵外志年二十謁西峯肯菴剪髮得聞別傳之旨尋往依雪巖居槽廠服杜多行一日巖示衆曰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晝夜一念無間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舀屎杓師默領勵精奮發因患痢藥石漿飲皆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至夜半忽覺山河大地徧界如雪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有頃聞擊木聲豁然開悟徧體汗流其疾亦愈旦詣方丈擧似巖反覆詰之遂命爲僧一日巖上堂擧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曰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師於言下疑情蕩盡即出衆作禮曰適來和尚擧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

子笑舞不已巖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卓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巖笑曰一彩兩賽一日入室次巖曰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曰爲什麼不道師拈起香盒曰者箇不値半文錢巖曰多口漢巖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臥巖召至方丈勵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卽放過道不得卽趂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犂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一時行輩靡不推服至元廿五年至鄞縣桃源山愛其幽深乃有棲遯意未幾縣尹陳公及僚屬等入山問道相率執弟子禮遂大唱雪巖之宗大德七年正月十五日示寂壽六十四臘二十六全身塔於寺北三十里沙潭（其徒別流涇走浙江謁虞文靖公集求師塔銘虞問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虞點首笑曰吾試爲汝模畫之天如和尚頌曰鐵牛誰後復誰先口未開時欠一拳好本弄成模畫去牽犂拽耙錯流傳）

杭州徑山西白虛谷希陵禪師婺之義烏人何姓季十九薙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卽謁虛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補處師職侍者一日往叩雪巖于北磵巖舉黃龍見慈明因緣問之稱師穎利及巖遷大仰遺書招師居第一座一日巖問曰臨濟在黃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甚向大愚肋下築拳師曰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而出至元丙戌巖將示寂撫師肩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巖化去衆遂請師繼席嘗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口裏道將一句來狗子聞哇聲因甚齩破庫堂前露柱顚徑橋吞却集雲峯是第幾機答者罕契一坐三十夏規範森嚴毫不假借鐵關樞行脚時嘗叩師値冬至小參師舉雲門餬餠因緣關呈四偈以進師問你是誰關曰樞上座師曰從那裏來關曰雲門師曰你是顚是狂關曰和尚眼在甚麼處師便喝關亦喝師揮一拳關進前迎住曰打卽且置雲門餬餠意作麼生師奪手掠去關帽關曰錯師連揮數拳關曰拳頭無眼向後遭人簡點在師不顧去關七條踏翻在地攔腰

九棒曰教你知我手段關曰此手段勝似臨濟德山
底師喚直庸鎖關手送庫司至夜不釋次日上堂師
令侍者請關曰今日和尚上堂對人天衆前勘辨你
關曰侍者與我傳語和尚少間人天衆前將古人公
案一一問將來我當一一答去須臾鼓響關何久而
侍者不至歲饑師每食必與衆共一日與客語過夜
半饑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爲飲師曰不可常住豈
住持人得私延祐丙辰行省稟旨迎師主徑山僧問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意
如何師曰親不相瞻師早季嘗夢遊淨慈羅漢堂至
東南隅忽見一尊者指楣梁間有詩曰一室寥寥絶
頂開數峯如畫碧于苔等閒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
自剪裁師初不解及自仰山遷雙徑始驗仰山有貝
多葉經徑山有楊岐衣師之出處已前定之矣世祖
召對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加賜大圓追
主徑山仁宗加號慧照大辯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
手書囑外護戒飭弟子說偈訣衆示寂於不動軒全
身瘞菖蒲田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巖集及
語錄若干卷

袁州慈化銕山瓊禪師十八歲出家首參雪巖於大
仰一日室中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因緣
有省述偈曰一莖艸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閒話頭拈
起集雲峯頂月人前拋作百華毬值巖示寂尋謁東
巖東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拖
賊叫屈東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眉
間迸出遼天鶻復謁蒙山山請分座上堂冬在月頭
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者裏無尾無
頭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
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齊月無處不週梅綻枯
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
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休休後示寂塔于觀音閣
後

建昌府能仁天隱牧潛圓至禪師高安人姚姓父兄
皆名進士師志慕空宗年十九投仰山慧朗禪師受
染服勤數載元貞間出世能仁與高峯同稟欽祖所
著牧潛集有送妙智上人入浙序其略曰昔龍安悦

公旣首衆於洞山猶以已道爲未至更匿其名潛出求之於食飲笑談之間聞素公一言之異則虛已自降踽踽爲咨詢禮不以貶名爲嫌卒能於立談之頃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菴之道特以不墜使素公不賴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其爲何類人矣蓋名者道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反以表害實一居其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揆其不慊亦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噫此古今所以異道之所以衰歟云云大德三年戊戌示寂於廬山世壽四十有二

淨慈倫禪師法嗣

竹屋簡禪師舉孚上座聖箭因緣頌曰青絲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絲帶圍夜半歸來華底月金鞭敲落亂紅飛又曰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舉臨濟訪平田公案頌曰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

絕象鑒禪師示衆舉洞山不安令沙彌到雲居處傳語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汝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避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頌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眼方知不隔一毫端示衆舉投子和尚問僧連日好雨且道雨從何處來僧無對後閱華嚴經有省頌曰陌路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

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一日爲衆掛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却猫兒時如何衆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師笑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有鍼工丁生者久依座下冀明本分一日剔琉璃有省述偈呈師曰提起提起放下放下者點光明照天照地師喜其行業淳素乃印許之示無見偈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胸襟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箇轉身句衲捲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峯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析枯藤拄竹篦糞火埋中消息好芋香便

是道香時

永中本禪師上堂舉夾山參船子和尚公案頌曰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許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看來成敗自蕭何

無學元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月庭忠禪師舉僧問白雲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雲曰眉毛在眼上頌曰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華淺水邊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華開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又舉文殊三處度夏迦葉白椎欲擯文殊見百千萬億文殊世尊曰汝擯那箇文殊頌曰錦衣公子遊春慣白首佳人懊恨多彼富尚嫌千口少自貧無柰一身何舉慈明冬日揭榜示衆頌曰畫上畫下畫短畫長明明揭露浩浩商量何似京師出大黃

育王珙禪師法嗣

蘇州崑山薦嚴竺元妙道禪師寧海陳氏子幼患右目母攜以禱于觀音像師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窠乃為揭去目患遂愈父母以為於佛有緣俾投杭之六和正巖得度嚴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遂謁育王橫川珙禪師一日聞舉乾屎橛話豁然大悟即說偈曰雲門乾屎橛光明照十方鄮峯纔發足五日到錢塘珙驚異顧謂衆曰此子再來人也至元乙丑出主邑之慈源遷崑山薦嚴一兒與衆會茶舉東坡居士訪蔣山泉禪師山問大儒高姓士曰姓秤山曰是甚麼秤士曰稱天下長老舌頭底秤泉便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士無語師命衆代語時別源源遽起剪燭了堂一咳嗽一聲師笑曰源藏主剪燭一侍者咳嗽一僧請師自代師曰洎不過此又一兒新古帆上方丈請益趙州無字話師厲聲曰夜深下去古帆歸堂惡發曰不與我說便休何用見嗔或以告師師曰他向後自悟去在古帆聞之當下廓然仁宗詔陞黃巖鴻福賜號定慧圓明延祐丙辰淨慈靈隱兩刹爭欲致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懷紫籜之幽絕乃往終焉

金陵保寧古林清茂禪師年十三為大僧聆老宿舉

高菴和尚勵僧語不覺洟淚交下乃知有出生死超聖凡一著子淬志參訪徧歷門庭橫川居育王師往叩鎚拂之子始知觸淨出世吳之開元遷鄱陽永福後主金陵保寧上堂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拈却門前大案山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金剛腦後鐵蒺藜曰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放你三十棒僧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記得昔日舉上座到瑯琊問近離甚處舉曰兩浙琊曰船來陸來舉曰船來琊曰船在甚處舉曰埠下意旨如何師曰開口見膽曰瑯琊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如何是不涉程途底句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曰只如舉上座以坐具摵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又作麼生師曰焦甎打著連底凍曰後來瑯琊問侍者此是什麼人者曰舉上座瑯琊遂親下旦過問曰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作麼生是觸忤處師曰爛泥裏有刺曰舉喝云長老何年到汾陽我在

浙中早聞你名見解如此何得名喧宇宙瑯琊遂作禮曰某甲罪過那裏是他罪過處師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曰後來大慧禪師道二大老相見如日月麗天龍象蹴踏未審還端的也無師曰土上加泥又一重曰瑯琊後遇慈明和尚舉此話明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負墮如何爲人爲復肯伊不肯伊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曰可謂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僧禮拜問如何是佛師曰釘釘膠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蟻子不食鐵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苔封古殿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艸滿法堂曰如何是偏中至師曰日上月下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截水停輪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獼猴帶席帽曰五位君臣蒙指示夜明簾外事如何師曰趂曉不歸家黃昏侯日出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鬚眉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畢竟說箇什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小參舉僧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靈曰臨鳩砧井底種林檎僧曰學人

不會靈曰今季桃李貴一顆値千金大慧和尚曰者箇公案從古至今無人拈出山僧不惜口業更爲諸人註破臨嶋砧臨嶋砧井底種林檎今季桃李貴一顆値千金師曰大衆靈雲答者僧話且道與臨濟在黃檗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六十拄杖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法無同相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常愛大慧和尚道我者裏說蚌蛤子禪開著口便見心肝五臟只者便是雖然也是大都城裏撮馬糞漢小參古人道九旬禁足魚遊網三月安居鳥入籠生殺盡時鼈作蘭如何透得者三重卓拄杖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開元入寺小參擧雪峯和尚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爲人後有僧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峯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五祖和尚拈曰如今說向透未過者有兩人從東京來問伊近離何處却曰蘇州便問蘇州事如何伊曰一切尋常雖然謾山僧不過何故只爲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已流來還同瓦礫老東山依模脫轂殊不知二大老正是食飽傷心雖然既是東京來因甚却說蘇州話上堂擧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掇退菓桌師曰者箇說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註解一上然於正文未曾道著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道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且盡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菓子喫在良久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除夕小參今夜季盡月盡日盡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月新日新千變萬化又見重新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垂鉤四海只釣獰龍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諸人固是不知若得聲和響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免向瞎驢邊滅却吾宗卓拄杖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永福入寺小參紅塵鬧市十字街頭百艸頭邊孤峯頂上若作佛法

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聲前
非聲色後非色簡點將來正是髑髏前妄想借使打
破髑髏揭却腦蓋踢倒須彌踏翻大海脚跟下推勘
得出也是落七落八通方上士出格高人除非自作
生涯終不守他窠窟現前大衆冀善參詳山僧二千
里水陸間關來此聚頭不爲別事冬至重建寢堂小
參豁開戸牖重新舊日規模當軒者誰坐斷聖凡途
轍碧眼胡僧罔措釋迦彌勒猶是他奴燈籠露柱掀
眉文殊普賢權作走使描不成畫不就撲落非他物
華簇簇錦簇簇縱横不是塵違得便去山河并大地
踏著便瞋全露法王身自古自今說玄說妙緇素不
分者如稻麻竹葦就理就事變通逸格者能有幾人
伶俐漢沒窠臼知是般事便休且道知底是甚麼事
寒來暑往陰極陽生庭前玉樹華開早也勝東山水
上行卓拄杖喝一喝上堂舉育王夜參曰少室無門
戸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師召大衆
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會珍
重除夕小參一季三百六十日今夜方始到頭是汝
諸人於自己分上事亦須知有到頭時節若未得到
頭直須向前決擇豈不見大隨和尚參七十餘員善
知識具大眼目者只有一二且如何是具大眼目者
五祖老人海上參尋數十員尊宿泊至浮山圜鑑會
中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齩破一箇鐵酸餡方得
百味具足遂云華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解染紫絲頭
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鬭不休喝一喝修心未
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保寧入院小參當軒大
坐百帀千重一句全提該天括地佛眼覷不見海口
難宣今古不同途凡聖罔測直得麒麟現瑞鳳凰來
儀山色呈祥人烟雜遝其柰梁寶公蹉過達磨雖曰
觀音大士傳佛心印畢竟不識者箇消息是汝諸人
還猛省麼卓拄杖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小參舉
死心和尚示衆曰行脚高人解開盋囊卸却包笠去
却藥忌一人所在也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
在也須親到師曰者般說話如黑石蜜中邊皆甜雖
然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除夕小參今宵歲盡何
嘗盡明日季來實不來三十六旬如轉轂幾番潮去

又潮回機輪轉處掣電猶迷大用現前誰當辨的廓情塵於未兆忘至理於言詮人人鼻孔撩天箇箇安家樂業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燈籠露柱突出金剛眼睛呵呵大笑麻三斤乾屎橛諸人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到者裏言思道斷心行處滅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正與麼時如何東風昨夜消殘雪枯樹枝頭又著華結制小參明日結夏來臨只管悠悠過日及乎打鼓陞堂直是思量不出諸人簇簇上來未免將南作北七佛以前初無者箇消息七佛以後雖有者箇消息終是不能圓悟如來無上菩提不能證入圓覺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以致諸人九十日內惟務口體不務修持背覺合塵虛延歲月五祖和尚曰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翻成計較計較得成天淸地寧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楚鷄不是丹山鳳愛向梧桐樹上鳴師嘗垂示向上更有事在露出獅子爪牙其間別有商量未免當門按劍只者靈鋒阿誰敢擬辭鋒峻拔手眼卓越應菴而後師殆第一人矣嘗續宗門統要後示寂於保寧

越州天衣斷江覺恩禪師形儀脩瘠淸操剛立族慈溪顧氏幼依雲門廣孝祝髮從明之延慶聞法師習四教儀七日通之聞驚訝嘆異往參育王橫川室中機契掌內記德業日彰一時賢士大夫皆樂與之遊出世蘇之天平後遷開元及明之保福越之天衣一日室中衆侍立次忽扶杖而言曰老僧嵌空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顧左右曰會麼良久擲下拄杖倚蒲團而逝 月江印禪師題師肖像八十禪翁四海眼空面帶匡廬古色身同卓筆奇峯聞其提唱浮佛應爲點首觀其出處大梅夫豈同風鴈過長空影沉寒水繼乃祖烹金爐鞴之綱宗秋天之月霜夜之鐘吾將見此菴之道光明盛大綿亙于無窮者也

淨慈鞏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台州臨海陳氏子年十四從蜀僧安石出家參石林鞏於承天林問如何是汝自己師擬議林便推出師卽懷疑一日入室次林問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處著上座師擬對林便打從此徹證林遷淨慈命居侍司一日室中舉國師三喚

侍者話師曰不是失却貓兒定是失却狗子林曰是孤負是不孤負師曰瞞人自瞞林以竹篦擊之曰亢吾宗者海子也至元二十七年出世天台寒巖大德乙巳遷姑蘇寒山至大己酉再遷崑山東禪辛亥敕賜金襴法衣皇慶二年復遷中竺延祐二季詔主淨慈至山門曰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齩大蟲蛇呑鼈鼻衆盈萬指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劍因甚胡孫子不死嚙破鐵酸餡因甚路上有饑人波期去帽蕉鹹甜頭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衆荅皆不契泰定二年復遷靈隱四年丁卯九月示微疾召弟子付囑訖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七賜號明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錄塔於育王後山之麓

嘉興府天寧竺雲景曇禪師浦江嚴氏子久依石林後住婺之治平蘇之北禪禾之天寧上堂金烏東上玉兎西沉伶俐衲子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曠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僧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曰無孔笛氈拍板

蘇州虎丘東州壽永禪師送僧偈曰動靜何曾涉蓋纏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船舉約齋居士張鎡入道話頌曰一棒鐘聲到耳根三千刹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然不離門

徑山度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虎岩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間嘗召見有偈進上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祕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由妄想執著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枉受三途苦惟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寃讎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于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上覽畢大悅問從上帝皇有戒殺者否師曰昔宋仁宗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饑甚思欲燒羊因慮後來遂爲常例寧耐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羣臣皆呼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

明州天童竺西坦禪師僧參師問從何方來曰金鷺

師曰金鷲山高多少僧曰不見頂師呵斥之一日陞座舉世尊拈華公案其僧言下有省

月江印禪師題師像贊河目海口錦心繡腸汪汪呑大湖之器量煌煌粲太白之光芒怒罵時海涵春育慈悲處烈日秋霜舉玄沙未徹語如眞淨驗寂音黃金百煉之色拈洞山三頓棒類慈明發積翠丹沙九轉之香橫機莫嬰有陣堂堂夫是之謂中峯五世大樹之蔭涼者也

徑山愚禪師法嗣

越州定水寶葉源禪師舉世尊五通仙人因緣頌曰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王丙丁離壬不屬火上堂舉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秀才高姓曰弟子姓張名拙霜曰者裏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言下大悟頌曰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十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縫舞春風

蘇州虎丘閒極雲禪師久依虛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日寶葉源請益虛堂德山末後句若謂之有德山焉得不會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乞和尚慈悲指示堂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詣師值師遊山歸索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爲師摩捋因仰面舉前話叩之師乃撥水澆潑曰有甚麼末後句源不契復上見堂堂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舉似前話堂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於是釋然領旨舉興化和尚與唐莊宗酬價因緣頌曰君王寶貝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鎮中原舉陸亙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泉曰得大夫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頌曰坐臥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掇空把肝腸說向人

徑山月禪師法嗣

南叟茂禪師舉巖頭和尚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巖問誰或曰要過那邊巖便舞棹迎之一日有婆子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巖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渚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頌曰鄂渚渡邊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舉夾山參船子和尚話頌曰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柰汝何舉龐居士賣攏籬

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頌曰孝順藏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宿世惡冤家

育王彌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東生德明禪師甬東劉氏子年十六依仗錫月潭澄公祝髮受具戒首謁希叟曇於雪竇復參頑極彌彌舉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因甚出得師曰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彌器之命掌藏鑰出世育王錫號佛日普光師頌船子覆舟公案曰淸世悠悠據要津一橈活計重千鈞朱涇路上行人少滄海難同方寸深後示寂瘞洞雲塔壽八十四臘六十七翰林學士袁桷撰銘

徑山及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空叟忻悟禪師蘇之吳縣鈕氏子九歲入郡城龍興寺依白雲閒祝髮至正戊戌參愚菴於淨慈菴詰曰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菴可之遂容入室壬寅命居第二座癸卯中竺懶菴請分座說法帝師錫圓慈正濟號洪武庚戌住浙江崇寧閱八年遷中竺會靈隱虛席僧錄以師名預中選一時學者咸裹糧相從居無何以前住持舊事逮至京病卒於途臨終書偈曰我秊五十五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午門人道淨等依法茶毗舌根數珠不壞奉骨歸瘞靈隱東岡復分餘骼葬于西溪九曲之原時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五月三日也有三會語錄

少師姚廣孝長洲人自號逃虛子年十四出家於妙智菴法名道衍字斯道元季兵亂遨遊江湖深自韜晦參徑山愚菴及咨叩禪要盡得心髓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龍嘗自題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洪武中以高僧應選侍文皇於燕邸永樂中以佐命功上欲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子少師亟命宣謝不得已拜命終不蓄髮賜妻妾弗受也有閒居詩曰春燕雛成辭舊壘午鷄啼罷啄陰階庶可以見少師矣後病篤上幸其第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强之終無言泊然而化

世壽八十有五贈榮國公謚恭靖所著有道餘錄一卷

萬壽仁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崑山李氏子出家於紹隆菴禮智與爲師行中仁住雲頂師往從之鍼芥相契初住蘇州普門次遷靈巖三主萬壽永樂初詔天下儒釋道流之精通文義者纂修永樂大典師應詔書成陞辭南還值徑山虛席僧錄舉師補處普門上堂僧問法筵已啓法鼓已鳴四衆雲臨請師祝聖師曰日月爲天眼須彌作壽山曰世尊出世天雨四華和尚世出有何祥瑞師曰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曰恁麼則熙怡的旨傳千古寂照宗風播四方師曰好事不如無迺曰如來出世是擔屎漢祖師西來是賣卜人自餘德山臨濟雲門潙山雪峯玄沙南泉趙州各逞機鋒互分照用盡是販私鹽賊新普門者裏一時與他掃蕩何故幸逢堯舜世自合樂無爲復舉楊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僧曰莫只者便是麼岐曰湖南長老師曰大小楊岐被者僧一問未免手脚俱露上堂十方無異路爲甚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艸爲甚麼桃華紅李華白良久打破祖師關都是自家底靈巖上堂盡大地是自已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靈巖寺裏參退喫茶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淅淅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衆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長三尺萬壽謝頭首兼祈雨上堂伶俐衲僧轉轆轆地對賓客側身而立結衆緣化炭化糧聽闌鷄鼓翅而鳴看茶瓢從地踍跳卓拄杖夜來江上雨分作萬家流解夏上堂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螻蟻知雨而封穴石蛙應節而揚葩粘手粘脚底有甚數十字縱橫底有甚數解制上堂舉翠巖參禪師夏末示衆曰一夏已來爲衆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也無師曰和麩糶麪上堂舉古德曰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與麼說話古今徹悟者如稻麻竹葦錯

會者如稻麻竹葦以拂子畫一畫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除夜小參龍猛滿盛鉢水迦提擲下繡鍼德山隔江招手高亭橫趨而去朝鳴鐘暮擊鼓風動塵起鵲噪鴉鳴無一處不是者箇時節今當臘月三十夜敢問諸人還會得麼有際天之雲濤方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風迺可負垂天之翼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從兜率天託生大術胎中早是染却生死重病及乎降生便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可見是攢簇不得底迨見明星出現豁然悟道正是病眼見空華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廣說略說直說曲說顯說密說豈非熟睡饒譫語至於臨末稍頭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病入膏肓莫能療治非但世醫拱手便是耆婆神醫只得倒退三舍北山遠孫今日却要爲他療治若療治不得後代兒孫永失恃怙若療治得便見紫磨金色之身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觸處顯現擊拂子柳色黃金嫩梨華白雪香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是死句舉步踏著南辰轉身觸翻北斗是死句作麼生是活句蘇州街雨過著繡鞋衆擬議擲拂子下座徑山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盋盂峯後面是陵霄峯中間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良久曰國一祖師元是崑山人上堂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洗硯池頭雲冉冉埋雞塚上艸離離師嘗室中垂語曰道源不遠在甚麼處祖師西來爲甚麼事菩提無樹誰爲立名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扶杖傍人門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堂前倚露柱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性命屬他人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手握金剛杵居士問如何是衲僧門下事師曰你俗人如何曉得衲僧門下事又問如何是宗門下事師曰今日忙無暇與汝說宗門下事士擬議師喝出一日見僧庭中過師厲聲曰屋簷坍下來也僧仰望師曰鷂子過新羅師纔見僧入門便曰你者踏州縣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僧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

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麽僧擬議師便喝出僧參展坐具師曰我者裏無殘羹餿飯不用使破炊巾僧曰和尚慈悲師曰笑倒門前靑石幢凡四坐道場皆有成績可觀晚年引退卜地寂照塔左結廬以居壽七十餘示寂

徑山銘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西白力金禪師蘇之姚氏子幼依寶積院出家見古鼎銘舉德山見龍潭因緣示師久而有契至正丁酉出世瑞光值天寧災師復爲起廢帝師授圓通普濟號師幼孤老母無依築室城東奉養焉洪武初遷淨慈四季春詔住天界五年冬敕建無遮大會命師陞座闡揚第一義諦車駕幸臨自公侯以下聽者萬衆人人得其歡心一日忽謂侍僧曰我有宿因未了當償之遂示微疾委順而逝塔於嘉興城西

杭州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台州人一日趨入門大叫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麽生迴避遂坐脫

龍翔訢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覺原慧曇禪師天台人族楊氏母夢明月墮懷取而吞之遂有娠生而狀貌嶷如稍長不與羣兒狎依越之法果大均出家年十六爲大僧受具戒聞笑隱主中竺師往參叩備陳求道之切隱斥曰從門入者卽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而有省一日聞舉百丈野狐話豁然大悟曰佛法落吾手矣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隱曰汝見何道理師展兩手曰不值半文錢隱頷之一日師入門隱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隱曰笠子下拶破洛浦遍參底作麽生師曰未入門時是似和尚了也隱曰卽今因甚不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拈出師擬議隱便喝師從此脫然又一日隱展兩手置隱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掩耳而出後隱主龍翔俾師分座至順二十年出世牛首祖堂三年遷淸涼廣慧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準則長久日會麽碓擣東南磨推西北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今日放一綫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且道是何章句上堂者箇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

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直
下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
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入擔荷亘久嘘一聲
下座示衆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鶯啼在百華枝箇
中無限意消息許誰知語未竟遽有僧問曰心意識
遏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喝曰是誰遏捺室中謂僧
曰二六時中無你啄啗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
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帝師授淨覺妙辨禪
師號十五年遷保寧十六年王師定建業師謁於轅
門上一見嘆曰眞福德僧也命主蔣山踰年敀龍翔
爲大天界寺詔師主之設廣薦法會命師陞座說法
車駕幸臨恩數優洽御書天下第一禪林洪武元年
賜紫衣及金襴方袍御制誥命授演梵善世利國崇
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當是時遴
選有序詮衡至公宗社有志之流山林抱道之士聯
鑣而起三年夏六月廷議西域耒臣伏上以彼國敦
尚佛乘特詔師往師承命卽日登途自閩之洋凡歷
國邑莫不聞風來歸四年秋七月至合剌國布宣天

汲上一有於字

子威德館於佛山寺其王待以師禮寅夜參承闔國
士民悉皆瞻仰九月師示微疾王臣咸來相慰須臾
沐浴更衣謂左右曰某幻緣已盡不能復命矣跏趺
端坐夜參半師問曰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
再四曰日出矣怡然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三
踰五日顏色如生王大敬嘆斵香爲龕築壇而荼毗
之王與百僚親送壇下薪火滅盡舍利無算舌根齒
牙不壞收舍利爆骨及不壞者祔葬其國世尊舍利
塔中七季九月同行還朝奏陳其事上嗟悼之敕天
界蔣山二寺住持宗泐等以師之遺衣藏於雨華臺
之左有五會法語

金陵天界善世全室宗泐禪師台之臨海周氏子延
祐戊午七月十七日生八歲從中竺笑隱受業經典
寓目成誦十四薙髮二十具戒一日竺問國師三喚
侍者侍者三應汝意如何師曰何得剜肉作瘡竺曰
將謂汝奇特元來無所得師喝一喝竺擬拈棒師拂
袖便出尋復出遊諸方遍參尊宿元叟居徑山留掌
記室後出世宣之水西洪武元季遷中竺四月十五

日入寺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屏跡爍迦羅眼洞照萬物潛形到者裏卷舒在我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中天跨跳錢塘水東海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擧拂子庭前石筍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復擧南泉初入院大衆送進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曰大小南泉不唯瞞人亦且自瞞新天竺用處也要大家知忽有人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卓拄杖下座四季辛亥遷雙徑是季冬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京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列師居首上齋戒御製章疏車駕親臨服皮弁服搢玉珪北面禮佛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先是上命師撰獻佛樂曲進呈御署曲凡八章曰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悅徧應妙濟善成敕太常歌舞以節奏之復命師陞座說法窮理盡性徹果該因顯密淺深無機不被上大悅未幾總持西白金公以母老告退擧師自代上命師遂主天界嘗欲命師蓄鬚髮以官之師再懇得免後以胡黨坐罪著至鳳陽槎

峯建寺三季召還上賜詩有溈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高皇后斃臨葬忽風雨雷電暴作帝不樂召師至曰今太后將就壙爲朕宣偈送之師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擧哀西天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意稍解賜白金百兩上以天界混襍民居不戒於火欲另選幽勝師啓奏今地凡營度規制悉出師意指畫仍命師領寺事後以老求退賜歸槎峯渡江示寂于江浦石佛寺謂左右曰人之生滅如水一漚漚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耶言訖復顧侍者曰者箇聻者茫然師曰苦遂寂時洪武二十三季九月十四日也春秋七十四闍維舍利無算塔于笑隱訢窣堵波之右（文皇帝御製像贊曰皇明啓運多士如雲戡亂以武制治以文矧知方外亦有偉人傳衣蒲室輔教鐔津談經金馬獻賦紫宸帝心簡在榮遇等倫兩爲善世宗工鼎臣以翼王度以淑吾民載雲漢爰刻翠帳不驚寵辱乃離根塵淮水湯湯槎峯嶙嶙我作贊辭孰爲寫眞）

杭州中竺用彰懶翁廷俊禪師久依笑隱出世明之龍峯次遷瑞巖後主中竺據室拈拄杖室中若無棒頭取證底我拄杖子誓不喚作拄杖子有麼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佛涅槃日上堂古德道涅槃後有

大人相釋迦老子涅槃了也大人相在什麼處以拂子打圓相曰還見麼谷顫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嘗供養今復還親覲上堂近來衆中兄弟聰敏者多徹到者亦不少莫不自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臨機見境踢將出來活鱍鱍地不費纖毫氣力到龍峰門下正好從頭按過拈拄杖卓一下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上堂虛淨和尚道天心得自在盛夏復清涼衲僧如薦得珍重法中王卽今孟秋改旦盛夏已退清涼復生且問諸人天心還得自在也未直饒自在更須識取法中王始得其或未然吽吽前頭大有熱在謝首座知客侍者直歲上堂索犀牛扇子無風起浪問眉間挂劍平地干戈二俱莫涉別有條章撲碎玻璃盞子拈起無柄钁頭淺鋤明月深種白雲時時歌堯舜之風日日樂羲皇之化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九萬里鵬纔展翼十千季鶴便翱翔上堂函蓋乾坤天光迴照截斷衆流伏惟尚饗隨波逐浪放汝一綫道如此著語還契得雲門大師意麼拈拄杖一卽三三卽一火向水中焚石從空裏立

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上堂釋迦世尊未離兜率已自七錯八錯何況達磨航海東來其錯猶甚俊上座既是他家兒孫只得將錯就錯拈拄杖提向上機指其中事只要諸人明自本心證自本法驀忽一箇半箇心法雙忘解道穿山渡口虎齩大蟲剪月亭前蛇吞鼈鼻如是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總在新瑞巖拄杖頭上乞命雖然祇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且道是從本心中發現耶從本法中發現耶以拄杖畫一畫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臘八上堂晝見日夜見星大地衆生阿誰不曉釋迦老子捏目生華剛道於中有箇悟處二十一日杜口不言幸自可憐生四十九載脫空謾語著甚死急噓一聲下座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大衆會麼良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好諸禪德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結夏小參結却布袋口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眼不得妄視耳不得妄聽口不得妄言足不得妄舉一禁禁住無絲毫走

作謂之圓覺伽藍九旬禁制酢甕中蟲子有什麼出頭分殊不知此道如淨日輪昇太虛空無幽不燭如塗毒鼓輕輕一擊聞者皆喪雖然只如道居有破有居空破空二幻既空中亦不立畢竟喚什麼作塗毒鼓喚什麼作淨日輪喝一喝大丈夫兒合自由信脚踏翻知見窟解夏小參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烟裛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是本無迷悟又要了箇什麼好諸禪德頂門正眼照古照今腦後神光無內無外雖則人人本具各各現成其柰妄想執著不能了此玆值架制將圓僧欲自恣便從今日了將去不妨七穿八穴十字縱橫若了不去三十季後換手搥胷莫言不道除夕小參一季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咄嘛語作麼即今簇簇上來兀兀立地面面相看眼眼相對阿那箇是未歸人樓上巳吹新歲角聽不出聲底分明聽取窗前猶點舊年燈見不超色底端的見來是箇皮下有血誰家竈裏無烟說什麼到與未到歸與未歸雖然否極泰來結交頭一句子也要諸人其委拈拄杖卓一下梅蕚杳傳春谷暖松風聲度夜堂寒舉五通仙人問佛公案拈曰那一通既不識者五通敢保未徹不見道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話拈曰外道饑求王饍世尊和盤托出阿難索短不搆深泉却向鞭影裏著倒舉傅大士講經公案拈曰大士講經揮尺一下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已目昭彰誌公道講經竟言多去道轉遠舉盤山作街坊公案拈曰歌聲哭聲在在有之因甚盤山聽得便解悟去開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舉洞山喫果子話頌曰尋常款客禮宜恭況是分冬又不同果桌掇來還掇退洞山大欠主人翁洪武建元寓鍾山端坐而逝荼毗舍利無數塔于杭之南屏

杭州靈隱介菴用貞輔良禪師蘇之吳縣人范文正公十葉孫也自幼聰穎經書若素習季十五從迎福院壽彌薙髮受具戒慨然參方天平白雲杓公指見笑隱師遂詣龍翔問答之頃情解頓喪石室英主育王師掌藏鑰極推譽之至正壬午出世嘉禾資聖歷十有二載遷明之天童尋移杭之中竺最後補靈隱

普示衆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努力如救頭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素餐之愧咎將誰歸歲月流電向上事請各急著眼洪武四季正月十五日親理後事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寂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闍維齒牙舌根不壞設利無算瘞歸雲塔中

廬山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毗陵陳氏子參笑隱學無位眞人話詰之師不覺釋然下拜隱曰汝何所見而作禮師曰更無第二人隱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尙愼毋壓良爲賤後住南禪次遷圓通育王洪武五年秋召高僧建大會於鍾山師應詔至便殿上問佛法大意師以偈酬之上大悅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作聲鄰坐引裾覺之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眞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峯

雪竇曌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孤峯明德禪師族朱氏家世明之昌國母夢僧玠託宿覺而有娠幼不好嬉戲每跏趺端坐諸父明上座奇之挾至金鷲俾侍灑掃季十七得度爲大僧杖錫遊方首謁竺西坦盼上堂語有省復造淨慈見晦機機問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棒師拂袖徑出復抵雙林見明極俊會日本遣使迎俊師送至海濱適晤竺田於明州由挽師歸雪竇處以第一座一日田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音聲如雷師不覺群疑頓釋述偈呈田田歎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嘗與仲方倫公結菴桃華塢相與激揚足不踰戶者五年名稱日聞行宣政院請住松江東禪再遷集慶保寧湖之道場杭之淨慈帝師授圓明定慧之號洪武五年退居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戒飭其徒曰汝等一眞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沒後當遵佛制依法荼毗勿令衣麻而哭也言畢書偈泊然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二荼毗頂骨不壞舍利叢布灰燼中建塔瘞于東岡

天池信禪師法嗣

溫州天寶鐵關法樞禪師溫之平陽林氏子季十七

往常州華藏寺禮竺西坦和尚受業十九得度二十受具初參中峯次謁及菴皆不契聞元翁主秀之石門造而諮叩翁示以南泉三不是話經三年一日大悟述頌曰不是心佛物搊出虛空骨金毛獅子兒豈戀野狐窟喝一喝咄咄咄卽詣方丈翁問作甚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翁曰不是不是別道將來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卽今在什麼處師便喝翁曰離却者一喝南泉畢竟在什麼處師拂袖便出繇是徧謁諸方見虛谷陵於大仰復謁海印如於饒之薦福纔上方丈印問誰師曰暫到相看印曰什麼處來師曰江西印曰江西近日有甚麼事師曰集雲峯下藤條被人拗折了也印曰莫亂統師曰不因亂統爭得到者裏印曰且道者裏事作麼生師叉手進前曰卽日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萬福印曰不涉泥水一句作麼生師喝一喝曰風從虎雲從龍印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如何師曰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

消息印曰錯師亦曰錯印喚侍者點茶來師曰不受者供養印曰不受者供養受那箇供養師曰謝和尚供養印曰曾見甚麼人來師曰不曾見人印曰既不曾見人那裏得者箇消息來師曰若見人卽無者箇消息於是服勤爲淨頭印嘗謂衆曰永嘉榲侍者是煅了底金復遊東林參澤山咸値咸開室爲衆舉竹篦因緣聲未絕師奪却竹篦過左邊立曰喚作甚麼卽得咸曰略虛漢師以竹篦打一下拗折而出次日咸復開室舉泗洲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又捉住竹篦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如何咸喝一喝師曰者是鬼窟裏活計畢竟意旨如何咸曰略虛漢師以竹篦一送曰見說洛陽華似錦拂袖而出後復歸石門翁纔見便曰南泉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說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曰劍去久矣翁曰趙州無夢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翁曰古人與麼道道道師喝一喝翁曰錯師又喝翁曰錯錯師遂禮拜翁曰放汝三十棒迺囑曰善自護持師又潛衆十

五年延祐戊午出世閩之天寶帝師錫寺額加號妙覺眞空大師復遷松溪上堂當陽一句截斷根源把住放行全機歷落坐斷千聖頂𩕳鑿開衲僧眼睛疾焰過風奔流度刃直得妙峰踍跳慧海波騰正當恁麼時且道開堂祝贊一句作麼生道擊拂子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小參金剛正印率土咸歸佛祖鉗鎚人天罔措階梯不立知解不存德山棒通上徹下臨濟喝絕後光前一明一切明一用一切用大丈夫秉吹毛劍懸肘後符雙放雙收全殺全活拈拄杖鶴有九皐纔翥驥馬無千里謾追風佛誕上堂毗藍園降生八十種隨好行作象王行吼作獅子吼拈拄杖雲門大師來也復卓一卓阿爺阿爺上堂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曰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聖曰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師曰三聖大似毒龍攪海白浪滔天若不是雪峰慣入洪波爭得驪珠在握擊拂子謝殿主上堂如何是佛殿裏底悉哩蘇盧蘇盧悉哩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擊拂子上堂舉香殿上樹話虎頭上座出問上樹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嚴呵呵大笑師曰上樹未上樹銕蛇橫古路覿面笑呵呵苦瓠連根苦上堂舉臨濟大師示衆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曰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繩牀扭住曰速道速道僧擬議濟托開曰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師曰無位眞人乾屎橛臨濟未是白拈賊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上堂舉牛過窻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頌曰浪靜風恬意轉殊滿天星斗月輪孤時人休戀一泓水來上扁舟泛五湖居三載謝歸天寶以嗣法壽儔主寺事至元六季八月示微疾作手書邀諸所與遊者入山期而畢至求法施者隨其所欲了無倦色正午沐浴端坐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擲筆而逝壽六十三臘四十五全身塔于瑞雲院

蒙山異禪師法嗣

孤舟濟禪師月庭忠公居蔣山師爲第一座時竺源

參月庭至首座寮師問源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葬熊耳後隻履西歸爲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源曰形神俱妙師叱之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源後參無能舉師語能曰爲汝不解故也源釋然大悟

太湖寬禪師法嗣

常州宜興龍池一源永寧禪師別號虛幻子族姓朱淮東通州人世爲宦族六七歲時聞佛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許師輒不食乃師淵模上人於廣慧寺寺故淮海肇禪師說法處前一夕寺衆夢迎肇次日師至識者異之十二歲河南王慮僧錄給牒薙髮尋受具戒徧歷諸方參中峯海於蘇之萬壽復入穹窿謁克翁紹紹察師志不凡俾掌藏時年十九一日欲歸省覲至毗陵復約明極昱於焦子山習定五年極曰藏主見解且如此宜亟往見人無滯於此師點首應之遂至淮西太湖謁無用寬用門庭嚴峻師方入門厲聲叱之師作禮於門外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用便喝出師退徹夜不寐一日聞用舉雲門須彌山話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前用便打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遽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虛剩用喻然繇是執侍左右者三年用始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書授師曰汝緣在南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受命南還時虛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諸尊宿各據名山大展化機師皆叩擊無不脗合元祐庚申住廣慧大洞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爲起廢時有宿衲無一全者遯跡石溪谿與洞相望人謂廣德二甘露門云至治癸亥宜興龍池疏請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命曰禹門先是山巔有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居民苦之師授龍三歸戒遂不復出居久復至絕巘築室壁立如削斲木爲棧棲板空中足不越限者三年帝師稔師道行降號弘教普濟禪師泰定乙丑遷九里寺至順庚午再遷李山元統甲戌浙西江東道總管疏主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敦請師方偃起八年錫號本覺妙明眞淨

至正壬午復歸龍池尋召入京宣命龍光殿陞座說法上大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庚子出領善權癸卯廣德亢旱師至大雨如注衆懇住廡蘄山慈慧菴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命移龕至絕巘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齋白戀慕至有然頂灼臂以供養者茶毗現五色光齒牙舌輪皆不壞設利無算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廡蘄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五有四會語錄行世

無能教禪師法嗣

杭州妙果竺源水盛禪師別號無住翁饒之樂平人范姓十七歲依羅山常公出家尋謁月庭于蔣山時孤舟居第一座諄諄誨師不置師每自奮且發願曰吾此生不作佛當入無間獄過匡廬止東林一日夜半不覺如出荊棘林洎歸羅山方得全體脫落如冰消瓦解默擧公案如鏡照鏡師自以爲開悟及掌藏鑰於東林偶閱妙喜語明心見性非桑門事又復致疑不能自釋或譏之曰法離唇吻道絕言詮子何太滯邪師終不敢自是越五載重會孤舟於蔣山(語具孤舟章)後謁無能盡脫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宛如一夢能撫師背曰子後當大弘吾宗也辭能東遊至薦福請師分座久之隱居南巢天曆己巳出世西湖之妙果嘗示衆曰凡學道人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師槌拂之下懸崖壁立務期實證實悟而後已未幾復還南巢至正丁亥戒飭徒衆且曰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師揮叱曰何以偈爲端坐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續燈存稿卷第六

續燈存稾卷第七

明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天目妙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中峯明本禪師本郡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家覺而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即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年十五決志出家甫冠閱傳燈錄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往參高峯峯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師懽然許爲祝髮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悟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峯薙染又明年受具戒未幾觀流泉有省詣峯求證峯爲打趂出既而民間譌傳選童男女師因問峯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于言下洞然徹法源底峯嘗書眞贊示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識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或問高峯諸弟子優劣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莖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迨峯遷化師領院事王臣問道無虛日因謝事遨遊江湖或船或菴居無定處咸榜曰幻住僧俗爭相瞻禮手額曰江南古佛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幷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復敕師子禪院爲師子正宗禪寺時宣政院虛靈隱徑山待師師不就先是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嘗遣人從師問法以爲未足復請旨親賫御香入山參謁師爲陞座普說至治中特旨降香賜金襴伽黎師每斥學者但尚言通不求實悟嘗示衆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當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于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對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直

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
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
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
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
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蓋根乎迷而本
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
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眞實法中脫然超
悟更于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
劄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
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
已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
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愼乎示衆
瞻在前忽在後竹雞晝啼華露夜吼未了聽一言如
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
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者般野狐涎沫點
汚了也却不思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大風輪無
你湊泊處又如吹毛利劍等閑拈出直要斷人命根
此豈可以心意識卜度而爲得哉若然則阿難不假

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慧過人意
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則
見地不脫若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輥作一團在
處依艸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昧醍醐蘊在伊不淨
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淨脫鬼相似見人
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人舉起沒
巴鼻捩轉面皮突出牙爪處未免意識不行便乃渾
侖吞棗如此等輩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
有時緣般若則忘世諦或緣世諦則忘般若自不知
是脚跟下蹉過却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而然便
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爲資助又有一等顢頇佛
性儱侗眞如者日用遇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
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
別境中排遣不行處自不知是當面著譏却謂我力
量未充聞見不廣而然便乃參求古教該博見聞又
或忘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狂慧如上二種學者蓋
爲自無正念況是打頭不曾遇著箇斆豬狗手脚底
宗師與之滌蕩坐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

縱舌而辯總是隔鞾抓癢如此參學要於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爲人師者往往不能窮其源底只欲學人速得知解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眞人即心是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輥亦不顧他立脚未穩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參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只欲他便向者裏認箇光影使其擎拳豎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本意矧乎學人不識好惡墮他窠臼如油入麪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汙染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纔興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眞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脫落根塵坐斷聖凡豁然開悟不然直饒你見超二祖慧遠阿難正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裏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柰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子刺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挨卒地斷爆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眞頭頭顯露然雖如是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吐氣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待伊死髑髏上活眼重開方有語話分大都是無量劫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一期和盤翻轉豈易事哉如其不爾你但以妄想心生妄想見忽忽忡忡認箇目前鑑覺昭昭靈靈喫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處喚作法身卻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脫坐在六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時被人說箇不是便乃牽引古人譚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與麼厮纏紙裏依稀彷彿輥過一生逗到臘月三十日四山交逼眞境現前換卻眼睛從前認底總皆不是了也到者裏甘聽處分瞌睛何及然後招妄譚般若欺罔聖賢之報百劫千生受諸苦楚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豈不見古人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

本來人本上座到者裏事不獲已更爲伊與古人翻款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眞用識作麼只爲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即不問如何是本來人喝一喝切忌錯下註脚與大覺長老書曰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依未能暫忘昨者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住院承嗣之者惟恐足下苟徇世諦故也某與足下納交一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翻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盡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擧足下爲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由此言之某猶不欲以先師座下人迭尸大覺而況牽枝引蔓欲爲某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浼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至治

癸亥八月十五說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奉全身塔于本山之西岡天曆二年敕諡智覺塔曰法雲復命虞文靖公集爲之銘元統二年賜廣錄三十卷入藏號普應國師（大覺泰定叟也皇慶間瞿運使霆發請師住大覺師力辭擧定叟應命叟嘗歷職於開先一山萬和尙會中後復參師及出世欲改嗣師師以是書却之令嗣一山）

杭州天目斷崖了義禪師湖之德清湯氏子年十七聞禪者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曰有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遂往參謁侍峯于死關峯令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從一他日峯爲衆擧牛過窗櫺話師聞而有疑日夕體究偶過盃盂塘見松枝雪墜有省詣峯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打出不覺隕身崖下崖懸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捫蘿接磴以救之師無所苦乃自誓七日取證未至期豁然大悟復馳至死關大呼曰老和尙今日謾我不得也復說偈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

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峯迺上堂曰山僧二十餘季布縵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蟹今日有箇蟭螟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季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師謂同學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元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尋回省親乃奉母入武康上柏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後還山見峯峯曰大有人見你拕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爲薙落改名了義峯旣示寂師益韜晦頹然居下版四衆累請勉住師子正宗禪寺一載示衆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焰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尙處多季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如今纔觸著痛處不覺淚流豈似你等歡喜踴躍斂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工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流舟只要梢公牢牢把舵纔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身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纔有念生卽有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你顚狂胡說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元統元年歲除日謂侍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季朝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徒與禪者譚笑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趂我不及翌旦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九藏全身于雲深菴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暝及葬雪華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中峯示寂會葬齋次師謂衆曰後十二季更爲老僧一會衆未深信至是始驗至順二季七月朝廷欽師道行敕謚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大覺布衲祖雍禪師明州寧海人侍高峯最久服事春夔貌甚黑瘠癯而少文初爲院主後首衆提唱超卓高峯遷化衆請中峯居大覺中峯力辭推師主之惜乎住世不久嘗見其山居偈曰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莿編戶傍溪開是他懶殘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

來高風遠韻槩可想見云後於中竺桂子堂書偈坐
逝中峯和尚𢌞師像贊曰浙東山浙西水面目儼存眞機不倚蓮華峯突兀牟天桂子堂腥臊萬里玻瓈誰
道匯家珍沉沉
法海深無底

按禪燈世譜高峯嗣下列有空中假五燈續略集
有處州白雲空中假禪師得法高峯棲白雲山四
方禪衲聞風來赴屨滿戸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
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
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書畢趺坐而化
愚謂高峯老祖生平踞斷死關且罕接見何況許
可當時如布衲雍公從初至終傳銘中班班可攷
尚未聞其紹祖嗣法其餘或參叩開悟未必絕無
其人而一知半見但存以志不泯未敢擅列法嗣
下也今濟宗僅老祖一脈雖於後學無關亦足爲
今時影響附會者作鍼砭

靈雲定禪師法嗣

般若絕學世誠禪師示衆有志之士趂衆中柴乾水
便僧堂溫暖發願三季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
纔作工夫覺得眢次輕安目前淸淨便一時放下作
偈作頌口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
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衆兄弟
若欲出離生死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始得

徑山陵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歐陽文忠公之裔世居南
康年二十七棄家薙染受具參方首謁虗谷谷舉龍
潭吹滅紙燭話師曰焦石可破層氷谷曰破後如何
師曰探索乃知谷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谷劈脊便
捧師悚然喩旨後出世觀音與聖夾補道場靈隱後
遷徑山賜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後示寂全身塔于
徑山弟子分爪髮舍利藏于道場世壽七十二僧臘
四十五

婺州寶林桐江紹大禪師嚴州吳氏子世居桐江因
以爲號幼入里之鳳山寺出家剃染受具戒參虗谷
于徑山佩服心印徧遊江湖凡名匠所在咸往䟦歷
一日慨然嘆曰吾今而後乃知法之無異味也遂罷
參手翻大藏凡三過內外學咸通其旨東嶼居淨慈
請典藏鑰至順壬申出世郡之烏龍後遷雲黃寶林

一時法會號稱極盛一日示微疾鳴鼓集衆敘謝來請偈師援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脩然而化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八闍維舍利如紺珠齒牙不壞所著有三會語錄

鋏山瓊禪師法嗣

汝州香嚴無聞思聰禪師香山人初參獨峯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同雲峯月山等六人立盟互相究竟次見淮西無能教示無字話一日晤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者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問曰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師被一拶直得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五七日間不提無字倒只看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偶到淨頭寮與衆同坐疑情不解有飯食頃頓覺胷次輕清情想破裂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省來通身汗流遂見敬敬舉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清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向上一路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嚴山過夏單提無字一日不覺身心如一座屋倒却四壁一般無一法可當情復謁無方普普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鼻豎眼橫普曰者是學得底師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普曰不問者箇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豎起拳曰看普曰好與三十拄杖師拂袖便出適値鋏山和尚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山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山曰風穴祖師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遍山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山曰未在更道師喝一喝拂袖便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因求決擇復入光州山中前後十七季方得穎脫嘗示衆曰法無定相遇緣卽宗秉金剛劍呑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毗盧頂顙豎一莖艸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直教寸絲不挂月冷秋空寒灰發焰到者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亦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和尚道

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

道場信禪師法嗣

湖州福源石屋清珙禪師蘇之常熟人俗姓溫生于宋咸淳初幼依興教崇福寺薙染受具戒首參高峯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服勤三年無所發明辭峯峯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因至建陽參及菴菴問何來師曰天目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不契菴曰者也是死句師不覺悚栗汗下一日入室菴再理前話師曰上馬見路菴呵曰汝在此幾多時猶作者箇見解師發憤而去中途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遂返語菴曰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頷之因復親炙數載辭去菴門送之曰他日與汝同龕未幾菴遷道場師復依之典藏鑰悅堂誾主靈隱請師居第二座罷參後卓菴湖之霞霧山凡樵蘇之役皆躬為之喜吟味有山居諸偈流播叢林廣教府馳檄請住當湖福源師堅臥不起往返至再師勉就入院上堂把住也鋒鋩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却在千峯頂上千峯頂上相逢却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菴畔墾土耕烟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可傳眞寂之風仰助無為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九萬里鵬纔展翼十千季鶴便翱翔謝專使并三塔和尚首座都寺上堂睦州咬臨濟喫棒不是好心楊岐逼慈明勉參不是好心趙州訪道吾不是好心福源專使逼人住院且道是好心不是好心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謝殿主淨頭上堂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東司頭臭氣佛殿裏蓬塵且道從什麼處得來以手掩鼻曰又是一點也中秋謝藏主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月方半諸人恐未知打鼓普請看道是如來藏裏摩尼珠又似賓頭盧尊者手中瑠璃盌比也不可比辯也不可辯天風吹露

溼桂華香浸雲邊廣寒殿上堂我有一句子欲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罵我不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疑我且道如今說卽是不說卽是撫膝曰知我罪我吾無辭焉上堂黃梅俾老盧踏碓石頭譏藥山不爲有一丈蓬可以使八面風無三尺鞭難以控千里馬伊蘭園裏不生旃檀黃檗樹頭討甚蜜果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細雨溼衣看不見閑華落地聽無聲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昨夜五更風吹落桃華片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來春爛熳上堂喫飯要止饑飲水要止渴著衣要免寒歸鄉要到家學道要到三世諸佛開口不得處參禪要到歷代祖師插脚不入處若不如此倚他門戶傍他牆壁聽人指揮喫人涕唾總不丈夫禍源與麼說話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上堂是聖是凡入門便見波斯鼻孔開眼便見蚌蛤心肝開口便見諸人兩莖眉毛橫在眼上因甚看他不見明眼人前三尺暗上堂臘月一水生骨虛明自照不勞心力白鷗寒鴈蘆華無處尋仙蹤蹟待得日暖冰融水面寬依舊飛來照破湖光碧平山和尚至上堂卽心卽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麼總不是子細看來直敎你無用心處正好用心卓拄杖藕穿平地爲荷葉笋過東家作竹林一住七季後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降香幣皇后賜金襴法衣聞天湖之風者莫不心爽神慕以爲眞得古先德遺型一日示微疾遂集衆訣衆請後事師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書畢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塔于天湖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意也壽八十一臘五十四高麗國師太古愚公嘗侍師得旨王聞欽渴表達朝廷敕諡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江浙請師舍利歸國供養師山居語頗多其略曰有人問我何季住坐久纔方省得來門外碧桃親手種春光二十度華開厭煩勞役愛安閑箇樣如何住得山百丈已前巖穴士生涯全在钁頭邊種了冬瓜便種茄勞形苦骨作生涯衆人若要廚堂好須是園頭常在家

茅屋低低三兩間團團環繞盡青山竹牀不許閑雲宿日未斜時便掩關明明見了非他見了了常知無別知記得去年烟雨裏猿來偷去一雙梨移家深入亂峯西烟樹重重隔遠溪秊老心閑貪睡穩厭聞鐘響與鷄啼饅頭添錢屋頭懸健即鋤雲倦即眠紅日正中黃獨熟甘香不在火爐邊又示衆曰念未生時獨妄覺警與一念便傷他工夫到此切須記枯木巖前蹉路多深言密語眞得自在三昧云

杭州淨慈平山處林禪師本郡仁和王氏子生時有異徵秊十二父母命投邑之廣嚴寺出家十七受具戒即告其母參方母爲治裝使行越數日復還母壁語曰大凡學道當持不退轉心何趦趄乃爾耶師遂痛自警策遡濤江謁及菴於金華菴一見器之留居侍司一夕菴撚紙沁膏以代燭舉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師方擬答菴遽以手掩其口從此悟入菴遷道場命典藏鑰未幾秉拂陞座機如餅瀉衆咸懾伏洎菴示寂往依虗谷陵于仰山一日僧持茶瓢請頌谷見之驚嘆宗門有人以第二座處之後出世大慈定慧爇香所歸爲及菴嗣復開山當湖福源再遷中竺行宣政院使請主淨慈一住十有八秊殿堂鐘鼓爲之一新丞相達識鎮睦爾請移靈隱正謀起廢值張吳自蘇入杭兵燹迭至毀材悉燬師謂衆曰吾緣盡矣乃還淨慈更衣沐浴集衆說偈而化世壽八十三僧臘六十六敕謚普慧性悟禪師

婺州羅山正覺石門至剛禪師世居山麓得法於及菴遊歷罷歸里中善信即其地營建寶坊文其楣曰正覺歲除日謝道德首座順侍者看病上堂歲事除秊華畢尊莫尊乎道貴莫貴乎德覺即般若因順即菩提佛當知種豆不生贏因果自然明歷歷然雖如是且道如何見得八福田中看病第一小參踏翻生死海涓滴不留推倒涅槃城纖塵不立且是不勞餘力如壯士揮戈鋒鋩不犯如人善射毫髮無差自然處處逢源頭頭合轍不假修證本自圓成盡大地是勝妙覺場徧法界是眞如實地悟取人人有分了知箇箇無虧一念不生入三摩地一塵不動轉大法輪自利利他俱登彼岸全身放下總得自繇到者裏

說甚涅槃生死眞如佛性了無一法當情直得十方
坐斷今日擧揚般若端爲追薦上峯最菴主不動脚
跟高超樂土不勞擧念即識無生擊拂子見徹本來
無隱蔽紛紛桂子散天香臨終訣衆偈曰七十六年
了然覓廓撈破虛空須彌倒卓

匡廬源禪師法嗣

杭州海門天眞惟則禪師別號氷檗老人吳興費氏
子母夢異僧分衛到門覺而有娠及誕異香襲人髫
年禮杭之祐福高林壽公爲師季十六受具戒二十
三遊方謁楚石千巖無見無聞等一十八員尊宿因
緣不契後之匡廬遇無極禪師親炙之極終日不語
無所啓發一日値極如廁師急趨前問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極擒住曰道道師豁然頓悟于是遨遊江
湖平山居靈隱招致典藏後因受業老病遂歸省侍
四方學者響至固請開法開堂日僧問作麼生是佛
祖爲人處師曰狗舐熱油鐺曰和尚今日開堂還有
爲人處麼師曰猛虎當途坐曰豈無方便師震威一
喝問如何是日面佛師曰今日雲生曰如何是月面
佛師曰夜來再看上堂十五日已前提水放火十五
日已後鵲噪鴉鳴正當十五日風恬浪靜國泰民安
有一句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到你瞎却你眼三文
錢娶箇黑老婆頭不梳面不洗知他是凡是聖師曰
應菴老漢大似倚富欺貧賣弄不少海門即不然十
五日已前明不離暗十五日已後暗不離明正當十
五日明暗頓忘古今絕待你諸人向甚麼處體究擊
拂子閑中不契林泉樂坐久但聞風雨聲臘八上堂
威音王以前未曉一法一字時早是超佛越祖了也
黃面老子因甚臘月八夜方始成道者噇酒糟漢惑
亂世間何有了期海門今日點破了也汝諸人即今
成道也未卓拄杖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上堂顧
視左右曰看來也著甚死急然雖如是到者裏也不
得放過喝一喝下座上堂道火被火燒說水被水溺
會禪被禪縛以手指左邊曰却被者僧勘破臘八上
堂晝見日夜見星登舟疑岸動捏目便華生老瞿曇
昔季到而不點則上座今日點而不到諸人要見明
星麼以拂子打圓相喝一喝上堂我若向上擧揚如

下弋箭相似佛來祖來俱中汝等向何處逃避若能具此眼目堪爲人天之師若或不然自救不了倘有人問我西來祖意只向他道今日輸了一籌語也還有人免得此箭麼卓拄杖上堂我坐汝立誰得誰失總然佛祖到來亦難辨的以拂子打圓相咄天下衲僧跳不出上堂蟋蟀鳴曉庭芙蓉照秋水遙望海天晴鷗鷺多如雨若也別解參隔越三千里往往事從叮囑起洪武初詔徵天下高僧赴京天界住持西白金公首以師名薦俄以足疾請歸癸酉仲春示微疾一日侵晨告衆遂瞑目而逝荼毗獲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不壞閱世七十有一坐夏五十有八弟子智旻等建塔于本山永樂甲午更名天眞宣德乙卯敕賜海門禪寺

瑞巖寶禪師法嗣

台州華頂無見先覩禪師本郡仙居葉氏子從古田垕禪師薙染初參藏室珍于天封次謁方山寶于瑞巖築室華頂乾乾朝夕一日作務次渙然冰釋趨白方山山覩偈印之復歸華頂一坐四十夏華頂高寒莫能久處師足不越戶限闢娑羅軒以導來學示衆風泠泠日杲杲薝蔔華開滿路香池塘一夜生春艸堪悲堪笑老瞿曇四十九年說不到阿呵呵拍禪牀下座示衆若論此事一大藏教詮註不及天下老和尙拈提不起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到者裏一點也用不著諸仁者饑則喫飯困則打眠熱則乘涼寒則向火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何得踏步向前論禪論道將魚目爲珠認橘皮作火不見道大機須透徹大用須直截不識東家孔丘翻却向他邦尋禮樂卓拄杖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道侶說偈跏趺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結成五色彩瘞于所居之西錫號眞覺塔曰寂光

明州松巖秋江元湛禪師久從龍象遊後參方山得旨偶遊明之松巖愛其淸勝不忍去遂趺坐石上俄有二虎踞坐其側若護衛狀師命之伏枕其背熟睡山民異之卽其處剏精藍以居之師不涉世事法施之外澹如也將化別衆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晏坐入龕藏華開鐵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

地光復謂衆曰十五年後寺當火啓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衆亟開龕師神色如生爪髮俱長恕中和尚禮塔偈曰活葬松巖二十季眼睛鼻孔尚依然我來欲起那伽定石火光中話別傳

杭州鳳山一源靈禪師寧海人從徑山雲峯芟染參方山於瑞巖充堂司一日入室請益趙州勘婆話山曰維那你試下一語看師曰盡大地人無柰者婆子何山曰山僧則不然盡大地人無柰趙州何師當下如病得汗後住鳳山上堂擧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師曰世尊已是錯說文殊已是錯傳新鳳山今日已是錯擧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一日見僧擲選佛圖師示偈曰百千諸佛及衆生休向圖中強較量心印當陽輕擲出堂堂安坐寂光場復曰古人無剪爪之工汝輩後生忍唐喪光陰且擲圖選佛到極合煞時擲得一箇印出便懽喜道我成佛了殊不知一切時一切處皆是汝成佛處汝却不知

東巖日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平石砥禪師受愠藏主省徑山元叟和尚偈曰山頭老漢八十一如此東南大法城雙鬢又添新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淸爲人不用擊虎術養子寧忘舐犢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

高峯日禪師法嗣

日本國夢窻智曤國師姓源氏本國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也九歲出家十八爲大僧每夢遊中國乃決志參方初見一山寧備陳求法之誠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山曰本來廓然是大方便師疑悶不輟復謁高峯峯曰一山有何指示師述前語峯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踣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閑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峯峯爲印可乃出無學元公淵源以界之後於本國大弘宗教賜號普濟國師

薦巖道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空室恕中無愠禪師本郡臨海陳氏子從徑山寂照薙落參方首謁靈石于淨慈後參一元靈逾年歸覲照命居擇木寮復遊四明見太白砥典藏一日偕木菴聰大宗興往台州紫籜山謁竺元道禪

擬開口問無字話被元一喝師豁然大悟直得通身汗下遂呈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挂葫蘆元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繇茲感激聞語同參曰此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決不在言語文字上我輩若不遇者老和尙幾被知解埋沒一生他日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後古鼎銘主徑山招師歸蒙堂曰涉玄奧且爲學者矜式無何以避兵還四明不喜出僅兩住山皆甫及三載而退初主象山之靈巖復主黃岩之瑞巖時夢堂曇居瑞龍覬師爲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開堂日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愠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前住崑山薦嚴禪寺竺元道和尙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僧問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者箇是用不離體體不離用作麼生是體用雙忘一句師曰胡孫喫毛蟲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

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者是久客還家暫忘岐路作麼生是天然受用一句師曰騎馬踏凳不如步行曰豁開戶牖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警轉一機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者箇是捏定死蛇頭徹底無轉智作麼生是蓋天蓋地一句師曰虛空無向背曰月自循環僧曰莫言少室兒孫少自有甘心斷臂人師曰家無白獋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僧曰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師曰七棒對十三僧禮拜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風吹不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水灑不著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眞不掩僞曰諸法寂滅相因甚舟行岸移雲駛月運師曰好箇消息只恐錯會曰兩重公案師曰海水不生冰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猛虎口裏活雀兒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金剛手中八楞棒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李白捉月張騫乘槎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尙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物見主眼卓豎曰摩竭掩室毗耶杜詞相去多少師曰一坑埋卻曰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學

竟明什麼邊事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小參靈巖峭絕到者應難已到者享用安然未到者跉跰孤露孤露底正好踏步向前享用底直須退步就已所以道事無一向有時拈頭作尾有時拈尾作頭收放縱橫寧存軌轍摩竭掩室毗耶杜詞雖曰正令全提要且未臻其極山僧今夜入門之始聚首之初與汝諸人約法三章第一不得起佛見第二不得起法見第三不得道不起佛見法見若也依而行之管取眉毛厮結驀拈拄杖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卓拄杖鎖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謝專使上堂達磨大師十萬里西來要作箇馳書達信漢及乎面對梁王盡力只道得箇不識拈拄杖有賓有主有禮有樂手面分開白月圖頂門撼動黃金鐸上堂明月照高巖懸水響前嶺耳目一何淸冥然了心境咄哉觀世音擔雪來塡井下座上堂祖師意無別法下地走穿却鞋上牀眠脫却襪只恁麼太諸譌不恁麼無合殺潙山水牛百丈野鴨帶水拕泥不足觀腦後圓光最輝赫喝一喝上堂風

不來樹不動心不生境不到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好大衆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上堂禪和家道我無有不知無有不會忽有人問如何是行脚事便口如匾擔病在於何病在多知多解恁麼參學不如三家村裏種田漢忽有人問今歲稼穡如何一一道出如缾瀉水蓋其無知解故無揀擇故秋氣向寒各自歸堂珍重上堂辭親割愛剃髮染衣入此門來合爲何事若也知斷識愧是眞出家一出塵俗恩愛家二出三界火宅家三出麤惑煩惱家四出細惑無明家出得四家始稱衲僧家且道如何是衲僧家撞著冤家惡口小家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爲伴侶妄想觀衆伎大衆還識得心也未若識得心便識得意識得意便識得諸識識得諸識便識得妄想妄想滅則諸識滅諸識滅則意滅意滅則心滅心滅則一切滅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喝一喝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下座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拈拄杖釋迦老子

來也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一一放大光明照徹恒沙國土於其中間若聖若凡有情無情被其光者無不證大涅槃獲大安樂得大受用拿拄杖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示衆嚴寺春深艸樹肥幾回特地啓柴扉行人只在青山外杜宇聲聲喚不歸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物昭昭靈靈恍恍惚惚隨事變通了無拘束要知來處分明不離脚下足今時叢林中聞與麼道便道說老婆禪殊不知雲無心而出岫水盈科而或流遇高山而必止至大海而方休拍禪牀瑞巖上堂諸佛出世是第一頭祖師西來是第三首饒你向威音那畔別立生涯百艸頭邊全明殺活布袋裏老鴉未知有出身一路在且道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是日無人問話師乃曰今日無人問話不是冷落門庭正是光顯門庭何也若論此事實不在語言上若在語言上釋迦老子四十九季說一大藏之乎者也豈是無言耶因甚末後向靈山百萬衆前單單拈起一枝華惟迦葉一人點頭知尾藏地破顏微笑既是物値貨當便道吾有正法眼藏分

付摩訶迦葉由此遞代相傳直至於今當時豈有攢華簇錦辯口利辭問一句來答一句去湊得團圓合得恰好然後始相付囑乎諸禪德若要紹續此箇門風不用廣求文義不用息念歸空但向世尊未拈華處迦葉未微笑時一領領取如白衣拜相如平地登仙不涉階梯掀翻途轍巍巍自在穩坐家堂五欲八風窺覰無門四生九有籠罩不住便見無恩不報無德不酬亦見山僧遠離四明波波挈挈而至於此踞曲彔牀拋沙撒土不爲分外拈拄杖祝融峯頂上露滴萬年松開山忌拈香未見嚴頭口似磉盤既見嚴頭眼如木突本然理拄地撐天何勞置問主人翁呼來喚去猶欠惺惺插香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散忌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日是開山空照祖師入般涅槃之晨山僧將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世界作一筵席百億須彌盧山作一盌飯百億香水海作一盌羹聊陳供養正恁麼時且道將此筵席向什麼處鋪設若向世界上鋪設世相已成筵席若向虛空鋪設虛空又如何鋪設不得顢頇儱侗只與麼休去

衆中莫有出手措置者麼如無山僧自出手去也豎拂子恒河沙世界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華簇簇錦簇簇總在拂子頭上不寬不隘無欠無餘大衆且道空照祖師還來受此供養也無受與不受且置你道他即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擊拂子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結夏小參圓覺伽藍人人具足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自是諸人探頭太過不能搆得故勞釋迦調御曲開方便之門立期立限如逼生蛇化龍要汝親證親悟龐居士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好大衆箭不虛發發必中的語不虛發發必全眞鍼眼魚呑却嘉州大象即不問且道可大師三拜得髓還端的也無拍禪牀一季春又過臺榭綠陰多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打失雙眼睛留得一張口孤峯頂上呵佛罵祖竅鑿頂門十字街頭掣風掣顛符懸肘後長沙虎子湖狗拈起麤辣藜好與臂脊摟請侍者上堂趙州與文遠鬬劣不鬬勝老大不識羞相席還打令致使明眼人無由辯邪正邪正既不辯展轉成毛病瑞巖

百不能愛用無星秤稱起太虛空錙銖無欠剩以此爲瑞爲祥以此爲坑爲穽斷衲僧之咽喉續佛祖之慧命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與麼說話譬如以大地作射垜挽弓所向無不中的衆中忽有人出來道如斯舉唱今古罕聞山僧喚侍者點一盌茶供養他更有出來道如斯舉唱未獲全提亦喚侍者點一盌茶供養他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師嘗室中垂語曰穩坐家堂主人翁因甚不識撅翻大海摑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語多不契其機鋒峻拔學者莫能擬議一日謝事入松巖巖爲秋江湛公隱處萬山之巓人跡罕至師悉遣徒御巋然獨處衆涕泣哀請堅拒不出洪武七年夏日本國遣使入貢嚮師道風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裝山石硯爲贄上召至闕師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全室泐公延致丈室時宋公景濂方在翰林詣師劇談道妙一時朝士靡不敬慕是季冬奉詔東

還十七季弟子居頂住鄞之翠山迎師就養四方叩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至京特入翠山五十餘人拜牀下各求偈語而去一日示微疾諄諄勉衆以祖道自重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季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書畢端坐而逝時洪武十九季丙寅七月十日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遺命闍維燬骨散水竹間居頂不敢違乃于唐暴之原奉骨瘞焉師天性純粹待衲子如慈母遇法門有叛教背義者必面折之不少貸奉師惟謹嘗侍寂照立至三鼓不命不敢退所著有二會語重拈雪竇拈古一百則續頌大慧竹菴頌古一百一十則山菴雜錄淨土詩四明烏斯道撰行業碑

明州天童了堂一禪師至正二季住台之紫籜次遷天寧天童上堂僧問昔日保壽開堂三聖橫身相爲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兩頭俱坐斷一劍倚天寒曰與麼則五位君臣齊列下三玄戈甲一時收師曰錯下名言僧喝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乃曰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好大衆不是苦心人不知便下座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搆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示衆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胡孫戴席帽直上樹梢頭七星劍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呑水面漚上堂長棠鳥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鉏斧同鋒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小參靈光不昧萬古徽猷智鑑洞明十虛普應時臨亞歲節屆書雲擊動法鼓大衆雲集一一天眞一一明妙更說箇甚麼若說有法又被有礙若說無法又被無礙若說不有不無法又被不有不無礙若說不不有不不無法又被不不有不不無礙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以拂子畫一畫黃檗樹頭懸蜜果無言童子唱巴歌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一毛呑巨海于中更何言師曰不勞懸古鏡天曉自鷄鳴曰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情知你亂會問名假

法假人空法空請師直指師曰曾問幾人來曰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曰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曰千季常住一朝僧

徑山大宗興禪師台州人嘗與恕中木菴三人結伴参方罷遊紫籜累歷名刹後遷徑山臨終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脫去

保寧茂禪師法嗣

蘇州靈巖南堂了菴清欲禪師族朱氏台之臨海人得法於古林初出世中山之開福繼遷本覺三主靈巖開堂日僧問丹山鸞鳳九苞文地位清高隔五雲四海具瞻時一見願聞賡唱答明君師曰千峯朝華嶽萬派肅滄溟曰萬方有道歸明主一句無私利有情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祝贊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眼不見鼻孔開曹溪流非止水一滴忽來千波競起時如何師曰退後退後曰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師曰莫謗山僧好問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學人有疑願聞開示師曰萬人遐仰處紅日到天心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曰千古華山山脚下又添潘閬倒騎驢師便喝問仲冬嚴寒季季事晷運推移事若何師曰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艸曰仰山近前叉手意旨如何師曰奴見婢殷勤曰香嚴叉手近前叉作麼生師曰大家斯灑洒曰去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問單傳直指已涉離微坐斷千差請師答話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華難上枝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烏龜鑽破壁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時如何師曰騾馬繫枯樁曰三九二十七牛頭南馬頭北如何是接手句師曰百華深處鷓鴣啼問一不做二不休時如何師曰水底撈明月曰退一步又作麼生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如何是佛師曰面前案山子曰法即不問如何是僧師曰三頭兩面得人憎僧禮拜師却問曰如何是法僧曰明季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曰洎不問過問陰極陽生則不問祖師門下事如何師曰石筍抽條長丈二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華陰山前百尺井曰見後

如何師曰祝融峯頂萬季松曰丟此二途願聞法要師曰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問學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時如何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師曰西川斬畫像陝府人頭落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曰見後如何師曰家家門首透長安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鮎魚上竹竿俊鶻趂不及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作麼生得應機去師曰夜半起來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問如何是通宗通途師曰東去西去曰如何是叶帶叶路師曰南來北來問蟭螟蟲吞却虎時如何師曰賞你大膽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僧擬議師便打曰一任舉似諸方問如何是德山棒師曰義出豐季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儉生不孝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釋迦自釋迦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彌勒自彌勒曰承師有言釋迦不受然燈記畢竟受什麼人記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臘人冰鍈彈子即且置如何是金剛圈栗棘蓬師曰我早知你吞透不下曰豈無方便師喝曰棒上不成龍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師曰一大藏教裏尋取曰恁麼則輝天鑑地去也師曰爍破闍黎面門問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沙裏無油曰烏窠吹起布毛又作麼生師曰石中有髓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安燈籠上曰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上堂夜來州中琴堂上般雜劇也有端嚴奇特也有醜陋不堪鬼面神頭亦自好笑且道笑箇什麼我觀世間人是箇大雜劇所謂文武醫卜士農工商各逞己能互相欺誑逗到臘月盡頭不覺一場敗闕具眼旁觀掩口不暇喝一喝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岸柳搖金梅破玉萬邦一氣轉洪鈞下座巡堂喫茶上堂絕羅籠脫羈鎖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咄老松源與麼說話於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要作臨濟兒孫未得在開福莫有長處麼擊拂子星河秋一鴈碪杵夜千家上堂舉松源和尚示衆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

轉放下也艸偃風行治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箇半箇驀然觑瞎頂門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老松源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壽山即不然拈起也南山起雲放下也北山下雨不拈不放時如何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上堂南泉斬猫趙州戴艸鞋而出與化法戰克賓設饡飯便行是皆發揮本有靈光要且不借別人鼻孔出氣所以前日首座說法高聳人天今朝道伴相過光揚宗眼且道山僧鼓兩片皮成得什麼邊事拍禪牀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清明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今朝正是三月六山又綠水又綠一聲款乃漁家曲山僧昨日偶爾郊行作得一偈舉似大衆華冠不整舍那衣禿帚還隨破畚箕五箇老婆三箇醜一雙紅杏換消棃下座上堂舉五祖演和尚曰諸莊旱澇不以爲憂一堂兄弟不會狗子無佛性話深爲可憂師曰重處偏墜松源和尚曰久參兄弟正路行者有只是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佛法到此平沉苦屈苦屈師曰同坑無異土克由叵耐二大老把他諸人埋向萬仞坑裏若據山僧見處黑豆法有甚難用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豈不是黑豆法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曰露豈不是黑豆法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徑山來却往天台去峯曰典座明日不得普請豈不是黑豆法者裏悟去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若也蹉過諸人性命却在山僧手裏卓拄杖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上堂藥山久不上堂院主椎鐘擊鼓分明盡底掀翻猶道一詞不措本覺據令提綱不作者般調度今朝月旦拈香撥開向上一路誰言射虎不眞枉發千鈞之弩元宵上堂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和尚道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築著磕著若向築著磕著處會得只會得祖師禪不會如來禪若向悉皆消殞處會得只會得如來禪要且未會祖師禪山僧道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性相平等且道是如來禪是祖師禪喝一喝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

盌脫丘滿散青苗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靈山會上退席五千逝多林中半聾半啞眼空四海必有商量心洞十方孰辨眞假卓拄杖絲楊陰裏戴嵩牛芳艸渡頭韓幹馬喝一喝下座上堂春日晴黃鶯鳴大藏小藏鼻孔眼睛木馬嘶泥牛舞壽山不打者破鼓便下座上堂一大藏教東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攔殺黃番綽五味拈來鑽秤鎚別有香風滿寥廓喝上堂八月秋何處熱達磨老臊胡有語非干舌醫鏃破關斬釘截鐵父子雖親不傳未是神仙妙訣喝上堂九九九釋迦老子不知有翻轉面皮伸出毛手握金剛椎碎窠臼突出無位眞人一一面南看北斗應菴老人一時遲俊未免以己方人本覺則不然九九九狸奴白牯却知有展開驢脚伸出佛手把住黃絹幼婦放行外甥虀臼鐵鞭擊碎珊瑚枝驚起土星犯牛斗喝一喝上堂正覺山前明星現時釋迦世尊與大地衆生一時成佛祖師門下蹉口道著佛字漱口三日前行不到末後太過各與二十拄杖忽有一箇不顧危亡底漢出來道本覺與麼判斷也合喫二十拄杖山僧却須分付明窻下安排何故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上堂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以本大願力示現自在法拈拄杖不是大願力卓拄杖不是自在法學起也千身彌勒放下也隨處釋迦只爲諸人眨上眉毛却入娑羅雙樹間去也靠拄杖見之不取千載難忘師得壽七十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示寂于秀之南堂

蘇州定慧大方禪師至正十六季春出世定慧時方兵興占住佛屋緇徒戚戚師曰何不休去歇去語嘿跌宕不可測識一日忽謝院事僑居靈岩華首座寮盛稱總管周侯義卿之賢且曰我將火化須侯作證明十八季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岩時蘇錄判善長賈典史天瑞從侯至山師聞欣然出迎陪侯夜話曰某將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侯其爲我證明秉吾教下衰侯念世尊付囑國王大臣爲法外護愼無忘此言至十三日復以偈寄侯曰昨日岩前拾得薪

今朝幻質化爲塵慇懃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未深信師復以偈別衆是夜禱于華乞以燥薪疊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從命龕則無有師指其牀曰此亦足矣翌晨登殿與衆僧別即升柴棚兩袖皆析燥薪得火即烈焰熾然于大火聚中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劫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熾中度數珠與華曰聊當記憶於是四衆始驚信拜禮煙焰所至多得舍利且聞異香薪盡火滅不壞者二舌根齒牙侯聞驚怛不已爲悼章二復爲建塔於靈岩別衆偈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嚼寒冰鄭明德爲之銘

明州瑞雲清涼實菴松隱茂禪師族鄭氏奉化人自幼喜習禪趺坐輒達旦年十八投杭之傳法寺希顏出家既剃落稟戒於昭慶惠律師奮志參方見南㵎泉公于雲居一夕松下經行聞巖泉聲微有所觸泉命往永福謁古林林問來作什麼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林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擬對林便打師豁然悟入林器之命居第一座逾年回浙中月江印主道場延師分座說法至正壬午行宣政院請主明之瑞雲山清涼寺一日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僧嘘一聲師厲聲便喝一住十五年後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元明艮公師之猶子也迎歸天童之此軒一日示微疾集衆訣別衆請偈師擧手自指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枕額而逝火葬有天華之祥舍利無數塔于瑞雲西岡世壽八十五僧臘七十謚佛光普照大師

溫州僊岩仲謀猷禪師謝藏主侍者上堂一默相酬雷轟電激三呼領旨玉轉珠回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著礙塞煞人拈拄杖昨夜西風枕簟秋無數蟬聲噪高樹

越州龍華會翁海禪師台之臨海人年三十棄家投徑山虎岩祝髮初詣旃檀林挂搭或見其擧止山野譏誚之師發憤即往天目參中峯求開示於是寢食皆廢久之無所入時東州居虎丘古林居開元東嶼

居寒山師出入三老之門有秊後住龍華法嗣古林
秊九十三往育王守橫川祖塔偶損左足艱於步履
日牀坐每至淸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曰和尙
一生參學至此不能受用託吟詠自遣師笑而言曰
不見大慧和尙因病呻吟左右曰生平呵佛罵祖今
乃爾大慧曰癡子呻吟便不是耶渙便禮拜旣寂火
化異香襲人

靈隱海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麻氏子秊十五出家
于邑之瑞光寺禮了定落髮受具戒初謁晦機于淨
慈一日閱眞淨語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
纏默識懸解遂謁東嶼于薦嚴嶼問東奔西走將欲
何爲師曰特來參禮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向
什麼處措足師拍案而退嶼復召至返覆勘辨遂留
執侍天曆間出世樂淸之明慶嘗示衆曰佛法欲得
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皆爲障礙何如一法不立
而起居自在乎德山棒臨濟喝亦有大不得已爾至
正間遷寶陀未幾宣政院署師名命主育王室中垂
三關語以驗來學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
子虛空無背向何緣有東西南北飲乳等四大海水
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一時罕有契
其機者居九秊退居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掩關獨
處凝塵滿案泊如也洪武六秊沐浴更衣索紙書偈
恬然坐逝世壽八十五僧臘七十荼毗牙齒目睛不
壞設利五色塔于夢菴之後

杭州徑山悅堂顏禪師出家于婺之寶林得法東嶼
初住崑山之東禪次遷萬壽陞淨慈後主徑山璽書
錫金襴法衣

明州育王雪窻悟光禪師字公實姓楊氏蜀之新都
人初出世白馬繼遷開元育王復領天童虞文靖公
集嘗贊師謂爲佛果一枝鳳毛麟角宋文憲公濂有
四會語錄序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受業於無傳久依東
嶼因參本來人有省述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
頭作麼尋驀然揪著箇鼻孔試勘元來是白丁時有
老宿睨視曰可是師與一摑由是名振叢林後主徑

山至正已卯示寂壽八十六塔陵霄東崖

建寧府斗峯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清人禮湖南絕聽祝髮參東嶼聞嶼頌俱胝豎指話言下頓悟遂上方丈呈所得嶼曰作麼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惟嶼曰既不涉思惟汝來者裏作麼師曰請和尚證明嶼曰證明箇什麼師便喝嶼俾頌狗子無佛性話師遽曰狗子佛性無戲著眼睛枯瞥爾翻身轉唵悉哩蘇嚧嶼撫而印之後結茅斗峯漸成叢席上堂顧視左右良久曰黃金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上堂玉宇霜清瓊林葉落一句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上堂舉青州布衫話頌曰昨夜三更裏雨打虛空溼狸奴知不知倒上樹梢立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喚作新季頭佛法瞎却你眼不喚作新季頭佛法折却我舌畢竟作麼生便下座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合掌而逝

檇塘明因天淵湛禪師得法於東嶼嘗依鳳山一源分座說法一日呈秉拂語曰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乍捲禺泉亭畔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鳳山指便見兩字曰有此二字便是別人說話師不覺解顏點首禮謝而退出語人曰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堂頭老漢之謂也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道人自幼具丈夫志不為富貴所奪見竺雲曇禪師示趙州無字話閱數季一日復見雲問曰生死到來時如何雲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空乃低頭問訊雲覺其異於常時再以前話徵之空又低頭問訊雲呵之曰切忌死在者裏空拈起總子曰數珠一百八不數日示微疾說偈而化火後得舍利無算

天童坦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孚中懷信禪師明之奉化人姓姜氏季十五出家祝髮為大僧竺西坦由華藏遷天童師往質疑一日室中舉興化打克賓因緣師曰俊哉獅子兒西領之俾掌維那職後出世明之觀音遷補陀詔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至正間陞中竺繼住天童

御史臺奉疏命主大龍翔集慶寺大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師宴坐一室高皇帝親幸嘉之敕龍翔為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請說偈師瞋目叱之遂握筆書曰平生為人列挈七十八季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雲畢復瞑丁酉八月二十四日也時帝統兵江陰夢師謁見問師來何為對曰將西歸告別耳帝還聞師遷化與夢符異之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龕之地于伏牛學龕之日帝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茶毗舍利如菽貯以寶瓶光發瓶外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九宋文憲公濂為之銘

天寧舜田明牧禪師台之黃巖人出家仙居三學寺聞天童竺西道望往見之西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意旨如何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西異之謂左右曰此法門爪牙也復徧參名宿古林茂竺元道東州永元叟端東嶼海咸器重之時日溪泳居天寧師相與激揚泰定初出世天台淨慧次遷仙居廣度處州連山尋隱居鴈山丞相列怯里不華強起主天寧錫號佛智普慧禪師幷賜金襴法衣師氣肅如秋嘗即中峯關室以居蓄一鶴自號鶴松主人一日鶴忽死師以詩悼之踰季師亦示寂

玉山珍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寺當晉日梁王登山謂師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既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喜復笑而言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却賜號廣慧圓悟大師

徑山伏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月江正印禪師郡之慈水劉氏子季十三禮月溪受業後參虎巖伏機緣相契蒙印可初住碧之道場繼遷育王僧問如何是千尺舍那之身師曰肥不露內瘦不露骨曰如何是丈六紫磨金色之身師曰切忌認奴作郎曰和尚且莫壓良為賤師曰山僧從來柳下惠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此意如何師曰無齒大蟲當路坐曰踈山曰忽若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山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師曰曹娥讀夜碑曰

後來明昭為他點破還端的也無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曰今日學人問和尚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未審如何指示師喝一喝僧禮拜問朝離東土暮往西天是甚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因甚向南嶽去師曰鮎魚上竹竿曰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孰優孰劣師曰兔馬有角牛羊無角曰恁麼則庭前一葉落天下盡知秋師曰知時別宜堪作闍黎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餵飯泥茶爐曰六祖踏碓又作麼生師曰兎子喫牛嬭曰一人道不識一人道不會意在甚麼處師曰鳳林叱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風吹石臼念摩訶曰恁麼則已得眞人好消息人問天上更無疑師曰水底捉麒麟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新羅打鼓大唐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鬧市裏拋碌甎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只

如楊岐祖師道踏著秤錘硬以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熱明甚麼邊事師曰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問如何是金佛不度爐師曰蘇嚧蘇嚧曰如何是木佛不度火師曰悉利悉利曰如何是泥佛不度水師曰趙州東院西曰如何是眞佛內裏坐師曰嵩山破竈墮問如何是一生二師曰元首明股肱良曰如何是二生三師曰黃河三千秊一度淸曰如何是三生萬物師曰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通曰只如新秊頭佛法還有者箇消息也無師曰樊噲踏鴻門都寺辦齋上堂雲門喫餬餠餃著帝釋鼻孔雲峯喫飥餃著憍梵鉢提舌頭諸人二時上堂喫粥喫飯合作麼生忽然餃破一箇鐵酸餡方知帝釋鼻孔卽是憍梵鉢提舌頭憍梵鉢提舌頭卽是帝釋鼻孔不見道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喝一喝請頭首上堂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旣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古人與麼道大似按牛頭喫艸雲峯則不然善哉三下板收足上蒲團脊梁生鐵鑄透過祖師關一氣轉一大藏教背手拈却

須彌山七處徵心無心可覓八還辨見無見可還夢入天宮猶未醒金鷄啼上玉闌干行化歸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趙州老人大似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山僧一出四十餘日有佛處與他錐破卦文無佛處也曾勘過歷了三州五縣逢人也曾錯舉來只是土曠人稀知音者少摘楊華摘楊華青山忽憶便歸去塵世要看還下來上堂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截斷衲僧命根撥開向上一竅牛皮靴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虗空踍跳舞三臺尉斗煎茶不同銚上堂麻三斤乾屎橛蠟人冰鷺護雪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趙州親見老南泉臨濟未是白拈賊青苗會上堂常啼菩薩賣却心肝學般若則易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難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易攝大千經卷入一微塵則難一掬之水可以漲滔天之浪一簣之土可以成九仞之山也不易也不難青山長伴白雲閒赴育王上堂拕犂拽耙幾經季鼻孔撩天不受穿業債依然逃不得又吹鐵笛過鄞州臘八上堂我觀大地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釋迦老子與麼道大似蟭螟蟲向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道曠士人稀相逢者少節點將來也是噇酒糟漢上堂舉僧問五祖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甚麼字祖曰鉢囉孃應菴和尚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沙盆師曰閩蜀同風肚裏有蟲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燈籠發笑露柱點頭雲門拈出胡餅投子道箇油油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上堂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老妙喜錯認驢鞍轎作阿爺下頷帶累多少人向者裏卜度還知諸佛出身處麼黃河三千季一度淸卓拄杖下座上堂朝忽忽暮忽忽鉢盂開口只要噇空南泉打破鍋子甘贄禮拜忝籠擊拂子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結夏小參瑯琊點出五病西院商量兩錯井蛙不足以語東海夏蟲不可以語冰霜若是揹空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莫不向刀山劍樹上鑊湯爐炭中成等正覺拔濟有情若約山僧看來也是秤

鍾藥酢喝一喝解夏上堂秋初夏末兄弟家東去西去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蓋爲人人脚跟下有條通天活路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與你把手共行豈不見雲門大師問洞山近離甚麼査渡夏在甚處湖南報慈幾時離彼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洞山次日上方丈問昨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言下大悟雲門提出倚天長劍凜凜神鋒不易洞山敢將赤身衝他白刃正與麼時如何金烏啄破瑠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昔汾陽有辨驗學人十條古林和尚擬十偈師從古林和之其辨正邪曰上門上戸數如麻來者須教驗正邪石火光中擒虎兕電光影裏辨龍蛇恐顢頇曰煩惱眞如休儱侗無明佛性恐顢頇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千重太華山巧拙眞曰八還辨見元非妄七處徵心錯認眞惠我豈無三昧力阿難讓自說天倫得用全曰西河師子坐當門擬議教伊喪膽魂一陌紙錢幷酒肉閑神野鬼競頭奔擬將來曰荊山所得非良玉

赤水求來不是珠索性一鎚俱擊碎西天胡子沒髭鬚辨作家曰疾雷震地難同避赫日當空照大千劍客相逢無別事磨礱三尺古龍泉識機鋒曰德山棒下全生殺臨濟喝中分主賓擬議白雲千萬里藍田疑殺李將軍句內明眞曰當陽突出囫圇句按下雲頭仔細參無足僊人劈胷踢無言童子口喃喃與宗用曰宗說俱通體用全拋來栗棘與金圈看他吞透不得底空作楊岐直下孫賛師機曰白拈手段少人知板齒生毛老古錐臂膊幾曾從外曲倒拈禿帚畫蛾眉總頌曰衲僧須透祖師機大道堂堂達九衢十聖三賢明此旨森羅萬象轉靈樞奪將石像手中劒抉取驪龍頷下珠捉敗汾陽與浮佛禹門三級化龍魚至正間奉旨金山建水陸大會命師陞座說法特降御香綵段晩季菴居榜曰松月自號松月翁

杭州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者箇是色卓一下者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道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敕諡佛慈法喜禪師

雙林闇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蘭溪倪氏子誦楞嚴至如標月指豁然有省參雙林正菴菴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牛頭喫艸後出世徑山臨示寂書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泊然而逝

西白金禪師法嗣

金陵保寧敏機覺慧禪師吳興人得法西白金公出世嘉禾之祥符復分座于天界尋主保寧宋文憲公濂嘗爲師作沖默齋記

時菴敷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佛鑑簡菴希古師顯禪師嘉禾李氏子季十七依萬壽天宇淨公受業後字住臨江西華師侍行室中因緣不契憤然走靈隱謁時菴菴問那裏來師曰江西菴曰曾見馬大師項相否師曰千季桃核裏覓甚舊時仁菴領之命居擇木寮後因狗子無佛性話有疑請益菴菴曰待冷泉逆流即向汝道忽一日有省詣方丈曰冷泉逆流也菴曰見什麼來師曰

千峯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菴喝曰脫空謾語漢三十季後落節去在師拂袖便出後住杭之崇福徙萬壽永樂中徵修大典師應詔事竣敕主淨慈宣德壬子忽語衆曰吾行矣命浴更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兔走危坐而寂

＊倒當作到

天界曇禪師法嗣

金陵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吳興人參覺原於天界原舉桶箍爆因緣問之師擬議原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師言下大悟洪武初詔住靈谷示衆舉長慶道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道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屬當行家曹溪波浪如相似那得兒孫若稻麻有續刻聯珠頌古行於叢林

少師姚廣孝題師像贊曰以此見定巖指槐爲柳不以此見定巖認辰作斗若然則何以見定巖也廓太虛而爲量湛秋水以爲神其於說也無說而說其於聞也無聞而聞行猶霜潔貌若春溫榮頌非常之亘刹欽承莫大之鴻恩名無遠而弗屆德不孤而有鄰吁是誠可謂先龍翔新大中之嫡孫也耶

天界泐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佛朗湛然自性禪師雲陽韓氏子出家於溧陽泓溪慧照菴禮慧海智公爲師一日海問父母

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自此懷疑蘊襟七秊時與旌川艸菴一幻生謳友善切磨激發二公之力居多菴一日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問師師擬議菴擘脊便打師憤然徹夜不睡天明忽聞敲火筯作聲豁然洞徹乃謂菴曰夜來公案今日要與汝決斷菴握拄杖問句歸何處語未絕師劈手奪却拗作兩橛擲向窗外曰別處燒徑入堂去臥幻聞特來問曰且喜性兄大事了畢也師喝曰賊不打貧兒家一日問菴祖意教意是同是別菴曰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師曰我且不問他後謫天界全室室中舉似曰某昔年曾問一師友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他道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今日請和尚決斷室曰病翁秊來腕無力拄杖牀頭且靠壁師曰有人不肯和尚與麼道室拈拄杖打曰待他露柱眼自開鋏蒺藜槌當面擲師便禮拜後出世里之普光洪武十五秊遷常州永慶公選住撫州疎山復被旨住持天童僧問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曰盌脫丘曰恁麼則昔時大慧今朝佛朗也師曰莫認六龍

城作舅家曰的旨師分付回程事若何師曰急須吐却上堂一即三三即一是聖是凡分不出木人著錦衣石女風流急慣操沒絃琴能吹無孔笛深深海底行高高峯頂立露柱來稽首虛空齊應拍萬象側耳聽大家笑一擲且道笑箇什麼笑飯籮裏餓死人不肯自家開口喫饒你到三十三天本來饑苦爭消得卓拄杖曰吽吽便下座上堂今朝十月旦衲子修冬辦撥開爐焰火更莫問柴炭渴飲銅汁羹饑飡鐵釘飯大衆還知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麼到與麼地不可躲懶卓拄杖下座謝頭首上堂布毛總吹化現無邊華藏世界金槌在握縱擒一切諸佛如來撲碎茶甌遍地金聲玉振掣漏燈盞觸處耀古騰今兔角杖挑大千日月龜毛拂轉塵劫法輪還見佛國山踍跳撞破汝諸人鼻孔戳瞎汝諸人眼睛麼喝一喝春風夏雨應時來李白桃紅次第開上堂去秊今日居楞伽山彼四衆喜此處少一人今秊此日居佛國山此四衆喜彼處少一人擊拂子一身爲無量身無量身爲一身行則普天普地行坐則一切坐說甚

麼東西南北他方此界檢點將來猶在化城且道寶所一句作麼生便下座上堂貪瞋癡戒定慧戒定慧貪瞋癡無明解脫知見解脫知見無明一切衆生諸佛諸佛一切衆生月落山無影風來樹有聲大千無對待露柱鬧縱橫喝一喝下座上堂今朝十月初一衲子備炭開爐汝善知時識節吾不耆也之乎生佛已前茅艸令滿風自在滿皇都一日有一峯寧和尚會下數僧到師問汝等是一峯和尚弟子否僧曰是師曰借問汝家事得麼曰得師曰錯復問峽富山前三艸二木晝夜作師子吼是一峯語否曰是師復曰錯僧無語師曰汝等何得五戒也不持䆴季退歸普光

淨慈德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無文本䆓禪師四明定海人姓謝氏季十四出家於郡之五臺寺剃染受具嚴習毗尼聞孤峯旺化保寧往叩一日峯問曰聞汝和梁山十牛頌試舉看師擬對峯遽掩其口曰牛在甚麼處師曰已犯和尚苗稼了也峯曰未在更道師掩耳而出峯異之命爲侍者時仲芳倫公退居寺右新菴師往來決擇至正二十六季開法姑蘇覺巖一瓣爲孤峯嗣洪武中宜興靜樂院請師易講爲禪未幾詔徙蔣山禪寺于孝陵之東賜額靈谷敕物外仲義禪師住持命師居第一座爲衆表率洪武二十八季補靈隱居五載一日示微疾蒙室範堂洪俟問值師氣喘洪曰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和尚作麼生師竦身曰喚甚麼作十二時辰洪曰爭柰氣急乎師震聲一喝問左右今朝是幾日曰二月二十七日乃索筆書偈曰吾季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飛來小朶擲筆泊然而化闍維頂骨不壞舍利無算門人宗衍等斂諸不壞塔于雙桂菴分爪髮瘞于靜樂

止巖成禪師法嗣

衢州烏石傑峯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自幼好禮佛塔弱冠棄家投蘭谿顯教寺薙染受具足戒謁古崖石門斷崖中峯諸大老佩受法訓棲止南屏三季不踰戶限時止巖成倡道大慈師復往謁巖舉南

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茫然於是仍返南屏一夕聞鄰僧誦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眞豁然如釋重負乃曰佛法元在目前人自遠之耳即述偈曰時時覿面不相逢喫盡孃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走見止巖巖纔見便喝曰何處見神見鬼來師曰今日捉了賊也巖曰賊在何處師便喝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師曰徧界明明不覆藏巖拈竹篦師便掀倒禪牀巖曰敢來者裏捋虎鬚連打三下因命爲侍者後出世里之烏石遷廣德石谿開堂日僧問遠離烏石嶺來赴石谿山開示人天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曰與麼則覿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然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那箇心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甚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夜夜波心月色明曰記得傅大士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此意如何師曰切忌當面蹉過曰與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此事且止記得經中道大富長者即是如來爲復是累劫中來爲復是今生契證師曰淵深華落遠山高樹影長曰今日直心居士捐捨家貲營建石谿道場請和尙居住是同耶是別耶師曰師子吼時艸紅綠象王行處百華紅曰既然如是得何果報師曰生生歸佛地世世樂人天上堂大道無形離名絕相不勞修證豈涉言詮一千七百祖師關仔細看來只者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若欲掃去葛藤截斷露布直須向黃面老子方欲拈華之際金色頭陀未曾微笑之時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免使後代兒孫行棒行喝竪指擎拳現出萬種形儀千般伎倆山僧今日更不指東畫西直截與諸人通箇消息良久曰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洪武三季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

天寶樞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逆川智順禪師溫之瑞安陳氏子母奉智

者大師像甚謹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遡江流而上曰我當爲汝子寤而有娠師生而美質宿成脩然有塵外志年七歲從仲父沙門慧光于崇興精舍及長受具徧歷義海忽棄去入閩參天寶鎮關求依住關叱曰丈夫漢不于大叢林相頡頏乃思局此耶抽身便入師下且過悲泣關聞乃命參堂師由是壁立萬仞晝夜不辨踰月因如廁覩中園瓠瓜觸發頓覺大地平沉見關求證關曰此纔入門耳向上一著則千里萬里又踰半載一日忽厲聲告關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關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地上輥鋪屋上瓦覆關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師曰鷂子過新羅關曰錯師亦曰錯關曰錯錯師禮拜而退俾典藏鑰尋命分座說法關趨寂師繼領院事未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塔由建業回浙旋返永嘉開報恩于瑞安遷主江心復開歸原于平陽朝廷賜院額及金襴袈裟號佛性圓辨禪師平章燕只不花鎮閩請住東禪雪峯洪武初詔徵有道高僧十人于鍾山建會師應詔命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至南還陞主淨慈六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

縉雲眞禪師法嗣

五臺山壁峯寶金禪師乾州永壽人族姓石爲邑名胄父母崇善有桑門授以觀音像未幾生師誕時白光盈室父母異之甫六歲即命出家薙染後徧歷講肆忽嘆曰三藏之學皆標月指耳遂更衣謁如海眞公于縉雲晝夜精勤偶擕筐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眞曰入定耶師曰然眞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眞曰悟處如何師舉筐示之眞曰不是師置筐于地拱手而立眞又曰不是師便喝眞擱胷擒住曰道道師揑拳便築眞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師由是脅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眞求證眞不諾師掀倒禪牀而出翌日復見眞眞于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眞復畫一圓相師于圓相中畫一畫又拂去眞再畫一圓相師于圓相中畫十

字文拂去眞復畫如前師于十字隅作卍字文拂去眞總畫三十圓相師一一具答眞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莂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嘗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曰此祕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後師遊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爲答曰一切不爲言訖而沒叩同行者皆不見或謂文殊化身云師因就山建靈鷲菴以待方來僧俗聞風千里繈趄常至萬指至正間召入內廷値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上驚嘆賜金襴伽黎明秊禱雨輒應敕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洪武初高皇帝卽位明秊燕都平詔師至京住大天界寺問法稱旨辛亥設普濟會于鍾山命師涖其事賜伊蒲饌上親幸臨御翰賜詩寵賚優渥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衆言別弟子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尙爲故紙吾言何爲端坐逝瞑目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茶毗舍利成五色齒舌皆不壞

續燈存稿卷第七

續燈存稿卷第八

明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四世

天目本禪師法嗣

婺州烏傷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越之蕭山人族姓董年七歲從諸父比丘曇芳于富陽法門院十九薙髮受具戒學律于靈芝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中峯和尚適在座遙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峯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峯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法要峯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脊不沾席者三年一日往望亭聞雀聲有省亟往見峯具陳悟由峯復叱之師憤然歸夜寂忽鼠翻食貓器

墮地作聲恍然開悟復往質峰峰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貓飯峰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墮峰乃微笑顧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隱天龍之東菴笑隱主中竺力薦起之江浙行省丞相脫歡公領宣政院事亦遣使迫師出世師皆不諾居亡何諸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爲時所容遂杖錫踰濤江而東至烏傷之伏龍山如會蓮華乃卓錫巖際誓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時泰定丁卯十月也初山有禪寺名聖壽荒廢已久當師入山鄉民咸夢異僧來遂相率披蒙茸以訪見師晏坐不動各持食飲之物獻之大姓樓君如浚樓君一得共爲伐木構精廬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鑑普濟大禪師并賜金襴法衣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野馬入牛欄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在西天曰來後如何師曰在東土問如何是佛師曰今日好雨曰如何是道師曰此去義烏不遠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當胷叉手問他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堂上坐來日正午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有時歡喜有時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無佛祖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艸裏臥曰甚麼人騎得師曰無髭鬚胡子曰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賣油婆子水梳頭曰德山棒臨濟喝意旨如何師曰惡人先做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力豎拳頭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口開不得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如何是相見底事師曰烟熏黑漆桶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舉拳示之曰辨後如何師曰你主在甚麼處師因官人見貓兒問貓兒喫肉否師曰不喫肉只喫老鼠曰善知識如何容得他師曰教官人莫來不得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糞掃堆頭生茗帚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淨頭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
是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曰如何是人境俱
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僧禮
拜師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上堂轉山河國土
歸自已則易轉自已歸山河國土則難拈了也父母
未生前道將一句來示衆今朝初一上殿已畢喝囉
怛那西方日出示衆擧德山拓盋因緣拈曰末後句
子德山巖頭雪峯總跳不出乃喝一喝大丈夫當爲
眞王何以假爲示衆良久曰大衆會麼會則事同一
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臨濟和尚道我在黃檗喫六十
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喫不知誰爲
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與僧僧擬接濟
便打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諸人近傍處豈常
情之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
無明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
古人云臨濟之道將墜于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
生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示衆擧傅大
士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

居止分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者語
聲是玄沙曰大小傅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
聰曰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保寧勇曰要眠
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溼却嘴大海
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哩哩哩囉哩師曰
三尊宿大似徐六擔板傅大士又俗氣不除若論向
上宗乘總欠悟在且道無明具甚麼眼目不見道直
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示衆今朝臘月二十五
雲門一曲曾無譜爭似無明調轉高等閒唱出千山
舞大地爲琴虛空爲鼓拍拍相隨聲聲相助汝諸人
須聽取白雪陽春何足數箇中端的孰知音寥寥永
夜松風度示衆擧瑯琊覺禪師曰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和尚拈曰作賊人心
虛雖然如是恩太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
作世諦流布簡點將來總欠悟在無明見處也要諸
人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響示衆擧文
殊普賢起佛見法見世尊威神貶向二鐵圍山師曰
大衆不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鐵圍山麼世尊

也是憐兒不覺醜示衆江月照松風吹面面靑山展
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僧無法說爲汝諸
人立片時示衆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
意日午打三更諸禪德臨濟大師四簽塌地了也乃
喝一喝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那箇是照那箇是
用又喝只者是賓只者是主只者是照只者是用又
喝且不是賓且不是主且不是照且不是用是箇甚
麼又喝進前求解會特地斬精靈示衆龍門水急一
句截流茅屋風高千山起浪三世諸佛望風結舌六
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尙仰羨仰羨是汝諸人
旣到者裏作麼生與無明相見驀拈拄杖與麼與麼
人境俱奪不與麼不與麼照用同時卓一下龍生金
鳳子衝破碧瑠璃喝一喝示衆舉調達謗佛生身陷
入地獄佛令阿難傳旨汝在獄中安否達曰我雖在
獄中如受三禪天樂阿難曰汝還求出否達曰我待
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
分達曰我豈有出地獄分師曰臨危不悚眞大丈夫
示衆世尊拈華眼裏撒沙迦葉微笑全身落艸達磨

面壁皇天苦屈二祖安心老鼠居金德山行棒莽莽
蕩蕩臨濟下喝輿鹽止渴潙山水牯泥裏洗土仰山
插鍬性命難逃俱胝豎指是何道理雪峯輥毬老不
知羞石鞏張弓誑謼盲聾趙州勘婆大有誵譌玄沙
未徹話作兩橛者一隊不喞嵧老凍儂生前鹵莽死
後顢頇罪犯彌天髑髏徧野無明忍俊不禁與渠一
坑埋却拈拄杖卓一下直得十方世界風凜凜地法
堂前何止艸深一丈汝諸人且道向甚麼處出氣良
久曰擬心湊泊二鐵圍山放之自然七穿八穴復卓
一下客至上堂披衣登法座道者是高僧將謂多奇
特元來百不能西風吹細雨落葉滿空庭有客來相
訪靑山自送迎日本國請法衣上堂舉石門聰曰西
天二十八祖盡得傳衣付法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
多只傳其法不傳其衣無明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
之法衣人能弘道故謂之法身無處不徧無處不明
故謂之法眼高峯老祖法衣一頂今春對衆請與高
麗國金剛山供養去也幻住先師法衣一頂我得來
三十年矣如今大拙首座又要請歸供養雖然如是

從上諸祖各各有三十棒分無明亦有三十棒分衆中莫有下得者般毒手者麼有則出來下手看如無他時後日不得向背地裏叫苦叫屈擊拂子下座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六弟子用陶龕奉全身塔于青松菴

蘇州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府廬陵人族譚氏受業禾山得法中峯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竟傳箇甚麼師曰脚赤蹄門與你三十棒了也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曰浴院裏燈籠笑破半邊口曰莫便是學人轉身處麼師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曰今日多幸得聞師子吼也師便喝僧禮拜師曰拜則任你拜者一喝不曾倒地在問如來一音說法衆生隨類各解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蝦蟆踍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越祖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曰杜撰禪和華嚴會僧問無邊剎境自他不隔于毫端既有自他如何不隔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既有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曰此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尚直譚教文師曰山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眞法界十種玄門還有自他終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既無許多骨董畢竟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說華嚴曰離却法界玄門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裏曰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贓你三文買艸鞋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裏不打有問即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問禪門一派分為五宗其間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曰臨濟一宗兒孫徧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鮫蹴鸊鵜脚白鷺驚飛上樹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身三步示衆趙州道箇無字開口見心肝因甚諸人自生障礙有僧請益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為甚狗子獨無

師曰莫說狗子直饒你問他釋迦彌勒還有佛性也無他也道無僧曰趙州禪在口唇邊因甚只會道箇無字師曰趙州見處只到者裏僧曰和尚不肯趙州那師曰是僧曰趙州古佛和尚因甚不肯他師曰趙州在那裏隨後便喝示衆諸方有海蠡禪海蚌禪鎖劄禪老僧者裏却是水上葫蘆禪觸著便動捺著便轉活鱍鱍地無你柰何處昨日一陽來復見說生根了也諸人為我提起看示衆有時伸出佛手有時放出驢脚錯有時拍禪牀有時擊香桌錯有時舌生毛唇生醭拄杖長年靠壁角臨濟德山鼻孔一時穿却錯諸禪德向者三箇錯處認得老僧請你喫無麫飥飥示衆佛祖行不到處行取一步佛祖說不到處說取一句召衆曰一舖是九里三舖廿七里者箇是佛祖行不到處老僧行到今日初三明日初四後日初五者箇是佛祖說不到處老僧說到喝一喝寧與有智人厮罵莫與無智人說話示衆臨濟大師道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師拈拂子搖曳曰我者裏也是活底要用便用一切臨時且道

與臨濟底是同是別擊一擊擲下曰臨濟大師猶欠者一著在示衆舉譬如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惟有尾巴過不得師曰者箇是東山演祖不了事處老漢參方三十年也有兩件不了底事是甚麼兩件事饑來要喫飯困來要打眠示衆跛者命在杖濟者命在舟有來由沒來由一身還有一身愁衲僧門下奪食驅牛擬著眼看便與閉却戶牖擬開口道便與塞却咽喉夜廊無月不點火露柱從教撞破頭示衆慈悲不是佛忿怒不是魔明州布袋橫拕豎拕人人自屎不覺臭淨潔地上正好放屙金窠艸窠相去幾何歲寒落葉無人掃一任門前堆積多示衆天如老漢一箇獃僧爭柰諸人認他不著道他卓卓巍巍他却磊磊磕磕道他磊磊磕磕他又卓卓巍巍或時做善知識模樣談玄說妙或時現三頭六臂發瞋發惡如是等處一一認他不著殊不知老漢不在諸人眼睛裏却在諸人鼻孔裏諸人不信伸手摸看總饒摸他不著也摸著自家鼻孔示衆舉臨濟大師道我在黃檗先師處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師曰好箇

頑皮癩骨不知痛癢底麤漢何似近代兒孫箇箇皮
下有血動著他絲毫不得也奇哉示衆舉百丈野狐
因緣師曰前云不落後云不昧引得野狐隨羣逐隊
喝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前後五百生一時粉碎示衆
釋迦老子推不開達磨大師趕不出引得一晦之田
三蛇九鼠盡道呼蛇易遣蛇難拍膝曰有甚麼難家
有白獰之圖必無如是妖怪示衆女子臨出嫁時治
家作活之法一一請教父母惟有生子養子不待教
而自能所以俗書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誠哉
近代宗門衲子則不然先學說法然後學做佛寧可
不做得佛不可不會說法怪哉師不住山居恒隨機
開導行省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江浙諸名山
堅却不赴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構地結屋如叢
林規制名師子林居十有三年道價日振至正十四
年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號兼賜金襴
法衣示寂後塔于水西原
日本國建長古先印原禪師本國相州人姓藤氏藤
爲國中貴族師生有異徵年十三父母願捨出家剃
染受具戒慨然航海南詢初謁無見于天台見指往
天目參中峯峯命給侍師屢呈見解峯呵之曰根塵
不斷如纏縛何師退而悲泣食寢俱廢峯憐其誠因
語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
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
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
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
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虗妄塵
勞皆非究竟師聞不覺悚然汗下一日有省趨告峯
曰印原撞入銀山鐵壁去也峯曰既入銀山鐵壁來
此何爲師釋然領解峯因囑曰善自護持復參虗谷
陵古林茂東嶼海月江印諸老咸以師子兒稱之會
淸拙澄公歸國載師同返遐邇欽敬初出主甲州之
慧林歷遷八刹後住相州之建長一日示疾謂侍者
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乃曰吾塔已成未書額耳大
書心印二字端坐而逝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讚語
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
逢是何面孔世壽八十僧臘六十七

般若誠禪師法嗣

建寧府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貴溪丁氏子依末山本公受業後參絕學發明宗旨流寓江淮垂三十年思得佳山水結茅歸隱慕武夷幽勝遂入閩初主南浦之天心泰定元年建陽籌齋德懋洎長者陳益宗捨園作菴迎師開山勅額大覺妙智室中每舉狗子無佛性話鉗鎚勘驗不少假借結制上堂仰山結制尋常活計眼裏放光鼻孔對氣過饑而餐過困即睡諸方撒土揚沙高仰心空及第上堂九旬禁足又過一半心地未明如寧火鑽光陰莫虛度了却閒公案平地無端捉得賊老僧出來為汝斷解夏上堂九旬禁足特地成錯三月安居無繩自縛布袋解開乾坤寥廓放去若龜毛收來懸兔角試將兩眼挂虛空一陣涼風生殿角小參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見本來人還有會得本來人底麼良久曰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師生于至元乙酉寂于至正壬辰說法二十九夏住世六十八秋全身塔于本山

智者義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婺之蘭谿趙氏子年十歲依寶石演法院秋潭受業十四祝髮二十參方時了然義禪師弘大辨之道于智者寺師往叩機鋒觸發旋命侍香東暘主道場招師掌記復見南楚於雙徑分座說法至正乙未出世西峯淨土戊戌高帝親帥六師至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甲寅遷淨慈一日示微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世壽六十有四僧臘五十有三會語錄

淨慈林禪師法嗣

杭州止菴德祥禪師本郡人與同菴俱為平山嗣德業風雅為時賢所重一日將涅槃眾請說偈師忽倚座曰者一隊嗆酒糟漢我爭如你何竟趨寂徑山莊公有師半身像贊曰一提鉗斧六坐道場道傳正續名動諸方駕慈航暫遊笠澤懸慧日久駐錢塘龍淵之龍奮迅鳳臺之鳳翺翔既據誠而關大教益垂手以整頹綱全身雖不露徧界莫能藏百千三昧毫端現四海叢林話轉長

金陵天界同菴易道夷簡禪師洪武十一年主南屏

淨慈兵燹之餘殿堂鐘鼓爲之一新父子繼席傳爲盛事二十五年奉旨陞主大天界寺

海門則禪師法嗣

湖州弁山白蓮南極懶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住海昌淨妙寺謁天眞發明別傳之旨韜光晦迹交聘不赴宼居弁山之白蓮示衆萬法歸一無孔鐵鎚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幷此土靑州布衫重七斤寒巖古木瑤華春仁者殷勤問端的孃生鼻孔從來直倘然言下解知歸九九方明八十一後退歸淨妙示寂塔于弁山之南阡所著有南極語要

華頂睹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郡之麗水人族吳氏年十五從禪智寺空中假薙髮越數夏出遊七閩徧歷諸方無可其意者旋還里之白雲因澄禪師故基築室以居名曰福林後詣浙西參靈石芝于淨慈復謁斷崖義於西峯俱不契聞無見說法華頂往叩之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見曰待娑羅峯點頭却與汝道師擬進語見便喝師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華開芭種後葉落立秋前見曰我者裏無殘羹餿飯師曰此非殘羹餿飯而何見頷之遂服勤數載辭去見囑曰昔南嶽受大鑑記莂後得馬祖授以心法鍼芥相契不在多言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眞正見解著于行履方爲報佛深恩耳師佩服久之復往長沙見無方普雲居謁小隱大至正甲午還福林尋主龍泉普慈遷武峯國朝洪武己酉詔徵天下高僧建法會于蔣山師應詔會事戒嚴還至杭杭人奉居虎跑秋趨華頂明年春示微疾仍回福林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三闍維舍利五色齒牙數珠皆不壞建塔瘞于院西

天童一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杲菴敬中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依天童左菴芟染久之不契出遊參了堂于天寧堂問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爲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搣勢堂曰敢來者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舉庭前柏樹

子話師撥開口堂劈口便掌從此悟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洪武二十六年詔徵天下高行沙門師應詔對揚稱旨是年秋銜命祀廬山禮成詔主徑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迴空院靜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太平時代自由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鷂子點天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僧曰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僧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師曰情知你不是好心師嘗勘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僧曰某甲不是奸細師曰也須勘過始得僧曰和尚莫倚勢欺人師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便掌一僧曰久聞和尚有此機要師曰山僧失利一僧問承聞和尚有打點之機是否師熟視曰汝來自首那僧曰學人掀倒禪牀去也師曰汝是甚處人僧曰高著眼師曰者依草附木底精靈師一日問新到曰我者裏虎狼塞路荊棘參天上人到來有何忙事僧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入門一句則不問脚跟下艸鞋甚處得來僧擬議師便喝又問昨離何處僧曰廬山師曰不勞再勘師鉏艸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師舉起钁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钁頭曰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問騎虎頭收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僧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問九重天上承恩澤五嶽峯頭據祖關四海禪流齊側耳願聞一曲萬年歡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曰與麼則過量人明過量事太平時唱太平歌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和尚遠辭京國近到徑山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待盋盂峯踍跳即向汝道曰適聞疏中道千年枯木逢春一代曇華現瑞可謂誠實之言師曰汝用許多心識計較作麼曰龍象筵開當此日等閒掣取錦標歸師曰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僧請益師曰汝自己分上少箇甚麼却來請益僧擬對師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盋盂口向天曰此是古人底師曰老僧用得恰好曰如何是奇特事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學人不曾師曰至

今將不去留與老農耕問如何是道師曰木落崖石出日只如先德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意作麼生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舉雲門大師曰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曰恁麼則堂中上座有長處門曰蘇嚧蘇嚧師曰雲門與麼道雲居則不然平地上活人無數入得荊棘林是好手忽有人出來說長說短拈拄杖劈脊便打何故水流溼火就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示衆夫爲宗師者不得已垂示一言半句無非爲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譬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飾語言誇耀後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之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約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緇素始得珍重上堂觸目不會道運足安知路古人與麼道大似勞而無功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驀拈拄杖卓一下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下座浴佛上堂眞佛無形浴箇甚麼毗藍園裏妄見空華雲門令行不到今日驀拈拄杖召大衆曰今日事作麼生昆明池裏失却劍曲江江上撈得鋸卓拄杖上堂老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鉏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攛播堆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穜林檎上堂舉盤山和尚曰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曰二尊宿弄物不知名各與二十拄杖不見道見義不爲何勇之有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問曰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撤退果卓師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甚麼處便與掀翻果卓亦使洞山知有宗門向上爪牙今日兒孫不致寂寥雖然也須脚踏實地始得拈拄杖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上堂

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一暗一切暗一明一切明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同聖人到者裏塵勞煩惱菩提解脫縛作一塊且道非非想天卽今有幾人修因證果拈拄杖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日從今日始拄杖子亦從今日始卓拄杖擊碎三玄三要門普天匝地淸風起上堂擧玄沙因鼓山至畫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沙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尙又作麼生沙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山曰和尙爲甚恁麼道得某甲恁麼道不得沙曰我得你不得師曰玄沙與鼓山難兄亦難弟若要出得者箇總欠悟在雪竇曰只知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緇素眼何在驀拈拄杖畫一畫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浴佛上堂擧藥山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乃問曰汝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曰藥山能縱不能奪布衲能奪不能縱總未具超宗眼在黃龍南禪師曰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擧早是錯下名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着請浴佛者箇那箇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顢頇擊拂子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永樂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示寂于不動軒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五闍維煙焰所至舍利如貫珠塔于夌霄之陽

壽昌源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初住瑞巖後遷天童有侑宏聖禪師辭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樹斯大法之功于古今聖人出興作百世師千載一時惟師得之巍巍窣堵鎭茲東谷洞上一宗眞規復復昭告菲詞深勒崖谷願師再來爲法作則

天界信禪師法嗣

溫州江心覺初慧恩禪師久依字中信中居護龍河上師嘗分座說法後中示寂師出世建業之聖泉次遷永嘉雅山未幾江心虛席牧守疏請師主之所著有三會語錄

徑山悅禪師法嗣

越州悲谿定水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人姓王氏生而穎異自幼有脫塵志至正二年于邑之西方寺祝髮走雙徑謁南楚久之乃得證入命掌內記無何避兵會稽遂主慈谿定水煥然起廢以干戈間阻不能省母作室于淵東名蒲菴取陳尊宿義遷鄞之天寧杭之靈隱示衆舉城東老姥不欲見佛因緣頌曰佛身光現紫磨金大地羣靈悉共欽兩眼生來不願見老婆眞有丈夫心學文殊維摩各說不二法門頌曰妙喜天中問疾過機先勘破老維摩刹塵常說虛空聽一默相酬早是多學文殊令善財採藥頌曰是藥拈來會得麼神方不必問耆婆若言殺活全工巧大地羣生病轉多舉馬祖遣人送圓相上徑山頌曰緘回特地謝殷勤海月山雲見處親莫怪南陽太饒舌乾坤誰是不疑人學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頌曰一幅冰綃五色新玉梭巧織鳳池春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舉百丈侍馬祖遊山野鴨子飛過頌曰野鴨羣飛過去忙馬師見處只尋常直饒扭得鼻頭破也是喪車後藥囊舉石鞏張弓接三平頌曰石鞏何曾解挽弓還他有力獲全功蒿枝不用施金鏃射透須彌百萬重一弓兩箭了平生未發機先毒已萌殺活要須親破的扣弦三下是虛聲學靈雲見桃華玄沙未徹頌曰盡向長安踏早春紫騮隨處逐芳塵年年歌管東風裏解識桃華有幾人洪武元年以高僧徵召至京賜食內庭慰勞優渥適建鍾山大會勅師陞座說法復命蜀王椿從師問道師答蜀王問參禪法要曰禪宗正脈以心傳心單提徑示直接上根不涉言詮不存知解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見卽便見了卽便了得卽永得一聞千悟獲大總持用而無盡體不可窮若乃展轉思量取捨分別悉屬邪禪邪道非菩提智生死到來總用不著是則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良由自證匪假他求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其接二祖可大師祇是點示心體使之自悟及徵所得乃曰了了常知言不可及達磨方與印證曰卽此是自性淸淨心更勿疑也當時二祖所言知字正是親證

心體盡心是名以知爲體此知乃靈知之知具含衆妙性自神解不藉緣生不因境起不是作意運想思慮而知直是眞淨明妙虛徹靈通徧應無窮了然常知衆生由迷此知卽起我相若了此知刹那成佛大抵亙古亙今通凡徹聖別無異法惟是一心此心卽法法外無心此法卽心心外無法豈不見文殊師利告妙德菩薩言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沉淪首楞嚴經亦曰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我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知欲證菩提卽心而已離心無佛離佛無心了了識心惺惺見佛此實妙明眞覺圓照無礙非智可測惟證乃知大凡參學日用心體不明爲境所轉妄生顚倒心體若明如晝見色分明無惑故先德曰若心馳散卽當攝來令住正念其正念者當知惟心無外境界卽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

不可得故又曰迷時人逐法悟了法由人盡迷時是執心爲境被境所奪法有千差悟時是了境卽心塵塵合道法法全眞出沒卷舒一切由我爲是從上已來禪門相傳單提直指總無許多言解但了卽心是佛頓紹祖位便坐覺場如迦陵鳥在㲉而聲壓羣禽似好堅樹出地而高升衆木且如大乘頓教頓修之人一念不生卽名爲佛豈論積功累德劫號次第而後爲證果哉蓋一切衆生心本是佛以妄念起故乃爲衆生若一念妄心不生何爲不得佛又如華嚴經云佛子無一衆生不具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卽得現前此吾祖所謂圓解圓修一超直入而功高累劫者豈誑語耶但今時人多信不及見不親行不到若信得及見得親行得到晝夜心無間斷寤寐一如返照靈源眞性顯現無法不達無理不融自然應用普周縱橫任運到者田地不愁佛不解語雖在生死常入涅槃雖處塵勞常居淨刹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菩提不修而自成煩惱不斷而自除境智雙泯

情謂俱忘當體卽眞一心不動今殿下宿具正信佛法緣熟識詣見超心體巳明有大力量不用堆堆兀兀竟日窮年但只圓解圓修於出入起居語默動靜乃至應事接物發號施令一切處一切時念起卽覺常覺不昧澄慮忘情久而自契此三祖所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又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於此直下薦得徹去則是無爲而爲無修而修無得之得無功之功無證之證最爲切當最爲省要昔閩王請羅山閑禪師開堂演法山陞座方收斂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山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看他羅山作家不假言說而閩王天鑒自出常情後來洞山聰曰羅山忍俊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此古人直捷指示處宗眼明白與衆不同正所謂相逢不拈出擧意便知有豈在揚眉瞬目鼓脣動舌耶貧僧慇懃切怛早是畫蛇添足冒瀆睿聽然蒙賜罔不容緘默冀國政之暇大圓照中少加垂覽亦見靈山宿願不忘祖道不墜至幸也復答晉王問禪要曰二月二十日敬奉令旨示諭佛法自心所得者敢不披露愚衷僭陳萬一殿下以菩薩應身乘願再來弘護佛法善世利生於統理國務之暇常切究竟佛祖一大事因緣此實不忘本願故也但於日用放捨諸緣休息萬念念起卽覺常覺不昧行住坐臥飮食起居應事接物看得力不得力勿隨事物轉涉他機境益世間萬事萬理皆出於心心若了時無法不了所以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知心無自性緣起卽空不用多工最爲省要法華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經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先德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此乃佛祖直指示人處若日用工夫目前事物莫管他是善是惡是逆是順是淨是穢譬如寶鑑當臺洞照姸醜物來卽應物去不留不要起一念分別揀擇心亦不要問他靜時鬧時苦時樂時盡與盡力眞實做去若到無理會處却是好消息便與一時放下忽然知解兩忘人法雙泯卽是大休歇大自在大安樂時節也昔有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

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所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尊者卽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此叟是究明自性底榜樣殿下宿具般若種智必能照了奚俟鄙言惟大圓鏡中以心印心羣生幸甚佛法幸甚後坐胡黨被逮受極刑時年七十餘矣物論哀其無辜嗚呼其定業若是耶所著有蒲菴集及蒲菴外集

靈隱明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休菴無旨可授禪師台之臨海李氏子年十二從季父沙門仲智于石門寺十九得度爲大僧參普覺于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至元六年出世台州安聖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眞如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坐十三夏洪武六年杭之中竺以府僚之命請師主之至則淨慈諸勳舊相與力爭屢卻不聽不得已強居二載撾鼓告退一日示疾召左右曰吾逝矣左右進觚翰師麾去曰吾宗本無言說泊然而寂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火浴齒牙貫珠不壞設利光瑩色如金晶其徒斂諸不壞幷遺骼歸龍華塔而藏焉

祖芳聯禪師法嗣

杭州普明立中成禪師郡之錢塘人姓孫氏年十三投慈光若山出家首謁祖芳一日室中舉臘月火燒山話師呈頌曰白雲迷卻舊行蹤臘月燒山火正紅忽地慈風來扇發冷冰冰處煖烘烘聯器之後於北郭建普明寺以接方來未幾請歸慈光正統辛未六月十三日上堂說偈曰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著後年事後年記著今朝日至癸酉如期坐化壽八十三荼毗舍利無算建塔于普明

杭州淨慈照菴宗靜禪師號恬軒叟郡之高氏子自幼薙落本山適祖芳聯領院事師依之久乃得旨旋典藏鑰永樂辛卯應選出主護國尋遷雪竇無何僧錄以淨慈虛席舉師補之丁卯朝廷頒賜大藏師詣

闕謝恩止于彌陀寺示微疾謂左右曰吾緣止矣沐浴更衣危坐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六十塔于藕華之祖丘有三會語錄

烏石愚禪師法嗣

溫州瑞安護龍太初啓原禪師日本國人姓源氏父官方宰九歲送入建長寺出家十八請旨南詢歷三年抵福州時吳元之丙午二月進京貢上表物受齋賜舉勅見季潭泐公指令偏參後謁烏石傑峯一日峯上堂曰雪覆千山因甚麼孤峯不白師出衆曰雷聲隱隱雨點全無峯曰艸菴上蓋瑠璃瓦石室中藏瑪瑙瓶師曰大蟲騎却南山虎峯曰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峯曰且放汝三十棒由是許師入室後辭出山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遷羅陽三峯再遷護龍嘗垂三關語舜若多神因甚麼向平地上拕泥帶水金翅鳥王劈海取龍吞因甚麼被泥鰍吞却三世諸佛說不得因甚麼狸奴白牯念摩訶一日集衆說偈曰生也鎮面皮死也鎮面皮一擊百雜碎白日繞鐵圍擲筆坐逝

金陵靈谷非幻無涯永禪師衢之西安人年十二投烏石山傑峯和尚出家峯問何處來師應聲曰虛空無向背峯指鐘示師師信口成頌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觸著洪音徧九垓峯大奇之旋爲祝髮居下版服勤積久疑滯盡釋得無礙辯峯爲印可永樂間擢爲僧錄右闡教敕住靈谷會朝廷建大齋會禮官董事甚嚴師若不經意者左右怪問之師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及沐浴更衣趺坐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者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上聞遣中官致祭茶毗舍利徧布

續燈存稾卷第八

續燈存稾卷第九

明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二十五世

伏龍長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萬峯時蔚禪師溫州樂清金氏子襁褓中見僧輒微笑合掌年十三從演慶昇法師受業十六得度十九至杭受具戒參虎跑止岩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遂往明州達蓬山佛跡寺側卓菴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溈山踢倒淨瓶公案驀地觸發說偈曰顚顚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刼半年當下若還親薦得如何不遭劈胷拳遂往謁無見於華頂見囑師住山仍返達蓬後聞千巖提唱直造伏龍叩見巖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師竪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溫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巖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砍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巖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即是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刼被傍觀人決破誰知不值半文錢巖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一日巖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便出卓菴於蘭溪之嵩山凡九載巖嘗寄偈曰鬱鬱黃華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三爲手書招之受重彌至旋昇以法衣頂相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二僧參師問那裏來僧曰隴西師曰我聞隴西有鸚鵡是否僧曰是師曰還會吟詩作賦麼僧曰會師曰會吟甚麼詩試道看僧無對師便打曰妄語漢汝不從隴西來復問第二位道看僧作舞勢師曰是即是爭奈口口不同自代曰上大人丘乙巳開堂拈香畢乃曰千聖難明不了因遞代相傳古到今

今日嵩山重舉似鐵樹華開別是春向無影樹下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經行大闡宗乘塵塵刹刹全彰物物頭頭合轍擊碎魔王窠臼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嚴頭密啓咸宣至化正與麽時祝聖報恩一句作麽生道一片定光輝宇宙直教萬國奉君恩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裏入復握拳曰閉却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麽生良久斂僧伽黎下座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嵩山門下令不虛行上堂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展兩手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盤結遂駐錫焉未幾四衆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忽集衆曰老僧時節至矣即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奉全身瘞於院西塔曰永光

杭州天龍水菴無用守貴禪師婺之甄氏子十八歲往投里之康侯山芟染泰定間游浙西適值千巖居龍華師叩之默有所契龍華去天龍密邇大道平公力圖起廢挽師與巖主之會巖去烏傷師與俱焉至正丙戌復謁中峯和尚舉疑頤襟旋退居嘉禾一夕夢大道曰我已棄人間世師驚疑拏舟訪之由是復主天龍一日忽索筆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行省丞相達識鐵木爾爲主後事築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岡奉全身瘞焉師生平不畜長物寒暑一衲律身甚嚴嘗坐一龕弟子函櫝中生舍利五色世壽七十有二

松江府華亭松隱唯菴德然禪師里之張氏子幼從無用貴公祝髮徧叩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巖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嘗見石屋珙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授之師遵懸記歸里築室於郭

滙之陽遂名松隱足不踰閫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華滿庭之異感居民爲建寶坊泊千嚴遷化衆請師繼席開堂日僧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峰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若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斧頭是鐵作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巳點額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你道老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曰蹉過不少曰承師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裏得者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瞖又作麼生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僧曰大衆證明學人禮拜師乃曰第一義諦巳被東白和尚一槌擊碎了也未免向第二義門露箇消息山僧數年搓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却了也且道山河大地艸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便爲人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不爲人師曰者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一人向孤峰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峰與麼提持是賞渠是罰渠驀拈拄杖卓一卓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冰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眞說非眞說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卓拄杖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華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樹喝一喝結制上堂煖氣相接正在斯時深深冷灰裏撥著星兒之火向死柴頭上發機燎起亙天烈焰燒却舜若多神面皮敢問諸人作麼生回避擲拄杖下座上堂今朝是初一龍象如稻麻有事與無事歸堂去喫茶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大衆作麽生說箇見性成佛底道理良久幸是無瘡勿傷之也結制上堂蠟人爲驗始於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麽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卽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看取定南鍼歲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夜抽條今朝吐藥華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一下喝一喝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孃生兩眼開不是髑髏乾得盡爭知春色上桃腮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示人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人若欲決了此事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折旋俯仰與人酬錯處看是什麽道理忽爾妄想滅知見忘突出自家一段光明洞徹十虛無絲毫隔礙始知佛與衆生本性平等一身清淨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無一塵不是眞知境界無一刹不是解脫道場所以永嘉大師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斯言豈欺我哉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化燈油劫初一點光明種猛烈工夫拶出來瀉入碧瑠璃裏去三千諸佛笑顏開坐禪銘參禪的的非細事貴在當人發眞志眞志不發願不堅決定茫茫壓生死古德垂慈何太切教人參玄要直截話頭一則重千鈞盡力提持須猛烈進前退後知幾回恰似冰爐煉生鐵冰爐煉鐵眞箇難竭盡精神豈容歇驀然一拶火星飛面門篋破通身熱鉗鎚妙密始見眞手兮眼兮用處親就中煉出吹毛利干將鏌鎁爭比倫耿耿寒光耀空碧在在處處興家國外道天魔盡喪魂鐵額銅頭俱失色古今庫藏無此珍天上人間何處覓殷勤爲報參玄人趂此後生須努力

婺州清隱蘭室德馨禪師義烏方氏子年二十四投伏龍祝髮執侍數載復力抵諸方久之歸覲仚千巖遷化乃結茅城西榜曰清隱後聖壽虛席四衆請師

主之蘇平仲嘗過訪師寒溫之外不措一辭蘇曰千巖老師見客口如懸河娓娓不倦師今默然何也師曰道無隱顯焉有語默昔吾先師未嘗不言然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然而未嘗不言也蘇乃擊節稱賞洪武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示微疾集衆訣別端坐而逝留龕七日顏色如生荼毗五色舍利無數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六

婺州華山明叟昌菴主本郡浦江人縛茅於里之華山往謁千巖禪師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怠一日忽辭衆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時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

古梅友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慈舟濟禪師西竺作禮曰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決斷師曰贓在甚麼處竺拍案一下師往復徵詰復曰諸佛不說列祖不傳除却搖唇鼓舌瞋目揚眉還我到家一句來竺默然師曰去聖時遙尚有此子善自護持

一峯寧禪師西竺呈見解師爲勘驗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師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

弁山安禪師法嗣

杭州正傳院祖庭空谷景隆禪師姑蘇洞庭龍山陳氏子初見懶雲開示法要後於虎丘禮石菴祝髮會菴遷靈隱師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高峯祖塔憩錫歲餘忽有省入徑造懶雲求證雲爲助喜後住碧巖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此問最親切曰覿露堂堂時如何師曰途路未爲眞曰南人如問雪我道是楊華師曰喚鐘作甕又爭得晚年於西湖修吉山卜地爲生壙築室以居名曰正傳塔院復自製塔銘其略曰嗚呼死生一夢骨塔奚爲蓋表佛法流芳靈蹤不斷即幻明眞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窣堵崚嶒峯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岩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爲身虛空爲口萬象爲舌晝夜說法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忽醒廓然

領悟便見佛祖不會涅槃者僧不會圓寂大圓鏡中覿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嬾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嬾雲即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上泝天眞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爲至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恒無已時佛祖垂應爲導爲師宿曆徼幸值斯化儀不護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窆山崖窣堵莫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爲無爲成住壞空斯道坦夷正統九年春景隆五十二歲著所著有空谷集尙直尙理編

福林度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古拙俊禪師姑蘇之松陵人年十三往越州日鑄寺出家十五歲祝髮受具戒首謁石屋珙次見三衢嬾牧得禪定工夫復往叩古梅於高仰禮拜起即依實供通梅打趂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伴歸里立限壁觀九年每三年然一指歷然三指一日忽然瞥地乃往參福林法戰相契遂留首衆時年二十八矣衆推出世師遁跡出山留偈曰半載相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嚴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添眼上眉韜光岩壑三十餘年有平生最愛隈岩谷三十年來嬾送迎之句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至繁昌衆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示衆禪之一字亦是强名云何曰參在信而已擬議即乖開口即錯若是發心不眞志不猛利者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佛法無靈驗却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甕相似是者般野狐精直饒到彌勒下生有甚交涉眞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箇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爲甚麼事長慶稜公坐破蒲團七箇爲甚麼事香林老師四十年方成一片爲甚麼事乃至歷代眞實履踐尅苦勵志爲甚麼事山僧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爲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親證底樣

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爲侶向長連牀上七尺單前高挂鉢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永樂丁亥復奉旨於天界終老焉

大鑑下第二十六世

萬峯蔚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繼席聖恩爲第二代萬峯付偈曰大悲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後示寂塔於萬峯之側

瑞州九峯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人族姓陳年九歲從寶林無極受業初誦無聞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遂入嵩山苦心研究一日有省述偈有萬象全彰一鏡中之句乃奮志徧參後抵姑蘇見萬峯於喝下領旨峯付偈曰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全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泥蛇化作龍後住九峯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賓天楚王聘諸山名衲集於洪山見師驚異特留邸館請問法要高皇帝聞之召見便殿賜坐應對稱旨禮遇優渥欲留主京刹師力辭命中官送還九峯二十九年御製懷僧無念詩文一軸幷松實松華復命中官賫送諭慰彌至敕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見此去常懷懷之不已遣人就見特以松實松華供之兼以詩文勞之師亦以偈進曰萬機之暇究眞玄百艸頭邊佛祖禪毛孔徧含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回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湧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萬斯年中官回奏上大悅永樂三年一日集衆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年踏翻華藏海依舊水連天泊然而逝奉全身塔於師子岩

海舟慈禪師居士沈貫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曰指耶月耶士罔措師拍案一下士釋然有省

果林首座僧參次師擲下蒲團曰汝試道看僧曰只此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箇甚麼僧擬議師便打

金山濟禪師法嗣

杉關福田西竺本來禪師崇仁裴氏子七歲出家於觀音寺年十三遂參一峯執侍七載忽有省復見慈舟於金山禮拜起便問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尙斷舟曰賊在何處師拍案一下舟便喝復擧香嚴上樹話反覆徵詰遂承印可初住劍江壽聖寧藩致書聘師三往返不赴僅答問道書授慧光普照頓悟圓通之號永樂四年衆請開法壽昌上堂拈香畢乃曰天日高明暑漸隆榴華噴火耀庭中衲僧眼裏眞機露無位眞人覿面逢直下知端的擬議隔千重要達已躬事黃龍最上峯便下座後往閩之杉關重開福田一日忽索筆書偈曰者箇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顚顚倒倒任隨流是聖是凡人莫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空澄風淸月皎書畢趺坐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五奉全身於法堂供養

天衆俊禪師法嗣

東普無際明悟禪師蜀之安岳通賢鎭莫氏子年二十棄家初未遇人習坐禪入定工夫後往樓山訪淸菩薩淸學趙州無字話師當下有省自此靠箇無字如一座須彌山相似行住坐臥常在定中一日坐次忽然光明洞照無一毫可得占偈有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之句西江悟首座指見無念會念謝世遂參古拙禮拜次拙謂侍者曰者僧有福德相拈拄杖靠椅坐命師供說行脚師爲直敘拙曰你且去我不知你者樣工夫一日復上方丈拙震聲一喝拈拄杖作打勢師呈身就棒拙曰我棒頭有眼不打者般死漢拽拄杖便出師拱立不動拙復還坐驀劄問曰大地平沉你在甚麼處師曰全露法王身拙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曰不道拙曰因甚不道師曰亙古亙今拙曰亙古亙今卽且置你在西川什麼物恁麼來師不語良久拙曰啞子得夢向誰說一日拙爲更號無際師曰恁麼則無際亦未在天下老和尙盡向者裏成道歷代祖師盡向者裏成佛卽今有說佛說祖底出來盡教遣出門去不如某甲者裏齁齁打睡拙笑曰者漢此後不受人瞞去也師嘗有走馬燈偈曰團團馳走不停留無箇明人指路頭滅却

心中些子火刀鎗人馬一齊休後有法嗣七人有付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杭州虎跑性天如皎禪師四明周氏子從正菴中芟染往謁古拙一夕推窻見月有省乃曰元來恁麼翌旦趨見拙便震聲一喝拙曰如貧得寶邪師曰寶即不得得即非寶拙曰憑何如是師趨前問訊叉手而立拙曰還我向上一句來師便掩耳而出復呈偈曰午夜推窻月一灣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覔只麼怡怡展笑顏拙爲助喜後住武林虎跑臨終示衆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相身心柳上煙唯有死生眞大事殷勤了辦莫遷延大衆且道如何了辦良久曰吾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澗水聲語畢而逝

何密菴居士法嗣

揚州素菴田大士僧問補陀路向什麼門出士曰上座即今從什麼門入僧曰抑勒人作麼士曰看脚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便退後三步士曰且道是你錯是我錯僧曰未學已前早知錯了也士曰正好喫棒僧無語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示衆曰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

大鑑下第二十七世

鄧尉持禪師法嗣

杭州東明虛白慧旵禪師族王氏祖貫湖廣父爲丹陽稅課司遂家焉幼穎悟不類常兒年十四往從妙覺湛然受業一日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什麼師曰切蘿蔔然曰你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踈山師聞唯菴唱道松隱將往見至一小菴自誓曰此行若不徹證決不復回一定六日忽舉首睹松豁然有省遂返晝夜危坐端如鐵幢諸方因號旵鐵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林指令參寶藏具述悟由藏曰佛法如大海相似轉入轉深那裏泊在者裏一日室中侍立次藏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師遂發憤

寢食俱廢至第二夜驀然徹證述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涌出一輪紅藏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辭去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後遊安溪古道山峯巒秀拔遂有終焉之志一住三十載影不出山道風遠播宿衲爭趨座下拓基營繕成大精藍宣德乙卯敕額東明禪寺復命度僧以奉香火檀施委積師復損餘貲重修淨慈大殿辛酉六月一日忽集衆敘謝訣別衆請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者幾句閑言語跏趺而逝茶毗舍利無筭塔於東塢世壽七十僧臘五十有五國子祭酒胡公濙爲之銘

福田來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界雪骨會中禪師大闡參次師問從何處來闡曰遏塞虛空都無來去師曰既無來去阿誰拕皮袋到者裏闡曰內外俱空皮袋何有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西來豈有意邪師曰臘月三十日到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曰信脚踏翻乾坤獨露師乃示以偈曰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掉轉入塵來一聲驀地遙空吼野犴聞之腦裂開

東普悟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荊壁紹琦禪師蜀之唐安雷氏子年九歲從玄極通受業首參無際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徧叩月溪海舟諸老咸稱賞之正統六年再參無際際問數年以來在什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際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際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際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際曰畢竟事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際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橫吞藏海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則把住要津其柰旁神不少際拍膝一下師便喝際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怎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晚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看師從實具對際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偈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際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

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際曰未在更道
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乃鳴鐘集衆昇以袈裟
拂子後出世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闊雲
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頷下眉遮
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炊松
粉冰鐺羨月團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
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玻璃盞問如
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塊
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景泰五年遷投子上堂
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
鼎內長生篆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
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
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
眼裏有筋爭柰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渠更
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和
尙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
靑外優鉢華開烈焰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
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吞聲曰出與
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
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痒猛虎口裏
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
敢來者裏奪鼓攙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
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鋩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
不會弄蛇蛇齩殺復舉法燈示衆山僧本欲深藏岩
穴隱遁過時蓋爲淸凉老人有未了公案不免出來
爲渠了却時有僧問未審淸凉老人有甚不了公案
燈拈拄杖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曰過在甚
麼處燈曰過在我殃及你師曰大凡宗師出世先要
拈出已見然後方可定斷古今看他法燈如此作略
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幻叟今日亦爲蠶骨老人有未
了公案出來爲渠了却若有問蠶骨老人有甚不了
公案應聲便喝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大衆山僧恁麼
提持且道與法燈用處還有優劣也無若緇素得出
許他是箇同參上堂拈拄杖只者些子諸謌多少師
僧到者裏開口不得思量不及擧揚不出卽今落在

山僧手裏橫也由我竪也由我提起放下卷舒殺活總由我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正當恁麼時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尙到者裏只得乞命有分衆中莫有爲佛祖出氣者麼良久卓拄杖一下歛瞎金剛正眼靠倒空王寶座汝等諸人討什麼盌便下座上堂衆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衆分明記取便下座示衆選佛場開定祖機辨明邪正在鉗鎚禹門浪暖風雷動正是魚龍變化時衆中莫有衝波激浪者麼良久以拂子打圓相機先一著覿面全提擊禪牀一下句外一言和聲揭露不許停思顧佇那容擬議分疎眨得眼來劍去久矣縱饒佛祖到來也只攢眉有分何故葢爲非言路可通非心識可測若是英俊衲僧向未舉以前便當點首一笑猶較些子近世人心不古學者不務眞參實悟惟是接響承虛以學識依通爲悟明穿鑿機緣爲參究破壞律儀爲解脫貪緣據位爲出世以致祖風彫弊魔說熾然塞佛祖之坦途瞽人天之正眼使吾祖教外別傳之道於斯委地大覺世尊於二千年外早已識得衆生心病預設多方曲垂規則故曰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又曰衆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開悟所以結制安居尅期取證過三期日隨往無礙故知解結之有時也諸大德於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已悟者且置勿論如或未悟則此一期又是虛喪了也若是眞正道流以十方法界爲圓覺期場無論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爲始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乃至二十年三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要見箇徹頭徹尾眞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所謂一念萬年豈虛語哉竪起拂子諸大德還知落處麼幻叟今日不辭饒舌更爲諸人下箇註脚爇火鑄成金彈子當機捏碎又渾圇等閒得失俱拈却風送潮音出海門師到菜園見冬瓜問園頭者箇無口因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會忘惰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全承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猶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篾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回顧侍者曰菜園裏有蟲性空首座請益蒙山三關語曰

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長安路上金毛臥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師曰五鳳樓前鐵馬嘶曰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曰請師頌出師曰好與痛棒曰棒則甘領頌則乞師不吝師乃大笑頌曰當機把斷聖凡津擬議知渠屈未伸欲識蒙山端的旨垂鉤意在釣金鱗天順改元由匡廬歸蜀韓都侯於方山建雲峯寺迎師住持成化九年三月望示微疾衆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靑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吞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華息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六十一

雲南府古庭善堅禪師本郡昆明人首參無際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窮究十載方得透脫後於隆恩求際印證際曰子見處如何與老僧不同師展兩手曰者箇非別際頷之一日辭際際曰甚處去師曰十字街頭訶佛罵祖去際曰子還來否師曰不違和尚尊顏禮拜便行初遊金臺止大容山復南還住金陵天界遷皖桐浮山示衆舉汾陽無業禪師曰古德道人得意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煑飯喫過二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召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利愛名汩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師曰誠哉是言我等惟掠虛頭妄自尊大無明三毒潛結於心逆惡境緣知無解脫據實而論且莫管你是知識非知識除却一切施爲動靜語默文字生死到來畢竟作麼生脫去不得認著箇死搭搭向良久處妄想不得執著箇轉轆轆向活脫處狂蕩但有絲毫差別見覺直饒脊梁生鐵鑄就辯懸河瀉水未免閻老子打入阿波波阿吒吒八寒八熱萬死萬生灼然灼然擊拂子昨夜蟭螟吞六合虛空撲碎落岩前復召大衆珍重後歸昆明古庭示寂古庭與盤龍南北竝峙至今二大士肉身存焉

素菴田大士法嗣

佛跡頤菴眞禪師示衆靑山疊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也是尋常茶飯古人道欲窮千里

目更上一層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若向擊石火裏辨緇素掣電光中明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諸兄弟還知有恁麼時節也無今時諸方說禪浩浩盡謂脚跟點地鼻孔撩天究竟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竪執已解弗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說競興古人道信有十分則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則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裏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莫存毫末只就未明未了公案上距定脚跟豎起脊梁無分晝夜些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獃椿椿地却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髑髏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東明昱禪師法嗣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成都余氏子生于洪武二十七年幼孤見僧輒喜一日聞生死事大發心出家奮志訪尋知識首見太初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汝本來面目師即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不是不是師曰兩眼對兩眼宣德二年出峽遊燕京南還至武林謁東明問無相福田衣何人合得披師便掌師曰作麼明又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又如何明復掌師曰老和尚名不虗傳大展具三拜未幾復遊金陵正統二年太監袁誠欽師道德請師開法翼善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東明專僧送衣拂至有偈曰分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東明如期示寂

水心月江覺淨禪師姑蘇沈氏子十五歲往從古拙芟染永樂壬寅參峴山宗後見東明親依最久一日問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明曰你那裏去來師進前曲躬曰那裏去來明便喝師亦喝明便打後菴居天目天順間遷里之水心成化巳亥正月十九日戒飭徒衆說偈而逝壽七十九臘五十一

天界中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峯大闡慧通禪師建寧邵氏子從斗峯祝髮往參雪骨中一夕有省即說偈曰手把淸風斧砒

盧頂豁開三千諸佛祖一串穿將來且詣丈室見中
中曰還我話頭來師復說偈曰坐斷恒沙界全心一
物無浮雲都散盡獨耀一輪孤中印可之後住君峯
弘治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集衆說偈曰人生七十古
來稀更添一歲也希奇若問老僧何處去虛空獨露
笑嘻嘻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投子琦禪師法嗣

金陵高座古溪覺澄禪師蔚州人從雲中天暉祖芟
染閱大藏歷五寒暑於大慧錄中無字話染指乃叩
月溪復往投子見楚山親炙久之得盡其旨隱於固
始之南山有年天順間住金陵高座結制小參三條
椽下坐堆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
天動地一聲雷還有不惜眉毛者麼良久乃曰有時
三世諸佛與火爐說法覓火和煙得有時火爐說法
三世諸佛諦聽擔泉帶月歸於斯會得芥子納須彌
也得須彌納芥子也得正眼觀來兩箇火爐三世諸
佛結住於青州布衫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歸於雲
門胡餅兩堂雲水穿又穿不得齩又齩不得大衆正
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還會麼眉間拶出金剛焰露
柱燈籠盡放光成化癸巳八月九日沐浴更衣集衆
訣別端坐而逝少頃衆泣師復開目曰不須如是復
瞑目

襄陽府大雲興禪師久侍楚山一日山出郡歸衆途
迎山曰我不曾下山亦未嘗出郡且道甚處去來師
曰大衆久立請和尚回寺山曰那裏是寺師曰鐘聲
響得好山呵呵大笑師便禮拜後山付偈曰躬自西
州定宗旨親從投子付袈裟他年出世提綱要不立
孤危是作家

涿州金山寶禪師參楚山楚問曰面南看北斗且道
明甚麼邊事師曰和尚合取口好楚曰未在師曰瞞
殺人即得楚曰如何是透關眼師振聲一喝楚曰向
上一機又作麼生師曰青天日卓午楚曰未夢見在
師曰木童拈玉綫石女度金鍼楚曰轉身一句速道
速道師曰雨添山色秀風來竹影移楚拈拄杖師便
喝拂袖而出楚曰放汝三十棒師轉身作禮曰謝和
尚慈悲楚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俛

首默然楚深肯之

唐安湛淵𤀹禪師參楚山親依最久一日入室次山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山曰松風流水爲什麼却說得師曰爲渠無口山曰你道他說些什麼師曰和尙適來問甚麼山曰祇如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山曰聞卽且置你道他說箇甚麼師乃竪起拳頭山曰還有聞得及者麼師以手指香爐曰是渠却聞得山曰因甚渠却聞得師曰爲渠有耳山曰汝亦有兩耳爲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得山曰放汝三十棒師便禮拜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一日楚山到關前擊門一下曰請關中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山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曰只爲婆心切肝膽向人傾山曰不涉有無時如何師曰某甲到者裏却不會山曰待汝出關與汝一頓師曰某甲卽今亦不在關內山指關問曰爭柰者箇何師便喝山曰天氣炎烝善加保護師便禮拜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三池張氏子謁楚山問曰從上佛祖言不及處行不到處請師直指山拈拄杖曰薴師便喝山便打師又喝山又打師便禮拜一日室中侍立次山曰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師曰道不得山曰因甚道不得師曰他沒口山曰又道沒口師曰謝師答話

松藩大悲崇善一天智中國師彭縣人體貌奇異年十二從月光受業後居松藩一日楚山過其廬師述悟由山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山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冰雪不覺齒牙寒山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遊山曰向上奇特一句作麼生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華一雙清白眼何用撒泥沙山印可之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成都亘氏子久從楚山遊一日山閱經次師詣前曰和尙看底是什麼山便喝曰你道是什麼薴師亦喝山舉起經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者一卷經流出且道者一卷經從甚處得來

師彈指一下山便休去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參楚山山曰久聞上座嘗覧大藏是否師曰和尚莫謗某甲好山曰白底是紙黑底是墨畢竟如何是經師曰和尚莫要不本分山曰作麼生是不本分底道理師曰經聻山曰似即似是即未是師便禮拜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昌雲山曰號聻師曰隱山山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山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嶺頭關山曰或為霖雨時如何師曰徧潤寰區山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曰依舊青天白日山呵呵大笑

珪菴祖玠侍者一日病次楚山往視値心上座來山顧師問曰如何是心師曰開口不容情山曰未在師返顧心曰何不禮拜和尚心便就禮一拜山休去後病革有痛苦聲山曰平日得力句到者時節還用得著麼師點首山曰既用得著又叫喚作麼師曰痛則叫癢則笑山曰只如三寸氣斷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山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山曰恁麼則子不會病耶師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山復執其手曰者是甚麼師便合掌曰某當行矣振身端坐而逝

翠微悟空禪師關西人久依楚山一日入室次山問踏翻大地無寸土徹底窮源事若何師曰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山曰還假履踐功用也無師曰履踐則不無功用即不可得山曰只箇不可得處亦不可得子又作麼師擬進語山震威一喝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

雲南堅禪師法嗣

五臺山顯通大巍淨倫禪師雲南康氏子生於宣德丁未正統間從無極泰芟染古庭居浮山師往叩室中機契後住顯通上堂無孔鐵鎚當面擲黑漆崑崙攔路坐莫有挨拶得入拈弄得出底出來道看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是下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裏萬菩薩曰未審尋常所說何法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今年調雨水農家好春麥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待飯僊山轉身卽向汝道乃曰拈砒霜作醍醐亦曾有也撒珍珠如瓦礫誰箇不然開眼上樹特地喪全身夢昇兜率也是揚家醜未動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指婆婆便爲妙喜淨邦長水濬岳積而來瑯琊覺冰消而去信脚踏翻瑠璃穽等閒擊碎珊瑚枝上堂三聖震威一喝正法眼裏撒沙南泉白刃高揮古佛家風掃土何必不必探竿豈在人手湘南潭北塔樣脫體持來不萌枝上放春回烈焰堆中飛片雪有斯作略可謂其人誰家井底無天到處波心有月上堂體相用三大齊彰塵塵攝入因果智五周頓證法法圓融百城煙水不出一毫十世古今匪移當念紅藕華開水香觸著蟭螟蟲半邊鼻靑山低處天闊展開瘦蚊子一莖眉百川競注而水體不流萬竅共號而風本自寂金師子不勞踞地水牯牛隨分納些動容滿目家山依舊靑天白日冬至示衆五頂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煙雲飛樓涌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眞光是汝諸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曾動著渠一莖眉毛麼若也與麼見得便爾攝大千於毫端廣塵沙於法界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老僧爲汝諸人眞實告報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示衆山高海闊月明風淸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道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莫有道得者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便下座示衆演祖道有則奇特因緣擧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旣落人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擧似大方令他倚門傍戸者一箇箇壁立千仞便下座示衆老僧者裏也不說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社王二姉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兎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盂白粥午後一盌淸茶誰管他陳年爛葛藤冷地開華展兩手曰汝等諸人來者裏討甚麼乾本查師有山居吟無事山房門不開土堦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後示寂於本山

大岡澄禪師法嗣

杭州天眞毒峯本善禪師祖貫鳳陽吳氏父宦遊廣東雷陽而生年十七出家初遇源明和尙示無字話師當下便能領解舉似明明曰我二十年看箇無字如蚊子上鐵牛子纔學做工夫便有許多知見復曰覩子根器有異於人切莫途中被人哄去作長老悞汝大事師蒙誨即發願一味拍盲做工夫自誓此生以悟爲期慕無際道風入川參叩會際蒙召赴京遂掩關不設臥具惟置小凳昏重幷去凳一日聞鐘聲有省說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再往謁際適際遷化遂求證於月溪溪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却那日惟東敲西擊暗垂勘驗一日侍溪園中坐次溪曰你向來無甚麼話頭師曰無字溪曰如何是無字師曰如今看來恰似口金剛王寶劍溪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寒光焰焰耀古騰今溪曰還我劍來師曰擬動則犯他鋒鋩溪曰横按當軒時如何師曰佛來也殺祖來也殺溪曰老僧來聻師曰亦不相饒溪曰殺後如何師曰且喜天下太平溪曰畢竟如何是無字意師曰賊賊分明溪曰賊即且置還我贓來師曰六六三十六溪曰未在更道師曰夜短睡不足日長饑有餘溪曰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曰了無一法當情瞥爾通身露地溪曰你即今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何處不稱尊後辭溪遊浙中掩關於天目之竆峯菴月溪亦蒙旨欽賜歸金陵大岡遣書召師付囑師適因事他出溪臨委息命送衣拂畀之師住山凡四十餘載天順間建西湖之三塔泊天目之招明吳山之寶蓮南山之甘露成化初掩關石屋後住天眞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前江潮急魚行澀後嶺峯高鳥泊難僧請益高峯和尙示衆曰海底泥牛銜月走岩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待汝悟即向汝道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普說略曰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徧地横萬

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騎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以拂子拂一拂虛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漢碧拶得須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會孤負己靈不作奇特會抱贓叫屈且作麼生會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梢挂角羊壬寅示寂於天眞塔建本山

五臺山普濟孤月淨澄禪師西河張氏子首參月溪令看趙州無字話三日有省溪巽之復入蜀謁廣福福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艸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淸天順改元還淸凉代王延詣內掖問道尊禮之令旨建寺於華嚴谷額曰普濟命師住持師嘗有山居偈曰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眞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覷雲霄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高眠石枕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曾次略無求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閑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青山青又黃深隱岩阿不記年名韁利鎖莫能牽七斤衫子重聯補日炙風吹愈轉鮮颯颯春風和鳥哀淸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柏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後坐脫於本山

夷峯寧禪師付法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證無授法無前亦無後

廣善潭禪師法嗣

鳳陽府槎山護國無用文全禪師濟南商河劉氏子年十九投靈岩祝髮初見月天蒙示法要次參別傳有省入傳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汝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昨夜泥牛吞浩月今朝木馬吐淸風傳曰一歸何處聻師曰一自白牛歸雪嶺直至如今不見踪傳頷之復往金山謁無極囑師見寶月月問有艸鞋錢麼師曰青山不露頂月曰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孤光明月普天輝萬象森羅全體現一日月入堂坐次叫曰寒寒師便搬火爐向前月曰如何是火爐邊事師敲火爐三下月微笑而出入室次月拈拄杖曰者是拄杖子且道主在甚麼處師奪拄杖擲地又

手而立月日看者漢撞却拄杖子了也師拂袖便出後蒙印可出世槎山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今來龍象交參諸山共處此非小緣感皇上之洪恩賢士大夫之佑護檀那喜捨僧衆清修安立禪期助斯聖化命山僧光揚宗眼令末運得種福田然雖如是猶未是衲衣下事在且道作麼生是衲衣下事僧問三乘即不問直指事如何師曰雙峯頂上鶴棲樹九龍山下鳥啼華曰西來祖意蒙師指東土相傳事若何師曰嶺上有風千古秀澗邊流水萬年清問如何是白水境師曰一片荒田堆四野三間茅屋壯諸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虎頭邊天子廟黑龍潭上帝王基曰人境兩忘時如何師曰蘇武不知青羝意七郎常恨白鴉歸僧禮拜師拍案一下下座

崇福大慧覺華禪師維揚劉氏子初見海舟有省復參寶月於繁昌遂蒙印證住後上堂舉拂子威音那畔只是者箇如今目前也只是者箇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不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大衆畢竟喚作甚麼若也直下見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不可得紹如來傳燈續祖宗正脈亘久日千聖不能識以拂子擊香案一下

頤菴眞禪師法嗣

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示衆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栗棘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之所吞噉施爲動靜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獃椿椿地聞聲見色管取囫地一聲去在

和菴忠禪師法嗣

明州用剛宗軟禪師示衆大凡做工夫只要起大疑情不失正念千疑萬疑祇是一疑纔有間斷即落空也見汝等做工夫未曾半月一月打成一片焉得不走作果若眞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又不得起一念歡喜心纔有絲毫異念即打作兩橛只管勇猛忿將去終日如箇死漢子相似到者般時節那怕甕中走却鼈

大鑑下第二十九世

金陵慈禪師法嗣

金陵高峯寶峰智瑄禪師天琦參師問甚處來琦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琦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琦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琦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舉起拳曰四川還有者箇麼琦曰無師曰因甚却無琦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琦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琦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琦拂袖便出師以偈付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兹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猶放一枝新

廬山雲溪碧峯智英禪師少壯苦不識字晚年信口成章時多稱之囑門人智素偈曰見徹孃生親面目從今保守者天眞爪牙養就崢嶸日哮吼一聲百獸驚

夷峯寧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寶芳進禪師付法偈曰眞性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續燈存稾卷九

續燈存稾卷第十

明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臨濟宗

大鑑下第三十世

寶峯瑄禪師法嗣

竟陵荊門天琦本瑞禪師南昌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年二十忽念色身無常棄家遠遊投荊門無說能薙髮能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後遇高郵全首座同往襄陽途中偶聞婦人呼豬聲全曰阿孃牆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撈破者些關棙子孃孃依舊是婆婆師矍然汗下一日染病甚劇有暉禪者勉師曰病中工夫切不可放過昔大慧和尚在徑山患背瘡晝夜叫喚或問和尚還有不痛底麼慧曰有曰作麼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透得孃孃依舊是婆婆意旨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復往蜀中謁楚山問曰某甲間時看來了然明白及至臨機因何茫然山曰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陵途中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懡㦬遂參寶峯瑄和尚於高峯鍼芥相契遂蒙印證語具寶峯章 師嘗示衆曰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裏知箇落處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佛法世法無可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蓋爲不識本心名爲狂妄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諸佛諸祖惟傳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便向外求於妄心中起妄功用所謂如邀空華欲結空果縱經塵劫只名有爲須知見性成佛性乃不是見他人之性佛乃不是成他人之佛決定是汝諸人本有之性與十方法界秋毫不昧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但向二六時中一一之處回光返照看是阿誰不得執定祇在一處須是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毋令放過行時便看者行底是誰住時便看者住底是誰坐時便看者坐底是誰臥時便看者臥底是誰見色時便看者見底是誰聞聲時便看者聞底是誰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回頭轉腦屙屎放尿著衣喫飯迎賓待客周旋往返一一返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看來看去不妨頭頭獨露法法全彰萬境不能侵諸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聖盡凡都盧祇是一箇誰字更無別念上下無路進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假他求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又曰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透得者兩箇無法歸家穩坐師行脚時嘗過隆首座者謂師曰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指庭前柏曰時人見此一株柏如夢相似

雲溪瑛禪師法嗣

匡山天池林隱淨菴智素禪師東萊趙氏子生於正德甲戌八月十八日早年父母俱喪年十五從五臺

天成寺大用祝髮謁雲溪瑛得旨後住天池上堂體露金風光皎潔一色明明無間歇羚羊挂角覓無踪海底蟾蜍吞却月荊藩請住東山上堂在天天高在地地厚一毫端上應時納祐此猶是者邊事且道那邊事作麼生拊几曰釋迦睡重彌勒起遲下座

寶芳進禪師法嗣

嘉興府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空參每呈見解師皆不諾一日謂趣曰我有一言要與汝說趣聳耳而聽師但笑而不諾趣再四懇請師復笑趣始具威儀作禮跽而哀懇師乃曰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貴在直下體究子若果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一歸何處趣從此死心看話頭經三載一日聞鷄鳴有省詣師求證師反覆徵詰後付衣拂復示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吉菴祚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郡之思賢里張氏子年十八礼省出家父母難之至二十一歲投天寧爲行者時默堂受寶月法印歸自繁昌師往謁服勤久之復詣東禪從昻公祝髮參吉菴祚菴門庭孤峻師朝夕咨叩一日聞磬聲豁然洞徹菴印可之未幾長安覺王寺請居第一座室中秉拂機用莫能湊泊嘉靖初住金陵安隱僧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靑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鬬泥牛水底眠僧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精嚴寺晚參精嚴寺裏撞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衆還聞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甚麼聞卽今鼓絕鐘消聞底事作麼生試道看卓拄杖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陸五臺居士問畫前元有易不師曰若無伏羲將甚麼畫臺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臺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莫著文字臺曰請和尙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居士臺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又問至人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虛幻分別境界不知全體是夢認爲實有而以昏昧想心繫念神識紛飛境界爲夢所謂寤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

前虛幻境界妙用泠然通徹無礙而睡夢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非夢夢與非夢一而已矣又問夢裏須臾何以歷涉萬里師彈指一下曰千里萬里只在者裏問聖人有妄念不師曰無曰既無妄念何用兢兢業業師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問爲政何如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非一切不管但虛其心行其所無事則無倦矣問終日喫飯何故不曾齩著一粒米師曰喫飯底人居士還曾見不問四方上下有窮盡不師曰居士試返觀自已心量有窮盡不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又問地獄實有不師曰人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遠憶持不忘便是業鏡自心明知自惡不能自釋便是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空示人偈曰工夫不間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目好來爐畔受鉗鎚道本無爲豈屬修有修頭上更安頭虛空若使重加柄野艸閒華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實珠無前年尚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刹刹蓮華藏認著依然是外頭人人心上古彌陀末法人中不信多念念他方求佛去不知念念是彌陀後還弁山晚年復退歸天寧庚申秋示疾或請說偈師舉手搖曳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二荼毗塔於禪悅堂

天通顯禪師法嗣

湖州天池月泉玉芝法聚禪師嘉禾富氏子母馮生於弘治壬子十一月二十九日兒時每藉地趺坐折艸念佛母曰此兒他日必爲佛弟子稍長淹通經史年十四從資聖堅法師受業芟染受具矢志參學夙夜匪懈一日閱壇經有省往謁吉菴祚不契復見法舟濟多所啓發偶會陽明王公于多士中王拈袖中鎖匙問師見麼師曰見王復納入袖中曰見麼師曰見王曰未在師疑不決一日聞僧舉僧問大顛和尚如何是見性顛曰見即是性不覺釋然一笑述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未幾結制於漏澤之雲峯忽憶

雪巖和尚問高峯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便見得生死一致寤寐一如一日聞友人誦天通夢居禪師碧峯寺裏有如來之句遂詣碧峯纔見便問碧峯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不峯曰上座還見麼師曰纔見也是金屑落眼峯曰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便歸方丈次日峯上堂擧古德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底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此二語甚有譊訛試爲酬一語看師曰前不構村後不迭店峯曰未在更道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峯曰有甚得力句試擧看師遂呈二偈峯曰未免落人圈繢師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繢峯便掌曰是落不落師豁然大悟平昔所蘊皆冰釋已而侍峯過杭遊南屏至宗鏡堂峯登座曰此處正好說法師曰說法已竟峯便下座顧師問曰何者是我所說底法師曰劍去久矣峯頷之遂蒙印可後歸隱天池衲子日臻遂成叢席示衆至道無爲非有爲無以造其深絕學無學非力學無以臻其極譬猶玉之在璞珠之在淵非剖鑿探求終無以獲故雪山苦行六年少林壁觀九載以至斷臂求法腰石負舂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孜孜矻矻廢寢忘餐惟欲究明大事者皆參禪學道之榜樣也奈玆禪林秋暮法道荒凉逐妄隨邪無復自振惟知粥飯現成不愧虛消信施或遊心異學肆志辯聰或穿鑿機緣馳求義解是皆虛喪光陰徒增業識如舍父窮子飄轉無據可勝嘆哉若是英靈漢直須于生死岸頭猛著精彩一念純眞纖塵不立如遇怨敵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如墮深井念念無他但求出路若能具如是深心管取到家有日在上堂擧趙州勘二菴主公案頌曰舖席經過只一般爭知死貨活人拈東行賣貴西行賤看破方知不値錢上堂釋迦世尊降誕於毗藍園中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已是漏逗不少末後拈華示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露布重彰末法兒孫不啻狂狗趂塊便恁麼休去猶較些子使再揚家醜以聾瞽後昆豈予之所願哉只如衆兄弟

久參練達者舉著便知寧堪矢上加尖若是初機晚進不免曲垂方便還有問話者麼僧問金軀初降九龍吐水聖誕重逢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金鳳銜華呈瑞彩錦鶯翻調奏新篁曰周行指顧示眞機今日如何露消息師拈拄杖曰拄杖子上透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下透十八重地獄擊破閻羅王頂門俯應羣機萬象森羅咸稽首宣揚般若大地山河側耳聽僧曰恁麼則昔時靈鷲今日天池師曰一道禪光輝宇宙莫將今古較疎親便下座陵五臺居士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即今總在什麼處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裏也有一箇士曰聲響便是麼師曰喚作聲響即蹉過也士又指石問曰無情說法只如者箇作麼說得師曰居士喚者箇作什麼士曰石頭師曰又道說不得師於嘉靖癸丑五月十九日示寂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八有語錄二卷行世

壽堂松禪師法嗣

建寧府雙峯古音淨琴禪師本郡建陽蔡氏子自幼卓犖不羈每嘆曰世間有求皆苦不如覓箇出身處年二十五從東峯祝髮初見大闡無所啓發又謁性空爾主得遇宿衲靜晃鄰席一日見晃閱古梅語錄中有僧上方丈曰某有箇入處梅便打出僧又進方丈梅復打出晃笑曰者僧實有悟處只是大法未明耳師聆晃語便起身設禮求示入道旨要晃曰佛性雖人人本有若不以智慧攻化只名凡夫今欲成辦此事直須盡掃葛藤枝蔓只將一句無義味話頭自疑自問自逼自拶不肎求人說破不肎依義穿鑿決要命根頓斷親證親悟如此晝三夜三迫勒將去年深月久忽然心華發明如雲開見日古人公案一一洞了始知無禪可參無佛可做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如人到家不問路也師蒙示誨即死心研究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復過滇南參壽堂抵雞鳴灘忽然大悟洎見壽堂鍼芥相投即承記莂歸隱雙峯正德壬申遷瑞岩示衆學道人當截斷諸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凡靜中所見善惡境緣皆繇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靜境

致見種種境界若是正因衲子做工夫當睡便睡一覺便醒起來抖擻精神摩娑兩眼鮫定牙關揑緊拳頭專心正念切切偲偲疑來疑去到水窮山盡時節忽然疑團迸散驀見自己一段本地風光非從外得到者箇時節纔名入門得地更要求明眼宗匠決擇不可便休一法不明直須辨明一理不通直須通透假使悟後不能通達化門古人謂之坐在百尺竿頭不能至于一切智海懸崖撤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珍重

金臺覺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萬松慧林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從天目平舒獲聞心要後遊金陵聞僧誦丹霞禪師上堂語遂大徹時伏牛空幻寓廣德師往謁呈所見即蒙印可後住徑山一日辭衆書偈曰七十六年萍踪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書畢而逝

大鑑下第三十一世

天琦瑞禪師法嗣

隨州關子嶺龍泉無聞絕學正聰禪師邵武人族姓奚母吳氏髫年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詰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云何師依文答之宿識訶而去師從此激勵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琦乃蒙印可住後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山僧如何是一代時教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畫圓相示之笑巖寶參一日圍爐次師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巖曰一火焚之師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巖曰有則有佛眼覰不見師曰子還見不巖曰不見師曰子何不見巖曰若見即非眞父母師曰善哉巖復呈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師即付以偈曰汝心即吾心吾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吾心復囑曰汝當護持

緣熟智愿皆度師于壬申七月初一示微疾訣衆說偈趺坐而逝全身塔于寺右

沔州古岩禪師中年雙目失明笑巖參師問何所來巖曰親從關子嶺來師曰無聞老兄好麼巖曰好師曰如何見得好巖曰老來康健師曰爭見得康健巖曰著衣喫飯坐臥經行師曰與麼則不出常情巖曰要且常情莫測師仰面大笑翌日巖入室師曰嶺頭老兄先師嘗許他悟處見得只是太朴無博學巖曰和尚博學乎師曰老僧亦非博學巖曰恁麼則一同也師曰亦有不同處巖曰如何是不同處師曰他有眼我無眼巖曰和尚若無眼爭見得渠無博學師又大笑囑曰子器非凡宜深根固蔕廣作利益非汝而誰惜吾衰老不及見矣巖拜謝而去

伏牛濟菴大休實禪師新鄭李氏子幼嬰疾苦甫數歲父母慮其不育命投寶珠受業年二十訪老宿古心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述偈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風後往謁天奇和尚途中遇天眞月印二禪客同至關子嶺奇問你三人一路麼師曰雖然一路來處不同奇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便珍重奇曰未在更道師便喝奇曰父母未生前喝箇甚麼師無語而出自後數呈伎倆奇皆不諾一日侍奇于承天奇問曰藏身處沒蹤蹟沒蹤蹟處莫藏身你作麼生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奇爲助喜住後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聚大地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劍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全機舉拂子還有明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擔荷得麼便下座笑巖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巖曰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巖便禮拜復敘問參關子嶺話師曰怪道親見作家來巖便喝少頃師又問曰我那老兄別來四十年未知近日鼻孔如何巖曰與和尚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麼巖曰見師曰向甚麼處見巖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有祕密句會向上座道麼巖曰會道師曰試舉看巖曰合取臭口師拈拂子巖便喝拂袖而出

天池素禪師法嗣

襄陽府大覺圓禪師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叩淨菴默契菴付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遞傳來付汝待時至馨香徧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笑巖爽菴參謁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拙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爽曰某等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笑曰老拙亦有生死何獨爾有爽曰某恨晚進多無恒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事爾何無事生事少間曰粥飯自辦始得師方便莫測最惡時機不淳誠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師曰問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恁麼時外道悟箇什麼嚴擬進語師遽以手掩其口曰猶挂脣齒在嚴乃釋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師稱賞之後無疾而化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野翁曉禪師法嗣

嘉興府無趣如空禪師本郡秀水施氏子生於弘治辛亥十月十八日幼慕宗乘留心體究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徹法源底啓關示衆自結立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立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元宵示衆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裏知歸室利謾誇好手恁麼告報與諸人也須笑破虛空口若也未瞥然再看龍山顚倒走參小參衆立定師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示衆舉修多羅教曰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師曰我且問你諸人如來境界既是測度不得底畢竟如何合煞喝一喝還見教意麼便下座示衆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鐃鑼如粉碎海天空闊鴈行斜除夕小參時窮何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並無一物應箇時節因緣拈挂杖只有者箇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涉蔓相牽擲下挂杖歷劫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示衆佛是衆生屋裏了事人衆生是佛屋裏不了事漢若要一樣但佛與衆生一時放却則無了無不了卓

拄杖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端陽示衆佳節端陽何曾訂約五月五日年年撞著風搖蒲劍碧楞楞日照榴華紅灼灼道在時節因緣豈論正法末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艸今日信手拈來無不是藥豎拂子大衆且道此藥治甚麼病擊拂子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喫一帖示衆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旣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師一夕湖邊步月適遇一僧師曰明月與淸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箇中只是出不得僧曰打艸驚蛇作麽師曰上座又作麽生僧曰看脚下師大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萬曆己卯仲冬師謂門人性沖曰來歲中秋五六之間吾行矣子宜知庚辰八月十六日沖以前期而至師示微疾集衆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華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阿呵呵明月淸風吟弄語畢端坐而逝世壽九十

無盡海禪師法嗣

大休宗隆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黃瓜茄子

天寧濟禪師法嗣

嘉興府胥山雲谷法會禪師本郡嘉善懷氏子乎染於大雲寺時法舟掩室於天寧師往參叩示以念佛是誰話一日齋次食器墜地豁然有省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僧曰莫更有奇特處麽師曰切忌喚龜作鼈問如何某甲直捷用心處師曰擧不顧卽差悞擬思量何劫悟師居常不設臥具晝夜危坐四十餘年如同一日萬曆三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七十臘五十六

嘉興府精嚴東谿方澤禪師郡之嘉善人族姓任首謁法舟於天寧一日室中擧龍潭見天皇公案至何處不指示心要言下有省後蒙印可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間而未嘗有絲毫透漏作麽生結雖未嘗有絲毫透漏亦未嘗有絲毫囊藏又作麽生解故知百丈大師曲引初機爲此方便誑謼之辭其實莫能結莫能解也設使有箇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大師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大師解不得處一解解

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狠八藉竄身無地却甚奇特諸
上座彼旣丈夫我能不爾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咄

天池聚禪師法嗣

浮峰普恩上座山陰金氏子年十歲往從延壽鑑湖
受業至十九忽念生死事大奮志尋師初至大慈叩
無際首座示以心生則種種法生之語師當下有所
契入有偈曰返本還源便到家亦無玄妙可稱誇滿
然一片眞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復見法舟于天寧
呈所見舟可之又謁萬松休于烏石峯松問何來師
曰天寧松曰有何言句師學前話松曰不是不是師
曰天寧道是和尙如何道不是松曰天寧則是我則
不是師疑不決後參玉芝復舉前話芝曰是與不是
未出常情二俱喫棒有分師曰如何是出常情句芝
與一掌師當下豁然平昔礙膺一時融釋芝曰汝旣
如是當善護持復以偈囑曰莫學支流辨濁淸是非
盡處出常情鋏鞭擊碎珊瑚月會看東山水上行

雙峯琴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峯天眞道覺禪師本郡建安張氏子看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久而有省占偈曰一手拍兮一
手鼓無位眞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
同一母往見古音求證音稱賞之

大鑑下第三十二世

關嶺聰禪師法嗣

北京善果月心笑巖德寶禪師金臺之世族父吳門
母丁氏生於正德壬申臘月望日早失恃怙年弱冠
偶詣講席聽講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不覺身心廓然
嘆曰千古同一幻夢耳遂決志出家逾年往從廣慧
大寂能祝髮明年受具朝參夕叩雖深信知有不肯
自休務期親證徧謁大用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後至
關子嶺參無聞和尙問十聖三賢巳全聖智如何道
不明斯旨聞乃厲聲曰十聖三賢汝巳知如何是斯
旨速道速道師連下數語皆不契遂發憤寢食俱廢
一日攜籃到澗邊洗菜一莖菜葉墮水旋轉捉不住
忽有省提籃喜躍而歸聞立簷下問是甚麼師曰一
籃菜聞曰何不別道師曰請和尙別問來至晚入室
聞舉玄沙敢保老兄未徹話師曰賊入空室聞曰者

鬪疑誤

則公案不得艸艸師喝一喝拂袖便出未幾復往見濟菴古岩大覺諸尊宿皆器重之後再參無聞乃授記莂復親炙年餘辭去回翔湘漢間後抵金陵寓淨海牛首高座等處數載復還金臺初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普果諸刹端陽上堂舉大慧和尚上堂曰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鎚胷叫寃苦師曰大慧老漢大似少箇禁方向青天白日見神見鬼笑殺則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兮風從虎山僧要與現前諸大聖凡賭箇賭信手拈來百艸頭甜者甜兮苦者苦拈拄杖驀然突出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百様具有為甚麼只少者一箇忽有箇見義勇為底憤憤地向前道和尚且莫歷良為賤若論者一箇敢道人人不欠分毫放下拄杖曰汝宛不知何妨矢上更加尖堆上重添土上堂男兒固奮沖天志莫若從頭放下來直把髑髏枯死盡仍教死眼豁然開上堂舉南嶽讓和尚一日問衆曰道一為人說法也未曰已為衆說法了也尚曰總未見人過箇消息來乃密遣一僧去探囑曰待渠上堂時便出問作麼生看渠有何言句可記將來僧往一如所教馬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尚深肯之師曰馬大師三十年不少鹽醬方可聚徒說法山僧者裏三十年不曾見箇鹽醬汝等在者裏討什麼盌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進問如何穿過髑髏面僧參問從上千七百老凍儂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尚伏請判斷時門外忽聞犬吠師遽顧侍者看是什麼客來侍者出問話僧罔措師曰上座適纔問什麼僧擬重舉師與連棒打出一日有二尼參禮拜起各立左右師曰女子如來前入定有錢不解使臺山婆子驀直去解使却無錢你道者兩箇老婆禪如何得恰好去二尼左邊走過右邊右邊走過左邊合掌相向各噓一聲師曰與麼非但解老婆禪更會鼓粥飯氣尼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師曰山僧眉毛且置我試問你周金剛買油餈點心食到口邊被婆子奪却劉銕磨請溈山往臺山大會齋溈山不赴等是者箇時節你道為什麼取舍不同二尼作

禮曰某等若不來禮拜和尙爭得見古人神通大用師曰好各與三十棒恰値拄杖不在且歸茶堂喫茶僧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昧師曰死人眼曰如何是觀音普聞三昧師曰死人耳曰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曰死人口一僧請益金剛經爲人輕賤話師曰汝有疑否僧曰有疑師曰有疑則爲人輕賤無疑則應墮惡道僧沉吟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把出你不會底來看僧曰不會教某甲把出箇什麼師曰汝之罪業劃然消矣僧歡喜禮謝而去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機師曰總落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曰畢竟得箇什麼師曰灼然畢竟得箇什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一文錢一箇大燒餠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喫在肚裏了當下飽欣欣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你無一文錢也只甘受餓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雲門胡餠金牛飯空腹而來滿腹歸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僧曰與麼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

曰未曾飽食廬陵米徒把蒲團認作天僧參問承聞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請問和尙如何是大事因緣師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僧不肯不禮拜而出師喚回示以偈曰諸佛出於世唯爲大因緣屙屎並放尿饑飡困打眠目前緊急事人只欲上天談玄共說妙遭罪復輸錢僧慚惶作禮而去一日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松脩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脩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有士人閱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作證今吾師說偈有何殊證師曰居士舌頭亦不短又問何爲不思議功德師曰前街人喚犬後巷罵貓兒又問老師今年高壽了師曰論年不見箇葷腥作麼不槁瘦了僧問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屙舉趙州和尙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頌曰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舉世尊拈華公案頌曰師資妙契芥投鍼似海如山無處

尋石火光中曾著眼始知佛祖不傳心學經題兆字頌曰黑白未分已墮偏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聖鼻孔撩天總被穿示座主偈曰荷鉏到處賣工夫三兩文錢足可酬鉏得他家田地淨自家田地盡荒蕪示僧法中幽趣眼中醫向上玄機境上塵黑漆桶邊箍子斷太平國内自由人靜坐寒岩此病難男兒爭肯自相瞞轉身一步無多子始信塵含法界寬師嘗室中垂語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元無佛法世法之名迴出黑山鬼窟一句作麽生道又曰佛既出世祖已西來佛法世法相爲建立不犯化門道將一句來又曰佛生凡聖對待之門世法佛法名言强立總拈過一邊衲僧本分一句試道將來又曰尋常間語言問答甚平易甚不思議剛被人問箇如何是汝本有底佛性爲甚麽却反眼豎口啞又曰既爲佛子志階佛地因甚一箇佛字最不喜聞師晚年退居京城柳巷於萬曆辛巳正月十六日示寂奉全身塔於小西門外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八

大川洪禪師法嗣

五臺山龍樹菴寶應禪師一日晨興覩明星有省述偈曰日出東山月沉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

五臺山楚峯和尚居祕魔崖十餘載木食澗飲人不堪其憂師恬如也一日聞火爆聲豁然大悟占偈曰眼睛突出死柴頭赫赫神光炤四洲觸處現成人不委幾回春去又逢秋

玉堂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看脚下曰如何行履師曰驀直去

無趣空禪師法嗣

蘇州車溪無幻古湛性沖禪師秀水張氏子初以俗士見無趣遂有所契尋棄家從趣芟染趣一日問師曰徑山頌三玄三要曰徹骨徹髓道一句三玄三要絕遮護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爲法你道取那一句好師曰和尚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爲和尚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爲汝一人即得爭柰大衆何師曰取即不辭孤負先聖喪我後人趣曰如是如是師往徑山結茅集無趣語錄一日歸覲趣曰一向作得些什麽事師曰某甲買得一段

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即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者是我底你底遭師曰和尚不得攙行奪市趣便將集本擲下師便趨出少頃呈偈趣曰者是你作底麼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作孤負和尚不少趣點首住後示衆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迥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佛未分時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絲毫頭偏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爲今時更或光境俱忘契心平等究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者裏絕行絕解絕炤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凛凛神威如銕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明眼人前不敢囊藏被蓋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曰諸上座還委悉麼耀古騰今只者是大千沙界一閧身示衆孤峯頂上闊步大千十字街頭知音少遇不禮維摩詰不尊傅大士良久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示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昨宵時雨滴空堦一片綠苔俱打溼示衆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按下雲頭刷通消息

同生同死風行艸偃且道把住爲人好放行爲人好乾坤一合地胡餅日月兩輪天氣毬示衆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魯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温祕魔走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鼈鼻不若死鰌西院鐵刀渾如鈍鋸且道大悲如何爲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偏界先聞刀斧聲浴佛上堂毗籃園裏曾呈醜古佛堂前又露形不是日光三昧力如何洗得你身清大衆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還曾落地也未一僧出曰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麼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虛聲僧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百艸頭邊師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師曰與我般一束柴來僧肩柴至又問師曰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篾縛曰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僧參師問何處來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

處日請和尚尊重師便低頭休去示念佛偈發心念佛循公道念念無私佛即靈念到公私俱不現唯心唯佛更何論念佛休論閑與忙時時無間始相當一聲喚醒慈悲主剎剎塵塵是淨邦眞心念佛錦添華功德難量等海沙六處顯然全體現同名同號更無差火炮偈團圝無縫罅綿密不通風一點無明發分身剎土中示人動口全拋一片心擬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起念求心心即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當為主徹古該今不動尊盡心竭力作工夫內外推尋覓總無正恁麼時無計可忽聞村內一聲歌即心即佛隔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權端的要知眞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師菴居二十餘載萬曆庚戌受徑山請不數月疾作仍返車溪辛亥冬示寂荼毗塔於徑山世壽七十二僧臘三十

大鑑下第三十三世

笑巖寶禪師法嗣

常州宜興龍池一心幻有正傳禪師溧陽李氏子年二十二往荊溪投靜樂院樂菴芟染蒙菴示誨師遂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決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華㸌爆聲有省學似菴菴頷之未幾菴遷化師直造燕都謁笑巖和尚於觀音菴巖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巖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工夫巖曰若果識得心地那更有工夫印證耶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過巖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巖驀踢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斷懡㦬而出通夕不寐翌日巖出方丈見師猶佇立簷下驀喚上座師回顧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豁然悟旨後禮辭巖乃書曹溪正派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覆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徑往臺山縛茅於祕魔岩居十有二載會鶴徵唐公問道懇師南還住荊溪之龍池居六載復遊燕都寓普照後歸龍池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驀豎拂子曰會麼鷂子已飛天外去獃郎猶向月邊尋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佛誕上堂今晨四月八日是我釋迦

如來示生降誕之時山僧忽然思量起來二千五百餘年巳來不知有多少路見不平之輩務要別尋一箇人來與我釋迦老子比勝負較優劣殊不知我釋迦如來是何等一箇面孔汝諸人還知得我釋迦如來脚跟立地處麼還曾夢見我釋迦如來頂相麼良久曰擧手扳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驀豎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擲拂子便下座上堂老僧者裏不問你久參初進貴要正知見知見若正了生死如反掌大抵不落斷常有無二乘偏見更有甚麼商量若有僧問作麼生是正知見但向他道老僧在你脚下良久喝一喝下座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僧曰不會師曰溪西鷄齊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僧曰恁麼則不奇特也師曰貓兒捉老鼠僧禮拜師便喝僧曰老和尙爲甚麼放某甲不過師厲聲曰老僧有事你且去有士人訪次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無孔笛幾人解吹士曰弟子試問和尙得否師曰得士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士大夫從師遊師每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語罕有契者有山居偈曰五峯雲頂古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師風度簡易神觀凝肅以法道爲已任而機用玅密迥出常情于萬曆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與劇談宿昔抵暮索浴衆察師意懇請遺訓師擧所著帽者三衆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四茶毗靈骨塔于本山之右

金陵囊谷曇芝禪師參笑巖問曰古人道打破鏡來相見旣打破鏡向什麼處相見巖曰慚惶殺人師於言下釋然領旨遂忘却禮拜舞蹈而出服勤數載巖付偈曰微笑拈華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上非非法分付英賢力荷歸

五臺瑞峯三際廣通禪師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一念不生諸數滅萬機休罷十方空界空數滅漚澄海諸佛衆生影現中後居臺山壽昌經參問曰某於古德機緣尙有疑處乞師指示師曰試擧看昌

曰臨濟大師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箇什麼師曰向道無多子又是箇什麼昌曰玄沙謂靈雲未徹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大似玄沙未徹昌曰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未審勘破在什麼處師曰却是婆子勘破趙州昌又擬進問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昌禮謝而退

嘉興府天寧幻也佛慧禪師會稽史氏子母夢僧託宿而娠幼志出家年十四禮天台松谷受業一日晨課至白毫宛轉五須彌忽然身心脫落前後際斷舉示谷谷令參訪遂往燕都謁笑巖和尙親炙久之蒙印可後住燕山天寧上堂簫吹鳳至琴奏鶴來盍展龍降杖攜虎伏因緣會遇鍼芥相投諸仁者卽今是醒邪夢邪悟邪迷邪莫有道得底麼良久曰鐘聲徹曉夢魂多鷄唱黃昏沉醉客若欲了生脫死也不消得唵穆栗臨婆訶便下座示衆西來大意乾屎橛多少禪人鮫嚼不徹當時我悔來遲不然攔胷推他一跌管教他屙又屙不出免使兒孫橫說豎說咦曉送千峯日春回大地華柳煙門外綠遊子未歸家參居四載遷優曇多寶冬年南還寓嘉禾天寧僧參師曰甚處神祇何方靈聖僧曰金粟師曰在彼作甚麼曰充園頭師曰蔬菜臨割時還叫痛麼僧作負痛勢師曰老僧刀也未下叫喚作麼僧曰今日親見和尙師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師于利濟之事靡不從事處身節儉未嘗干謁將示寂命侍僧取曆日視之曰二日可吾去矣侍僧驚問何往師曰吾將有所適僧跪泣願爲衆少留師笑曰更後三日亦可至期沐浴跏趺而逝時崇禎戊辰八月五日也壽九十有一塔全身于城北之嬾石菴師有嬾石語行世

車溪冲禪師法嗣

嘉興府南明慧廣禪師鹽官韓氏子出家於興善寺謁無幻冲示趙州無字話一日遊徑山就地拈得片紙有覩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釋然有省往見無幻舉似之遂蒙印可後首衆於徑山示衆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眼不完全今年年精骨獻青天顧左右曰廣上座禪已說了汝等作麼生會良久曰參泰昌改元仲冬二十七日囑後事畢奄然而逝

大鑑下第三十四世

禹門傳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宜興蔣氏父曦母潘兒時喜兀坐若有所憶持者及長睹壇經深信宗門下事一日採薪見堆柴突露面前有省二十九棄家投龍池幻有和尚三十三祝髮時中看得心境兩立請益於幻幻曰若到者田地便放身倒臥師益昏惑幻唯罵詈偶過銅棺山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正所謂大地平沉底境界時幻居燕都普照師往省覲幻曰汝離我三載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幻曰汝又作麼生師曰特來省覲和尚幻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拂袖便出一日侍立次幻曰忽有人問汝如何祗對師向前豎起拳幻亦舉拳曰老僧不曉得者箇是什麼意思師曰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一日幻召師至前拈起拂子曰諸方還有者箇麼師震聲一喝幻曰好喝師又連喝兩喝歸位立幻曰更喝一喝看師便出法堂次日幻上堂以衣拂付之一日召師入室曰老僧昨夜起來走一轉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為我扶持佛法師曰若據某甲扶持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僧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曰老僧祇有兩隻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百萬軍中斬顏良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取了荊州放魯肅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殺却陳友諒併吞數十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當今天下太平國王萬歲曰料簡已蒙師指示全提向上事如何師以拄杖擲曰速退速退問某甲到此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曰者老漢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落不落而天下秋衆兄弟已備知矣舉拂子一塵起也作麼生是大地收底道理擲下拂子若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橫不是塵下座普請上堂據衆兄弟擔了飯米來伴悟上座各各計明已躬下事不合動靜衆兄弟然而諺有之曰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興百丈和尚創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及諸尊宿亦有普請說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

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閑者應當閑致令古風彫喪法門澹薄無他蓋主法者不舉之過也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謂之大道謂之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是畏刀避箭躱嬾偷安不足爲伴雖然却有箇驗處且道以何爲驗良久曰打鼓普請看上堂我覺洪師弟募萬人緣要往臺山齋僧今日先從家裏齋起悟上座無以報答驀拈拄杖曰不但洪師弟設使釋迦老子文殊普賢諸大菩薩乃至獅象狐狼泥豬疥狗法界有情總到者裏悟上座別無供養總與他一頓從教怨入骨髓永劫不忘擲下拄杖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下座上堂六月日頭眞箇熱赤肉團邊如火逼試問現前諸兄弟無位眞人徹未徹若也徹向無陰陽地上豎去橫來若也未徹未免明日熱如今日下座上堂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拈拄杖擊香几一下方便門開也豎起拄杖眞實相示也諸人還委悉麼若也見得徹去便可以拈拄杖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杖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

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汝等諸人切莫向古廟裏去躱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下座解制上堂八月一結制畢腰間包頭上笠遥去寺裏放門開行脚衲僧攙先出被人撈著要翻身切莫隨人穿却鼻復舉洞山曰秋初夏末將謂忘却東去西去亂走作麼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坐斷路頭石霜曰出門便是艸奴見婢殷勤大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艸漫漫地同坑無異土者隊老漢總被山僧折倒了也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銷萬兩黃金不爲分外其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攎始應知喝一喝下座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要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再三思量無可計較何也雄黃燒酒固是不宜要且無箇銅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底平等法門正好與世移風易俗乃擎起兩拳曰只將者兩箇大糉子供養大眾一任橫齩豎齩忽然齩著自家底管取人人飽足免得窮斯煎餓斯炒上堂僧問如何是過去佛師曰釋迦老子曰如何是現在佛師

曰大地衆生曰如何是未來佛師曰莫妄想乃曰諸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只如老僧終日趂著大衆不挑甎便搬瓦不運土便擡石見你們稍遲縮不是喊便是罵汝諸人作麼生會還知老漢爲人處麼良久曰三生六十劫師於萬曆丁巳繼席龍池次遷台之通玄禾之金粟閩之黃檗明之育王天童凡六坐道場三十餘年宗風大振座下踰三萬指海內宿衲久已領徒住山者嚮師之風願就弟子之列親炙座下師於去就纖毫不苟每嘆應菴老祖著艸鞵住院其於天童雖以無功用行變化荊棘林於笑談之頃然數出山每爲護法挽留室中示門弟子每舉懶殘和尚偈及寒涕垂膺話且曰貞觀嚮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返三四引頸就刃神色儼然我敬四祖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澡身淨髮跏趺而逝吾敬汾州無業和尚休心息念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禪師崇禎辛巳國戚康宇田公爲皇貴妃賷紫衣入山請師陞座說法復得僉旨住持金陵報恩師以衰老遜謝明年春拽杖歸通玄七月三日示微疾五日手書復護法祁侍御六日有僧自都中來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會師便打僧禮拜師曰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己不了喫棒不了七日晨興巡閱匠工如平日及午歸丈室語侍僧倦甚登寢榻少頃方起坐跏趺未竟泊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七僧臘四十有六全身迎還天童塔於幻智菴右隴

常州磬山天隱圓修禪師荊溪閔氏子自幼失怙驚蔬奉母聖賢懿行聞輒能行祖以義讓居旃陀羅肆師愍而不樂恒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弱冠聽講楞嚴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惕然知有生死大事遂往投龍池幻有和尚二十四得度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久未有入一日隨幻出窑同事謂聞四大名山菩薩出現神通廣大幻曰者裏也不少師進曰如何是者裏神通幻曰快度磚來師於言下有得時中逾覺精采偶展楞嚴至佛咄阿難此非汝心驀然打失本參

會幻北行師掩關龍池閱古人公案復於雲門扇子話去不得力究兩載聞驢鳴大悟乃曰忽聞驢子呌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開解關與同參密雲公趨京都覲幻於普照寺幻曰別來三載各呈似看師進曰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幻領之次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幻曰待汝到此與你道師便喝幻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又事幻著衣次幻指椅曰汝上坐待我拜你爲師師笑呈偈曰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覷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幻笑曰此甚愜老僧意復與同參遊歷教海遍謁諸尊宿事幻掌記室南北往來盡得心髓萬曆庚申詠茅石磬次遷法濟後住報恩上堂曰禪非解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眞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以默照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恁麼則釋迦老子睹明星時見箇甚麼來者裏透得頓越三祇坐斷報化佛頭隨時著衣喫飯還有向上一路在驀豎拄杖曰釋迦老子在諸人

眼睫毛上放光動地祇是不得動著動著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上堂一塵不立猶在半途截斷衆流尚居門外且道誰是到家者顧左右云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時原來是饅頭到者裏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耳裏藏得須彌山眼裏著得四大海方有語話分且道此人渾身在甚麼處委悉麼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上堂拈拄杖曰老僧有時拈拄杖子不作拄杖子用有時拈拄杖子作拄杖子用有時以拄杖子行遍四天下擲向壁角落裏有時拋下拄杖子獨自打頓去諸人者裏見得便會得我臨濟大師的賓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中主雖然切不得動著動著則打你頭破腦裂莫言不道卓拄杖示衆今朝正是臘月半大事分明須了辦莫待臨時有屈伸解脫門開成大患堂中箇箇老成人著著拈來要方便言言見諦剔祖燈自古傳持吹毛劍吹毛劍有何驗當陽拈出與人薦驀擲拄杖曰泊合停囚長智示衆靈源湛寂智體自如觸處洞然隨方應用目前無法

拈來物物全彰箇裏無私學起頭頭成現須是恁麼人行得恁麼事且道那箇是恁麼人禾山打鼓雪峯輥毬趙州喫茶雲門餬餅到者裏總用不著且道有甚長處卓拄杖曰偶然獨立千峯頂閒看湖帆自往來示衆舉雲門曰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畫一畫曰百雜碎雪竇曰者老漢是即是要且無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按曰東西南北甚處得來師曰雲門解放不解收雪竇解收不解放山僧今日拄杖子在手卓一下曰盡十方世界乃至天下老和尚總在者裏要東便東要西便西要南便南要北便北到者裏還有全放全收者麼喝一喝曰豈容淺見衲僧冒惟許通方作者知示衆今時禪門大變總是箇弄虛頭漢教壞人家男女不肯指點人做實地工夫剛學些魔嘴說話不顧本分中黑漆漆地老僧者裏不比諸方容人打口令謂之參禪若要在此住須將從前學來的盡情吐却淨淨地本分參究一回討箇分曉始得若不如斯唐喪光陰有何利益一日琇書記攜一猫上方丈問師那

箇好師指曰者箇好琇便擲下而去復入見猫在地便與一踏師拈拄杖打趂琇轉身曰和尚也爭命師打曰你不知鼠的害只欲行祖師門下事琇高聲曰說甚祖師不祖師師曰與麼爲甚踏殺猫琇曰和尚作者箇說話入地獄如箭射師乃低頭歸方丈至晚小參舉前話曰老僧到者裏性命幾合不存衆中有人代得一轉語相救老僧麼箬菴曰大衆和尚今日普請拂袖便出師曰過去了也琇曰箭去西天十萬里猶在大明國裏擬議亦出師卓拄杖曰雖然如是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僧問如何是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師曰覿面春風和氣眉分八字縱橫如何是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師曰揭開雲裏月休向暗中行如何是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師曰言中有響知歸不免借他家路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黑漆桶如何是法身師曰爛東瓜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三家村裏酒帘子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言言見諦步步迷蹤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只在舌頭尖盡力吐不出如何是意句俱

到師曰有時獨倚庭欄上閒看梅開三五枝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落花流水去空負浪遊人問山嶽傾頹爲甚煙霞不散師曰捨大戀小曰獨臨玉鏡爲甚眉目不睹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日裏即有睡中即無如何得寤寐一如去師曰誰與你道的有無曰不會師曰不會最親切問最初一步即不問末審踏著箇甚麼師曰半夜裏偷瓜曰偷後如何師曰未到你在問世尊睹明星意旨如何師曰黑裏白僧曰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如何是性空師拈拂示曰者箇三十七文買的問學人未到磬山先喫棒了也師曰空頭禪和曰再求賜棒師曰老僧無者閒氣力師風儀磊落賦性恬退親炙龍池凡一十八載累命分座說法皆辭遜初入磬谷値雪深五十餘日炊烟幾絕師於饑禽野獸中安之晏如獨念法門衰晚師道陵夷力恢濟上綱宗大闡別傳旨趣痛呵穿鑿嚴辯正邪四方嚮道之士承風踵接競喧宇內磬山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三日示寂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奉全身塔於報恩順治己亥門人崇遺命遷塔歸荊溪海會寺之左

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鄞縣朱氏子年九歲聞誦彌陀經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遂知信向佛乘至二十九歲棄家後訪秦望禎公禎舉他心問僧何處來僧曰天竺心曰我聞有三天竺你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其僧茫然無對師聞舉疑情頓發次日拽杖登石高聲提曰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忽然前後際斷如空中出迸日輪相似乃說偈曰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仔細看將來動也動不得復喝曰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欲往天台訪尋知識印證忽擡頭見古雲門三字豁然大悟復說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艸鞋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若見他時打斷筋遂返縛茅雙髻峯復謁雲棲蓮池大師呈偈曰不解西方不學禪偶來塵世只隨緣三間茅屋傍溪住兩扇竹窻關月眠破盡衲衣那有結養長頭髮欲成顚自從會得西來意白雪飄飄六月天次參龍池室中機契萬曆四十二年遷徑山千指菴後住廬山開先癸未還嘉禾東塔苑住越之雲門僧問如何

是雙髻家風師曰一堆土竈萬箇峯頭僧曰大師法嗣何人師曰遠山終日看雲裏鋏牛嘶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破二作三曰意旨如何師曰常言俗語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甚麼時節曰樹彫葉落時如何師曰鳥不宿問四大分散時向甚麼處去師曰棺材裏曰意旨如何師曰埋在土裏僧禮拜師便喝出上堂四十年來恁麼行斬開碧落血腥腥其中果有希奇事師子遊行不問程稽首燈王如來普願微塵國土衆生同入般若波羅蜜門大衆且道般若波羅蜜門作麼生入擧拂子曰鑒臨座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某上座則不然鮎魚水底聚鷂子貼天飛會得箇中意成佛更無疑崇禎八年開府余大成司理黃端伯等衆護法訪師請於徑山大殿上堂咄咄咄徑山乃唐宋已來之徑山擧拂子八十一人在此經過非今日之徑山非一日之徑山也千年常住一朝僧今日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還有祥瑞也無鐘樓生耳朶佛殿又懷胎黃公問如何是鐘樓生耳朶師拈起香曰會取者箇黃曰如何是佛殿又懷胎師曰產下也黃禮拜曰須是和尚始得師乃曰今承衆檀越命老僧登於此座理荒殘之祖席扶陳爛之頹綱者箇喚作狗尾續貂那管家家門前火把子釣魚船上謝三郎卽不問媳婦騎驢阿家牽道將一句來還有入道得麼一拂擊開金殿月萬家無箇不光明卽日衆居士延師齋於寒翠樓師曰老僧今年六十六復輪指曰丙丁戊已庚良久怪道把人牽來拽去元來水牯牛入命宮拕泥帶水東觸西觸雖然且喜水足艸足一日示微疾書訣衆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盃茶坐脫去了書畢擲筆而逝時丁亥八月二十六日也世壽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全身塔於雲門右麓

湖州淨名抱朴大蓮禪師臨安駱氏子年十九投妙嚴祝髮二十二往雲棲受具初遊講席一日自念數年以來於教相旨趣雖有理會處生死岸頭全用不著遂更衣入徑山禪期三七日中廓然洞徹述偈曰自幼失親孃徧覓於他鄉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

解制即往荊溪叩龍池幻有和尚問曰自遠趨風乞師指示池曰老僧牙齒疎缺師曰親切處更乞一言池據座師喚侍者點茶來池曰上座不妨伶俐師曰某甲耳聾池休去一日辭去池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巳知池曰且道老僧意作麼生師便喝池曰再喝一喝看師轉身便出池以源流拂子付之住後僧問佛是何義師曰覺義僧曰佛還迷否師曰迷僧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不迷又問作麼僧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蛺蝶穿華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眉掃白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彼此無消息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推窻看月明魚山熊居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舉茶盃曰請茶熊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作麼生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如何是麻三斤師曰斤兩分明師於崇禎二年八月示寂

興善廣禪師法嗣

嘉興府普明鴛湖妙用禪師海寧鄭氏子從興善南明廣公受業嘗謁無幻沖指示法要後度夏徑山偶閱思益經有省述偈呈廣廣呵之執侍數載一日檢傳燈至演祖下截淸風公案臆礙釋然同雪嶠大師夜話次雪忽舉手指月曰者半箇那裏去了師乃良久雪曰也只得半箇師曰者半箇那裏去了雪亦良久師曰也只得半箇一日示寂索筆書偈曰生也錯死也錯鐵牛掣斷黃金索擲下筆曰咄遂泊然而寂時崇禎十五年十月十一日也

續燈存稾卷第十

續燈存稾補遺

黃龍忠禪師法嗣 大鑑下第十七世

袁州慈化普菴印肅禪師本郡宜春余氏子母黃生于政和乙未十一月廿七日誕時有異徵年十五往從壽隆賢公受業賢以法華授師師曰諸佛玄旨貴悟自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大異之俾服勤左右

閱七載始獲剃染受具戒遂參牧菴于潙山禮拜起便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菴舉拂示之師當下契旨尋還受業踰十年至紹興癸酉始受慈化請住後緇素翕然嚮風諸緣畢集不數載梵宇金碧如從天降雄壯妙麗甲於湖南師離乘願而出濟物利生猶自以所詣為未足乾乾朝夕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述偈曰揑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後於乾道己丑七月廿一日忽索筆書偈于丈室西壁沐浴更衣跏趺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奉全身塔於本山有語錄四卷行世

月幻禪師法嗣 大鑑下第二十七世

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生于宣德己酉九歲出家受具後首見無際于隆恩有省入天順己卯歸牛山結茅辛巳復詣繁昌參月幻幻問何處來師曰牛山幻曰人在者裏牛聻師曰覿面不相識全體露堂堂幻曰雖然如是頭角不全在師曰某甲今日山行困幻復拈起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座作麼生師曰有勞神用幻曰未在更道師便進前奪竹篦擲于地幻軒渠大笑師曰某甲罪過便作禮幻乃撫而印之師菴居三十載開法伏牛僧問龐居士道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某甲今日請和尚彈看師欬嗽一聲僧曰不會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僧曰意旨如何師曰馬祖去世久矣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富兒易驕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窮坑難滿曰某甲不會師曰若道即心即佛大似好肉剜瘡若言非心非佛何異灸瘡加艾直饒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是平地喫交且道畢竟如何坐來拭几添香火粥罷呼童洗盞盂

潔空通禪師法嗣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黔中正法雪光禪師族趙氏徧歷諸方至靈峯度夏聞舉嚴陽尊者問趙州公案有省舉似寂照照曰無功用處正好用功莫認些子光影有悞生平復結冬于景德一日定中聞巖瀑聲觸發默舉從上佛祖機緣一一透得遂往參潔空從頭舉似之空曰不見道

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道了便入寢室師自是茫無意緒懷疑不決一日見寒山詩吾心似秋月之句凝滯頓釋後菴居古山臨終書偈而逝

雪峯瑞禪師法嗣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性空和尚嘗作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拶破虛空還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冰塞北胡兒街市鬧用中玄石女吹笙碧樹巔趙州葫蘆挂東壁村中王老夜燒錢玄中玄妙中妙寶絲網裏關明珠須向暗中通一竅海潮音熾然說師子筋琴彈白雪兩岸青山笑點頭百年狐兔形摧滅

大闡通禪師法嗣 大鑑下第二十九世

君峯清祥上座久依大闡一日忽有省呈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超三界

性空和尚法嗣 大鑑下第二十九世

荊州圓通夢菴嬾牧湛覺禪師長安曲江張氏子幼慕禪悅從藍田秀芟染矢志究明生死大事朝夕孜孜至于寢食俱廢一日有省往見性空求為決擇遂蒙印證成化丙戌開法圓通上堂選佛場艸深三尺空王殿浪捲千尋圓通有一句子囫圇吐不出吐出不囫圇若有人檢點得出許他具一隻眼

續燈存稾卷第十一

明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曹洞宗

大鑑下第十六世

淨慈暉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明極慧祚禪師舉洞山冬夜喫果子公案頌曰洞山果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為君輕點破牡丹華下睡貓兒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菴道勤禪師郡之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安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則不然有問如

何是和尙家風只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淸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窻燒盡丹霞木佛冰膠野渡涷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還會麼衲帔蒙頭坐冷暖了無知

天童珏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足菴智鑑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問曰是甚麼師曰我手何似佛手早失恃怙依眞歇於長蘆時大休居第一座深器之後隱象山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華雨滿溪流水香

大鑑下第十七世

華藏祚禪師法嗣

東谷光禪師上堂藏身處沒蹤蹟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蹤蹟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華坼有來繇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徑爭拋擲

雪竇鑑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菴於雪竇看庭前柏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踍跳松蘿亮格笑掀騰菴領之出世閱數刹後遷淨慈復奉敕陞天童捧敕黃示衆曰雲開九天呈起曰看彩鳳銜出且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敕開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涷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囮火爐動也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墮蕭騷舉拂子曰看唯有玲瓏崖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寮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鎚萬事了畢且道如何太白峯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進退兩序上堂開無間地獄現閻羅大王聚夜叉一部列牛頭兩行與其進者劍樹上猛火進用與其退者刀山裏寒冰退藏且道理會甚事叵耐飯飽弄筯判斷屎急尿牀其或未然華柳春風入戲場

上堂天童鋏臭老拳頭打殺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箇卵天明推出大日頭且道如何曬眼諸人恁逕處免教行步滑如油謝造橋上堂去那邊去來者裏來中間絕壑斷崖且道如何相接以拂子作彎橋勢曰看依稀金磴闕彷彿彩虹彎人從橋上過又作麼生松蘿影裏開天巧翰墨光中入畫看上堂靈雲見處桃華開天童見處桃華落桃華開春風催桃華落春風惡靈雲且置莫有與天童相見底麼春風惡桃華躍浪生頭角新起妙嚴慶懺陞座推倒多年老鼠窠掃空平地笑呵呵從空架起生頭角蓋覆驢牛不厭多今朝成就大緣千古發揮大事且道如何研領任他門外客到家還我箇中人復舉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曰南方殊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曰多少衆著曰或三百或五百師曰春風勾引鷓鴣啼著問文殊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著曰多少衆殊曰前三三後三三師曰平地波瀾鉤鋏船者兩轉語要與諸方眉毛斷結更有兩轉語要與諸方點眼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鋏錢省數足百前三三後三三蘿蔔芋奶淺貯滿擔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笑笑箇什麼不笑巴又便笑杜撰雖然笑者還稀忽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便向他道新起妙嚴誇第一一齊都在畫圖中師六坐道場未稟師承衆有是請師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果臨終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雪竇足菴大和尚弁書辭世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踍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書畢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本山

大鑑下第十八世

天童淨禪師法嗣

雪菴從瑾禪師因僧請益倩女離魂話師示以頌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按師嗣心聞賁系濟宗誤入此)

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值翁上堂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鮫鋏釘師在衆中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

多時後承印可出住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報恩秀曰看讀不易）師嘗作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黑雲籠午夜天佛祖無踪凡聖盡箇中誰辨往來源偏中正金井玉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已生東餘輝不照毗盧頂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回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崔嵬偏中至覿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用繁興豈凝滯兼中到無舌兒童方會道機塵何處得逢源撒手回途還得妙

大鑑下第十九世

直翁舉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雲外岫禪師世居昌國生而身材眇小精悍有餘往從直翁和尚受業究明曹洞宗旨徹法源底出世慈溪石門歷象山智門遷郡之天寧陞住天童師機用奔軼絕塵雖鶻眼龍睛亦無窺瞰分能巧譬傍引務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洞宗之傳獨賴焉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岩崖中有深山岩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岩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岩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澹佇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者裏毋固毋必師後示寂無餘嗣禪者率錢津送後事建塔塟於本山

鹿門覺禪師法嗣

青州普照一辨禪師精究教相旨趣後棄去往參鹿門得言外旨出世中都萬壽室中嘗設百問勘驗諸方一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又曰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什麼處相見得箇端的又曰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又曰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什麼擬心卽錯動念卽乖又曰有口贊不舉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

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如是憧憧爵室契其機者鮮爲師嘗作四賓主頌賓中賓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徧涉義天空闊不容塵賓中主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鎮寰區璋太初三尺匣中誅佞劍百篇囊裏薦賢書主中賓丹墀鞭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卻襴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重岩幽邃鎖烟岑古洞龍吟霧氣深石女唱歸紅焰裏木人運步覓知音又頌浮山示投子十六題一識自宗問答休將句偈酬到頭佛祖一齊收九年面壁已多事立雪譚光亦強求二死中活今時及盡更何親雲鎖幽岩凍鎖津堪羨嶺頭增意氣雪中獨綻一枝春三活中死合頭相似喜人情水月空華鏡象榮荒徑客迷芳艸渡擬將石火當天明四不落死活到頭探汲不虛施運水搬柴自合時燕語未歸簾幕靜曉鶯啼處綠楊垂五背捨三峯華嶽總平治雪壓寒林折凍枝一念不生全體現纖毫纔動落堦墀六不背捨路闊巖高碧澗流山華開徧接雲樓雨餘何處鶯聲囀不顧殘春語未休七活人劍耳

聽無如眼聽親南山下雨北山雲動容舉止方圓異大賞將軍不語動八殺人刀凛凛霜風刮地生千山冰雪路難行未萌已落威音際纔擬玄徵墮穽坑九平常春來幽谷水泠泠策杖優游傍釣汀好箇太平無事客汨羅未必獨惺惺十利道拔生少室靈山事宛然不曾談教不安禪回光一句超今古大丈夫兒誰後先十一言無過失默時似說說時無迷悟剛令與道疎莫謂人根有利鈍麤言細語不關渠十二透脫雪後風和曉霽天鶯啼華笑柳含烟鳳樓不宿桃源客半夜穿韡入市廛十三透脫不透脫劈箭機鋒著眼看當陽趂妙哂傍觀雲橫谷口迷巢鳥雪擁柴門去路難十四稱揚寒潭不與月爲期萬古松聲韻不移眼聽耳觀如會得方知佛祖密傳持十五降句當臺明鏡影難藏露柱燈籠自舉揚千聖不曾留半偈少林已是不相當十六方入圓攜琴玉女夜歸時鳳轉丹霄入紫微香霧噴華烟靄重汀洲漁棹月依稀又五位頌曰正中偏斗柄初橫半夜前密室不燃龍鳳燭廣寒宮殿月當天偏中正木女手提無字印

失曉崑崙臂鐵肩自然羞覩秦時鏡正中來劍樹刀山也自摧玉馬嘶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偏中至大用縱橫無巧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兼中到頭角完全無異號脫珍著獎入鄽來縱橫踏破今時道

大鑑下第二十世

天童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無印大證禪師族番陽史氏生於大德丁酉正月二十四日自幼穎異從昌國寺智節芟染受具山遊初謁荊石琬於圓通不契時雲外唱道天童師往依之一日入室次鍼芥相投遂命典藏復見中峯於天目雅相器重至正間詔天下名衲善書者書金字藏經師應詔事竣上賜織金屈眴之衣泰定初南還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起師出世衢之南禪爲雲外嗣雲外嗣直翁學直翁嗣東谷光東谷嗣明極祚明極嗣自得暉蓋隰州古佛之六世孫也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至正七年移越之定水閱九年遷雪竇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覩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汝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孃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眞佛良久曰是何面目下座巡寮喫茶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剎竿頭上無青天志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加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過岩房贏得日高眠居四年退歸定水之圓明菴明年辛丑九月二十一日示寂世壽六十有五闍維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建塔菴後

普照辨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寶禪師嘗作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前燭殘人靜丹墀冷一片虛明照碧天偏中正曉天不挂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稀還被輕烟映正中來深夜寒梅雪裏開馥馥幽香無間斷頭頭觸處絕纖埃偏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攜手相將賀太平熙熙風物從來異兼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木龍吟大地春靈根秀出寒巖艸

慈雲覺禪師普照室中垂問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

半夜石人無影象縱横誰辨往來源問不見一法始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驟千山問喫飯忘其饑力充忘其飽作麼是力充底人師曰亘靈撞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問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邊事如何是向上人師曰半夜烏鷄雪裏啼問行玄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關山萬里只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趨向師曰牀窄先臥問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戸坐不當堂問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

大鑑下第二十一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太原府王山體禪師侍大明室中十年未嘗露圭角一旦辭去或問大明侍者何往明曰禪和家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明曰若道有參學栽他頭角若道無參學滅他威光於是一衆方疑後蒙印許久隱西山府運兩衙請住王山師嘗謂衆曰師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眉共躅第三影響不眞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艸若齊眉共躅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眞者狐犴猥勢羊質虎皮又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烟寂寂苔封塵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正中來木人攜杖火中回跡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偏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鋩大用縱横無變異象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栽絕頂無根艸

仁山恒禪師久侍大明遂臻堂奧明付以衣拂師曰某甲不是恁麼人明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渠師以法乳恩深僶勉而受明復囑曰汝既如是第一不得容易爲人若輕脫躁進必有坎坷

大鑑下第二十二世

王山體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初見普照寶照曰兄弟年俊

正須參叩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師乃避席曰和尚即今作麼生照曰如生寃家相似師曰若不得和尚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便下禪牀握師手曰作家那（報恩秀曰死灰裏一顆荳爆）復參王山得受記莂繼踵住持上堂學洞山示衆曰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良久曰只如萬里無寸艸處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艸大陽曰直饒不出門亦自艸漫漫地師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即不然偏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偏十方界只者一微塵許也須及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艸還會麼休侵洞嶺初秋艸請看疎山臘月蓮僧問高郵定和尚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定曰乾屎橛師聞之曰謝供養五位頌曰正中偏鑿洞沉沉鎖翠煙午夜碧空淸似鏡一輪明月上層巓偏中正欲曉雲濃封野景雪屋靈明夢未醒冥然又若寒宵永正中來木人攜錫下崔嵬縱横不履今時地石徑祥蓮襯足開偏中至嬾提妙印無眞僞碧莎叢裏恣情眠一任岩前華雨墜兼中到突兀三光曾未照夢手敲空聽者稀迥然不墮宮商調

勝默光禪師舉九峯不肯首座公案頌曰元座徒亡一炷烟九峯豈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爲承紹孤負先師不借緣示衆舉麻谷振錫話曰是無可是非無可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鷄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鼈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大鑑下第二十三世

雪巖滿禪師法嗣

燕京報恩萬松行秀禪師河內解人也族姓蔡往從邢州淨土寺贇公芟染受具戒首參勝默令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話經半載無所入默曰我只願汝暹會一日忽有省復舉玄沙未徹話有疑遂往叩雪巖於大明未逾月不覺伎倆頓盡因命掌記後承付囑尋還淨土闢萬松軒以自適耆舊敦請住持次遷中都萬壽承安丁巳詔住大都棲隱禪寺退居報恩小參舉昔有跨驢人路遇衆僧問何往僧曰道場

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者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人人盡道者漢有頭無尾能作不能當殊不知却是者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者不平公案不免更與華判一上喫拳沒與漢茅廣杜禪和早是不克已那堪錯怪他道場唯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唵護薩哩嚩金章宗詔師於內庭陞座說法躳自迎禮聞所未聞契悟感慨賜錦綺大僧伽衣上堂蓮宮特作梵宮修勝境還須聖駕游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亦展恢天網呂望希垂浸月鉤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華秋閏四月旦上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歲之餘閏山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箇出來道通疏伶俐知時按節要且無道人氣息山僧不免以手掩鼻道退後退後作什麼齎道人氣息珍重示衆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立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

如何回互示衆去即留住住即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示衆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地生苗直饒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艸鞋行脚始得示衆踏翻滄海太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從立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示衆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雖然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師室中問僧洞山和尚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僧曰不會師曰子善解龍吟僧問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曰天曉不露問諸佛不出世為甚麼却向王宮生師曰青山常舉足曰亦無有涅槃為甚麼却向雙林滅師曰白日不移輪問撒手那邊底人為甚麼不居正位師曰大功不宰曰回頭者畔底人為甚麼不墮偏方師曰至化無為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曰切忌回頭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師曰擔取去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為什麼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師曰拆却殿了相見師於百家之學無

不該通三閱大藏恒課華嚴入室弟子百二十八人晚年退居從容菴示寂壽八十一

大鑑下第二十四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生時有異徵八九歲一目十行鄉里有聖小兒之稱遭亂父兄離散㷀然無依遇一老比丘諭師學佛曰汝能誦一卷法華則一生事畢矣師曰佛法止於此乎比丘驚異遂偕往仙岩謁休林古佛曰此兒龍象種也得侍巾瓶他日必成大器林納之乃爲祝髮受具戒與雙溪同服勤七載時萬松住報恩師輒腰包獨往室中機契遂蒙印可復親炙數載後住少室世祖潛邸命師設大資戒會戊申詔住和林興國世祖即祚因論辨僞經師馳驛以闢火其書賜光宗正辨之號命即故里建精舍敕額曰報恩仍給田以飯衆時萬壽虛席衆復請師主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乳峯點頭即向汝道問如何是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華不見踪師問僧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且道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便喝晚年退居嵩陽乙亥七月二十日示微疾集衆書偈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二塔於所居之西隅

大鑑下第二十五世

少室裕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自幼穎悟過人從雪庭遊遂默契玄旨後繼領住持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渠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什麼處卓拄杖曰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太原府報恩中林智泰禪師汾陽之魚城人族姓溫剗鬃於華嚴一日喟然嘆曰大丈夫當究明生死大事爲能區區於此耶遂往叩雪庭於萬壽服勤數載室中機契後奉敕住報恩一日示疾集衆曰吾緣止於此矣汝等善自護持當惜寸陰勿令虛度復書偈曰修起忠師無縫塔推倒自家無相身無相身無相身無相身中絕點塵書畢怡然而逝

泰安州靈巖足菴淨肅禪師永平張氏子從香山壽

聖受業參方二十餘年見知識數輩皆不契後參雪庭於萬壽親炙久之蒙印證初住萬壽次遷少室靈巖後退居香山一日集衆訣別右脇而逝中林禪師為之銘曰遼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行古顏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敎諸方老宿徧叩其門為雪庭嗣為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密固靈根慧燈朗照銷鑠羣昏全機大用搖乾蕩坤撒翻渤澥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渾吞二邊不滯中道寧論三居大刹四衆咸尊去來絕朕動靜無痕虛空爛壞斯道常存

大鑑下第二十六世

少室泰禪師法嗣

西京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芰染徧游講席號稱義虎棄去謁靈隱投誠入室一日聞隱上堂擧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師遂穎脫即蒙印可後住天慶遷寶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華影到窗前皇慶癸酉十月示寂世壽六十九僧臘四十九

濟南府靈巖秋江潔禪師雪軒參師問何來曰青州師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曰已呈似和尚了也師頷之俾參堂久之一日忽然大悟遂詣丈室不及啓口師遽曰金鎖玄關打開了也軒曰千年桃核裏覓甚

舊時仁師乃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非汝而誰

靈巖肅禪師法嗣

西京寶應月岩永達禪師汾州劉氏子受業於里之天寧每以生死為激勵往見靈巖巖深器之親炙數載遂入閫奧乃曰發證由師行之在己乃往泰安掩關四衆請住寶應不得已而起後示微疾端坐而逝

封龍古岩普就禪師溥陽人族姓劉年十五出家於禪慶首參靈巖巖以本分鉗鎚示之未幾開悟大德六年月菴海退席諸山具疏請師補處敕賜妙嚴弘法大禪師號次遷封龍後退居靈棲示寂世壽七十有七

大鑑下第二十七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平陽府臨汾姚氏子生有異質見僧則合掌作禮稍長往從福巖普公受業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即法身欣然契悟遂謁還源呈所解源印可之復閱大藏於龍門歷三載泰定甲

子主少室尋移香巖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虗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華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淸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至正壬辰五月十七日沐浴更衣集衆申誡飭翌旦吉祥而逝瘞全身於雪庭塔右世壽八十

靈巖潔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雪軒道成禪師雲州趙大王之遠孫也父徙保定遂家焉年十五從郡之興國寺薙落師廣額平頂雄偉氣象少有遠志甫受具戒卽結侶密究單傳之旨後聞秋江法席之盛遂往參叩(語具靈巖潔章)旋還靑社緇素請住普照洪武十五年詔立僧司師應選三十年秋八月敕師住持天界師奏不會佛法上御製詩賜之曰不答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前數歲年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眞機紅葉千峯燦爛顯箇中妙旨亙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長存鳥道虗通遲步玄關綿密纊紘鍩落按指古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鍼玉綫穿過機先截來兔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該所以物物頭頭塵塵刹刹未有絲毫欠少大衆還會麼夜來木馬雲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上堂陰極陽回化日長梅華處處噴淸香箇中消息無多子徧界何曾有覆藏如是明明秉帶百艸頭邊相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眞人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含宗鑑心生則種種法生身是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爀寰中日月潛通遐邇直得枯木生華該括古今解使寒冰發焰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岩皎皎神光徧照六門機息何須宛轉旁參一色功圓切忌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拂挂嶺頭雲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新顯一眞之妙用總造化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津法筵大啓覺苑弘開國運與佛運齊興皇風共宗

風竝扇只如道舊歲已去新歲到來未審去從何去來自何來如斯評論轉見譊譊敢問大衆衲衣下一著子還有增減去來也無良久臘盡陽和無影樹春回華發不萌枝上堂五月榴華照眼明薰風啼鳥偏岩扃機先一著無玄妙切忌當人認色聲記得夾山會禪師示衆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師曰二老師見處一一檢點將來總成漏逗鳳山則不然若是色見聲求即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太宗踐祚師奉旨使日本宣諭聖化二年與同使官僚還備奏上大悅恩寵之隆有加六年敕就鍾山建普度大齋會命師陞座說法聽者數萬人十一年入覲復奉敕於大慶壽建齋會賜賚尤加宣德三年師以老表辭還山上憫之遣內臣護送南還天界西菴養老七年臘月八日示微疾訣衆說偈趺坐而逝上聞遣中官致祭有文世壽八十一僧臘七十五茶毗烟焰五色仙鶴翔空異香縹緲官貴四衆萬人咸嘆希有舍利圓紅者無筭敕賜建塔於鷲峯禪寺

封龍就禪師法嗣

西京天慶息菴義讓禪師眞定府李氏子丱歲薙落受具徧叩諸方末後詣封龍參古巖巖一見輒稱賞之後出世天慶次遷熊耳之空相泰山之靈巖洛之嵩少庚辰夏遘疾乃謂門人曰斯疾不起矣須營塔至五月十二日塔工畢師囑後事遂書偈曰來時本淨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游右脇而逝

大鑑下第二十八世

少室才禪師法嗣

南陽府萬安松庭子嚴禪師河南緱氏縣人族姓樊幼多疾苦父母慮其不育俾從少林霽雲受業十八受具師天資奇邁通內外典首謁江月照次見息菴讓後參淳拙才拙示寶鏡三昧反覆詰辨師大豁疑礙拙曰荷擔大法盡在子韶付偈有五乳峯頭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時萬安虛席四衆請師主

之洪武二年已酉遷少室力田給衆有偈曰亂後歸來自耨耘生涯辛苦與誰論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宿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以銷魂年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十三年冬周王殿下爲國母慈孝皇后資修冥福命師陞座說法賜僧伽黎以旌之後以老閒居云

天慶讓禪師法嗣

熊耳嵩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從古巖祝髮迨巖遷化往參息菴命典藏一日室中白事次言下豁然大悟住後莅衆嚴峻凜若秋霜一日示微疾謂衆曰吾世緣已畢時節至矣汝輩勿以情識眷戀末後一句聽吾分付良久就枕泊然而逝

大鑑下第二十九世

萬安嚴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凝然了改禪師嵩陽金店之茂族也自齠齔繫念空宗遂依止少林年二十始納僧服初見月印於香山聞松庭唱道於天慶師遂往參一日松上堂曰一言迴脫獨拔當時師言下釋然尋歸隱二祖菴洪武二十三年會祖庭虛席合山敦請師力辭不獲已而起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如是徹古該今自繇自在知麼永樂十九年忽集衆訣別復說偈曰吾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撒手威音外綿綿與密密泊然而逝

大鑑下第三十世

少室改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俱空契斌禪師平陽府垣曲人參凝然求示心要朝夕咨叩一日覩秦封槐豁然開悟徑投丈室然一見遽曰契斌參得禪也洞上一宗密在爾躬景泰四年接踵住持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曰烏龜向火

大鑑下第三十一世

少室斌禪師法嗣

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洛陽許氏子禮福先芘峯薙落初參超化宗入室請益有省入後詣少室叩俱空示以綿密閫奧師罔措一日偶檢傳燈見天衣以行者五人俱召實上座因緣遂默契五位奧旨即蒙

印可住郟鄏定國後於成化十年六月示寂世壽六十四僧臘四十塔於少室祖墳

大鑑下第三十二世

定國從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虛白月舟文載禪師通州人世系蔚州廣寧王氏祖諱才從太宗靖內難官至武德將軍遂家通州母夢僧投宿覺而生師從萬安白菴空公芟染往武林納具還山掩關因閱萬松拈提古宿機緣若面牆者久之忽有省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迴文之工非鍼綫綿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莫能與也遂出關參無方親依久之乃承印記正德改元住少室上堂達磨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於單絲汝等諸人趂色力强健打辦箇事切須努力莫等閒過日嘉靖三年甲申師年七十退居三十六峯之中

大鑑下第三十三世

少室載禪師法嗣

北京宗鏡小山大章宗書禪師順德南和李氏子自幼異於常兒每嬉戲必作佛事年十餘歲淹通經史一日忽掩卷嘆曰此非出世法也遂告辭父母往投里之開元祝髮聞月舟法席之盛往謁因親炙八載方蒙印可嘉靖三十六年少室疏請師嘆曰先師化後三十餘年曹洞一宗殆將湮沒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潰跬可須也雖慚付囑其柰付囑乎遂主之時方亢旱河井乾涸師至泉源復漲丙寅遷宗鏡隆慶改元遊西山三學洞喜其幽深遂居焉至冬忽示微疾臘月十六日索筆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卽日圓覺鏡破宗正書畢危坐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六荼毗骨分爲三於宗鏡順德少室建塔焉

大鑑下第三十四世

宗鏡書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大千幻休常潤禪師南昌進賢黃氏子幼時觀演雜劇有感遂往伏牛山從坦然平祝髮居三載茫無所措質疑不決南謁萬松於徑山投誠咨叩松曰疑是何人措者何物師益加疑悶乃往聽講楞

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忽有省遂叩大方蓮問曰忽現鏡中像時如何方曰直須打破師不契復參小山舉前話山曰何必打破師曰爭柰鏡像何山曰即今鏡像安在試拈出我看師當下釋然益自奮發一日室中山舉洞山我今不是渠話問師曰既不是渠畢竟是阿誰師領旨呈偈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會爲佛祖師常作人天則龜毛拂子淸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山曰子毋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師曰尙不借緣從何門入山曰既不借緣汝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山曰就不借緣一語其意云何師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山曰善哉翌日辭行山付偈有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之句師曰某是何人敢當此言山復囑曰吾道不振久矣焉能袖手耶師唯唯逮山遷化僉議住持非師不可師遜謝再三衆乃舉山付囑語以激之師遽墮淚不復言遂領院事時萬曆二年甲戌秋也師體貌豐碩聲若洪鐘襟度坦夷荷負大法朝夕乾乾無少怠入室弟子二百七十人萬曆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訣衆書偈而逝

建昌府廩山蘊空常忠禪師壽昌請問法要師曰汝能精進不肯自欺便是徹首徹尾工夫一日聞禪者論金剛經師訶之曰宗眼不明豈爲究竟昌聞茫然自失便請問如何是宗眼師拂衣而起昌復請益師曰我實不知汝自看取昌後於大好山得悟詣丈室呈所得師曰悟則不無却須受用得著始得恐只是藥汞銀禪也

大鑑下第三十五世

小室潤禪師法嗣

北京大覺淸凉慈舟方念禪師唐縣楊氏子年十歲從金臺廣德大慈義公芟染受具游講席探性相宗旨一旦棄去遂往少林參幻休休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休曰北方法道與此間如何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休見其言異命充維那一日游初祖面壁處忽然契悟乃曰五乳峯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詣丈室呈似休印可之囑曰從上佛佛祖祖以自已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衆生知有余得之小山

先師今以授汝宜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然雖如是須晦跡林泉待時而出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峯頭露時年二十八矣遂往五臺掩關日惟一食不設臥具後赴東臺請偶雙目失明師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習定七日雙目復明南遊補陀還次越之大善寺衆請止風塗說法湛然澄參師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然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師復問洞上宗旨然呈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鍼綫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囂囂山頭白浪涌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師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眞當家種艸也汝後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乃付以偈曰曹溪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峯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壬辰嘉興緇素請住東塔尋赴雲居之請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秋五臺古清凉專使請師開法緇素懇留未幾示寂門人湛然迎遺骨塔於顯聖之南山

嵩山少室無言正道禪師豫章胡氏子投上藍芟染年十五遇老宿知休開示法要遂從休遊憩南嶽淨餅岩一日休謂師曰欲究明此事須將宗教葛藤穿過始得乃命往見遜菴菴語休曰無言足稱法器切不可以一知半見障渠智聰第令南詢自參自悟休拈張拙頌驗師師曰眞如尙不可爲何頌之有休見其穎利復命參少室幻休一日幻上堂師出問如何是洞上家風幻曰月下三華樹峯前雙桂枝師曰和尙還別有否幻曰惟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師言下大悟卽呈偈曰雲攢絕頂月鎖幽岩石人撫掌木女舒顏幻卽印以偈曰無言的旨不離言玄唱玄提妙絕傳今日單傳親印授他年雙桂利人天萬曆十八年庚寅師主少室僧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竪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來年更有新條在不假重重爲指陳一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四時行焉他日又一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百物生焉師機用敏捷襟懷平實後示寂塔於祖

瑩

廩山忠禪師法嗣

建昌府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生而穎異澹然無所嗜好九歲入鄉塾便問浩然之氣是箇什麼塾師異之及長誦金剛經若獲故物往依廩山常疑四句偈一日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不覺釋然述偈曰金剛四句偈無影亦無形本來無一字徧界放光明時年二十四矣偶閱大藏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遂辭廩山結茅於峩峯絕頂作偈曰踏上雲頭第一峯眼中寬博小虛空當時欲見無由見今日相逢處處同又一日檢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疑不決晝夜提撕寢食俱廢因搬石次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往呈廩山山印為法器至是始薙髮受具影不出山者又二十四載至萬曆甲午年五十一始出住寶方有禪者問師曾見何人便住此山師曰總未行脚禪者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過杭訪蓮池大師復北遊謁無言達觀瑞峯諸老皆器異之返錫住壽昌上堂拈香示衆曰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底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大衆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旨不函蓋乾坤隨波逐浪不截斷衆流擡薦商量不大用現前探竿影艸不當陽撒出金剛寶劍不據實而論窮劫不盡要且具眼者揀辨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卽不囫圇打作一塊始可定叢林之是非驗學者之邪正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措應緣無不合轍然此道離微疎之久矣衆中有大智者當拌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為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拌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人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伶俐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是不得春風華不開且讒道及至華開又吹落上堂諸佛時常說法不須擬議猜詳是什麼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只貴直下承當承當箇什麼雲騰致

偏竪偏

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者些關棙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檬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艸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洩破達磨九年覆藏峩峯不惜口業一下爲衆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尺一下曰罔談彼短靡恃已長上堂臘八逢辰叢林設粥所爲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下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若恁麼則三世諸佛已立下風況迦文佛乎且道貍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曰爲他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如是寶坊不免連貍奴白牯一齊趂出三門外何也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正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首座曰和尚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尚分上即得某甲則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座曰閉挑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箇人師曰也是閉弦子下座上堂長空無路禪者●偏行白浪滔天智人能攫萬丈玄門過去猶落那邊千尺井中出來終居此岸伏藏純金不顧補囊破盋何留行平地驚心步險崖放膽本色分上智眼鑑諸

只如不涉此因緣又是什麼去就首座曰翻翻撳撳眞奇怪直勝三千夜不收師曰珍重觀音聖誕上堂五分眞香預已然光明雲起徧三千普熏三世眞如際以祝當今萬萬年更冀滿朝宰輔合國軍民共樂堯天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話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只如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情無情從何而起道得即共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道道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上堂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閑歪一機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喪不旋踵所謂妙峯峻仞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趂金毛歸野窟直追銕頷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世間之孽屑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爲向上事且道出格限量外一句作麼生道咦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久立珍重師中興寶坊

峩峯壽昌三剎別建菴院二十餘所不扳外援不發化主嘗曰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兔年益勤迨七旬猶混儕侶耕鑿不息丈室蕭然惟作具而已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每嘆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萬曆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謂衆曰老僧自此不復砌石矣衆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綿密做工夫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一著大衆切宜珍重新正十三日示微疾遂不食曰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十四日手書辭道舊十七晨興集衆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荼毘火光五色頂骨諸牙不壞建塔於方丈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四

大鑑下第三十六世

大覺念禪師法嗣

紹興府雲門顯聖湛然圓澄禪師本郡夏氏子母顧夢僧入室而娠親沒窶甚充郵卒因悞投公牒懼辱走投隱峯峯示念佛底是誰三晝夜輒有省時年二十乃往從天荒山妙峯芟染偶聞禪客論傅大士法身偈師默契便能記持經書解一切義理尋詣雲棲受具返即掩關寶林因憶乾峯舉一不得舉二話豁然大悟述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箇裏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錫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再詣雲棲棲舉高峯海底泥牛話師乃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又一日火浴僧回棲曰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謝和尚挂念棲休去慈舟念禪師自北京來寓止風塗師往謁求證遂定師資之禮（語具慈舟章）萬曆甲寅開法雲門廣孝次遷徑山東塔顯聖上堂雲門扇子跨跳今日拈來好笑云何露柱懷胎生箇兒子高叫大衆且道是何音響還有人知得消息麼若無人知山僧代通去也作哇哇聲曰諸人若還解笑一切不曾欠少若也更問如何驢年去也未了衆中莫有問話底麼有則出來只要打艸驚蛇一僧纔出師曰眞是一場業地拽拄杖便下座上堂朔風凜凜正隆冬葉落園林露本容彫盡繁柯眞實在何必慇勤問主翁物理循復枯必然榮日下雖然窮徹骨來年依

舊笑春風上堂師纔就座忽聞鷄鳴乃曰呀赤頭上座已爲諸人轉第一義諦根本法輪了也更要討甚麼消息若也不會重新再舉擊拂子曰者箇是聲有耳皆聞定非聾漢舉拂子曰者箇是色有眼皆見定非瞎漢更無絲毫瞞昧不見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上堂老僧不識元字脚强出人前要說法錯讀會參作魯三合堂大衆皆笑殺者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頭者一竅良久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乙卯住徑山上堂香已拈了佛法則不敢舉揚何也汝諸人一段光明亙古不昧不可平地撒屎雖然如是既爲衆兄弟所邀不可杜口略舉題目以爲影響且道如何是題目今日豈不爲結制上堂耶然諸方結制皆四月十五爲定規新徑山者裏以五月十一爲準的雖然遲早不同且要得旨爲準譬如行船早發遲發不同到岸同也大衆要知到岸消息麼不見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非去非來亦非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若向者裏會得以大圓覺爲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

十方微塵剎土總是一箇道場過去無量劫不曾結未來無量劫不曾解生死也在裏許涅槃也在裏許乃至是非得失邪正聖凡解脫不解脫輪回不輪回總在裏許於中還有你用心處麼還有你計較處麼咄衆中忽有箇漢出來道新長老今日請你舉揚宗乘緣何引經據論廣布葛藤是何心行耶山僧到者裏無言可對只得聊借古人行徑以圖塞口只如先徑山舉竹篦子曰者箇不得喚作竹篦子不得不喚作竹篦子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山僧不免效顰舉拂子曰者箇不得喚作拂子不得不喚作拂子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著語中間有一句是山僧底有一句是諸人底有一句山僧底即是諸人底有一句諸人底即是山僧底也有主也有賓也有照也有用衆中還有緇素得出底麼一僧拂袖而出師曰適來自起而今自倒便下座小參烟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如是莫教心識强安排衆中若作境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破你

頭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示衆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平只是衲僧分上用不著何也不見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初師到北京寓嘉熙寺一日同達大師月川法師陶石簣黃愼軒兩太史玩月次愼軒臥次問馬祖翫月因緣師曰你睡我立不得爲汝說法愼軒亟起謝過月川曰內翰蹉過了也達大師曰吾下語不及此老師過杭聞谷慧聞等數員知識洎衆護法各具柬迎師慧聞柬內曰今日大衆要與和尙作家相見和尙若來已墮情識和尙不來猶缺慈悲師閱畢卽將柬搐破曰者客作漢到老僧面前納敗闕師至卽陞堂南面而立慧聞曰和尙莫要般門弄斧師便與一掌曰速道速道聞面赤無語師曰死漢聞谷卽率衆禮拜師同無念禪師司成陶石簣圍爐次陶曰無念師在此阿師得力句乞爲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巡漕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如何是金鍼師曰山僧京都走一轉不曾遇著一箇人蘇擬進語師曰古佛過去久矣師訪無念禪師問曰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相似且道古人還具透關眼也未念曰我不見有什麼古人師遽指曰背後底聻念便休去師生平脫略遇人無貴賤一味本色五坐道場凡利濟有情無不從事天啓六年臘月於顯聖作付囑語四日過天華上堂其徒明智白往九華師曰汝去老僧卽今起程復與衆語至夜分右脇而逝奉全身塔於盎盂山之陰世壽六十六僧臘三十八

少室道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心悅慧喜禪師保定滿城劉氏子出家於普濟偶閱傳燈至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沙曰者一縫大小豁然有省往見無言久而徹證言付偈曰密法無法付當傳何以傳無傳無付處明暗妙同參後無言遷化師接踵住持

壽昌經禪師法嗣

廣信府博山無異元來禪師舒城沙氏生有白衣重包葷酒自絕年十六遊金陵聽講遂不事文句往五臺從靜菴通公芟染初參壽昌於峨峰不契乃去復謁於寶方昌同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

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臣邊事昌呵之曰大有人笑你在師曰先所論皆是到者裏因甚不是昌曰此一不是彼一切都不是師乃發憤因見伽藍像倒地有省別居宗乘堂二載一日如厠見人上樹豁然大悟趨見昌昌曰婆子具什麼眼目便燒却菴師曰黃金增色昌復舉玄則禪師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師立呈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昌首肯之住博山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幾幅素縑描不就博山出世亦為一大事因緣一條白練驀頭穿破顚老漢曾相委多少人天被熱瞞博山今日信手拈來分明舉似要使人人鼻孔撩天箇箇脚跟點地如赤珠寶鏡照萬象以無遺若玉鑰金匙啓千門而洞達諸昆仲此事不從功行得不從修證得不從思議得不從學問得不從禪定得有等將自已身心煉得如枯木寒灰百年在定終是一箇死人於本分事全無交涉所以玄沙道直饒得似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諸昆仲須就明中取則莫於暗裏偷光向華柳街頭遑得九衢春色於芙蓉岸畔帶來八面秋光應用無虧隨緣自在諸昆仲且道作麼生是博山行履處良久曰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祗揖等閑人僧問銀盌盛雪明月藏鷺意旨如何師曰露骨瘦山環紫霧塞流小澗長青苔問如何是功師曰三人同一春曰如何是共功師曰力士舁杖鼓曰如何是功功師曰胡猻上露柱曰不得敲唱雙舉請示正中妙叶師曰高低雲遶樹曰謝師答話去也師曰遠近鳥銜華上堂博山今日不說有法不說無法不說亦有亦無法不說非有非無法離四句絕百非石人點頭青山皺眉深寒博得三春暖破霧披雲入翠微上堂如何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如何是法古路迢迢苔蘚滑仍將佛法問根源雲散長空鶴唳天纖塵不立清如洗三個猢猻夜簸錢諸昆仲宗門中事豈同容易一言一句一大藏教註不破歷代祖師機深智廣潛興密運須彌倒卓拄杖橫趨繪彩色於空中擲大千於方外且道向甚麼處捫摸

所以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玄沙大師恁麼老婆心切也只要諸人知個落處始得諸昆仲青黯黯處樵子不借路以還家綿密密時機婦罷金針而夜織香銷錦帳露浥芙蓉發清嘯於深閨吐微言於連枕情濃意洽試問諸昆仲還知得也無良久曰分明一段風流事不與諸人較短長僧問如何是不斷聲色墮師曰斷橋分野水曰如何是類墮師曰孤棹舉平原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裂破幾重清世界倒騎玉象趂麒麟師初住博山還閩之董岩大仰鼓山洎金陵之天界仍還博山於崇禎三年秋示寂首座問和尚尊體如何師曰儘有些子受用座曰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熱大作麼座曰來去自由請道一句師爲書歷歷分明四字投筆坐化塔全身於本山壽五十六

東苑湛靈元鏡禪師建陽馮氏子父天載母吳生於萬曆丁丑幼從虎嘯岩一心受業後參無明一日偶閱維摩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悟入述偈曰識破不值半文錢可憐摸索許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西來別有傳投丈室呈似明明曰趙州勘破婆子你道那裏是勘破處師厲聲曰老和尚休作怪明爲助喜後開法一枝菴上堂佛法本無多南辰貫北河都來三七字降盡鬼神魔尋歸隱武夷示寂世壽五十四僧臘三十六

建昌府壽昌闐然元謐禪師南昌王氏子參無明於峩峯示以父母未生前面目話一日推磨失手撞磨盤有省占偈有本來面目不須尋一點靈明亙古今之句後聞蛙鳴徹證一日告無明曰某根器下劣幸遇和尚得離苦海猶恐宿習難以屏除昨對護法神前祝願某此生福薄智短不敢妄生節目使我終身居學地生生不離善知識福慧具足報佛祖恩是所願也無明曰欲興利濟非兩足莫能爲也子深知源委矣

福州鼓山永覺元賢禪師建陽人族蔡氏弱冠補郡庠讀書山舍聞僧誦經至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得箇歡喜處後見壽昌呈所解昌勉看乾屎橛話年

四十棗家昌爲祝髮一日昌自田間歸師逆而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振衣而立師曰只此別更有麼昌拂衣便行師隨入丈室不及啓口昌拈拄杖連打三下曰向後不得艸艸明年昌遷化師還閩舟次延津聞僧誦諸佛謦欬俱共彈指乃徹見壽昌用處有偈曰金鷄啄破碧瑠璃萬歇千休只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上堂今年五月又過五嗚起法鐘敲法鼓不用如何若何拈今擧古展兩手曰佛法當堂兩手交露柱燈籠齊作舞諸仁者還承當得麼拈拄杖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卓一卓下座

續燈存稾卷第十一

續燈存稾卷第十二

嗣祖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

明　笠澤居士華亭　施沛　彙集

未詳法嗣

青州佛覺禪師(系雲門宗)頌仰山師子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嚬呻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照日新

圓通善國師(系雲門宗嗣佛覺)佛日自江右至燕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師季方十二座右侍立日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者師叉手進前曰自是和尚拄杖短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日稱賞不已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即是不禮即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後住延聖示衆擧洞山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艸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艸大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艸漫漫地師曰且道諸人即今脚跟下一句作

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艸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艸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艸漫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話落人間示衆舉雲門大師觀音餬餅話師曰韶陽老人可謂唱彌高和彌寡如今抑向延聖拂子頭上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連

燕京慶壽玄悟玉禪師（系雲門宗嗣圓通）金顯宗遣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者是甚麼字師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罣礙佛佛心心若依佛也是塵師答曰無爲無作認作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是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物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鏡中

黃山趙文孺居士（系雲門宗嗣圓通）嘗有偈曰妄想元來本自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二人

高郵州定禪師（系雲門宗嗣玄悟）初參玄悟室中舉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于是有省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乾屎橛

杭州徑山雲菴慶禪師建陽人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者便是麼岐曰湖南長老頌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竹林巨川海禪師頌風鈴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

燕京大慶壽寺虛明教亨禪師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山居有年一日于芒山村倚樹而化是夕母夢此僧求宿覺而生師七歲出家十五遊方聞鄭州普照寶公法席之盛遂往謁朝夕參叩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忽於馬上憶擊板因緣當下動相不生將抵河津同行者警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于隕涕歸以語寶寶曰此偃仆人似欲轉動示以日面佛月面佛公案後聞板

聲豁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掣電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賓曰今而後吾瞞汝不得也後住濟州普照復奉章廟旨遷慶壽輿定已卯秋七月十日索筆書偈其末句曰咦一二三四五六七危坐而逝

鎭州嘉山來禪師僧問鐵牛和尚塔何在師以手指之忽然省發乃示頌曰鐵牛鐵牛更莫別求有人問我豎起指頭

玉溪通玄菴圓通禪師嘗著百問激勵學徒一曰沒底船子爲甚麼無漏堅固豎起拂子曰爲你說禪了也作麼生會又拈起拄杖曰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一轉語底麼又畫一圓相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裏許作麼生會復以手空中點一點曰且道者一點明甚麼邊事又豎起一指曰俱胝和尚向者裏放大光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又曰折脚鐺兒爲活計穿心盌子作生涯通玄菴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麤且道安然坐底是甚麼人

五臺鐵勒院子範慧洪大師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忽大悟遂造河朔見汶禪師陳所見汶印可之臨終說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府蔣山慧空元模禪師古田蘇氏子大德庚子定中遊蔣山玄獎禪師道場有老人迎謁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秊矣言畢化黑龍而去既寤乃曰吾當還此山也遂往卓菴一日謂衆曰吾昔於佛所號慧空菩薩今化緣既畢卽當入滅因爲衆說四諦法復說偈曰四十餘秊寄俗塵如今卸顯箇中尊嚴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華開滿樹春鐵船無柁亦無蓬撐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大地山河覓無跡虛空撞破見端的縱使鐵輪頂上旋本性圓明常不失復曰西天第三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象鼻巖前亦當如是言畢雲霧四起雷雨大作化火自焚塔于菴之西

鄭州普照寺佛光道悟禪師臨洮蘭州冦氏子偶宿灣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得

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底母掌曰何喜
之有遂辭母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
出白雲頭遂往參白雲海禪師乃承印記泰定二十
四季出主普照身著白衫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
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
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泰
和五季入滅

杭州靈隱普覺淳朋禪師嘉祐五季奉旨斷還九里
松集慶占路上堂山前一片閒田地曠大劫來無界
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幷脚尾東也是西也
是南北縱橫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麼生十里荷華九
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明州雪竇常藏主橫山之高弟也不諳文字專習禪
定儕輩呼爲常達磨云所作偈頌事理圓融音律調
暢其頌鐵牛曰百煉爐中輥出來頭角崢嶸體絕埃
打又不行牽不動者回端不入胞胎海門偈曰業風
吹起浪如山多少漁翁著脚難拌命捨身挨得入方
知玉戸不曾關苦筍偈曰紫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

中轉得身自是苦心人不信等閒嚼著味全眞息菴
偈曰百尺竿頭罷問津孤峯絕頂養閒身雖然破屋
無遮蓋難把家私說向人

台州黃岩濠頭丁安人諱覺眞號竺心初見絕田耕
於委羽山有省入遂棄家築室自居復參湧泉古愚
泉曰良家子女東奔西走作麼安曰特來禮拜和尙
泉曰者裏容你不得安乃拍手一下曰三十季用底
今朝捉敗泉便休去又往鴈山春雨菴謁無際纔入
門便曰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際曰不是不是安
擬進語被際喝出翹季就邑中明因寺側開接待一
僧提包笠直入臥內安問是什麼僧曰行脚僧安遽
指其足曰艸鞋緌斷爲甚不知僧無語安便將包笠
擲出曰者裏無汝措足處一日明因奎禪師相看安
曰聞說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明日且道是男是
女安曰鷄銜燈盞走鼈齩釣魚竿

明州育王勉侍者空室之族姪也少季有志不幸短
命而死嘗有送同事僧遊台鴈偈曰烏窠吹布毛侍
者便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鴈

宕山中樹此去好商量莫觸當頭諱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死亦非死祕魔擎杈俱胝豎指

鑷工張生諱德鄞之下水人世爲大慈供堂隨衆聽法有省一日大雪沙彌團雪作佛像衆皆述偈詠之生亦隨後占偈曰一華擎出一如來六出團圞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

永福靈江浩首座依古林於饒州永福居第一座結夏秉拂僧問進一步時如何座曰撞牆撞壁曰退一步時如何座曰墮坑落壍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座曰立地死漢（按師嗣保寧茂）

老素首座生平一關深隱罕有識之者天曆間有僧得其山居述懷三偈手蹟詣紫籜求竺元和尚著語竺元曰諸方皆以其不出世不說法爲恨今讀此三偈如金鐘大鏞一擊衆響俱廢謂之不說法可乎偈曰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洛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簷斜日落庭華尖頭屋子不教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驚飆掠黃葉却如蓬底雨來時浮世光陰自不多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鴈山羅漢寺證首座目瞽見道明白晨朝躬自汛掃或問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座豎起苕帚示之又問眞淨界中本無一塵掃箇甚麼座亦豎起苕帚示之嘗題九牛山偈曰四五成羣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煙淸溪有水何曾飲綠野不耕長自眠箇箇脚跟皆點地頭頭鼻孔盡撩天尋常只在千峯頂大地人來作麼牽

淨慈元菴會藏主臨安人參晦機於淨慈居蒙堂因修涅槃堂有偈曰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鍼眼裏好藏山晦機稱賞之

杭州天目一山魁菴主蘇州人也天資敏捷通內外典與平石砥友善棲遲岩谷不與世接僅有山麓洪氏子弟往來送供一夕洪氏婦夢主乘肩輿至其舍覺而產一子翌日登山候之果化去矣因名應魁字士元幼讀書補邑庠娶妻生子年三十一日忽自猛省遂棄家縛茅於東峯絕頂晝夜精勤行道一日空室和尚因避寇自徑山過其廬見其舉止閒雅應對

從容叩其所以乃知其為一山後身也因謂之曰公前身與平石翁為莫逆交翁今年垂九十尚耳目聰明何不通箇信息亦見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乎主欣然揮毫作偈寄之曰寄語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欲聽寒山夜半鐘吳江依舊連天碧

温州壽昌絕照輝禪師嘗坐夏於淨慈東圊寮壁間有水墨大士像師朝夕禮拜懇禱甚切一日忽見淨瓶水從壁湧出通身慶快從此智鑑日明嘗有偈曰工夫未到方圓地幾度凭闌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有志者聞之莫不興起蓋其致誠感人如此

温州靈雲省菴思禪師性方介台之寧海人兄弟四人師居長同時發心出家祖父遺業悉散與宗親偏叩諸方後出世靈雲次遷靈岩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為我伽藍瓜籃菜籃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晚年退居靈雲之前山至正甲申空室偕數衲往謁時師年踰九十矣龐眉皓髮頎然清聳拽履而出且行且問曰何處來空室曰江心師曰深幾百丈室曰謾老和尚不得師曰且坐喫茶徐覩其壁間題有詈僧詩格調頗肖寒山其辭曰五蘊不打頭自兒黃布遮身便是僧佛法世法都不會噇豬噇狗十分能空室須臾拜辭不敢再犯其鋒

文獻黃溍居士字晉卿婺之義烏人天曆初詔天下僧儒善書者會集杭州淨慈泥金書大藏尊經士亦預焉每食必與衆僧共處若別為治具則不樂甚至訴罵不食而去嘗題懸崖墨蘭曰嫋嫋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為從他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又題東坡像贊曰五祖禪師世外人娑婆久已斷生因誰將描邈虛空手去覓他年身外身題山谷像曰笑殺當年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華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短長士以文章名世蔚為一代儒宗以其造詣入微不覺冥符聖意況與吾輩雜處不肯自異亦可尚矣

明州育王虛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曰黃金園裏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曬梅華千樹雪臥雲一

枕夢回時

明州天童幻菴住首座禮應菴祖塔偈曰耽耽睚虎管窺斑便把中峯作靠山不得破沙盆一箇兒孫乞活也應難

明州天童默中唯西堂詠鑪偈曰桑空柘盡始心休綿密工夫一蘭收爐炭鍍湯拌得入爲人只在一絲頭

佛隴宜興□□可上座聽雨偈曰簷頭滴瀝甚分明迷己衆生喚作聲我亦季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

瑞州九峯壽首座臨終偈曰七十二季者邊那邊喫十方飯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紫半邊

天台山上雲峯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初見日溪詠於天寧復參方山洎諸大老尋卓錫上雲峯影不出山者五十載洪武二季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師破顏笑曰昔德山坐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

日疑曰

德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德曰阿哪阿哪恁麼喚作病得麼衆無語師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去矣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拶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

杭州僊林寺雪庭禪師仁和桂氏子毀齒喪父患痘風雙目短視數求出家謁休休于僊林一見契合因閱楞嚴至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有疑後詣江陰乾明寺覩萬佛閣金碧崢嶸于眉宇間忽有省弘治改元除夕聞鐘聲數季行履不覺瓦解述偈曰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焰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休休應淨慈請師復依侍乃蒙印可師自號幻寄嘗曰夫幻即寄之踪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翳曰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眞空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 休休嗣雪峯 雪峯嗣無際

金陵永寧古淵清禪師聞鷄鳴有省占偈曰喔喔金鷄報曉時不因渠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汾州和氏子參松竹大方和尚隨衆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菴大圓入終南一日菴舉高峯銀山鐵壁話師頓悟述偈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逍遙過方求證方曰伏牛打七即不問終南靜室意如何師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室放大光明方喝曰即今光明何在師向前一掌方大笑曰如是如是（方臨濟二十六代孫）

嘉興聖壽宜翁可觀禪師出家於南屏從車溪得省建炎初主聖壽遷當湖德藏退隱竹菴每自怡曰松風山月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相魏杞請主吳之北禪入院適重九指座曰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步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吉州武功山白雲明星禪師閩之長汀張氏子投龍歸通公落髮受具專修止觀忽歎曰大丈夫道業未就如生死何遂偏叩名宿機緣或契師不自少肯見盤龍陽禪師頓釋凝滯陽以衣拂付之隱瀟峯二十餘年太守汪公勉師出世師復移茅深入學侶嚮至漸成精藍一日辭衆曰吾去矣衆問何往師示偈曰明月落波心白雲橫嶺上欲識本來機鐵牛吞大象語畢端坐而逝全身塔於本山世壽八十有四

佛妙禪師昆明人也出家於天華寺洪武十六年赴京賜衣鉢錫杖遊兩浙宣德四年十二月沐浴更衣書偈曰去年七十九今年滿八十萬里爲參尋世緣今已畢擲筆端坐而化

嘉興府資聖克新仲銘禪師番易盧里人族姓余宋始興襄公九世孫也久依笑隱於大龍翔掌內記至正間住嘉禾資聖時了菴和尚退居南堂與師雅相契合洎菴示寂師爲文祭之略曰哲人云亡宗教陵替予來醉李惟師宿契或往或來于今五歲論覈道眞窮根極底又曰矧彼妄庸傲然高位利粥豪爭善類喪氣老成復萎弛焉何特師嘗却宣讓王之命有偈曰數椽茅屋萬株松蒲榻高眠海日紅不是賢王招不起山人只合住山中所著有雪廬稿

待詔沈士榮居士建安人洪武中爲翰林院待詔嘗著續原教論辯解一十四篇其論略曰人之爲類不同故聖人之教不一此教之迹所以異也然爲善不

同同歸於治窮其至妙不出一心此教之理所以同也此心也此理也天下未嘗有異也迹之雖異若推而極之必當致其同也又曰若得本忘末不爲迹之所惑研窮心性之原直趨至善之地則殊途同歸無有彼此之間矣又曰是心也變而不動死而不滅斯理之明昭如皎日且安得而自蔽歟若人識此心悟此理在儒爲眞儒在僧爲聖僧矣心昏理迷莫知所往本之既失諍論復何益哉又曰儒者志在排佛故作人死斷滅之說以破生死輪迴之論不知反違周孔聖人之意甚則撥無因果廢滅天理以造物歸於無知善惡皆無果報至仁夭暴壽敬愼蒙禍淫佚獲福小人僥倖君子無辜不明前因曲爲之說理則不通障正知見惑亦甚焉又曰自漢以來經書迭至究其指歸誠所謂窮心性之原入至善之地者也又非但文字而已至如日月雲霞飛潛動植色聲香味而咸臻妙理此教之體也得失違順生死苦樂事物遷流而常住眞性此教之相也文音語默食作動息威儀典章而隨機普應此教之用也具是三者其道大

行矣孰能排而毀之拒而絕之乎智者體吾佛之理觀孔聖之道性理之學益加詳焉而勸善戒惡之文尤爲緊切大有功於名教豈可自生違背蔽吾心之良知也哉其觀心解略曰心該萬法法徹心源至理難知觀心斯得故世尊初成正覺嘆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蓋人由迷此心體不知反求外爲六塵所惑內生沉掉二病是以局促無知偏僻異見唯佛如來返觀此心頓悟本性成等正覺故於世間無量百千法門出世間無量百千法門莫不洞明無礙廓徹無違故號三界大師十方慈父今儒者尙不自識本心豈能以心觀物哉又曰蓋不識自心則其本已失安能觀物明理哉又曰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心學之源也人心妄想也由執著顚倒故危道心天理也非思議之所能及故微精者不昧一者不雜由無思故不昧無爲故不雜乃能盡其至誠固守此中道也中者卽中庸之中在心而不在物在內而不在外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

發者是也子思但以情識未動即是中義與吾佛一念無生之理相近止欠悟耳儒者釋中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已發中節之和也便違子思之意矣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無有形相可見豈有偏倚過與不及之事乎又曰彼既不知觀心之妙徒欲以偏計之妄心觀物以窮理譬如塵鏡未磨水流未止擬求鑒物未之有也自不知此理在內惟務外求故學解益多去道愈遠矣又曰一日觀心證理則天下萬物萬事之理皆貫通焉夫子亦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亦求其在內者矣其內教外教辯略曰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之於內心性是也求之於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俱融著相則目前自昧嗚呼外求之失斯爲甚矣今儒學之弊浮華者固以辭章爲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爲宗其視心學則皆罔然也宋之大儒深知其病又知吾心上工夫爲有本是當敦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非可也何自爲矛盾歟又曰昔者聖人皆以內學爲本而推其用於外後世文儒務外遂不知有心學之源乃以學解爲事惟宋河南之學始言性理而有實踐之跡然但知心之用而不究心之體遂不知養未發之中又昧太極之理在兩儀未判之先或以物理爲性理故本末體用於是乎不明而堯舜周孔之道微矣又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此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於外凡知解所不能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履踐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其作用是性解略曰人覺無思乃徧知於法界識情有著徒妄起於塵勞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見有殊途佛性只在眼耳鼻舌之間妙用不離見聞覺知之際直是一塵不受一法不舍名爲直至道場頓見本來面目又曰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若無心體會則森羅萬象一鑑昭然此按指發光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也若說是性即是認著影子使毫釐繫念習爾情生業相宛然仍前迷倒此擧心塵起所謂六根纔動被雲遮也到此著力不得又曰三代而上未有佛可名惟聖帝繼

天立極推本於天言人得此明覺之理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者言人皆以此明覺爲體也率依此覺性而常不昧謂之道修者卽養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者私欲未起之時純乎天理者也私欲未起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寂者誠也至誠無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繼之以戒謹恐懼不覩不聞之際不使隱微之或動皆是養此未發之中常覺不昧故發爲中節之和則仁義禮智不待思而中矣斯所以爲教後章言誠者寂也明者覺也寂而覺曰天之道覺而寂曰人之道皆修道之義也又曰聖人得此理乃立世間治教之法吾佛得此理乃立世間出世間解脫之法儒門但明天人之道吾佛則明四聖六凡之道若盡天人之道則可以趨佛道矣其於性理不明則天人之理有所不明又安能究佛氏之理乎士識遠材全深達法相議論縱横放肆剖發幽賾直明心宗而辭旨猶善巧精妙其曰續原教亦可謂克續鐔津之緒者哉

杭州雲棲蓮池袾宏大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祝髮北遊參徧融復謁笑巖於柳巷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求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你師恍然辭歸過東昌道中聞樵樓鼓聲忽大悟述偈曰三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後住雲棲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却法師留下講案遂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時因饑荒疫癘盛行餓莩載道當道發儲賑濟命醫救療舉師董其事銓部虞公淳熙問慧曰點五百病僧因緣師曰慧日自甘窮子捨已從人西院屈陷平民臥不起致令慧日顯異惑衆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我山僧急趨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癰腫上劈地一下敢保沉痾潰散毒血

淋漓萬脈流通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衆起不見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止只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華便是死人再活說甚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艸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靑靑物外虛空體卽是如來堅實心問參禪念佛可融通否師曰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帝釋曰善說般若意旨如何師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靈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華者畢竟見箇甚麼示採蕨者曰心訣教我如何譚蹉過山前好時節蕨蕨豎起拳頭向君說新春日示衆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却昨日作麼生十二月廿八嘗自贊曰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靑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者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別衆曰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至期示微疾面西端坐而逝

紫柏達觀眞可大師句曲沈氏子性忼慨激烈弱不好弄不喜見婦人季十七剃髮遊方聞誦張拙偈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大疑之一日齋次忽大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北遊京師參偏融萬曆癸卯秋忽妖書發師羅難先是神宗手書般若經偶汗下漬紙疑當易函遣近侍賫于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悅由是注意焉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著審而已拷訊時師神色自若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笞楚抵死不屈十二月五日入獄法司定罪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緣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孃生足鐵樹華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復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宿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語畢端坐而逝（所著有紫柏集）

瑞州黃蘗無念深有禪師黃州麻城熊氏子偶遊蕩山有宿衲謂師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師悚然又聞僧舉僧問大休如何

是西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遂往五臺伏牛遍叩知識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有省又一日失手櫃蓋打頭渾身汗流撫掌笑曰遍大地是箇無念何疑之有往龍湖同卓吾居士到驅馬山會有講主至士問主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主依文講罷士顧謂師曰你試說看師擬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者箇聻師忽大悟有偈曰四十餘季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蹤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住後僧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者箇不屬四大問古人迸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迸却咽喉唇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却口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底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底只你不見曰請和尚指出我看師曰我說汝不見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尚說底話某甲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麼復友人書曰山中兀坐不聞動息學道要趂初心猛利就要討箇分曉日用對境逢緣纔得出脫不然日久月深漸忘精進依舊流於世情耳近時學道人只圖口舌利便見識聰明忘却本命元辰直待病臨身手脚忙亂時一些也用不著又不恨自己念頭不切立志差錯反說先聖佛祖也只如此便是毀謗如來正法輪自夢未醒且莫錯會古聖一言半句如吹毛劍鐵釘飯木札羹塗毒鼓無你側耳處無你下口處無你著意處無你近傍處狹路相逢眨眼蹉過到者裏情枯想絕思盡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于無可捉摸處驀地猛省驅求心一時頓息慶快平生更不隨逐聲色知見全消是非泯跡到此田地但是聰明解會能所神通脫手讓與他人終日如癡似訥虛腹間心世人莫能識鬼神覷不見閻老子何處著眼纔是真自在也信而不修狂增我見說時似悟對境還迷苦修不信轉增癡福悟修兼備狂消言息陋巷簞瓢有何得失

夔州白馬寺儀峯方彖禪師達州羅氏子參金佛山

雲菴知尙令看如何是鬼神覰不破之機三季有省出峽徧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作頌有白雲靑峯齊點頭之句嘗嘗浙中菴居杭之淸平眞寂印公蚤季嘗依之一日師舉靑峯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之曰靑峯恁麼道法眼亦恁麼道爲甚麼有悟不悟印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乃直下承當故能大悟師遽舉拳揮案一下厲聲曰恁麼則汝今大悟耶印擬議師便痛棒趂出印直得汗流浹背繇玆憤志力參萬曆壬辰師歸白馬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烟師手中常執一錢皷一面書叠字一面書犇字凡應機多舉而搖之示寂塔于龍神山

廣信府鷺湖養菴心禪師郡之上饒朱氏子偶過戚屬會道者談四生之義師於言下洞了物我平等大意往洛之太平落髮南還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聲有省述偈曰夜靜江空闊推船囫囫聲不知何所往擔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有疑猛提七日身心脫然尋歸里住鼇山嘗畫大圓相於壁間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脚者許汝學道無疑不然總是懵懂後還鷺湖十季不立座元無異來參以趙州無字話相契請居厥職贈以偈曰鷺湖十載虛元位一旦緣何立少季兩道眉毛八箇繖須知佛祖不容前又嘗置無門鎖室中以驗方來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萬曆丁卯二月晦日上堂說法置齋作別復示偈曰八十餘季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端坐而逝

韶州曹溪憨山德淸大師全椒蔡氏子幼習儒業季十二禮報恩林公爲師十九薙染受具與妙峯爲友偶閱肇論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忽有省曰今日始知鼻孔向下妙峯曰何所得耶師曰夜來兩箇泥牛鬬入水中去至今絕消息峯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尋往燕都參笑巖和尙巖問何處來師曰南方巖曰記得來時路麼師曰一過便休巖曰子却來處分

明師便禮拜後爲黃冠所誣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至韶陽禮祖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拍天多少魚龍爭變化源頭一脈尚冷然越十有一季免戍留曹溪又九季始還僧服乃歸匡廬結菴五乳峯作逸老計數載復請還曹溪未幾忽告衆曰緣與時違化將焉託一期事畢吾將歸矣索浴更衣端坐而化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塔全身于天子岡師嘗過德山禮祖塔偈曰堂前閒拓鉢獅子漫調兒覿面難同處低頭不語時未明末後句翻使至今疑爲問三季事因何得早知山居生平蹤蹟任東西投老那能擇木棲縱使脊梁剛似鐵奈何脛骨軟如泥閒從絕壑看雲起坐對孤峯聽鳥啼不必更拈言外句現前聲色是全提

續燈存稾卷第十二終

佛祖正傳古今捷錄

清・果性集





佛祖正傳古今捷錄序

佛祖正傳機語事蹟見於兩土之文者凡數十家按西天諸祖出自梁之僧祐祖述支疆是以支那正派傳燈諸錄得以沿襲備載存乎大藏周徧寰宇歷二千六百餘秊家傳戸誦使吾輩得覩先賢面目若揭日月於中天恩則溥矣柰何宏博浩渺曷能博綜約究況諸家著述皆祖傳燈然傳燈止於宋之密庵咸傑而已其下元明迄今十七八傳尙未聞其名號況氏族朝代之出處乎因閱藏典以天童老人曹溪源流彙轉少林六世仍采正傳事蹟朝代僧臘謚賜法嗣目曰古今正傳捷錄俾未至者泝流而尋源既入者統本以運末不用搜求便入法王寶藏一覽而衆美具足吾佛所謂觀彼久遠猶如今日不圖一會儼然祇貴流通正眼集者意在斯焉若吾佛應世七十九秊示涅槃相當周代穆王壬申之歲後一千一十七秊傳二十世至闍夜多卽此土漢孝明永平丁卯教被華夏至一千四百七十秊傳二十八世卽梁武普通元秊庚子歲迺達磨至金陵之際已上事蹟方册頗多人所共曉斯不重出聊備來哲博覽云

大清康熙五秊歲在丙午上元後學雪兆性識幷湏

佛祖正傳古今捷錄附拈頌

西蜀比丘　果性　集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姓刹帝利南印土香至王季子也得法於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祖囑曰俟吾滅後六十秊當往震旦國闡化問曰彼有法器堪繼吾宗千載之下有留難否祖預爲讖偈追尊者順世師乃演化本國六宗歸正時至東行王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僚送至海濵凡三周達於南海時梁普通元秊庚子九月刺史蕭昂表上有詔迎見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王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王未契遂渡江至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越九秊欲返西天乃命門人盍言所得有道副道育尼總持各呈見解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以從上囑累授之曰吾來此土見赤縣神洲有大乘氣象今既得汝吾意已終言畢端居而逝起塔

熊耳山定林寺時梁武大通二季後三歲遇宋雲於葱嶺之事頌

廓然無聖對梁王　話不投機暗渡江
雖使神光輸一臂　令人千古嘆行藏

二祖慧可大師武牢姬氏子少博群書極精玄理及覽佛經超然有悟依龍門得度具戒季四十定中見神告曰將登聖果須與頭痛如刺欲行求醫神復告曰此換骨耳非常痛也因此告師師視其頂有五峯隆起喩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主少林宜往依之遂詣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師自惟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師聞誨勵斷臂祖前祖曰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也宜名慧可師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吾與汝安心竟於是得法至北齊天平二季得燦付法自往鄴都行化三十四載

◉世下應有頌字

因辯和法師謗於邑宰翟仲侃加師以法祖知前業怡然委順示寂於大隋開皇十三季三月十六日壽一百有七塟磁州東北頌

談玄說妙語喃喃　一見胡僧便絶言
斷臂峯頭云得髓　腥風從此落人間

三祖僧燦大師以白衣謁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吾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巳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祖然之卽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燦乃付衣法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有宿累今往酬之諦思聖記勿罹世難後値周武廢教往來太湖司空山深自韜晦積十餘載人無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季遇沙彌道信付法後歷羅浮諸山舊止士民相率皈依爲四衆說法於大樹之下儼然合掌立逝時隋煬帝大業二季丙寅十月五日有信心銘行於世

身纏風恙罪何辜　一見醫王業海枯
罪生既無心亦泯　大家相對嘴盧都

四祖道信大師姓司馬居河內父徙蘄州師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請於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攝心無寐既嗣祖風脇不至席者六十季隋大業十三載領徒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憫之教誦摩訶般若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一日往黃梅值童子付以衣法時唐高祖武德中往破頭山訪懶融而隱學徒奔湊唐太宗嚮祖道德三詔不赴帝怒勅取首來使至師引頸就刃神色不變使還奏太宗彌加嘆慕示寂於唐高宗永徽二季辛亥閏九月四日壽七十二塔於東山頌

費盡殷勤算海沙　無繩自縛眼迷麻
偶然針介相投處　撥轉機輪便到家

五祖黃梅弘忍大師蘄州周氏子也先為破頭山栽松道者常請法於四祖祖曰汝今已老脫或有聞其能廣化倘若再來吾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以寄宿女首肯之即回策而去女歸輒孕父母惡而逐之既無所歸乃傭紡於衆舘之下已而生子以為不祥拋棄港中明日泝流而上氣體鮮明見者驚異舉以成童嘗有異僧嘆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一日於黃梅道中值四祖問曰汝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曰姓空故無祖默識其為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殊無難色乃從其請於是得法化道黃梅咸亨中傳法盧能示寂於高宗上元二季乙亥壽七十有四謚曰大滿禪師法一十三人頌

氏族俱忘姓亦空　了無依倚應環中
破頭山上千株樹　晝夜風吹萬竅通

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先是范陽人父行瑫母李氏迁於南海之新州感異夢娠六季乃生三歲喪父其母守制掬養及長家貧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於市聞客誦經有省直造黃梅祖問何來曰嶺南來祖曰欲須何事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堪

作佛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曰者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服勞八月祖知付授時至乃令門人各書一偈若語意冥符則付衣法會下七百餘僧悉尊神秀書偈於壁師隨和之祖一日潛至碓坊見師腰石舂米問曰米熟也未師曰米熟已久猶欠篩耳祖以杖三擊其碓師卽以三鼓入室祖以從上源流囑之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表信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汝勿傳師跪受訖問曰向甚處去祖曰逢懷則止遇會卽藏是夜遁去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季屆於曹溪以風幡之機闡發印宗於是大闡東山法門中宗屢詔不赴示寂於先天二季癸丑八月二日壽七十有六塔曹溪謚曰大鑑嗣法四十二人頌

道箇無物是本來　渾身難著出黃梅
囊錐頴脫風幡外　一滴曹溪五葉開

第一世南嶽懷讓禪師高宗儀鳳三季佛誕日生感異瑞應於玄象太史奏聞帝敕親慰其家十五得度受具同坦然謁安國師安令詣曹溪見六祖祖問甚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民不宜速說佛法師得法後侍祖復十五季先天二季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得沙門道一付法示寂於唐玄宗天寶三季八月十一日謚曰大慧嗣法九人頌

甚麼物也恁麼來　天運達和花不開
寒到一回徹骨處　春風拖綠上莓苔

第二世馬祖道一禪師四川漢州什邡縣馬氏子容貌奇偉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有二輪出家於本邑羅漢寺受具戒巳開元中習定衡嶽讓師知是法器問曰坐禪圖作甚麼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磚於庵前石上磨師曰磨作甚麼讓曰磨作鏡師曰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旣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師曰如何卽是讓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

師無對讓示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師蒙開示心意豁然出住江西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每見學者壯無所依老無所歸乃立叢林以統之唐德宗貞元四季二月一日示寂世壽八十諡曰大寂嗣法一百三十九人頌

踏殺生靈天馬駒　磨磚非鏡已知渠

了然契悟花無相　識應西乾十萬餘

第三世百丈懷海禪師福州長樂王氏子幼該三學長依大寂侍立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扭師鼻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次日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法汝為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搊得鼻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作日事也出住洪州百丈因學者羣居不法乃制清規以導之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事請息師曰吾無德不合勞衆有一曰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布叢林唐憲宗元和九季正月七日示寂嗣法一十五人諡曰大智頌

一羣野鴨拍天飛　驀鼻拽回馬簸箕

卷席歸寮呈醜態　由來堪笑亦堪悲

第四世黃檗希運禪師閩人額間隆起志意冲淡參馬祖值祖遷化時百丈廬於塔傍乃請問馬祖平日得力句丈舉再參因緣曰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師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師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承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一日丈問甚處來曰大雄山下採菌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遂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人今日親遭一口出住洪州黃檗山嗣法三十三人示寂於唐宣宗大中季間諡曰斷濟頌

武侯忠義振家邦　沒世猶驚司馬降

竭盡丹衷扶社稷　英雄千古姓名揚

◆是疑來

第五世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落髮受具便參黃檗行業純一時睦州爲首座勉令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遂辭檗參大愚愚問甚處來曰黃檗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舉前話復云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佛法無多子汝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愚脅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是師回黃檗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曰侍者引這風顚漢參堂去後住鎭州臨濟學侶雲集乃有三玄三要賓主料揀以驗學者晚居大名府興化寺嗣法二十四人示寂於唐懿宗咸通八季丁亥四月謚曰慧照頌

潦倒蒲鞋用不臧　　　　　喫人喫棒意何良

高安痛處重加艾　　　　　帶累兒孫遭禍殃

第六世興化存獎禪師初爲臨濟侍者後在三聖會中爲首座嘗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個會佛法底人舉聞得問曰汝具個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汝始得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曰聞汝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個會佛法底人汝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明日師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復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拆倒了也願與某個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忽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的道理出住興化開堂日拈香云此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後唐莊宗詔問賜紫嗣法五人示寂於同光二季乙酉謚曰廣濟

嚴霜冷雪逼寒梅　　　　　獨著春風唉眼開

不遣落花隨水去　　　　　恐驚巴峽夜猿哀

第七世南院慧顒禪師河北人得法興化住汝州南

禪竇應寺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掀倒禪床師曰你看者瞎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趂出後五代周太祖廣順二季壬子示寂嗣法二人頌

無位眞人赤肉團　從來鼻孔自遼天
臨機撥轉千鈞弩　只射威音那畔遊

第八世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一舉不第出家初參鏡淸次謁南院院問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尙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後因避亂郢州李史君請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印住住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時盧陂長老出曰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擧看陂擬開口師又一拂子牧主曰信之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何道理曰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後因汝州太師宋侯

汲疑級

捨宅爲寺請師住持至周廣順元季復主風穴師生於唐昭宗乾寧三季丙辰十二月示寂於宋太祖開寶六季癸酉中秋日登座說偈而終搭於寺前溪之西畔嗣法四人頌

棒下無生忍　臨機不見師
踏翻滄海月　放出鐵牛機
躍過禹門三汲浪　却嗟蛙步驟沙泥

第九世襄縣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子氏偏遊叢席密誦法華晩依風穴充知客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覩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何如穴曰吾雖望子久之恐汝躭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陞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且道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拄杖歸方丈侍僧問念法華何不抵對和尙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與眞園頭同上問訊穴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鴣樹頭鳴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穴謂眞曰作許多痴福作麽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後住首山大振臨濟之道宋太宗淳化三季壬辰十二月四日登座曰今季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季記却來季事來季記著今朝日至期安坐而逝荼毗收舍利建塔本山嗣法一十七人頌

放下法華詣上堂　青蓮目瞬絕承當
歸來高踞首山寺　明月淸風滿大唐

第十世汾陽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少有大志參尊宿七十餘人後謁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於是言下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勞甚久前後八請主持名刹堅臥不赴淳化四季首山入寂同門契聰領西河道俗千餘人排闥入而讓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乃出主汾州太子院作十智同眞以辨緇素後龍德府李侯與師有舊請住承天數至不起使者受罰後至曰不然有死而已師令設饌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時數僧不契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尙到處即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亦立化于側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六夏嗣法一十六人時宋仁宗天聖元季甲子歲收舍利起塔本寺頌

龍袖拂開顯大機　月輪撈摝淨無遺
三玄戈甲淸寰宇　殺活分明不露絲

第十一世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淸湘李氏子二十二出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於大愚谷泉結伴參汾陽經二季未許入室每見必詬罵一日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念歲月飄忽已事未明負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叱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擧杖逐之師擬伸救汾掩其口師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季辭去出住潭州石霜師平生以事事無礙接人凡聖莫測室中宴坐橫刀水盆之上傍置草鞋使學者下語以卜契機得法者七十八人示寂於宋

風[illegible]峯

仁宗慶曆元季辛巳上元日塔於石霜頌

歲月飄零取自由　片幡風送到楊州
室中拈起吹毛利　寃報寃兮仇報仇

第十二世楊岐方會禪師袁州宜春冷氏子小警敏不事筆硯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參慈明總院事每恣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院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出師偵之小徑搊住曰者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塗明日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風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便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後住楊岐嘗以金剛圈栗棘蓬之語勘辨諸方宋仁宗皇祐元季丙戌示寂塔於本山嗣法一十四人頌

院事匆匆不憚勞　蹇驢三脚弄蹄高
倒騎直上須彌頂　大地山河在一毫

第十三世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披削往參楊岐岐曰受業師爲誰曰茶陵郁和尙岐曰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偈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昧黎明咨詢之岐曰汝見昨日打歐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然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於言下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示寂於宋神宗熙寧五季丙戌壽四十八塔於舒州白雲嗣法一十二人頌

竊得耆婆醫道神　滿腔都是活人心
眞方假藥須靈驗　到底難謾個裏人

第十四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季三十五始祝髮受具初謁浮山使叩白雲乃問南泉摩尼珠話雲叱之師領悟呈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買來還自賣爲憐松竹引淸風雲乃印可令掌磨事一日雲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遂疑私自計曰旣

悟了明得説得如何却来在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
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後曰
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宋徽宗崇寧
三季示寂嗣法二十三人頌

等閒識得摩尼珠　捏碎光明始自如
端的一回白汗後　釋迦彌勒是他奴

第十五世昭覺克勤禪師彭州洛氏子兒時日記千
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
過去沙門也出家業講棄依白雲爲侍者一日部使
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季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
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部使應諾
喏祖曰且仔細師侍立次問曰提刑會否祖曰他秖
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聲既認得聲爲甚却不
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
省遽出見雞飛上欄竿鼓翅而鳴乃曰此豈不是聲
遂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季
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遍告山中耆宿曰
我侍者參得禪也出住成都昭覺奉旨數處開法屢

加寵賜宋高宗紹興五季八月己酉書偈投筆而逝
茶毗舍利五色塔於本寺謚曰眞覺嗣法七十六人

頻呼小玉意無他　試問檀郎會也麼
認得聲來猶未是　雞鳴絕妙識曾娥

第十六世虎丘紹隆禪師和州含山人九歲出家既
長遊方初謁長蘆後見佛果一日入室果問曰見見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
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果叱曰見個
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果肯之有問曰隆藏主
柔意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郡守李公光
延居彰教次徙平江虎丘道大顯著宋高宗紹興六
季丙辰五月六日示寂塔全身於寺西南嗣法一人

見非是見足機籌　竹密何曾礙水流
春去秋來寒暑別　不須頭上更安頭

第十七世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出
家徧歷諸方次見虎丘侍一載頓明大事出主明州
天童虎丘忌日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個無意智老
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

喫飯二十季來坐曲彔牀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如是一季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時大慧在梅楊有僧傳語至慧極口稱嘆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季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當時與大慧同稱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宋孝宗隆興元季六月十三日示寂塔於本山天童嗣法九人頌

草鞋踏破覓知音　歷盡山河路轉深
莫謂貧兒思舊債　懸羊賣狗得人憎

第十八世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老僧入舍而生幼則頴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徧參知識最後謁應庵華於衢州明果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庵頷之因辭省親庵以偈送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躲跟吾有末後句歸來要汝遵後出住衢州開法次迁祥符蔣山華藏未幾奉詔住徑山及靈隱嗣法拾人頌

嶽邊頓止千山勢　海上冥收萬派聲
恠道如來正法眼　祖師喚作破沙盆

第十九世破庵祖先禪師廣安王氏子參寂庵於靈隱分座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作麽如風吹水自成紋上堂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爲諸人作個擻脫拈拄杖卓一下云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嗣法四人

那伽大定海涵秋　上樹胡孫得自由
四海五湖平似鏡　行人莫與路爲仇

第二十世無準師範禪師蜀之梓童雍氏子九歲依陰平道欽出家首謁佛炤炤問何處人曰劍州炤曰帶得劍來麽師隨聲便喝炤曰者鳥頭子也亂作後參破庵於靈隱居第一座一日侍庵遊石筍有道者請益胡孫話師在傍忽大悟後受詔住徑山賜號曰佛鑑禪師宋理宗淳祐己酉三月十五日示寂其徒請偈師執筆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塔於圓炤庵嗣法一十七人頌

帶得劍州寶劍來　當陽一喝絕塵埃
晩風笛弄關山曲　巴峽猿聞聲自哀

第二十一世雪巖祖欽禪師初參天目理後於無準會下多季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跨跳若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如是十季後過浙東天目依住一日佛殿前行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樹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揚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後出世住潭州龍興晩住袁州仰山住持凡六刹無準忌日拈香云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却有何憑據紫栢黃檀一遽燒嗣法八人頌

衲僧巴鼻忽擡眸　觸著庭前樹一株
要見徑山立地處　烏藤三十嘴盧都

第二十二世高峯原妙禪師吳江徐氏子母夢僧投宿而孕生於宋理宗戊戌歲出家首謁斷橋倫次參雪巖纔問訊被打出後凡入門巖便問誰與汝拖者死屍來隨卽打出如是不知其幾一日少林忌辰隨衆詣三塔諷經次忽擡頭覩五祖和尙眞讃曰百季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者漢忽然打破疑情一日巖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曰作得主巖曰睡夢中作得主麼曰作得主巖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對遂奮志入龍鬚自誓曰拚一生作個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參僧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出住雙髻天目示寂於大元成宗元貞元季乙未十二月初一日嗣法四人頌

阿誰拖者死屍來　夢想俱無更活埋
驀爾枕頭撲落地　堪嗟雪嶺嘆奇哉

第二十三世中峯明本禪師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家遂生師九歲喪母十五依高峯薙落季二十四觀流省有省詣峯求證峯打趂出因民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尙討童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然徹法源底峯書眞讃付師曰我相不思

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由是學者輻湊歸之如水就下而師猶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一時天子公卿每虗徑山靈隱諸大刹迎師居之賜佛慈圓炤廣慧之號示寂於大元英宗至治三季八月十四日謚曰普應嗣法柒人頌

源泉混混盡朝東　海闊天高萬象融
竹篦拈來全體露　一毫頭上定綱宗

第二十四世千巖元長禪師蕭山董氏子幻業儒季十七學通百氏十九離塵受具習律武林會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受供時中峯已先在座見師即呼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峯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峯勵聲叱之師求開示峯授以狗子無佛性話令參於是縳茅靈隱山中倏忽十載因往望州亭聞雀聲有省往見峯峯復斥之師憤然不昧忽夜半鼠翻猫器墮地作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往質於峯峯問曰趙州何故言無師曰鼠食猫飯峯曰未在師曰飯器破也曰破後如何曰觸碎方甓峯乃微笑乃囑曰汝宜善自護持棲遁岩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自受付囑乃隱於天龍東庵聲光日顯詔居聖壽賜號圓鑑幷金襴法衣示寂於大元順宗至正丁酉六月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嗣法四人頌

猫器打翻絕點埃　聲前恍覺笑顏開
趙州狗子眠當道　路上行人絕往來

第二十五世萬峯時蔚禪師温州金氏子母鄭氏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生二子師居末有光燭室母懼弗舉其姑保而育之在襁褓中見僧微笑長依講主昇公受具出家謁千巖長老巖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竪拳云者裏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以座具打圓相叉手而立一日普請斫松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師酧價岩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岩曰我也瞎汝也瞎師曰瞎瞎命充第一座巖上堂曰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振威一喝拂袖便行巖示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

出一喝千江水逆流師呈偈曰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天空廓有何尋嚴允之未幾潛隱巖召不赴乃以法衣頂相寄之後卓錫蘇州鄧蔚山叢席大振大明洪武十四季辛酉正月二十九日示寂嗣法一十三人頌

出格英姿徹骨貧　拳頭竪起當人情
師資針介相投處　喝下分明契主賓

第二十六世寶藏普持禪師久依萬峯付法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絶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繼住聖恩爲第二世嗣法三人頌

大愚肋下通消息　派演濘沱正脉長
坐却白雲終不妙　移舟別有好商量

第二十七世東明慧旵禪師丹陽王氏子季十四依湛然薙髮受具因定起觀松有省見寶藏呈悟因藏斥之遂親炙座下一日藏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你在此許多時還作者個見解師乃發憤至第三日驀然徹法源底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藏囑曰善自護持大明宣德辛酉六月晦日示寂闍維舍利無數嗣法二人頌

佛心智道一時休　撈着虛空解轉頭
百億須彌藏介子　扶桑湧出一輪秋

第二十八世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孰錢氏子世宗儒業出家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尋思實義走見萬峯學問峯以脚兩踏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曰太費和尚尊力峯咲而許之乃結庵於洞庭山塢二十季因一僧呵其見解卽棄庵詣東明明問曾見人否師曰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個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萬峯卽今在甚麽處師面赤䩄然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繩斷墜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公今爲我打徹何得承嗣萬峯明遂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展咲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徒然今朝好咲

心潮疑朝

東明寧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派續綿綿擲拄杖云千觔擔子全分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擊下座未幾東明辭世衆請繼席萬峯忌辰拈香喝兩喝云只咦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便拜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予洞達宗源乃喝兩喝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季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誵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〇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〇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時景泰元季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一十二人頌

將成九仞聳高峯　一簣重圓始見功
自是深恩歸有地　千溪萬派盡潮東

第二十九世寶峯明瑄禪師姑蘇吳江范氏子俗爲木匠因海舟造塔傷足痛甚索酒喫舟謂曰幸是傷足若斫去其頭還能喫否即有省遂求出家乃充火頭一日負薪舟見曰將刺棘作麼師云是柴舟呵呵大咦師豁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却師起疑問曰畢竟是甚麼道理舟不荅是夜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呈悟由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云者條六尺竿幾季不曾用今日又重拈舟大咦師呈偈曰棒頭着處血痕斑咦裏藏刀仔細看若是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口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藏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成化八季十二月九日示寂塔於東明寺左嗣法五人頌

東倒西歪拆脚鐺　匡持須是赤心人
火燒刀斫鬚眉盡　業鏡臺前露本眞

第三十世天奇本瑞禪師南昌鍾陵江氏子季二十隨父商於頴州偶厭世相禮無說能公披剃令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便參尊宿晝夜參究漸有省發末後參寶和尚峯問甚處來師曰北京峯云只在北京別有去處師曰隨方瀟洒峯云曾到四川否曰曾到峯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云江山雖異風月一

般峯竪起拳頭云還有者個麼云無峯云因甚却無師云非我境界峯云如何是汝境界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峯云汝豈不是着空云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峯云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你是第一師拂袖便出乃付偈曰濟山棒喝能輕觸殺活從前手眼淸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猶放一枝新嗣法三十九人

山川事蹟名須異　風月由來理自同
鳥盡弓藏征伐寢　萬乘垂拱坐寰中

第三十一世絕學聞聰禪師邵武光澤縣奚氏子師生三歲父母繼亡外祖憐而養之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習毗尼止觀深究唯識等論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訶罵而去師從此頓發疑情念念在玆經五六載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差謬遂見天奇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曰祇爲不了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師曰錯認定盤星迷悟皆人因何不懂師曰早知燈是火豈向四方求乃付偈曰道者心同慈嫗心爭教赤子困羣陰輔成架海金梁子佛缺方知補浩任師後居龍泉寺有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僧云便任麼去時如何師云毀却了也僧問今朝孟夏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之辰未審如來何處降誕師於几上畫一圓相出住隨州關子嶺得法五人頌

歸家樵子爛柯陳　到岸漁翁罷問津
聖解凡情俱坐斷　本來面目石香亭

第三十二世笑巖德寶禪師金臺吳氏子世族錦衣弱冠時入寺聽講至舍國城妻子頭目手足感悟出家徧參名宿伏牛火場淨土止觀無所不歷因造關子嶺謁無聞聰公便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聰勵聲曰十聖三賢爾已知如何是旨速道師下語不契一日洗菜次偶一莖菜墜水逐水圜轉捉不着忽有省遂携籃歸聰見便問是甚麼曰一籃菜聰曰何不別道一句師曰請和尙別問來後與學圍爐次學曰人人有個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學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曰

有即有佛眼覷不見學曰子還見麼師曰某亦不見學曰爲甚麼不見師曰若見則非眞父母遂呈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刼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學深肯之萬曆辛巳正月十九日示寂得法十八人頌

隨身竿木覓歸家　十聖三賢眼裏花

要識渠儂眞父母　古今元不隔些些

第三十三世幻有正傳禪師溧陽呂氏子年十九歲依樂庵和尚薙髮令看父母未生前話久無所契乃克勤精進歷二七餘日忽聞燈花爆聲有省直造燕都參笑巖和尚求證巖曰將汝從前得力處一一說來師具實荅語中間巖驀趯出鞋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端一時打斷通夕不寐至明旦猶立簷下巖出見喚之師回首巖翹一足作脩羅障日月勢師當下脫然服勤數載禮辭南歸岩書從上源流付之臨行贈以一笠曰無露圭角師初住龍池次遷五臺北京普照晚復歸龍池題香爐偈曰有耳聞聲一似聾無容餘物動乎中灰心未必常如此贏得清烟便不同又慮學者見落斷常著書三篇曰駁語曰性住釋曰物不遷刻行於世萬曆甲寅春仲示寂塔於本山嗣法四人天童悟磬山修淨名蓮徑山信磬山下出玉林秀頌

趯出無跟破草鞋　鐵山當面露崔嵬

榔栗橫擔人不顧　一踏鴻門兩扇開

第三十四世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宜興蔣氏子家貧樵採爲業年二十七荷擔度山曲獨路傍積薪有省乃從幻有和尚出家每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個請益龍池池曰你若到者田地便放身倒臥嗣後惟加罵詈師慚悶交感遂掩關數載適傳公入都舉師監院事一日自城中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正所謂大地平沉底境界乃往覲幻幻問汝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幻曰汝又作麼生曰某甲得來省覲和尚幻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一日幻問忽有人問汝如何

作疑昨

抵對師驀竪拳幻曰老僧不曉得者是甚麼意思師
曰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又一日幻
舉拂子問諸方還有者個麼師震威一喝幻曰好一
喝師連喝兩喝歸位龍池一日喚師及覺宇入室曰
老僧作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為我
扶持佛法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〇〇〇
〇〇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龍池目之
大哄未幾示寂師依塔三載萬曆丁巳衆請繼席開
法次住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凡六巨剎宗風大
振崇禎十五季壬午七月七日奄然坐化流光夜照
四山變白壽七十有七自遜泣迎全身歸塔於天童
幻住庵右隴嗣法一十二人五峯學漢月藏破山明
費隱容石車乘朝宗忍萬如微木陳忞石奇雲牧雲
門浮石賢林野奇頌

銅棺山頂擔頭空　佛祖頻吞氣宇雄
賞罰都來三十棒　分明滅却少林宗

第三十五世天童林野通奇禪師蜀之長樂蔡氏子
生即絕腥依本里金鍾寺道然本然兩叔出家志存
釋典離蜀之江南入講肆大明天啓丁卯息肩當湖
掩關閱藏適友送密雲和尚語錄展卷至參禪偈曰
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頓覺疑情猛發寢食俱忘
偶散步失足墜樓有省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
息聻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遂破關詣密雲便問學
人絕跡而來特為親近童云莫妄想師曰未審還有
堂頭也無童云看脚下師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
濤童云莫錯會師禮拜天童一日陞座云世尊初生
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討甚麼碗以拄杖一時打
散師於言下全身脫落大徹玄旨乃受記莂於嘉禾
黃閣齋觀察之素園時己卯秋九月也明季辭悟住
靜於餘杭之廣化寺壬午秋聞悟訃音奔通玄後孫
司馬碩膚諸檀護堅請開法通玄次遷東塔棲真已
丑冬寧紹台三郡宮道請主天童千指圍繞克復舊
式冬夏布衣草履見衲子有輕裘緩帶則曰非吾類
也淡泊之操始終無間大清順治九季壬辰三月二
十九日出治從天臺來省覲師曰汝來也治拜云乞
師更名師曰行果圓成遂安祥而逝世壽五十有八

衲臘

僧臘四十一塔於太白玲瓏巖新庵之左師誕於大
明萬曆乙未十二月二十六日得法者五十八人頌

窮盡漚和覓指歸　棒頭痛處覺前非
危樓一踏虛空碎　鼻孔分明向下垂

第三十六世風穴雲峩行喜禪師蜀之資陽陳氏子
萬曆四十八季癸丑正月二十四日誕季十歲時因
覩死屍爛臭乃動諸行無常之感決志出家父母難
之卽自絕食久而許之遂投啓尊宿披剃徧參尊宿
皆蒙策進略識指歸晚入天臺參靈野奇和尙一見
便問杖頭撥轉孚遇知音狹路相逢如何通信奇云
雲霧鎖千山師曰未到天台不妨疑着奇曰持蠡酌
海妄測淺深師曰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奇曰峯
巒挺秀鳥道難通師便喝奇便打於是親炙座下一
日侍奇山行奇問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與你自己是
同是別師曰同則總同別則總別奇正色呵曰說得
道理好師無對奇卽攔胸把住曰除却總別異同速
道速道師佇思被奇驀向懸巖一推當下胸中寶惜
廓爾冰消回觀從前所得如大海之一滴耳卽說偈
曰罷罷罷休休休橫眠倒臥在山丘飜身拶碎虛空
骨萬象森羅咲點頭走呈方丈奇乃印可命理通玄
院事奇住棲眞命典藏鑰順治己丑九月六日乃出
源流拂子付師師固辭奇曰汝但將去已後坐斷天
下人舌頭耳於是禮辭北渡值陽山大慧及諸檀護
請師開法普濟次遷龍池法興順治十三季丙申受
請住風穴今乙巳竟十載矣時北方宗唱始自師爲

蹻蹻擔簦不計秋　機關撥動滑如油
天台痛處重加艾　大海方知一滴收

曹洞宗

青原第五世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余氏子幼從師念
心經有省乃謁雲巖悟旨授以寶鏡三昧出住豫章
高安之洞山得曹山本寂宗風大振權開五位善接
三根於是洞山宗始於斯矣唐懿宗咸通己丑三月
七日示寂謚曰悟本下傳雲居膺膺傳同安丕丕傳
同安志志傳梁山觀觀傳大陽玄玄傳投子青青傳
芙蓉楷楷傳丹霞淳淳傳長蘆了了傳天童玨玨傳
雪竇鑑鑑傳天童淨淨傳鹿門覺覺傳青州辨辨傳

大明寶寶傳玉山體體傳雪巖滿滿傳萬松秀秀傳雪庭裕裕傳靈隱泰泰傳寶應遇遇傳淳拙才才傳松庭嚴嚴傳少室旼旼傳俱空斌斌傳無方從從傳月舟載載傳宗鏡書書傳大千潤潤傳慈舟念念傳湛然澄澄傳瑞白雪以上望青原乃三十七世矣宗鏡下復出廩山忠壽昌經博山來雪關闇壽昌下乃有東苑鏡天界盛

溈仰宗

溈山靈祐禪師曹溪第五世嗣百丈海福州長谿趙氏子久為百丈典座因司馬頭陀識之踢倒淨瓶而住溈山三十季以橡栗為食後得仰山父子酬唱大弘宗旨唐中宗大中七季正月九日示寂仰山慧寂韶州懷化葉氏子唐昭宗大順元季示寂仰山傳南塔湧湧傳芭蕉清清傳承天確確傳羅漢宗五世而寢

雲門宗

雲門文偃禪師曹溪第八世嘉興張氏子初參睦州損足而悟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乃嗣雪峯示寂於五代漢之隱帝乾祐元季四月雲門傳香林遠遠傳智門祚祚傳雪竇顯顯傳天衣懷懷傳法雲秀秀傳佛國白白傳慧林海海傳萬壽隆九世而寢望曹溪十六世而寂焉雲門第四世出洞山聰聰下出雲居舜舜傳明教嵩當宋仁宗之世乃著傳法正宗記定祖圖輔教篇目曰鐔津集入藏

法眼宗

曹溪第十世清凉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出家受具精究毗尼傍探儒典乃游文藻之場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乃謁羅漢琛禪師於言下大徹玄旨出住金陵三坐道場示寂於五代周世宗顯德戊午間諡曰大法眼故稱為法眼宗下傳清凉欽欽傳雲居齊齊傳保福照照傳智者如如傳承天月月傳護國豐六世而寢益之二世有永明延壽壽乃天台韶國師之子當大宋趙太祖開寶八季示寂法眼宗望曹溪十六世而止焉

佛祖正傳古今捷錄終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塔銘并序

輪王御世誠以利物爲心含識沉淪固執塵情是念殆非一言而可濟權設三藏以熏陶令其空有俱捐證乎理事無礙由是世尊觀正法之堪傳拈花于靈山會上迦葉悟離言之妙旨微咲于人天衆前滅度千有餘季相傳二十八世摩騰入漢翻貝葉于天中初祖來梁闡別傳于教外由是立雪斷臂始契安心六世至曹溪派演一花開五葉十世傳臨濟踏門三頓喪全機考釋迦于臨濟已二十八傳遡沼祖于達磨僅一十四世嗟夫沼祖生于五運孜孜復振頹綱乃子乃孫碁布星分于海內如脈如葦敲風打雨震寰中某幸依師席忝在門墻刻銘記來勒于浮圖慨行狀無聞于后世援毫稽首敘述端由據夫風穴和尚法諱延沼出于唐季之乾寧誕在餘杭之劉氏幼而喜素豁遠有齠齓之奇長既業儒超然無經世之意一舉不第乘興歸來投禮開元披緇秉具精修止觀博極羣經首見雪峯諮臨濟兩堂一喝指參的派兒孫次謁道怤瀉懸河倒浪千尋猶憐俊哉衲子結守廓作艮朋寓華嚴爲綱紀諸方法戰詎同門外之遊人南院機投親承入室之眞子過風而止開法始紹顒師乘願而來灼然可支臨濟畢丁七載鼎革六朝白雲山中午夜燒松光日月郢州衙內鐵牛機下釣鯨鯢棒如雨點佛祖之正令全提喝似雷崩衲子之命根頓斷泣衆二十餘季一時道冠天下語默涉離微常憶江南三月裏如何通不犯鷓鴣啼處白花香誠然學本生知信夫神機天縱感仰山之懸識恐祖道之將危乃陞曲彔木床遂舉青蓮目話鶻鳩樹頭鳴句下未投眞長老動容揚古路言前機契念闍黎付託既得其人始有終焉之計時惟大宋開寶六季癸酉八月旦日書別遠近檀那登座復爲說偈道在衆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季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燈至中秋日跏趺而逝閱世七十有八僧臘五十九夏塔于寺前溪之西畔緬維祖道筆舌難窮俯慚仰愧

銘曰

祝皇道與佛道齊昌祖述憲章冀師恩與親恩永大

黃面浙子　氣宇如王　學兼內外　感世無常
乘悲願力　建大法幢　適遊襄沔　法戰諸方
棒頭取證　坐白雲鄉　單丁七載　用舍行藏
三會說法　六易時王　朝秦暮楚　獨傲風霜
縱鐵牛機　緇白心降　道啓臨濟　獨步大方
輝增日月　大振頹綱　子孫蟄蟄　嫩桂昌昌
某生甚幸　感佩餘光　稽首再拜　怵惕徬徨
祈法脉而永久

祝國祚以悠長。勒斯貞珉。來哲其詳
大淸康熙五季歲次丙午暮春遠孫果性熏沐頓述

許昌比丘　覺心 通一 眞善　助刻

祖燈大統　上

（卷一～卷十四）

清・淨符　編



祖燈大統序（原本清康熙初年杭州瑪瑙山房原刻本校本無）

今夫日月星辰統乎天者也。區分日月。割裂星辰。以各私其天。非狂則瞽矣。山嶽江河。統乎地者也。畛別山嶽。限截江河。以自外於地。非愚則闇矣。然日月之所以明。星辰之所以麗。山嶽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萬象羣物。莫不出沒變化於其中。而日月星辰山嶽江河不敢自有其功名。而悉以歸之天地者。大一統之所自出也。吾祖燈之歸於一統。亦若是已矣。自達磨梯航傳法茲土。不立文字。宗亦强名。一代止嗣一人。以明道法之不二。非謂一人之外別無悟道之人與行道之人也。六祖以下。始有青原南嶽並嗣。青原南嶽之後。又分爲五宗。而五燈之錄。遂與佛法相終始矣。然此外遯跡韜光。不在五燈之列。而悟道行道之人。不可勝數也。故自五宗歷傳。凡各出手眼者。何難自創爲宗。而卒不敢亂統者。以明嗣法之有自也。約之則總歸於南嶽青原。又約之則總歸於達磨始祖。又約之則道無可道。法無可法。卽達磨始祖亦爲道法所寄焉耳矣。又焉有彼此之殊。支庶之異乎。自人私我見。橫界畛域。猶之太虛之內。妄分五色。不自咎其目眚空華。而欲以點染太虛。識者識之矣。白巖位中大師慨然以道法爲己任。自得法於斷拂老人之後。密行闇修三十餘年。人莫能窺其蘊。且學窮龍樹。眼透摩醯。一則憫法統之淆訛。繇於我見未除。一則悲燈錄之失傳。因於搜羅無據。故自景德傳燈廣續聯普會元諸書。又自元至今曰續曰增集曰續略曰補曰繼曰纘續。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莫不稽核考辨。歸於至當。而定名曰祖燈大統。示大道爲公之志。不敢紊不敢私也。然吾更有說焉。昔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考列國之信史。而夏五己丑紀子伯莒子盟於密之類。已不能無闕疑。今始祖至今。已五倍於春秋之年。而景德傳燈諸書。又不敵當時列國之信史。則其爲闕

疑者。可勝道哉。大師曰。吾以事考之。以理斷之而已。詳其地里。稽其山川。譜其年月。考其行履。推其得法之繇。核其行道之實。則春秋所謂耳治目治者。已過半矣。然後以大公之心。明道法之統。愼以成之。恕以廣之。無負吾始祖傳法之本意云爾。佳不敏。與大師爲法門骨肉。且三十年。大師之苦心亘識以成是書。佳知之最深。昔紫栢老人。以景德傳燈未續。爲法門一大憾。今集祖燈大統。而從前景德諸書可彙於一。既免魯魚之謬。文又化町畦之淺見。於以嘉惠來茲。豈渺小哉。茲集也。達磨始祖實式憑之。大師庶可告無憾於法門也乎。

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仲夏之吉山陰法弟祁熊佳拜撰

祖燈大統序

竺墳之後有燈錄。猶尚書後之有史也。史以紀時代盛衰人物臧否。韓昌黎抗顏爲一世師。猶恐懼不敢爲。燈錄繫佛祖慧命衲僧手眼。而操觚者又豈易易爲之哉。宋景德間。永安道原禪師集傳燈。首自七佛終至大鑑下之十一世。以靑原下之曹洞雲門法眼。南嶽下之潙仰臨濟。爲二支五派。事理機用。道德人品。與其實悟潛修。皆歷歷可稽。宗門之有燈錄。實於茲始。其與司馬溫公集衆史以修通鑑等耳。厥後廣續聯普相繼而作。灼爲朝廷大典。故仁宗徽宗當御製序之。其後大川濟公復以諸燈浩繁。迺輯而會歸其元。頗稱省便。然當時以摺拾未全。致成方隅之說。本朝以來。纂述家又封以己意。擅一家言。甚而源流失準。世系疊出。徒增識者之惜。此燈錄操觚之難。不幾更難於史。夫所謂燈錄者。宗門一大關鍵。所係非小。有此闕弊。其何

以傳信千古哉。白巖位中符禪師慨然以是爲憂。三十年苦心積學、博采見聞、窮搜隱闕。自達磨迄今凡三、十八世、世若干人師資間若與若受、莫不皆爲之正其淆譌、清其源委、世系編年、鱗鱗相次、又復情存至公、尊迦文大地一子之語、使烏窠南陽不復有旁出之憾。浩百川而歸海、總千光爲一燈。傳其言者、傳其心傳其道。祖燈之曰大統、其有旨哉。然則是書也、非特集傳燈之大成、而亦集竺墳之大成也。豈區區一家言所能彷彿其涯涘哉。當年序傳燈者爲楊文公翰林。今日之序大統、余不敏固未敢僭比文公。若白巖庶與永安同不朽矣。

大清康熙甲寅佛成道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禹航法弟嚴沆題於潞河官署

祖燈大統序

燈緣於祖、明所始也。又系於統、明所終也。自一燈以及千萬燈、自一統以及千萬統、名之曰大、不亦宜乎。少林五葉、一花也。既落其三而二葉獨茂寰中。一花存、則何三與二之分也。間有彼葉之歧此葉也。歧而後遂欲竟滅之、是滅一花也。一花滅而何彼葉之能獨存。愚哉滅也、固不必能竟滅也。白巖位中和尚深爲此慮、乃不惜苦心、窮搜博採、補傳燈之不逮、救指月之偏私、開人天正眼、爲百代大成。無論其葉之各別也、統系之一花。合五宗以歸少林、是之謂大統、是之謂祖燈大統。上下二千年、訛者正之、紊者緒之、遺者稽之、疑者定之、寧嚴勿濫、寧貞勿混。非具摩醯頂上目、其能無亥豕魚魯之非哉。可年來稍聞斯道、嘗出入於檀度、因

得見位和尙握手商法門細大。其鑑徹。其思渺。其識超卓。其胸淵浩。眞可謂極西竺之精微。允斯文之柱礎。河伯望洋。覺鳩控地。其勢然也。遇其人。讀其書。不禁手舞足蹈再拜稽首而爲之弁其簡端云。 嵒

康熙丙辰夏日山陽密菴陸求可撰

祖燈大統序

世尊曰吾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而三藏十二部且塡塞乎龍宮天闕矣。少林曰敎外別傳不立文字。德山曰吾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而千七百則載支那之撰述且將汗牛充棟矣。奈之何揚聲止響響未止而聲益著。是世尊少林德山蚤成文字語言矣。曰未嘗曰不立曰無語句其可得乎。然則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果可置之歟。聞之云。爲釀者意在醲醁。得醲醁者自不介意於糟粕。彼一佛二祖之所云。直不欲人繫意於糟粕耳。而醲醁豈盡令人棄之哉。況佛祖出世爲人。波波挈挈。曲盡善巧。孰不以第一義諦爲本懷。然第一義諦固非文言。而取醲醁者舍糟粕又烏從而得其所謂醲醁哉。此宗門燈錄之所由作者。亦在欲令人知有第一義諦耳。豈徒語言文字而已。宋景德間。道原禪師以諸祖之垂範不可無述。作書以紀之。曰傳燈。其於出世之生緣必載焉。參悟必載焉。操守開法若機若語必載焉。至於遷化建塔與夫朝廷諡號必一一載焉而後已。此豈惟諸祖法言不致於無聞。而後之爲道進趨者且得由之有矜式。使佛祖慧命千百世綿亘不替。其有俾於聖化。豈小補哉。自景德至紹定二百三十年之間。廣續聯普會元諸作。則相繼而有之者矣。又自元至今。曰續曰增集曰續略曰補曰繼曰纘續。各述乎所見所聞。是又互有相成者矣。第其流傳有

局。苟非彙集大成。而卞璧隋珠未經采擷。終防或遺。此祖燈大統一集。洵乎非可得而緩者。符不敏。念諸師之苦心。實惟慧命。於是頓忘固陋。將從上諸錄三復參酌。删其繁。取其要。不使金鍮有溷。一貴精醇。雖不敢僭曰大成。而較之諸燈頗稱準備。夫五宗列派。總一佛祖兒孫也。固無自他之可目。而牛頭忠國師輩。等一達磨嫡血也。又何旁正之敢科。即今日之馬駒麟趾。振振繩繩徧天下。不減唐初。設有曰某某非瞿曇達磨之正裔。則人必指而瞋責之不少綏。況敢區從上聖師以支庶乎。符以是直據所始。悉本大宗。遡流及源。未敢少忽。明眼能以是言爲非謬。則不獨不以文字語言而眎祖燈。方當以盡大地爲一子。乃至盡大地無芥子許。非第一義諦。然則是書之爲佛祖慧命也。得不曰宜。夫等視大地爲一子。大能仁氏語也。語如此。顧其心何心哉。抑大地之所有。聖聖凡凡人及非人。不知其幾千萬億。大能仁氏且等視爲一子。而於登祖籍證法身之大聖大賢。其所視又當如何等。此心此語。吾儕既皆其脚下兒孫。則所必當深體而善悉之者。蓋能仁氏之視羣生。至親至愛。絕無偏私。所謂大長者僅有一子。正猶吾人之僅有一身。痛癢相關。形影相弔。其有離眼耳以親疎。間肢體以嫡庶。雖極愚皆知其爲不可。此祖燈一集所以稱大統者。其在是也。舊錄以一佛祖之兒孫支而爲旁。爲正。有若世之嫡庶者。旁正分。彼我立。界太虛以廣狹。酌滄海以桮盂。大能仁氏之心。果此之心歟。吾不能強執親執疎於一身。於是東古今燈錄之所列者。除應化聖賢外。曰二支。曰五派。一宗之於少林達磨初祖。初祖下二世若而人。三世四世若而人。至今日之若干世若而人。總之爲一佛祖兒孫。榦發枝抽。始終一本。而於大能仁氏之等視。其庶幾乎。至若裁剔增補。蒐羅考較。用資傳信千古。則具如辨訛凡例中述。或曰。斷際云。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舊錄旁正之列。非漫無所本。乃今一以統

之得不爲汎且濫歟。曰。是尙有說焉。古人臨機拈掇。一抑一揚。初非有一定法。如曰馬祖下八十四員得正法眼者三兩人。歸宗是其一。亦斷際語也。借如其說。則五宗之祖。與今之傳持其道者。又當以何位置之耶。嘗慨今之作是說者。禪學正傳。胸唯自任。以言其所見所解。固可躋肩佛祖。睥睨諸方。而稽其履踐。顧還能致百鳥獻花於巖前。如牛首之嬾融者乎。又還能致嶽神乞戒而效力。如龐塢之元珪者乎。果能如二師者無媿。卽使奴呼釋迦婢視彌勒。亦無不可。況僅區聖師以旁出。設曰尙未能也。則且請事能仁氏之語。體能仁氏之心。縱不能視大地爲一子。而於佛祖所出之兒孫。不致於區分斬割。亦足矣。符於祖燈之稱大統。特等視萬分中一耳。奚濫哉。

旹

大淸康熙壬子佛成道日廬陵嗣祖沙門淨符書於錢塘白巖尊聖禪寺之祖燈閣中

祖燈大統凡例 十五條

一吾宗之有燈錄、實自宋景德道原禪師始。而廣續聯曾、代相繼之耳。宋季、大川濟公以諸錄浩繁、人難卒業、乃節之曰會元。會元行、而廣續聯曾漸無聞于世矣。大報恩重刻大藏、有收自大鑑下十世至二十世止、曰續傳燈。明永樂年、南石琇公又收自大鑑下十八世至二十一世止、曰增集續傳燈。本朝辛卯、永覺賢公緝會元之所遺、曰補燈。參遠門柱公續略之同異、曰繼燈。涵宇寬公又以續略之缺乏、攟之曰續續。諸師有功法門、皆心殊至、千古之下、知有佛祖慧命、實籍之也。第細究其所謂宗旨嗣胤世系昭穆、與其參悟出世道行遷化歲月之類、而所紀皆不無魚魯相仍、考欠諦實。是書特爲多方參訂、準古酌今、釐忽不爽。蓋用以補前賢之不逮、備千秋之式憑。

一舊於大鑑下原列二支、宗分五派。是無町畦中有町畦。後之競爭門戶者、豐非無所從。然以支派論、雖有爲仰濟洞雲法之各別、要非外人。有敢曰非達磨脚下之兒孫乎。以源本論、千枝萬派、必有所自。達磨梯山航海、傳法茲土、有敢曰非二支五派之始祖乎。達此。儘可相忘於一家。則雖品類億殊、自無從而參商之。又何彼此之敢分。書以大統名。其意在是。

一諸錄子題中命名立意、各有主裁。其應化未詳、自屬千古。第曰旁出、則未免無說。況聖如烏窠破竈墮嵩嶽南陽輩、雖天龍鬼神皆爭以師禮事之者、列爲旁出、人能忍乎。是書乃直以少林菩提達磨爲茲土之始祖、降此無論隱顯、概不敢更分嫡庶。卽南嶽青原一皆挨次相承、匪敢躐等。

一機語手眼屬師家、固宜收入本章。若手眼在學家、是必待後學家立章時收乃爲得體。如凌行婆收在浮

孟章則失之矣。又其師資問能手眼平出者。如華嚴之於守廓。則且收歸師家。以見門庭。有人臨案展閱者。知此自不煩于檢討。

一凡公案有功勳焉。有機用焉。語嘿各有家承。非備侗比。其或認斡辦爲主裁。混唐言作梵語。淫渭不擇。法眼何存。讀是集者。當必有豎目在額。斯庶幾不孤區區今日之苦心。

一同出一師之門者。證悟雖等。顯晦或殊。先後紀名自有倫序。既未可以弟俊駕尊於長兄。又安敢忽先進枉置於後位。以故梁山太陽不得尊己祖軼出於羅漢清涼之轂前。而灌溪資福亦未忍祢乏孫輕列於興化南院之驂後。至迺南嶽青原爲曹溪並出。而曹溪配享業有成規。先後非可妄私。一皆循乎大義。

一關南道吾。人名也。潭州道吾。山名也。人與山不可不辨。洪州百丈一山也。住持則代有所異。惟政之於大智爲昆季。涅槃之於大智則爲師資。倫敘又不可不辯。舊錄至有以一人之語。并繫之於似是之兩山。兩山之人而又混合於依俙之一語。似此者不可枚舉。是書皆考訂的確。一字一句各得所歸。向之凡失準者。概未容仍有所存。

一清涼澄觀所主張者在敎乘。聲光烜赫。撐映千古。列爲應化聖賢。固理也。至如元曉修雅文通輩。自當編入高僧。禪燈擬名。殊爲未妥。更如錢象祖乃蓮花中人。嘗參見笑翁有之。列爲嗣則未可。間有一二涉神異者。固非宗門所重。第攄其造詣。始必由師源委難忘。故當仍舊。若夫文忠公山行之問老僧。此直一時佳話耳。贅此奚爲。

一宋季。濟宗盛在江南。洞宗盛在河北。元末明初間。兩宗雖各有明晦。迺燈燈相繼。皆能代不乏人。逮我太

白玉筍之振興、壽昌磬山嵩庭東溪之競起、則其盛至今日、又不特江南江北也。方慶舉世馬駒、徧地麟趾、然尚未免隱顯途分、出處相半。有錄刻布者、采不漏遺。其深藏厚閟未經梨棗者、聞問且艱、況容搜討。抑亦天龍正有所待歟。差珍出現、必有以時。後當補入爲備。至於未覩全璧者、或稽諸行狀塔銘、或采之拈頌雜偈、滴水既不異夫全潮、而片言又何殊於大藏。

一借事設問、不過要人著語以辯金鍮。重不在人、非統系比列爲未詳法嗣、難於恰好。如與沙無揀、六通僧渡漏滴聖僧行者唖佛一人泉隨年錢之類、茲集則循所著語代別語爲何人、卽編入其人章中。使語有所歸、而子題亦差免虛設無當。

一代遠人殷、機語之重繁疊出、勢所未免。操觚者節略廣彙、有理存焉。第所難在簡而盡也。其於取要刪繁、可不注意。舊錄凡涉浮蕪無謂者、悉爲刪去、而於旨趣則唯有益無傷。

一州郡稱呼、建置沿革、代所不同、蓋循時也。前此諸燈出自宋、固宜尊宋稱。茲錄集在康熙、稱謂當遵國朝。如金陵應天府今宜以江寧稱、崇德縣今宜以石門稱。餘倣此。

一舊錄所收法嗣考欠的者、如靈雲勤景德、不知爲嬾安嗣、迺收入潙山祐下。此溷在同一山名、而不考住持先後之有別。無文璨增集、不知爲笑翁嗣、迺收入無準範下。此誤在仝一師稱、而不辯參學得法之有別。至如茶陵郁、幻寄庭、慶壽亨、世系機緣皆井然有據。而秉筆家似不曾聞、竟收爲未詳。茲集稽諸年歷、參覈師承、悉爲考定、一無所失。

一世系自初祖達磨大師爲少林第一世、慧可大師爲第二世、授受至今日三十八世、是爲南嶽青原之三

十二世也、亦即臨濟洞山之二十八世也。

一兩宗源流所列世系、明季續燈誤以伯仲子姪及伯仲所出之數世接爲一脈者、茲據本錄塔銘、按其師資授受與其脚下所出兒孫父子公孫之所敍據、其示寂歲月、以甲子編年別紀一圖、挨次排定遺插無從。疊出者還其本枝。使本宗世系一脈相承、自無冒認之失。

一凡神怪妖祥夢卜讖兆之類有類於巫者。十削七八。左傳以沿舊史之失、人且病之、況燈錄又佛祖慧命所關係、可仍襲之乎。

一古今諸集中、有有名而無法言者、有有法言而不知所師何人出自何時者、亦有有師資僅列數世、數世上之所出則竟無從而問者、凡此倣古闕疑、科曰未詳、以備夫後賢稽考。

一諸祖之名、凡諸燈所載、無論有法言無法言、今目錄悉爲具列。第其無法言者、作小書以別之。又其有法嗣者、另于本名下計以◯點、便查世系者易於檢閱。

祖燈大統參用書目

六祖壇經　景德傳燈　傳法正宗記　鐔津集　續傳燈　增集續傳燈　釋氏通鑑　宋高僧傳
頌古聯珠　宗門統要　五燈會元　石門文字禪　佛祖綱要　四家評唱　指月錄　明高僧傳
羅湖野錄　補續高僧傳　林間錄　牧潛集　佛果擊節　僧寶傳　山庵雜錄　五宗救　禪燈氏
譜　五燈續略　繼燈錄　補燈錄　五燈續續　五燈存稿　諸師本錄　諸師塔銘　闢妄七書
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　甲子會紀　各省郡誌　廣輿記　諸山誌記　字彙　編年

祖燈大統考訂校閱人名

沙門南庵諱大依住淮安檀度寺　居士祁文載諱熊佳越州山陰人

祖燈大統目錄上

東土祖師

少林第一世　般若多羅嗣初祖菩提達磨　語見前第三卷

少林第二世　菩提達磨嗣二祖慧可　道育　道副　尼總持

少林第三世　二祖可嗣三祖僧燦　僧那　向居士

少林第四世　三祖燦嗣四祖道信　僧那嗣隆化慧滿　峴山神定　寶月　華問　化公　和公　廖

居士

少林第五世　四祖信嗣五祖弘忍　牛頭法融　華問嗣曇遂

卷第六

少林第六世　五祖忍嗣曹溪慧能　天宮神秀　嶽嵩慧安　蒙山道明　隨州𢘻禪　資州

智侁　常州玄頤　揚州奉先曇光　金州法持　舒州法照　越州義方　枝江道俊　越州

僧達　主簿劉白松　牛頭融嗣牛頭智巖　鍾山曇璀　上元智誠　荊州大素　幽棲月空　白

馬道演　新安定莊　彭城智瑳　廣州道樹　湖城智爽　新州杜默　曇遂嗣延陵慧簡　彭城

慧瑳　定林慧綱

少林第七世之一　曹溪能嗣之一西印崛多　韶陽法海　志誠　匾檐曉了　智隍　法達　永嘉智通

志徹　智常　志道　法性印宗　永嘉玄覺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溈靈默○　大梅法常○　興善惟寬○　東寺如會○　鄂州無等

卷第十

少林第九世之三 馬祖一嗣之三　歸宗智常○　汾州無業○　大同廣澄　南泉普願○　鄧隱峯　佛嶼烏臼　石霜大善　石臼　本溪　石林　西山亮　黑眼　米嶺　齊峯　太陽紅螺　龜洋無了　利山　乳源　松山則川　西園曇藏　百靈　金牛　洞安　忻州打地　秀溪　馬峯神藏　華林善覺　水塘　古寺　江西椑樹　京兆草堂

卷第十一

少林第九世之四 馬祖一嗣之四　楊岐甄叔　濛溪　黑澗　興平　逍遙　福溪　水潦　龍山　龐蘊

雲水靖宗　永泰靈湍　龍牙圓暢○　華嚴智藏○　呂后寧賁○　鎬英　浮盃　崇泰　玉姥

翛然　華州伏棲策　澧州松滋智聰　唐州雲秀神鑒　揚州棲靈智通　杭州智藏　京兆懷韜

處州法藏　河中懷則　常州明幹　鄂州洪潭　象原懷坦　潞府青蓮元禮　河中寶慶　甘泉志賢　大會道晤　潞府法柔　京兆咸通覺平　義興勝辨　海陵慶雲　洪州開元玄虛　韶州洛涇清賀　紫陰惟建　封山洪濬　練山神翫　蝴山道圓　五臺惟然　池州灰山曇覸　荊州新寺寶積　河中法藏　漢州慈悲良津　京兆崇　南岳智周　白虎法宣　金蝴惟直　台州柏巖常徹　乾元暉　齊州道巖　襄州常堅　寶正道本　洪州雙嶺道方　羅浮修廣　光明普滿

越州洞泉惟獻　天目明覺　王屋行明　太陽希頂　蘇州昆山定覺　隨州洪山大　連州元

卷第十二

少林第十世之一

遂 新羅無染 鹽官安嗣 關南道常 雙嶺玄眞 徑山鑒宗 白雲曇靖 潞府淥水文舉 新
羅品日 壽州建宗 唐宣宗帝 五洩默嗣 龜山正原 蘇溪 甘泉曉方 甘泉元遂 明州棲心藏
奐 大梅常嗣 新羅迦智 天龍 新羅忠彥 興善寬嗣 京兆法智 京兆慧建 京兆無表 京兆
元淨 京兆慧先 京兆義宗 東寺會嗣 吉州薯山慧超 舒州景諸 莊嚴光肇 潭州幕府昭

卷第十三

少林第十世之二
小馬神照 歸宗常嗣 芙蓉靈訓 華州道圓 轂城高亭 汀州大茅 高安大愚 刺史李渤 雲水宗
上林戒虛 永泰湍嗣 五臺祕魔 祇林 呂后文質 蘇州法河 龍牙曉嗣
龍興藏廙 羊腸藏樞 汾州業嗣 鎭州常正 奉先義 南泉願嗣 嶽麓景岑 白馬曇照 雲際師祖
香嚴義端 趙州從諗 靈鷲閑 茱萸 子湖利蹤 嵩山 日子 西禪 大夫陸亘
甘贄 資州存制 江陵道弘 宣州玄極 新羅道均 華嚴藏嗣 黃州齊安 呂后貢嗣 玄固

卷第十四

少林第十世之三
揚州六合大隱 天皇悟嗣 龍潭崇信 丹霞然嗣 翠微無學 丹霞義安 孝義性空 本童 米倉
丹霞慧勤 藥山儼嗣 道吾圓智 雲巖曇晟 船子德誠 椑樹慧省 柏巖
郢州涇源光宓 藥山夔 宣州落霞 大川嗣 仙天 普光 大顚通嗣 三平義
明哲 岳州高 李翺 吉州薯山 長髭曠嗣 石室善道 荊南忠嗣 遂州道圓 奉國神照 益
忠 馬頰本空 本生 牛頭威嗣 牛頭慧忠 安國玄挺 鶴林玄素 天柱崇慧 泰山練嗣 揚
州如一 廬山東材雅

州靜泰

卷第十五

少林第十一世之一 潙山祐嗣 仰山慧寂◯ 香嚴智閑◯ 延慶法端 徑山洪諲◯ 應天 九峯慈

慧 米 霍山 元康 定山神英 三角法遇 王敬初 長延圓鑒 志和 洪州西山道方

福州雙峯◯ 幷州元順 潙山如眞 鄂州全諗 興元崇皓 許州弘進 嵩山神劍 越州光

相 餘杭文立 上元智滿 蘇州文約 鄂州黃鶴超達 金州法朗 西堂復 白鹿從約 大

潙簡 溫州靈空 潙山普潤 荊南智朗 黑山 潙山法眞 潙山仲逸 南源 鄧州志詮

潙山彥 巖背道曠 荊州弘珪 黃蘗運嗣之一 睦州道明◯

卷第十六

少林第十一世之二 黃蘗運嗣之二 臨濟義玄◯ 千頃楚南 烏石靈觀 羅漢宗徹 丞相裴休 土門

讚 吳門弘宣 揚州德元 蘇州憲 襄州政 幽州超 平田岸嗣 平田𡟎 長慶安嗣 大隨法眞 靈雲

志勤 靈樹如敏 壽山師解 㠘山 國歡文矩 浮江 淥水 文殊圓明 溫州靈陽 洪州

紙衣 新羅直嗣 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 許州迹嗣 道詮 關南常嗣 關南道吾 羅漢 徑山宗嗣 背

山行眞 杭州大慈行滿 天龍嗣 金華俱胝 新羅彥忠 高安愚嗣 末山了然 小馬照嗣 晉雲連雲 有

緣 嶽麓岑嗣 雪竇常通 婺州嚴靈 白馬照嗣 晉州霍山無名 趙州諗嗣 新興善信 光孝慧覺◯ 國

清奉 木陳從朗 新建 多福 西睦 麻谷 觀音定鄂 宣州茲萍 太原孚道 幽州燕王

巖頭全奯◯

卷第二十

少林第十二世之二　德山鑒嗣之二　雪峯義存◯　瑞龍慧恭　瓦棺　高亭簡　感潭資國◯　德山鵝湖

紹奯　益州雙流尉遲　鳳翔無垢　淸平遵嗣　三角令珪　投子同嗣　投子感溫　牛頭微　香山澄照　天

福思明◯　招福　中梁遵古　谷隱　九㠗　盤山二世　九㠗敬慧　觀音巖俊　桂陽龍福

眞　石霜諸嗣　南際僧一　大光居誨◯　棲賢懷祐　九峯道虔◯　涌泉景欣◯　雲蓋志元◯　谷

山藏◯　覆船洪薦　德山存德　崇恩　石霜暉　芭蕉　肥田伏　鹿苑暉　寶蓋約　雲門海

晏　文殊　石柱　中雲蓋◯　棲巖存壽◯　南嶽玄泰　龍湖普聞　張拙　杭州龍泉敬　潞

州盤亭・宗敏　新羅欽忠　新羅行寂　洪州鹿源　郢州太陽山　滑州觀音　郢州正覺　商州

高明　許州慶壽　鎭州萬歲　鎭州靈壽二世　吉州簡之　鎭州洪濟　邛州守閑　大梁洪方

新羅淸虛　新羅朗　汾州爽　餘杭通

卷第二十一

少林第十二世之三　△洞山价嗣之一　雲居道膺◯　曹山本寂◯　洞山道全　龍牙居遁◯　華嚴休靜

◯　蜆子　九峯普滿◯　幽棲道閒　靑林師虔◯　白馬遁儒◯

卷第二十二

少林第十二世之四　洞山价嗣之二　乾峯　禾山　天童咸啓　寶蓋山　北院通　白水本仁◯　疎山匡

卷第二十八

卷第三十一

門常寶　林谿竟脫　華嚴慧　舜峯義韶◯　雙泉師寬◯　觀音　林泉　雲門煦　香林澄遠
◯　般若啓柔◯　黃檗法濟

卷第三十二

少林第十四世之五 雲門偃嗣之二 洞山守初◯　康國耀　谷山豐　羅漢匡果　滄谿璘　洞山清稟
北禪寂　泐潭道謙◯　南天王永平　永安朗　明照　雲門朗　清涼智明◯　妙勝臻◯　奉
先深◯　大面乘　普通封　燈峯眞　大梵圓　藥山圓光　鵝湖雲震　開先清耀　奉國清海
慈光　雙泉郁◯　保安師密　大聖守賢　北天王徽　福化充　芭蕉弘義　西禪欽　慶雲眞
雙峯慧眞　天王廣慧　長樂政　雲門法球　佛陀遠　慈雲深　化城鑒　護國　永福朗
趙橫山　南天王海　覺華普照　鐵幢覺　延長山　黃龍贇　天柱山　纂子山　薦福承古◯
韶州鷲峯韶　韶州淨源眞　韶州月華山　眉州西禪光　蘄州北禪悟同　韶州龍光山　觀
州水晶宮　隨州智門法覲　洪州雲居融　惟迪　雙泉永嗣　廣州大通　白兆圓嗣 大龍智洪◯
白馬行靄◯　太陽行沖　白兆懷楚◯　四祖清皎　三角志操　興教師普　三角眞鑒　郢
州興陽山　郴州東禪玄偕　新羅國慧雲　安州慧日玄諤　京兆大秦彥賓　藤霞嗣 藥山七世
同安察嗣 仰山良供　禾山殷嗣 禾山師陰　廬州永安慧度　撫州曹山義崇　吉州禾山契雲　漳州保福
雲蓋景嗣 南臺藏　潭柘從實　雲蓋證覺　歸宗權嗣 鄂州黃龍蘊　壽州泊山　△同安丕嗣 同安志◯
歸宗惲嗣 歸宗弘章◯　洪州歸宗巖密　稽山章嗣 雙泉道虔　雲居獄嗣 風化令崇　藥山忠彥　龍泉　雲

如　大龍楚勛　普通從善　白馬鑑嗣 白馬智倫◯　白兆楚嗣 保壽匡祐　蘄州自南　果州永慶繼勳

△同安志嗣 梁山緣觀◯　歸宗章嗣 普淨常覺◯　谷隱靜嗣 谷隱知儼◯　普寧法顯　紫陵微嗣 鳳翔府大朗

潭州新開　石門徹嗣 石門紹遠◯　靈竹守珍　北禪懷感◯　四面津　承天義懃◯　青峯義誠

廣德智端　石門筠　太陽堅嗣 石門聰　北禪契念　護園遠嗣 雲頂德敷◯　東京開寶常普　淨衆信

嗣 漢州靈龕山

卷第三十六

少林第十六世之一　首山念嗣 汾陽善昭◯　谷隱蘊聰◯　承天智嵩　廣慧元璉◯　廣教歸省◯

智門迴罕　神鼎洪諲◯　首山懷志　仁王處評　鹿門慧昭　鐵佛智嵩　王隨　黃檗重諡◯

南臺契曠　福聖善瑠　契聰　黃龍達嗣 黃龍二世

卷第三十七

少林第十六世之二　△清涼益嗣之一 天台德韶◯　報恩慧明◯　羅漢智依　章義道欽　報恩匡逸

報慈文遂◯　羅漢守仁◯　永明道潛◯　黃山良匡　靈隱清聳◯　報恩玄則　報慈行言◯

淨德智筠　道峯慧炬

卷第三十八

少林第十六世之三　清涼益嗣之二 清涼泰欽◯　寶塔紹巖　報恩法安◯　崇壽契稠◯　雲居清錫◯

百丈道恆◯　般若敬遵　歸宗策眞　同安紹顯　棲賢慧圓　觀音從顯　長安延規◯　正勤

希奉　興善棲倫　新興齊　慈雲匡達　薦福紹明　古賢謹　興福可勳　上藍守訥　覆船
奉先法瓌　化城慧朗　永明通辯　靈鑒　荊門上泉　大林僧遁　仁王緣勝　歸宗義柔○
泉州上方慧英　荊州護國遇　饒州芝嶺照　廬山歸宗師慧　廬山歸宗省一　襄州延慶通性
廬山歸宗夢欽　洪州永安明　洪州舍利玄闡　洪州禪谿可莊　潭州石霜爽　洪州西山道
營　江西靈山　金陵保安止　昇州華嚴幽　洪州大寧道邁　袁州木平道達　楚州龍興德賓
鄂州黃龍仁　清谿進嗣　天平從漪　圓通緣德　清涼復嗣　奉先慧同　廬山寶慶道旨　一報
劬[illegible]嗣　漳州報劬仁義　南臺安嗣　鷲嶺善美　安州慧日明　隆壽逸嗣　隆壽法騫　歸宗詮嗣　九峯義詮　龍濟修嗣　廣原　南臺勤嗣
高陽法廣　石霜節誠○　文殊眞嗣　洞山曉聰○

卷第三十九

少林第十六世之四　德山晏嗣　德山志先　黑水璟嗣　黑水義欽　泐潭澄嗣　澧州夾山眞　五祖戒嗣　泐潭懷澄○
洞山自寶○　北塔思廣○　雲蓋智顒○　翠峯慧顒○　四祖端○　五祖秀　天童懷清　白
馬辯　水南智昱　海會通○　義臺子祥　十王懷楚　定慧道海　鴈蕩文吉○　洞山妙圓
西禪文䌷　舜峯蒙正　海會顒同　瑞巖珪　功臣慈應圓　三角幽　大明明　大
寶嚴叔芝
愚達　五祖昉　中宮登　景德簡　雲居慶　舍利該　永安圓　瑞巖圓　六合修己　十王淸
龍牙遷　雍熙德興　德山文琛　梁山了奇　舒州龍門　隨州報恩　福昌善嗣　上方齊嶽○　育
王常坦○　金山瑞新○　福昌詢　夾山惟俊○　德山文捷　靈峯顯英　四明寶　元封政

開聖道如　公安智珠　廣教志嗣　四面懷清　興化友清　乾明信嗣　藥山彝肅　西禪垂白　保唐無約

智門祚嗣　雪竇重顯◯　延慶子榮◯　百丈智映◯　南華寶緣◯　護國壽　九峯勤　雲蓋繼鵬◯

黃龍海　彰法澄泗　雲臺省因　青山好　慈雲紹詵　芙蓉文喜　清谿省犖　德山僧可

翠峯覺顯　百丈月　天童寶堅　廣福允恭　翠巖奉鸞　廣教義嵩　靈泉曉　廣慧清順

百丈智資　藥山宜　太平清　蘄陽口詮　長松襲　大龍德宜　報慈崧嗣　興陽遜　福嚴雅嗣　北禪智賢

◯　衡嶽振　衡山了實　李琛國寶　開福賢嗣　日芳　太陽文昱　雙溪生　乾明睦嗣　因勝燈　廣

衡同嗣　南華智度　西峯豁嗣　南安自嚴　德山遠嗣　開先善暹◯　禾山楚材◯　資聖盛勲◯　鹿苑珪

欽山悟勤◯　王氏山普　白馬倫嗣　白馬令㦲　梁山觀嗣　太陽警玄◯

大中仁辯　菩提桂芳　雲巖清眺　大哥　普淨覺嗣　張生　給事陶穀　△　谷隱儼嗣　谷隱契

梁山巖◯　藥山利昱　羅紋德珍　石門遠嗣　道吾契詮◯　清居浩昇　廣濟方　雲

崇　谷隱法海　開解重愍　鷲嶺懷堅　蘄州懷令　承天勲嗣　靈泉皓昇　夾山省宗

頂鑑　澄州普來　隨州崇寶　襄州慧遠　△　北禪感嗣　南禪聰

梁山用和　黃龍思卿　夾山仁秀　嘉魚法珍　靈泉用淳　開福寶賢　興教居訥　彰法悟顯

崇聖智珪　雲頂數嗣　蜀人樂營將

卷第四十

少林第十七世之一　△　汾陽昭嗣　石霜楚圓◯　琅琊慧覺◯　大愚守芝◯　石霜法永◯　法華全舉

◯　芭蕉谷泉　龍華曉愚　天聖皓泰◯　龍潭智圓　投子圓修　太子道一◯　乾明了同

卷第四十一

卷第四十二

少林第十七世之三

卷第四十三

横金顯　萬壽德　護國宜謙　淨土義親　白雲重部　大覺利眞　護國惟德　薦福可　天聖
仲華　翠峯普　天童利章　龍華覺　妙果垂則　護國德基　報恩宗祕　西方岫　建福可櫱
雲竇省宗　大乘曉　仗錫懷秀　啓霞崇梵　報恩道能　白衣宗樸　水陸瑞雲　白衣智華
萬壽助　延慶榮嗣　圓通居訥◯　延慶法珠　百丈映嗣　慧因懷祥　慧因義寧　南華緣嗣　興化延慶　寶壽行
德　白虎守昇　佛陀崇欽　延祥法寧　舜峯慧寶　寶林海月◯　永泰宗寶　甘露自緣
雙峯法崇　羅漢清顯　翁山文白　清銓智靜　延壽法乍　雲蓋鵬嗣　報恩譚　法輪眞　白霞安
臨印復　北禪賢嗣　興化紹銑◯　法昌倚遇◯　廣因擇要◯　興化輝　白兆垂素　北禪順　南嶽
了祥　開先暹嗣　雲居了元◯　智海本逸◯　天章元楚　萬杉善爽◯　鵝湖恭　廣慧文深　九仙
元舜　開先海淵　安國思皎　法濟善　上方善全　長慶紹新　禾山材嗣　曹山雄　北禪昇　報恩
紹端　薦福守機　新豐全湛　資聖勤嗣　宗益　資聖子璋　本覺省文　有昌　欽山勤嗣　梁山圓應
太陽玄嗣　興陽清剖　福嚴審承　羅浮顯如　白馬歸喜　太陽慧　雲門靈運　雲頂海鵬　乾明
機聰

卷第四十四

少林第十七世之五

太陽玄嗣之二　投子義青◯　蘄州四祖演　資福乘　覺城道齊　羅浮遠　洞山存
雲門寶印　太平慧空　安州延福　方廣隆　崇勝智聰　福嚴賢　承天宗　四祖處仁　太
陽祁　白馬歸春　晦叔王曙　梁山巖嗣　梁山善冀　道吾詮嗣　天平契愚

少林第十八世之一 石霜圓嗣 黃龍慧南 楊岐方會 翠巖可眞 蔣山贊元 武泉山政
雙峯省回 大寧道寬 道吾悟眞 蔣山保心 白丈惟政 香山蘊良 南峯惟廣
大潙德乾 靈山本言 廣法源 靈隱德章 金鑾善 菩提光用 天童淸遂 太平戴休
藥山義銑 洛浦景韶 羅山惟愼 永樂悅 藏院行原 淨慈簡程 羅漢居奉 淨慈志
堅 薦福岑 壽寧眞 烏龍應光 石室應 大羅永寧 報本澄悅 普照修戒 雲際信安
幕昇慶餘 資福海善 金剛德 承天了文 法石德雅 興化得一 羅山仁徹 泗洲善集
鹿苑淸素 普門洪澤 翠峯澤 永 提刑楊畋 泗洲源禰 壽聖韶

卷第四十五

少林第十八世之二 琅琊覺嗣 定慧超信 泐潭曉月 姜山方 白鹿顯端 琅琊智遷 涼峯
洞淵 眞如方 興教坦 歸宗可宣 長水子璿 玉泉務本 開聖曉嚴 琅琊繼詮
西余忠 公安子和 玉泉悟空 黃龍有新 天竺智月 圓通智珂 證聖良 崇勝文捷
九嵕仁益 甘露亮 褒禪忠 黃鶴可慧 褒禪用孫 法海亮 待制査 太愚芝嗣 雲峯文悅
瑞光月 洞山子圓 開福守義 興陽啓舟 興陽啓珊 法輪聰 大禹簡南 雲頂繼蘭
承天應 承天守勤 龍王師進 圭峯光應 石霜永嗣 福嚴保宗 太陽如漢 勝業智增 大
光玉圓 保寧承參 石霜皓詮 興國慧秀 圓通文溥 法擧擧嗣 永慶文 興化規 海慧開
龍潭顯 覺華康 海會海 天聖泰嗣 常熟稟珍 常熟令然 西余寶實 福嚴處成 中

禪顯玉 泰州知文 太子一嗣 太子同廣◯ 乾明同嗣 雙池智常 含珠洞 普寧常瑩 南臺
普圓 金山穎嗣 廣教繼眞 普慈崇珍 瑞竹仲和 金山懷賢◯ 石佛顯忠 淨住居說 西余拱
辰 般若善端 李端愿 烏崖了湜◯ 承天了素 南禪自聰 五峯仲熙 上方希元 法性
紹明 雪竇詮 法性用彰 瑞竹惟悟 因勝如道 隱靜慧觀 洞庭月嗣 薦福亮 瑞光嵩 承天
世珍◯ 仗錫己嗣 黃巖保軒 靈巖志 大乘遵嗣 龍山景靜 竹林用淳 雙池寵 智門智常 竹
圓顯嗣 牛心道軫 香水守眞 景清案嗣 何山日儉 承天自能 承天譽岑 翠峯子淵 龍華嶽嗣
西余淨端 翠巖顯傳 雙林己嗣 楓橋來 浮山遠嗣 淨因道臻◯ 興化仁嶽◯ 玉泉謂芳◯
定林慧琛 本覺若珠 華嚴普孜 清隱惟湜 衡嶽擧能 歸宗普安◯ 甘露慶餘 白馬景
雲 歸宗鴻式 浮山洪璉 西禪繼圖 甘露法眼 東禪仁照 太平賢 溪山曉雲 萬杉浩
修 寶應昭嗣 瑯琊方銳 興陽希隱 石門進嗣 瑞巖智才 永明壽嗣 富陽子蒙 乾明津 長壽彥嗣 長壽法
普門辯嗣 高麗慧洪 上林湖智 般若蟠嗣 般若隆一 智者肯嗣 智者紹忠 瑞鹿安嗣 瑞
齊
鹿蘊仁 通判姚聶 瑞鹿先嗣 瑞鹿如晝 支提隆嗣 靈隱玄本 支提文翰 靈隱玄順 雲居齊嗣 雲居
契瓌 靈隱文勝◯ 瑞巖義海◯ 廣慧志全 大梅居煦◯ 南明惟宿 清溪清 萬山廣智
金鵝虛白 翠峯洪 龍華悟乘◯ 上藍普 漳州昭遠◯ 報恩行思 興國慧洪 九峯子
玄 楊岐居蘊 鵝湖令新 雲龍子才 雪竇遇新 三祖岳 報本義圓 建山智杲 上方子
澄 楊岐德海 化城會平 淸化智聰 育王居素 象田德圓 圓通利柔 羅漢懷端 薦福

卷第四十六

卷第四十七

少林第十八世之四

嗣中書李林宗　永安楚嗣疎山重秀　圓通訥嗣興國智昱　三祖文銑　四祖逸　寶林月嗣寶林用
明　興化銑嗣南臺以謂　崇壽玢　花藥常選　法昌遇嗣五峯密　慧日　太和珍　廣因要嗣妙峯
如璨　鹽山合知　雲居元嗣慶善淨悟　善權慧泰　崇福德基　寶林懷吉　資福宗誘　翠巖慧空
密嵓德溥　雲居仲和　同安幼宗　龍興居嶽　萬杉子章　鵝湖德延　文殊道用　安國以
愉　龜峯祖廉　東禪圓同　北塔慧珂　大別宗　香嚴開　雲居思文　智海逸嗣黃檗志因　大中
德隆　白鹿仲豫　劉經臣　薦福重言　興福智正　白雲放　薦福嚴　鳳山世如　雙峯弼
幽巖覺　萬杉爽嗣法華德嵩　投子青嗣芙蓉道楷〇　少林報恩〇　洞山雲　福應文　龍蟠曇廣
光化祥　普賢標　延洪善　果侍者

卷第四十八

少林第十九世之一　黃龍南嗣之一黃龍祖心〇　寶峯克文〇　泐潭洪英　仰山行偉〇　隆慶慶閑〇
雲蓋守智〇　玄沙合文〇　黃檗惟勝〇　百丈元肅〇　大潙懷秀〇　福嚴慈感〇　石霜
琳〇　開元子琦〇　上藍順〇　三祖法宗〇　四祖法演〇

卷第四十九

少林第十九世之二　黃龍南嗣之二五祖曉常〇　南臺宣明〇　靈巖重確　大潙穎詮　九稷法明　廉
泉曇秀　靈鷲慧覺〇　興化法澄　花藥元恭〇　興國契雅　寶蓋子勤　雪峯道圓　延慶洪
準　勝業惟亨　登雲超及　積翠永〇　靈隱德滋　東林常總〇　保寧圓璣〇　雲居元祐〇

卷第五十

祖燈大統目錄上終

祖燈大統目錄下

卷第五十一

卷第五十二

卷第五十三

卷第五十四

卷第五十五

卷第五十六

慧林遜嗣天寧儲　佑聖睿嗣道林了一◯　瑞巖智　隆慶鑑嗣香嚴先

卷第五十七

少林第二十世之四

白雲端嗣五祖法演◯　雲蓋智本◯　琅琊永起◯　保福殊　崇勝珙　郭祥正

天柱處凝　浮山鴻璉　太平處淸　谷山廣潤　香山慧常　甘露歸善　保寧勇嗣上方日益　景

福日餘　月掌智淵　寶積宗映　壽聖楚文　西堂顯　靈鳳允咸　崇因宗襲　華藏實　鐵索

忠　保嚴道倫　洞山文英　大潙喆嗣智海道平◯　泐潭景祥◯　光孝慧蘭◯　嶽麓仁仙◯　普

照曉欽◯　東林自遵　福巖實　東明遷　道吾汝能　興教慧淳　羅浮希聲　興陽賢　永安

妙喜　禾山慧曉◯　中峯智源　淨福慧文◯　淸居文喆　靈泉道堅　萬壽子昇　崇因正

嶽麓海　嘉佑辯　潙山　雲嶠　齊榮　瑞峯道宗　潙山永　昭覺師範　萬壽道傺　象耳子

異　雲峯淸悟　雪竇雅嗣光孝普印◯　龍游淸韻　石門永熙　禪林永覺　慶善震嗣慶善普能　淨土思嗣

萬壽法詮　慶善守隆　大中志嗣虎丘文淇　上藍晋嗣雙溪如珪　護國月嗣護國慧本◯　白水白

嗣天寧演　大乘黨　興化淸嗣高臺德基

卷第五十八

少林第二十世之五　智者如嗣承天澄月◯　華藏虛外　淨土可嵩　寶林文慧◯　法雲本嗣淨慈楚明◯

長蘆道和◯　雪峯思慧◯　寶林果昌◯　雲峯智璿　慧林常悟◯　道場有規　延慶可復

道場慧顏　雙峯宗達　五峯子琪　韶山道信　天竺從諫　承天滋須　聖壽法晏　資福法明

少林第二十一世之一

△ 黃龍新嗣 禾山慧方◯ 崇覺法空 上封祖秀◯ 九頂慧泉 靑龍妙普

鍾山道隆 齊謐 西竺智通 竹園道珠 棲賢曇 天寧慧副 薦福慧璉 羅漢守節 寧國

道宗 曲尺宗裔 慧宣 黃龍淸嗣 天寧守卓◯ 上封本才◯ 法輪應端 百丈以棲 博山子經

黃龍德逢◯ 光孝曇淸 光孝德周 寺丞戴道純 靈峯惟古◯ 滿月寧 法輪實 縣尹

薦從 天寧宗覺 欽山元德 廣化若秀 龜峯僧璘 隆慶海

萬年法一◯ 黃龍道震◯ 金山一 慈雲隆 雲巖因 疎山了如 泐潭淸嗣 雪峯慧空 育王普崇

南嶽祖◯ 浮山光遜 昭覺符 夾山純嗣 欽山普初 洛浦惟彷 希祖 靑原信嗣 正法希明 梁山懽 三聖昌嗣 曲尺慧照

大隨元信 兜率悅嗣 兜率慧照 疎山了常 張商英 楊岐子圓 投子道勝 慈雲明鑑 羅溪慧

宜 兜率慧宜 廣慧守眞 贛州智宜 福州禪林 淸溪智言

卷第六十一

少林第二十一世之二

遷 李彭商老 光孝智端 法雲杲嗣 洞山辯 慧海儀 西蜀鑾 泐潭準嗣 雲巖天游◯ 三角智堯 興化宗

慈英嗣 棲賢道寧 龜山津嗣 普照齊 慧日雅嗣 九仙法淸 嶽麓祖曇 覺海法因 法輪添嗣 洞山言嗣 洞山擇言 靈竺德宗 文殊能嗣 德山瓊◯ 鳳棲潤 谷隱顯嗣 石 報

門 政 興陽浩 白水宗月 谷隱闇 宗化 邛州鏌像子嵩 劍州元封常

照 龍鬚懷宗 成都安象 廣利易嗣 龍興順 昭覺白嗣 信相宗顯◯ 馬祖儼嗣 資教希則 仰山簡嗣 仰山普 天寧

蘊 大潙璿嗣 中巖蘊能◯ 雲頂宗印 乾元希式 天眞法空 靈峯了眞 薦福英嗣 等覺普明 妙果

德圓　鶴林智璘　崇寧慶舒　密嚴善忠　溈潭乾嗣 龍牙宗密　圓通道旻　天童普交　東禪

從密　勝因咸靜　二靈知和　興化可都　道吾楚方　雪峯有需　資福郁　景德良玉

薦福眞　南岡照　開福德筠　雲居如山　石霜楚蟾　資福省悟　木平覺澄　潭州三角道劼

開先瑛嗣 大溈海評　慈氏瑞先　道林法照　游地汝英　光孝文璟　三植灌冲　寶蓋用興　靈

山慧浩　天寧宗順　淨土希　黃檗道欽　正法無照　九仙次岸　盧山智通　德山聲絕　龍

牙宗密　萬杉慈嗣 白馬元　德章楚當　褒親瑞嗣 壽寧道完　興國昌　圓通仙嗣 淨光了威　明招文慧

祥符立　浮山法眞　慧力昌嗣 慧力洞源　福勝常極　慧燈擇英　雲溪文慶　柏子嵩嗣 東禪

惟賓　象田卿嗣 雪竇持　石佛益　光孝淨源　象田珍　九巖仲文　光孝宗益　華嚴　衡嶽辯嗣

棲雲和　福嚴鳳嗣 護國安祐　龍紀以定　北巖法融　上藍肇嗣 大寧文廣　智海清嗣 乾峯圓慧

四祖仲宣　白馬汝鴻　羅漢南嗣 雲峯慧昌　浮山德宣　張戒　石鞏明嗣 三祖味　道林一嗣 大溈智

卷第六十二

少林第二十一世之三　五祖演嗣 昭覺克勤　太平慧懃　龍門清遠　開福道寧　大隨元靜

無爲宗泰　五祖表自　龍華道初　九頂清素　元禮　普融　法閦　天目齊　中峯

遵伒　海會慧宗　雲頂才良　大明明　四面山璘　牛心達　南禪宗古　五祖宗自　延福遠

雲蓋本嗣 承天慧連　承天自賢　香山惟德　治平慶　琅耶起嗣 愈道婆

卷第六十三

少林第二十一世之四

智海平嗣　淨因繼成〇　法輪彥孜　開福崇哲　廣教從原　雲陽廣悟　金山

曉常　黃檗敏從　隱靜恭　雲巖修辯　柏子慧崇　東禪法珊　方廣智京　淨慧從應　泐潭祥嗣啓霞

鴻福德昇〇　萬壽慧素　香山道淵　開善道瓊〇　寶峯景淳　懷玉用宣　天寧彥宗

德宏　多寶道威　泐潭惟足　中際繼寧　鳳山璘　鳳皇師閔　密嚴子瑢

嶽麓仙嗣　玉泉思達　光孝蘭嗣　廬山法眞

普照欽嗣　永安可文　禾山曉嗣　興化道全　淨福文嗣　淨光藏　揚州石塔　光孝

印嗣　東林本然　護國本嗣　君山普淨　承天月嗣　承天仲顏　護國介豐　寶林慧嗣　祥符良度　宣化德濟

淨慈明嗣　淨慈象　雪峯隆　靈巖德宗　寶應法照　常樂本然　長蘆和嗣　甘露達珠　靈隱慧淳　明州

雪竇明〇　圓智　琅琊誠〇　鳳山　精嚴鳳藻　華嚴尙劉　淸涼可昇　褒禪道夫　顯親祖

詠　定水朕　長蘆法永　興國遠　法音　雪峯慧嗣　淨慈道昌〇　徑山了一　金山了心　大吉法

圓　淨慈昇　南安遠　石松祖天　慶成悟　及　寶勝守寧　興王寶機　建善法藏　淨慈務暉

中峯寧　南明戒通　寶林昌嗣　護國妙機　興化德觀　慧林悟嗣　慧照　寶陀了然　香嚴月嗣　香嚴

如璧　香嚴如琳　溈山軾嗣　南臺定昭　法義　了山法光　慧林深嗣　靈隱慧光〇　國淸妙印　國

淸普紹　九座慧邃　圓覺曇〇　圓覺勝　淨種法如　報恩然嗣　資聖元祖　慧林海嗣　萬杉壽堅　萬杉

壽隆　羅漢遇嗣　曹山月　開先宗嗣　黃檗惟初　雪峯演嗣　西禪慧舜　鳳山道沼　能仁得能　龍臥兪

天封歸嗣　東林通理　吉祥宣嗣　南華明　崇先了嗣　天童宗珏〇　長蘆慧悟　龜山義初　保寧興譽　北

山法通　崇先德朋　壽山德初　上藍祖欽　龍翔道暉　能仁崇壽　幽巖子詠　神光道新

報慈傳卿　長蘆妙覺　天童覺嗣 雪竇嗣宗○　善權法智○　淨慈慧暉○　瑞巖法恭○　石門法

眞　光孝思徹　大洪法爲　長蘆道琳　廣慧法聰○　烏巨正光　鳳皇世釗　寶福信悟　能

仁理　師秀　雪竇清卒　法潤　了默　宗榮　行從　集成　道圓　明慧　法濟　中翼　一子

靈　師全　師儼　覺照　法海　大洪預嗣 慧力悟　雪峯慧深　智門雅　薦福演　普照充　大洪

先　眞覺能　普照辯嗣 大明寶○　甘泉行通　慈雲覺　玉溪圓通　普照寶　清水正宗　天衣聰嗣 慧

日法安　護國欽　吉祥元實　投子道宣　能仁普禧　石佛宗葦　大洪顯嗣 子陵祖清　龍安

世能　勝果道和　北禪宗覺　普寧祖悟　壽寧守軻　中巾山昭　横山元經　白兆法通

卷第六十四

少林第二十二世之一　禾山方嗣 袁州仰山韜　黄龍義　上封秀嗣 文定胡安國　天寧卓嗣 育王介諶○

道場普明○　道場居慧○　顯寧圓智　烏回良範○　本寂文觀　温州符　徑山惟表　上封才嗣

普賢元素　鼓山僧洵　鼓山祖珍　仁王大心謨　黄龍逢嗣 薦福擇崇　靈峯古嗣 舒州四面欣　萬年

一報恩法常　石佛淨　黄龍震嗣 德山慧初　天龍懿　眞州北山作　南嶽祖嗣 延慶叔　德山瓊嗣 雪峯

嗣慧山　雲巖游嗣 徑山智策　報德智一　信相顯嗣 金繩文　雲頂師旦　中峯祖源　中巖能嗣 甑頭崇眞

圓通旻嗣 圓通守慧○　黄龍道觀　右丞范冲　樞密吳居厚　諫議彭汝霖　中丞盧航　左司鄭

都貺　天童交嗣 蓬萊圓　勝因靜嗣 萬壽普信○　慧日興道　光孝果慜○　崇寧超　廣教閭　法慧冲

雪峯需嗣 雪峯慧忠○　淨衆全　天寧靖　陳易體常　鼓山宗譯　明招慧嗣 石塔禮　淨光　祥符立嗣 報慈

卷第六十五

卷第六十六

卷第六十七

卷第六十八

思岳◯ 西禪守淨◯ 開善道謙◯ 育王德光◯ 玉泉曇懿

卷第六十九

少林第二十三世之二

徑山杲嗣之二 華藏宗演◯ 天童淨全◯ 大溈法寶 薦福悟本◯ 育王遵璞◯ 能仁祖元 靈巖了性 蔣山善直 萬壽自護 大溈景暈 靈隱了演 光孝致遠 雪峯蘊聞 連雲道能 靈隱道印 竺原宗元 徑山了明 近禮 淨居妙道 資壽妙總 侍郎張九成 參政李邴 寶學劉彥修 提刑吳偉明 門司黃彥節 秦國計氏 雪峯慧然◯ 祖麟

水陸野菴◯ 清涼殊 雲臥曉瑩 舟峯慶老 大雲穎 龍王白隱 福州空 花藥繼明

南華因 昭覺子文 嶽麓梵 大溈惠仰 超宗 洛浦相 徑山祖慶 祥符如本 伊山冲密

象田德 象田信 岳侍者 龍牙信 光孝林 編修黃文昌 鄭昂 九鼎法生 徑山有才

大悲閑 福嚴了賢 華嚴覺印 慶成冲 報恩崇海 薦福妙熙 光孝祖彥 博山能 石門仁 蔣山恩 龍翔宗常 蔣山等詮 光孝圓 秀峯南 黑水曇振 法濟僧鵠 報恩行

玉泉道成 薦福普仁 大溈如晦 興王如昭 法宏 明招觀 從慶慶 光孝立 大明廣容

石泉詠 明招徵 正法秀 正煥 昭覺祖明 仰山圓 潭柘圓性 關西眞如尼

卷第七十

少林第二十三世之三

虎丘隆嗣 天童曇華◯ 育王裕嗣 清涼坦 淨慈師一◯ 道場法全◯ 鼓山道昇

雲巖法秀 天目肇 連雲行敦 安巖古 上巖詠

大溈泰嗣 慧通清日 靈巖仲安 正法灝 昭

卷第七十一

卷第七十二

卷第七十三

靈瑞肱嗣 福嚴傑　慈化龐嗣 佛慧清　盤龍和光世　鐵牛禮　衲僧俊　龜峯光嗣 徑山元聰　雪峯

螺菴元肇　報恩智因　陳安節樵隱　隱靜岑嗣 福嚴禮　玉泉璉嗣 玉泉希灝　大溈行嗣 德山子

滑　德山師本　無爲悟　永福衡　大洪證嗣 萬壽師觀　玉泉恩　丞相周益國　監丞周成乘

雲居曾嗣 萬松大璉　竹林寶嗣 竹林安　天童淨嗣 虎丘石林秀　承天孤蟾瑩　東谷光嗣 天童一舉

語載增集續傳燈一卷廿七紙失板不錄　雪巖滿嗣 報恩行秀　竹林巨川海　王山枝足　仙巖德　冀州運嗣 開

元廣恩

卷第七十四

少林第二十五世之一　天童璉嗣 虛菴敞　青原禮嗣 青原宗廣　鼓山永嗣 淨慈悟明　承天一菴法堅

靈隱善嗣 徑山善珍　淨慈仲穎　龍濟宗鑒　雪峯霜林果　無方安　雪翁立　無等融

乾元穎嗣 鼓山宗鑒　白雲訥菴仁　淨慈簡嗣 育王大觀　萬壽石樓明　徑山琰嗣 徑山廣聞　虎丘

曇　徑山原肇　天童阡　雙林朋　靈隱普濟　虎丘道源　大慈慧洪　壽國嗣清

龍溪文　孤巖啓　法藏聞　困叟源　艸堂隆　承天璉　天童派嗣 天寧徹　鰲峯定　雪窗日

足翁麟　育王印嗣 道場法舟　無極觀　徑山詰嗣 無塵淨　育王瑞嗣 瑞巖崇壽　徑山宜嗣 古樵侃

何山清嗣 雪峯信　育王堪嗣 薦福琛　杭州殊勝圓明因　黃龍東湖祥　育王廓嗣 開元宜意　天童

傑之嗣 一　靈隱崇嶽

卷第七十五

少林第二十五世之二　天童傑嗣之二　臥龍祖先　薦福道生　天童自鏡　淨慈慧光　隱靜致柔

靈隱了悟　蔣山慶如　承天允韶　侍郎張鎡　業海茂　柏庭文　天童觀嗣　虎丘善濟　華

藏善淨　天衣文蔚　柏巖凝　斷崖躬　復川源　萬壽獨山體　無方夢覺　天童穎嗣　徑山如珏　福巖禮嗣　半山

雪峯德因　虎丘不傳務本　南翁明　光孝伊菴玉　金山奇嗣　靈隱祖泉　竹林安嗣　海西容安

嵩山晁　萬壽觀嗣　黃龍慧開　石霜妙印　蘊山德秀　鴻福嵩嵒師洸

海　△　天童舉嗣　天童岫　報恩秀嗣　萬壽福裕　報恩從倫　吾捨從寬　華嚴至溫　法王圓照

少林乳峯德　從隆　從祥　百泉從瑀　從仝　仙巖德嗣　天寧弘明

移刺楚材

卷第七十六

少林第二十六世之一　虛菴敏嗣　千光西　徑山珍嗣　徑山行端　曹溪覺　淨慈穎嗣　江心了萬　嶽林

益　智者自閒　龍濟鑒嗣　贛州徹菴見　無方安嗣　枯木榮　育王觀嗣　徑山元熙　用潛明　徑山聞嗣　徑山

雪峯平楚聳　艸堂隆　北禪毒果因　南山壽　徑山肇嗣

妙高　何山至明　天童鑒

虎丘孤巖啓　天童阡嗣　圓通逸　雙林朋嗣　靈隱祖誾　靈隱濟嗣　天童來　雪竇炳同　蔣山東叟愷　天寧徹嗣

南浦遵　無塵淨嗣　光孝玉澗瑩　雪峯信嗣　大慶智悟尼　薦福璨嗣　支提澄鑒　薦福定山一

灌溪昌　靈隱嶽嗣　天童文禮　道場普巖　金山善開　華藏覺通　龍翔

別翁總　圓通玉崖振鑒

希璉　瑞巖光睦　道場悟心　雪竇範　瑞巖嵒　雪竇仲謙　淨慈道　虎丘曇　諸菴

肇　祕監陸游

卷第七十七

少林第二十六世之二

臥龍先嗣徑山師範○　靈隱法薰○　雲居慈覺　大慈道儔　鷹福生嗣徑山道冲
○　天童鏡嗣育王有照○　淨慈沅　法石智　西禪圓　報恩先　公安錫○　岊翁淳　鼓山元智
無己謙　隱靜柔嗣虎丘元　柏庭文嗣寂堂師元　華藏淨嗣雪峯玉　天童謀○　月溪清　鷹福祥　天
寧勤　徑山珏嗣中竺有○　淨慈善慶　雪峯因嗣風旛中○　古泉錫　愚叟智　靈隱泉嗣寶林無機
黃龍開嗣護國宗　慧雲祖　華藏無見○　佘放牛　無疑定　趙信菴　石霜印嗣金牛眞○　直翁
圓○　靈山秀嗣鼓山正凝○　雙林介　石室彌堅　海西海嗣慶壽璋○　葛廬覃　△天童岫嗣雪竇大證
獨木昇　愚菴省　大方聘　萬壽裕嗣嵩山文泰○　報恩智泰　靈巖淨肅○　和林覺信　昭覺仲
慶安平守讓　太子文善　長慶德鈔　平水慧圓　洪濟思印　廣嚴法興　樂亭千金明遠
正覺福勝　南宮趙好圓鏡　崇慶戒行　盤山雲威　西寺慧全　汴梁恆祚慧林　華嚴覺印
大都延慶慧玄　順德妙俊　汴梁慧正　順德妙乘　平州慧道　彰德黃花慧端　東川圓讓○
磁州雄辨慧平　少林普照慧山　太原通辨慧滿　大名弘法慧慶　萬安慧才　延慶普濟慧
悟　總管李月溪　總帥汪妙明　提領楊靜應　宣授溫具信　便宜劉德古　節使宋海印　轉
運陳和光　宜尉陳大隱　報恩倫嗣鞍山同新　香山桂菴覺達○　法王照嗣關中彬　臨淄潮　東山昭
香山玉峯妙鑑　香山嵩巖玉　普照志　法王沼　古巖詡　普照杲　崇孝賢　香山月菴福
海○　寶應海　淨土堅理　龍潭藏　太原和　崇孝普　護國圓　法王無菴覺亮　燕山壽

(道場巖嗣)徑山智愚○　天童衍　(金山開嗣)徑山心月○　(華藏通嗣)徑山普度○　(瑞巖嵒嗣)萬壽辯　虎丘義

(雪竇謙嗣)承天夢眞○　慧巖泳　一關溥　國清澤　雪竇昭　(淨慈道嗣)萬壽嶽　仰山無禪信　(徑山範嗣之一)

仰山祖欽

卷第八十一

少林第二十七世之四　(徑山範嗣之二)淨慈妙倫○　天童了慧○　靈隱寧　天童祖智　雪峯一　天童

明　雪竇紹曇　雪峯可湘○　光孝輝　國清源　東林直　無學元○　雪竇方巖坦　江心元菴

寧○　石梁忠　東山日　頑石玉　劍關益　松麓然　牧溪常　(靈隱薰嗣)淨慈慧　中竺珂　國清

虛舟心　靈隱一如因　(徑山冲嗣)神光隆　高臺應　天童敬　石霜西溪心　育王頑極彌○　蔣山

正叟心○　淨慈無文傳○　開先別翁甄　艮山沂　東山東岡省　(育王照嗣)道場介清　公安錫嗣

雲山興　東溪亭　天童謀嗣　天寧怪翁祥　旌忠東溪仙　(中竺有嗣)眞覺信○　信翁朝　癡牛愚

明叟宗　(風旛中嗣)呂鐵船　南華古衲遵　(華藏見嗣)金芝念　(直翁圓嗣)天寧敎○　(金牛眞嗣)普明寬○　毒蛇善

(鼓山凝嗣)溉山德異○　海珠鎮　(慶壽璋嗣)慶壽印簡○　△　(嵩山泰嗣)寶應福遇○　靈巖潔○　中林泰嗣

智符　智奇　東川讓嗣　香山汾溪福滿○　(靈巖肅嗣)寶應永達○　封龍普就○　弘法慶嗣　智如

陳顯學士　智昇　香山達嗣　尉州寶宮德興　萬龍聖佛思聲　南陽丹霞智安○　法王德慧

香山思壽　香山滿嗣　普知　香山海嗣　南陽丹霞紹懋　香山訥菴思言　法王普醒　裕州大乘

福德　天慶龍巖思才　法王雲崧思徹○　藏雲慧山　上都華嚴惟壽　山東龍泉思然　古燕

○雪山曇 藏室珍 竹山圭 古田垢○ 天童慧嗣 天童淨日○ 月澗明○ 本翁訥 雪峯湘
嗣開元斷涯妙恩 開元正悟契祖 大圭杰 無學元嗣 蔣山忠 方外圓 高峯日○ 江心寧嗣 大
夢意 育王彌嗣 育王德明 蔣山心嗣 玉澗瑽 雲叟慶 淨慈傳嗣 三塔至美 眞覺信嗣 天寶法樞○ 大慈
止巖成○ 空海源 普明寬嗣 龍池永寧○ 緇雲如海眞○ 天寧教嗣 妙果水盛 瀫山異嗣 慈化瓊○ 孤
舟濟 柘浦大同和 慶壽簡嗣 華嚴慧明 頤菴儇○

卷第八十四

少林第二十八世之三

△寶應遇嗣 香巖文才○ 空相珪○ 嵩山深 嵩山龍潭深 洛陽白馬澄
洛陽天慶江 嵩山永泰祥 嵩山龍潭端 長安順 長安祐 洛陽白馬德璐 晉寧喜 李了
本居士 林天然居士 香山滿嗣 洛陽天慶惟喜 南陽丹霞惟和 靈巖潔嗣 天界道成○ 寶應達嗣 盤
山遇 太原斌 眞定琳 佛光潤 洛陽添 滹陽顯 少林利 寶應隆 信陽子敬 混元義
古汴緣 汾州符 洛陽遠 泰安恩 封龍就嗣 天慶義讓○ 靈巖容 晉寧心 白茅春 丹霞
安嗣 濟南無門智行 襄城無礙智照 大乘柏巖法儀 順德普隆 月潭洪滿 西安文福 汝
寧洪喜 葉縣惟著 香山言嗣 大乘松溪雲定 惟遇 勝才 惟用 惟安 天慶才嗣 香山惟
晟 惟幻 法王徵嗣 惟教 惟澤

少林第二十九世之一

天寧金嗣 保寧覺慧 白石瑄 竺曇敷嗣 淨慈師頤 本空相嗣 華嚴妙 雙林閭嗣 徑山
宗淨 無作行嗣 勝菴緣 慧燈智 茂林新 覺菴省 用評衡 楚峯遷 天界曇嗣 靈谷淨戒○

卷第八十五

卷第八十六

元滿 鳳山靈 天台丁生 鏡堂古◯ 竹屋簡嗣如翁中 無禪海 古田垢嗣東澗珣 天童日嗣
天童祇◯ 此堂證 止堂定 大愚安 無日宣 月澗明嗣東山崇 開元恩嗣大圭 契祖 杰
道者 開元祖嗣開元佛杲如照 高峯日嗣南禪智曤◯ 大慈成嗣烏石世愚◯ 天寶樞嗣淨慈智順◯ 緝雲
頁嗣靈鷲寶金◯ 龍池寧嗣季山仁奉 芙蓉志恭 報本詔洪 顯德紹善 慈化瓊嗣香巖思聰 寂
照導 廣德東山晏 顯菴偎嗣西雲菴

卷第八十七

少林第二十九世之四 △ 香嚴材嗣萬安子嚴◯ 竹菴子忍 佛巖稔 華巖遇 古蔡元 陝府熊耳
登 登都亮 晉寧敬 奉先壽 河府一 空相珪嗣天寧壽 順德天寧才 南陽維摩懷 洛陽天
慶能 韶陽雲門慤 陝州安國仁 遼州定 解州沿 洛陽天慶福澄 曜州顯 洛陽全 遼
州宜 晉寧潞 天界成嗣吉州青原璽 因聖炫 磧砂覺 行才 鄱陽讀菴寧 方崖龍昺義
廣福禮 吳松大覺量 松江寶雲月泉圓 沙縣正 隆慶靜 荊溪實 峨眉星 祀 天慶讓嗣
熊耳子定◯ 舜都宗 空杳偉 晉寧才 廣平實 晉寧澤 淨明心 晉寧窰 萬安勝 安
晉寧銑 洛陽昇 覺道 少林春 劉了然 鄭惟心 廣平實 香山昺嗣香山妙陽

少林第三十世之一 靈谷戒嗣古章彝 宗器璉 雲壑觀 及菴信 玉田瓚 武岡坪 止菴容
指南宗 讀泉琛 天泉淵 天雨盛嗣性初善 無言本嗣東昇曨 卽菴隱 宗源紹 靈谷謙
嗣靈谷正映◯ 靈隱發嗣宗衍 淨慈聯嗣普明成 淨慈宗靜 瑞巖愷嗣雙林玄極頂◯ 南明韞

中瑄 天童一嗣 雲居普莊 壽昌源嗣 天童原良 靈巖欽嗣 蘭江楚 穆菴康 育王照嗣 契菴德 育王
光嗣 忍菴慈 徑山悅嗣 靈隱來復 育王印嗣 南洲藻 靈隱明嗣 淨慈可授 定明智嗣 秋江淨 天界信嗣 江
心慧恩 南翁致凱 天敍宗秩 大慈寶定 瑞巖文淵 寶璋 翠山志理 淨十永顯 妙智
淨琚 定光文撫 明晟 天華士謙 豐安至慶 聖泉普彝 福林道選 五峯普錫 霞巘元
良 石門永泰 廣祐永環 正宗庄嗣 竺芳聯 天寧牧嗣 如愚慧 蔣山忠嗣 壽巖椿○ 圓宗
性 西源達 西隱祖 天目本嗣之一 伏龍元長○

卷第八十八

少林第三十世之二 天目本嗣之二 獅林惟則 建長印原 妙峯玄 南詔玄鑑 頑石瑱 魏公趙子昂
丞相馮海粟 龍塘得喜 禪智假嗣 寂照光 嫩菴勤 般若誠嗣 高仰正友○ 徑山源嗣 天澤德 空海念
廣化圓伊 本覺文煜 承天道瓊 興聖宗德 淨光智琛 大慈 智者義嗣 淨慈普仁○
嗣 竺先原 景徽猷 福嚴珙嗣 高麗太古愚 淨慈林嗣 止菴德祥 天界夷簡 海門則嗣 白蓮智安○
智旻 華頂覩嗣 福林智度○ 鏡堂古嗣 則中度 天童砥嗣 大梅文述 開元照嗣 開元夢覩 大圭 南禪
曦嗣 志玄 南禪慈永 妙葩建長 通徹 周澤 烏石愚嗣 靈谷道永○ 護龍啓原 淨慈願嗣 無
言 文顯 即空解 雪屋心 靈鷲金嗣 天界智通 萬安巖嗣 嵩山了改○ 永慶就聞 長安滿清
冀州惟徹 靈巖了聞 少林宗礪 覺金○ 鼓山海清 △ 了明 了宗 竹菴忍嗣 香山月印潭
○ 熊耳定嗣 香山藏山寶 永寧清 晉寧俊 長安祥 熊耳愈 了妙 了因

少林第三十一世 靈谷映嗣 道源信 孤峯香 雪峯秋崖遠止 雙林頂嗣 無學念 壽巖濬嗣 昭
然義 兜率陰 象山璇 寂菴寧 伏龍長嗣 鄧尉時蔚◯ 松隱德然◯ 淸隱德馨 天龍守貴
華山昌 般若法秀 高仰友嗣 金山濟◯ 一峯寧◯ 淨慈仁嗣 智者志文 景德原昭 白蓮安嗣 正傳
景隆◯ 福林度嗣 天界俊◯ 何密菴◯ 靈谷永嗣 天然復 牧菴謙 △嵩山改嗣 嵩山契斌◯ 鄭州
福 風穴本深 大同正朗 南陽寶 裕州林 開府安 潞州才 少林文 汝州照 襄縣肇
風穴中菴祥 汝寧瑩 洛陽成 臨晉斑 彰德瑩 密縣善 洛陽金 少林連 安邑泉 少
林金嗣 平陽坦山斌 曲州順 江西空 潞州靖 平陽才 香山潭嗣 覺林 禧玉 契道 智
廣 本宗 善信 廣明 眞溫 行信 行深 行成 行淵 相才 相成 相能 具月 淨
仙 圓正 修義 昌秀 德貴 廣載 修通 文琮 眞旺 壽山 思明 文賢 行學 法
順 正宗 榮金 祥寧 行明 淨嵩 眞聰 壽能 圓果 普喆 道理 德祥 永隆 道
顯 圓安 道智 如瑩 慧玄 際雲 祖顯 妙德

卷第八十九

少林第三十二世 鄧尉蔚嗣 東明普慈◯ 鄧尉普持◯ 九峯勝學◯ 鄧尉果林榮 天界翠峯華
雪山熙 蘇州虎丘圓 寶峯眞 日照慧 淸首座 因禪人 源首座 悟首座 虎丘現 性
海眞 靈隱妙藏主 徑山照藏主 就上人 松隱然嗣 道安 大川順 金山濟嗣 壽昌本來◯ 無餘教
一峯寧嗣 獨空通 雲外超 正傳隆嗣 廣化文盛 天界俊嗣 道林明悟◯ 伏牛圓信 幽棲如皎

東明昇○　性空覺○　無相眞○　南竺璿○　太初忍○　淨慈南峯休○　天目秀○　古鼎堅嗣
壞空成嗣　光澤慧○　大用機○　雲洲海　章德滿　素虛理　妙峯玄嗣　福緣廣○

顯通淨倫

無爲一嗣　寶藏玉○　祖圓通　斷峯義　信　無礙鑒嗣　無隱道○　獨潭昌○　無邊通　古
巖定○　天竺秀○　鐵牛勒○　海珠澄　永空如　潔空通嗣　印空海○　雪屏錦　大慧華
定菴能　無智眞　雪光通　德巖本○　照堂默○　佛蹟眞嗣　**白雲滄**　行菴柔○　佛蹟達　別
峯藏　雪村盛　東山浩　鉢池清　和菴忠嗣　**用剛宗軟**○　寂菴潛○　玄關鑒　嵩山載嗣　**宗鏡宗書**○

顯慶悟寅　**金山德寶**○

定州義亮　金臺眞亨　慈仁性深　興隆本通　白塔眞善　涿州
明淵　燕山覺瀛　東鹿明遇　鎮陽圓通　偃水德進　黎陽法訓　淯川祖鼎　臨潁宗琳　黎
山圓斌　琴臺歸理　衡水覺洪　偃城福隣　蟾源壽明　西亳悟心　清涼智思　洛陽周瀚
潁州周乾　臨縣周訓　寧晉德果　西安圓寶　東魯悟聰　偃水明潭　肥鄉續隆　東魯圓朗
西亳悟萬　芮城圓安　南山宗朗　伊川善梅　密縣宗美　中牟宗寶　定興王仲達

卷第九十一

少林第三十五世

荊門瑞嗣　**龍泉明聰**○　**漢陽古巖**○　**伏牛濟菴實**　石州大川洪○　悔林古宗慶
六合孤月澄　忻州古奇銀　定州法堂善　夏縣孤月朗　阜封寶華曇　金陵定堂安　滕縣
寶心明　元城炳煥燈　靈壽一峯陞　永平性空慧　莒州大超勝　考城傑菴英　滋陽大乘省
金臺古賢仙　朝城古和順　青原徹堂通　虞城古繡斌　陝州古英俊　汝州皎然性　定興

行菴柔嗣傑峯謖◯　用剛軾嗣古用連◯　寂菴瑠嗣興巖登　白菴空　普照亮　孤峯傑◯

古菴淳　宗鏡書嗣少室常潤◯　廩山常忠◯　鵠山圓佐　興國如進　龍岡如遷　吳相　金山寶嗣

崇恩祖通

少林第三十六世之一

無盡燈嗣月輝淨　龍泉聽嗣善果德寶◯　漢陽巖嗣廬山大安◯　石州洪嗣龍樹寶應　臺山楚峯　玉堂

雲溪瑛嗣天池智素◯　大乘雲嗣大乘淨蓮　天印持嗣太極圓　性空悟　極

空永　高子輝　大寶眞　了心恭　大泉溥　曉山昇嗣孤峯秀　太虛量嗣正宗演　無相成嗣

雪菴喜　東暉日永◯　鐵壁通　慧空謙　無相空嗣寶心鏡　吉菴祚嗣天寧道濟◯

卷第九十二

少林第三十六世之二

天通顯嗣天池法聚◯　金臺覺嗣徑山慧林　振宗璉　天目進嗣東塔曉◯　突空昇嗣

石門無盡海◯　祖堂興嗣頓悟方　佘山澄嗣華山默菴定◯　雪巖清嗣慧堂智　昭慶庭嗣翼

定隆興祖庭隆　京口金山默菴宣　燕京興隆無盡容　壽堂松嗣斗峯淨琴◯　海宗裕　寶月鑑

萬峯方嗣中峯素　烏牛巖　隱峯高嗣東巖喜◯　無相頂◯　傑峯慧嗣信菴謙◯　鼓菴秉

松竹大方寬◯　古用連嗣無礙辯　孤峯傑嗣桐川廣　天然慧　少室潤嗣大覺方念◯　少室正道

◯　實相善眞　羅漢智空了睿　象城眞信　上黨鰲谷妙銀　南宗　蜀漢玉山靜居　廩山忠嗣壽

昌慧經◯

少林第三十七世之一

善果寶嗣龍池正傳◯　靈谷曇芝　瑞峯廣通　天寧佛慧◯　京兆高菴傑

州眞如蕊菴如巹 佛窟寶 雙泉臻 淨慈懷仁用嗣大雲度 太平府天敍彝 覺山福 濟菴
甘泉璉〇 燕京棲隱萬山滿 靈泉月巖行昌 素菴嗣璉 磁州大明暠 燕京棲隱古澗惟
泉 登封法王雅 少林初 大名憑空 河內香嚴玄明洪照 葉縣東禪虛靜覺心 明州季芳
道聯 福建古峯繼萬 龍河天界寶曇示應 明州萬壽天淵淸濬 廣州觀音山眞空 河南法
雲政言 寧海妙相會堂自緣 洪州龍門空明戒杲 洛川善覺法寶 方城普濟義廣

祖燈辨訛卷第一

淸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考著

正宗記有偈語三紙。皆預讖後來佛法隆替。云係西天般若多羅爲達磨所說可疑也。夫達磨乃世尊下第二十八傳。爲震旦初祖。聖師也。當其處王子時。便能決擇世珠。直顯心寶。又能酬無相以不起。對最大以佛性。洵爲大乘器識。乘願再來。般若多羅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宜名達磨。達磨乃通大義。則其爲多羅之所深贊。豈小果流。是必大乘菩薩乘願度生。固無疑者。其所向舉皆悲智。又何難事之可爲問乎。且多羅傳持佛祖慧命。惟恐不得人。其指示惟恐人不知。又何隱語之爲讖。致疑誤於後賢乎。況法運以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興廢在人。不在法。何讖也。卽金鎗馬麥不可轉之定業。是皆在人耳。非與法運隆替關。其曰。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者。多羅寂在宋孝武丁酉。過後六十餘祀。乃達磨西歸之年。無甚難也。豈六翻服毒。便當水中文布耶。其二株嫩桂久昌昌者。以今濟洞不乏人。遂以兩宗當之。然在衲僧頂門正眼。雖魔佛有所不顧。而局世之區區讖緯。亦醜矣。又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有小難。考祖西渡來一百五十年。當唐高宗龍朔麟德間。正大鑑黃梅參學日。何難耶。其毒龍生武子者。人以唐武宗當之。武宗去西渡日已三百二十年。非僅百五十也。卽陳武帝其去西渡不過三十餘年。尤難合也。且二祖寂文帝開皇癸丑。去西渡僅七十二載。而云心中雖吉外頭凶之讖。較年代正在二祖。此亦所最難湊合者。又曰。卻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讖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米。供養十方羅漢僧。以有脚下行句。人遽以馬祖當之。以產成都什邡。遂從燈錄上添本邑羅漢寺出家七字。以爲可合十方羅漢僧語。

嗟乎。此且無論聖師如兩祖所必無之事。即以文理論。尚欠照應。既有本邑羅漢寺出家七字。則下文不應又有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等語。豈既出家爲僧矣。而又有資州落髮事耶。即有。而幼歲字當何銷釋。然尚有說焉。馬祖生景龍己酉。歿貞元戊辰。以麟德至景龍。僅四十五年。即以麟德至貞元。亦不過一百二十五載。而曰卻後二百二十年。林下之得道者爲馬祖。然乎不乎。又云吾滅後三百三十年乃應之。以多羅寂年丁酉。至貞元丙寅。雖云合數。然馬祖過二年便化去。而云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豈以臨終時始爲得道果耶。又豈馬祖以上諸祖。如南嶽曹溪。皆非得道果者耶。所云當得道果者。應在馬祖生時爲不妄。今馬祖生時去多羅寂日僅二百五十年。何以便爲當此讖。三復推窮。毫無準的。此吾所不敢信而致疑者以此耳。且世之讖緯之說。在正人君子尚不屑掛齒。況肩荷佛祖重任以弘道爲事者。又況聖如多羅達磨其人乎。負遠識高見者。不眎兩聖師爲小果。當不以余言爲妄。

天台智者諱顗。參思公於光州大蘇山。因誦藥王品至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處。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以所證白思。思曰。此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然非汝莫證。非我莫識。思嘗令顗代講。此在陳光大以前事。乃指月錄載顗在陳乾明元年謁思於大蘇山。此誤也。按思本傳云。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邁。値梁孝元之亂。止光州大蘇山。又自陳光大年從大蘇徙居南嶽。過十年始寂。則顗謁思日當在陳永定天嘉間。乃爲是。若乾明則未有也。蓋陳至德後僅有禎明在思寂後十一年。而曰顗以乾明謁思於大蘇。欠考耳。

清涼澄觀。越州山陰夏侯氏子。深證華嚴。大弘圓頓。以唐文宗開成戊午辰月示寂。歷九朝。爲七帝門師。春

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文宗尊以聖祖乃輟朝三日重臣皆縞素奉全身塔於終南山之艸堂賜號清涼國師塔曰妙覺裴相國休公奉敕撰碑文紀其事甚詳乃宋初僧贊寧者傳觀於元和年卒壽七十餘何也

通論謂傳燈載孝明帝三詔達磨初祖祖竟不下少林及孝莊帝旨令啓壙皆爲謬又謂祖未至魏時孝明帝已去世致以祖在少林時正値魏國大亂此訛也蓋未考祖入梁之年爲天監甲午而遂所以致錯者在據寶林傳普通八年丁未六字耳夫史載魏使宋雲西還之年爲壬寅此鐵案也雲既遇祖於葱嶺則祖西歸是年更復何疑況以壬寅去甲午面壁九年之說正相符合而傳燈以太和丙辰十月五日會元以大通戊申十月五日爲祖西歸之期二說皆屬不經若以寶林丁未入梁則是六年前先隻履西歸後六年始見武帝有是理乎魏主恪殂於乙未子詡立是爲孝明帝在位十四年於戊申四月始殂祖以甲午入梁是祖於魏正明帝在位時以祖之聖來自西域値茲欽信之君乙未至壬寅八年中安知無詔而曰祖未至魏時孝明帝已去世此何說也又孝明帝殂子攸立是爲莊帝卽戊申改元永安後祖西歸已七年旨令啓壙亦未嘗必無事何辨也莊帝殂於庚戌長廣王曄立辛亥曄廢廣陵王恭立此後分割爲東西魏始大亂則祖西歸尚在魏未亂十餘年之前而曰祖在少林正値魏國大亂又何說也編年考鏡絲髮無隱通論所辨正不足據而諸家所紀總之皆仍其所誤而誤之耳或曰傳燈云祖於葱嶺謂宋雲曰汝主已厭世則入梁爲普通似是也以孝明帝去世之戊申爲祖西歸恰合九年所云汝主特指明帝爲言耳曰然九年固合矣其如非魏使西還之壬寅乎既非魏使西還之壬寅則葱嶺遇祖一說難於通會矣且宋雲奉使西去在孝明

帝神龜元年戊戌而西還遇祖葱嶺之日當明帝在位第八年後六年明帝始殂則汝主已厭世云者當誰指也以是知汝主已厭世五字爲妄也非祖語也或又曰宋雲雖奉明帝使亦先嘗爲世宗臣世宗殂於乙未汝主指世宗未可知也然宋雲奉使之日在世宗既殂之後雲豈不知而待祖言始知之乎以是益知其爲妄也非祖之語也必矣

百丈海再參因緣馬祖一喝下斷無丈直得三日耳聾七字蓋三日耳聾乃百丈爲黃檗擧時始有之也黃檗請益馬祖平日言句百丈因擧至馬祖一喝畢乃曰佛法不是小事我當時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擧不覺吐舌便有大機大用的面目百丈亦功不浪施若馬祖當時一喝下便三日耳聾矣及爲黃檗擧時乃仍曰我當時被喝直得三日耳聾則百丈只成得個擧話師僧而臨機變用一種鮮活作略不幾盡掩滅乎

溈山一日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卻火抄撫掌大笑溈曰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饑所以歡喜溈乃點頭後鏡淸怤云將知溈山衆裏無人臥龍球云將知溈山衆裏有人百丈曾請钁地次一僧聞鼓鳴擧钁大笑便歸丈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道理便恁麼僧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丈乃笑傳燈會元所載皆同此二機語大同小異以人各章別不礙其爲相似第指月錄於溈山章中則以鏡臥二語削去不載卻移二語繫於百丈章中又改將知溈山衆裏無人爲當時溈山有此一僧改將知溈山衆裏有人爲當時溈山無此一僧夫公案既彷彿則鏡臥二語固可那移通用然有溈山二字繫百丈下殊爲未妥況二語言中有響鳩蜜並施得敢改換那移耶

南嶽下二世馬祖嗣既有百丈惟政。與大智南泉輩爲同門昆季。而十一世之石霜圓下黃龍楊岐班列中。乃又有一百丈惟政。皆屬洪州。其所收法語雖曰不同。而南嶽方上下十葉間以一百丈遽有此兩同名人。豈亦刻錄失辨耶。抑亦古今同名耶。姑兩存之。以俟再考。

道吾因雲巖臨遷化遺書來辭。據釋氏通鑑。當是道吾遷化。遺書辭雲巖。蓋道吾遷化在唐文宗太和乙卯。雲巖遷化在武宗會昌辛酉。道吾先雲巖去世已七年往矣。豈復有雲巖遺書相辭之事耶。

宣州椑樹慧省。嗣藥山儼。因臥次。道吾乃近前牽被覆之。省曰。作麼。吾曰。蓋覆。省曰。臥的是坐的是。吾曰。不在者兩頭。省曰。怎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又一日道吾從外歸。省曰。甚麼處去來。吾曰。親近來。省曰。用簸者兩片皮作麼。吾曰。借。省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秖爲有所以借。其針來線去。爲石頭孫無可疑者。馬祖下亦有一椑樹在江西者。應自有一家法言。而會元乃卽以道吾與省相見兩則語收入江西椑樹章中。而宣州椑樹乃僅載洞山來參與猫兒上露柱兩則語。而指月錄又將道吾牽被一則語。分綴於兩椑樹。何謂也。

溈山問道吾甚處去來。吾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吾曰。有病的有不病的。山曰。不病的莫是智頭陀麼。吾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傳燈止此。而會元有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十字。余疑總不干他事下必有脫落。致文言意旨俱欠脈絡。蓋溈山在師位。道吾居弟子列。速道速道。豈出自弟子者口。況後道得也與他沒交涉一語。出溈山口。則溈山成逐塊矣。宜在道吾乃爲是。看他始曰總不干他事。既則曰與他沒交涉。何等頭正尾正。終始一貫。故於總不干他事下。補山曰不干一句六字。如云山曰不干一句速道速道。

吾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如此豈不語脈意旨一氣貫通。

白馬曇照嗣法南泉。與趙州長沙茱萸子湖爲同門昆季。出世荆州。道出常情。事迹可異。嘗云快活快活。及臨終乃叫苦苦。有院主致問推枕一則語。地藏恩寶峯照圓照本皆有頌。此古今所共覩者。乃今將曇照語移爲天王悟事。首尾不差一字。噫以兩人同一州同一機語復同一事迹有是事乎。又有刻燈譜者。竟將白馬曇照直削之南泉下去卻一嫡嗣。使白馬一代龍象寥寥無所聞。馬祖下添入一僞嗣。使一百三十七同門嘿嘿無所識。惜哉。

鄂州柏巖。因洞山與密師伯到。巖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巖曰觀察使姓什麼。山曰不得姓。巖曰名什麼。山曰不得名。巖曰還理事否。山曰自有廊幕在。巖曰還出入也無。山曰不出入。巖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巖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卻請和尚問。巖曰不出入事如何。山曰太尊貴生。巖乃開粥同過夏。此洞山始終惟明尊貴之第一則語也。而舊錄於不出入事如何。改作豈不出入。若是則洞山所答方木不逗圓孔矣。蓋太尊貴生。乃洞山代柏巖別出之語也。如曰還出入也無。山曰不出入。巖曰太尊貴生。如此豈不尤爲言盡意盡兩得之也。柏巖所以卽開粥同過夏者。以此語愜意耳。又有改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作闍黎對老僧一轉語不相契。於言於意尤爲不順。若曰闍黎對老僧一轉語不相契。則柏巖何以曰一夜不安。豈洞山對語不相契而柏巖反一夜不安耶。況洞山所對。宏智所謂拱默威嚴誰敢正視者此也。末上拂袖便出。其點罰又何等分明。柏巖所以一夜不安者。以此耳。

洞山辭雲巖，問百年後忽有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抵對。巖良久云，祇者是。山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山猶涉疑。後過水覩影，始大悟。此洞山悟由深淺歷然。正見吾人承紹個事不是輕易。自沉吟而致涉疑，由涉疑始得大悟，一氣敍來，何等穩順。且見得向日所會無情說法，皆見解邊收，非若此番始稱實證也。亦猶高峯覩眞時既稱悟矣，及乎問正睡着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甚處，則又無言可對，無理可伸，直至枕子落地方始大悟。此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非沉吟猶涉疑乎。有改沉吟爲良久，非是。

鵝湖智孚有莊上喫油糍一則話。不考者乃槪作南泉莊上喫油糍，此訛也。蓋因南泉有到莊莊主預備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語相溷，遂致誤傳耳。

靈雲志勤觀桃花悟道。溈山乃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據此語，則此溈山乃是繼席之大安，非靈祐也。蓋祐已寂於大中癸酉。玄沙寂開平戊辰。相去五十六載。據玄沙壽七十四，則生年在太和乙卯。臘四十四，則薙染在咸通甲申。故本傳云，咸通初甫三十，乃棄釣舟從芙蓉落髮。則祐示寂年，玄沙僅十九歲，尚未出家。觀未徹一語，實有抽釘拔楔手眼，豈未入道十餘歲釣船小子便能發此語。以此知勤必大安之子也。傳燈作祐嗣，失考耳。

長慶大安繼席溈山時，嘗有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山聞，特入嶺參請。値安泥壁次，便問，承聞和尙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安曰，是。山曰，忽若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安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山不領。安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一則語。而指月錄乃曰，石霜諸被溈山問無對。到道吾舉此話。吾令諸看菴自到溈山爲諸報讎。値溈山泥壁，亦如是問。如是呵呵大笑。被吾捺倒泥裏。溈山不管。與疎山參請大安

語。鼇忽不易。謂清貴與羅山持論。力扶道吾。被羅山擒下。至謂道吾只是館驛裏本色撮馬糞漢。此訛也。夫疎山於大安處不領。後謁明招始悟。曰。原來笑裏有刀。鑿鑿可據。則此語爲大安語無疑矣。今曰道吾爲諸報讎。則屬靈祐矣。豈潙山長慶兩處皆恰恰値泥壁耶。又皆恰好同一呵呵大笑耶。殊不知道吾於大安繼席潙山時。已寂去二十餘年矣。而此語乃大安示衆。非靈祐語。卽道吾於祐亦嘗有此語。則安佐祐最久。非不熟聞。乃在閩對疎山。不復別有生機一路。而仍墮祐之成轍。豈所謂老作大安哉。以是知道吾爲諸報讎。必無之事也。羅山之與清貴所論者。又豈無疑。

襄州關南道吾。嗣關南常。爲南嶽第四世。聞巫者樂神語。有省。後遊德山之門。得透法身眼。故嘗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其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其接機對客。皆出人意想。有收爲潭州道吾宗智事。此訛也。宗智嗣藥山儼。乃青原下第三世。一在潭州爲山名。一在關南爲人名。不可少溷。

晉州霍山景通。南嶽下第五世。仰山寂嗣子也。初在歸宗。忽一夜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宗明日上堂。召昨夜叫大悟的僧出來。通出。宗曰。你見個什麼道理。便言大悟。通曰。師姑元是女人做。宗異之。通便辭去。宗門送。與一笠。通接戴之便行。更不回顧。次參仰山。山閉目坐。通乃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尙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過右邊翹一足而立。山下禪床打四藤條。後到霍山。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山喚維那打鐘着。通驟步而出。住後化緣將畢。備薪于野。辭衆食訖。自執炬登積薪上。以笠置項後作圓光相。執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而舊錄載歸宗下亦有一大禪佛名智通。後居臺山法華。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據此。似有兩人。特稽

其機緣時代住處實爲一人。蓋仰山歸宗後先同時，而通之初參徧參嗣法住院確有次序。其在歸宗夜叫，乃發悟時也。見仰山翹足，乃呈解時也。到霍山驟步而出，乃作家相見時也。觀其初在歸宗及便辭去數字，則灼灼然爲一人無疑也。霍山與仰山同嗣潙山祐，則通與霍山猶子也。當作家相見後便出繼其席，又可想矣。然於名雖有景智之別，而嗣法時，是必易智爲景也。至若臺山法華，晉州霍山，此無乃兩曾住過之道場耳。且晉州臺山皆連界地方，相去不遠。其爲一人，又可想矣。然則臨終一偈，又安知不爲立終紅餤時所說耶。今不敢仍蹈前非，特辨此。

代州五臺華嚴寺無著者，法師也。永嘉人。乃清涼澄觀門弟子。習華嚴敎。初以唐大曆丁未遊五臺。入般若寺。與老翁問答，有舉玻璃盞問南方還有者個麼及前三三後三三等語。辭出詢均提，盼與寺俱不可得。著因感其異，建寺題額華嚴。終老山中焉。憲宗元和中門人文一追述甚詳。杭州龍泉院無著文喜者，禪師也。嘉禾語兒朱氏子，乃仰山寂嗣。唐宣宗大中初參大慈寰中。咸通壬午參仰山於觀音院，言下頓契受囑後。丙戌還浙。光啓丁未主龍泉廨署。昭宗兩賜衣。乾寧丁巳賜師號曰無著。光化庚申冬示寂。壽八十。臘六十。塔全身於靈隱西塢。宋寧宗嘉定庚辰遷于大慈山智覺壽塔左。二師本傳所載始末如此。而無著兩字，一屬本名，一屬賜號。屬賜號者生穆宗長慶辛丑，屬本名者生玄宗開元丁丑。以開元丁丑至長慶辛丑，巳八十五年。文喜壽八十，若以本名者爲文喜，一人則文喜當有一百六十五歲，經歷一十四帝，不當止曰八十。況一則嗣法仰山在懿宗咸通年後，一則習敎清涼在代宗大曆年前，而會元溷收爲一人可乎。

興化於臨濟遷化日，尚未發悟。即在三聖首衆，亦未甚大徹。後於大覺爲院主，從大覺鑪錘下始薦得臨濟

於黃檗處喫棒的道理。則其透脫重關。實得三聖大覺力。二老之於興化有師資分。而興化出世竟拈臨濟瓣香。當時勉謂孤睬未必卽無內怍。大川不本先後。乃竟列興化於二老之上。黜兄爲弟。深悖倫禮。長後人越分之漸。今仍傳燈正宗所列。

僧寶傳玄沙章末云。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夫玄沙與雲門爲昆季。同嗣雪峯存。存嗣德山鑑。鑑嗣龍潭信。信嗣天皇悟。悟嗣石頭遷。覺範云石頭之宗至是中興。豈無據而然者。雲門偃出香林遠。遠出智門祚。祚出雪竇顯。此又世系之所最爲明著者。水源木本。非可少溷。所從來矣。呂碑原載顯爲無際九世孫。而後人要成天王之烏有。遂改無際爲大寂。致使後來不知考究者竟成爭端。

曹山慧霞。因僧侍立次。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秖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山曰。秖如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舊錄如此。夫編輯語錄。猶紀人之行實。其所紀之言。必其人佳言。所紀之行。必其人善行。乃所以爲行實。若所紀之言雖佳。非己言。所紀之行雖善。非己行。豈其人之行實哉。此則語若果如舊錄。則手眼全屬者僧。載曹山章中與曹山何與。卽使者僧是明眼。則紀錄者應書其名。如龐蘊之於百靈。韶山之於布衲。乃爲是。今既無其名。則手眼屬曹山必矣。請質諸昭覺拈古中所擧。

普寧歸道。嗣德山密。載羅湖野錄。會元作普安道。是誤以寧爲安耳。而道上又缺一歸字。羅湖錄出高宗紹興庚辰。當宋中年。會元出宋之季。宜從普寧。

嶽麓智海。吉州泰和萬氏子。生宋仁宗嘉祐戊戌。出家于金公。依東林玉礀最久。晚抵仰山。嗜筆墨。得佛印元痛策。乃頓棄。依止大潙喆。僅十年始嗣其法。哲宗元符己卯。開法衡陽城東之東明。後遷湘西嶽麓。無何

麓厄於火海，爲新之倍常。徽宗宣和己亥七月九日，陞座別衆。次日黎明集衆，敍出世本末，說偈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塔於西崦舜塘之陰。爲南嶽下十三世。舊錄大潙喆下乏智海名。乃獨載一嶽麓海，于開先宗下章內載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云云一則語。豈與嶽麓智海泰和萬氏子者又一人耶。抑亦卽一人耶。蓋續傳燈編收之日，智海方開法衡陽東明，時尙未遷領嶽麓事，須知大潙喆下之東明仁仙者，原一人耳。以仁仙，乃智海之名，智海乃仁仙之號。其青原下十四世爲雲門八世孫所嗣開先宗之嶽麓海者，原只仁仙其人，故去之。

龍潭崇信，渚宮人。賣餅爲業。少而英異。初悟和尙爲靈鑒潛請居天皇，人莫之測。信居寺巷，日以十餅餽之。備載燈錄。今有以信爲天王嗣，誤也。夫爲靈鑒潛請者，乃城東天皇道悟，非城西天王道悟也。所謂寺巷者，乃城東天皇寺巷也。今荆州現存城東，非可泯滅。城西之巷旣無天皇其名，則龍潭非天王之嗣明矣。龍潭章中，雖槩去初悟和尙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一十七字，其如居于寺巷餽餅事迹井井然不可掩滅。何是則日以十餅餽者，餽城東天皇道悟也。非城西天王道悟又明矣。何也。爲靈鑒潛請，人旣不測，故信得日以十餅餽。若丘碑所云節使親臨迎衙供養者，則四事豐饒，貴顯求見且不得，而舖家兒敢以十餅見瀆耶。況城西天王，考郡志從未有也。然則聞人之碑，圭峯之狀，德輿之銘，是皆爲好事者所妄揑。自非明眼考覈，以訛傳訛，致成千古之誤矣。又夢覺堂宗派序云，張無盡疑洞山德山垂手不同，恐自天皇處或有差誤。後於達觀穎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云云。此謟言也。夫達觀穎寂於宋仁宗嘉祐己亥除夕。張無盡卒於徽宗宣和辛丑。以辛丑上遡己亥，經歷五帝，相去六十三，

載。無盡壽七十九。當穎寂年僅十六歲。正讀書習舉業時。孜孜於文章功名且未暇。而有暇於佛學。卽有暇。未必卽能留心宗乘。能留心宗乘。未必卽能討論門庭宗派中事。何以知之。按無盡傳云。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登第回。遂爲向氏婿。初任主簿。見梵策莊嚴。遽怫然欲作無佛論。時年已二十有餘矣。後訪同列。得維摩經讀之。始信向佛乘。夫以二十有餘之年。且不奈見梵策之莊嚴。則其于佛門尚未生信可知矣。而於穎未寂前十數歲之書生。又詎能討論門庭宗派與夫垂手不同之事哉。顧乃云從穎處得符載碑。又討得丘玄素碑。然乎否乎。此不待辨而自知其爲妄誕必矣。且無盡留心宗乘竟在晚年。元祐六年辛未爲江西漕。見兜率悅。於拓鉢話有疑。夜半觸翻溺器。乃得徹悟。時年已五十。以元祐辛未上遡嘉祐己亥。又三十三年。始於宗門有悟。且此持論據云。今以丘符二碑證之。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則垂手不同之論。必在得碑之前。豈十餘歲志學之書生。遽能發此宗乘堂奥語言耶。此在已見兜率徹悟之後。或可少信。若云在穎未寂之前。則孩童拍盲。斷不能有及於此。然則無盡之於達觀。尚未曾有一面之晤。何有此得碑之語。此直後人假揑。正無根虛妄之談耳。

傳燈載。慈明圓以寶元戊寅。發舟東下。抵京赴李都尉約道話。月餘。尉果殁。後年正月五日。圓亦示滅。世壽五十二。臘三十。準是則圓示滅乃仁宗康定庚辰。生當太宗雍熙丁亥。云廿二始出家。其年當眞宗大中祥符戊申。封禪之年。而寂音曰。圓遊湘沔間。結伴入洛。決志參汾陽。時朝廷方問罪河東。然按傳燈舊本。無是說也。太宗伐漢。固爲問罪河東。乃在太平興國己卯。且己卯其年。汾陽正在操守時。於淳化癸巳首山寂後。始循契聰排闥語。赴請太子院。則己卯其年。圓尚未生。況廿二始出家。至遊方時。聞昭道望。始結伴參汾陽。

是參汾陽日去問罪河東之年已三十有餘年矣。寂音何所據。乃妄引至此。況燈錄原無此文。卽結伴之語亦不載。

慧圓者。參東林總。以貌不揚。舉止乖疎。人皆忽之。一日行殿庭中。偶足顚而仆。有悟。作偈書壁曰。者一交。者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淸風明月杖頭挑。卽日離東林。總見偈。使人追之不可。而舊錄乃以此偈又入于華嚴顒章中。是以一偈爲兩人悟道語矣。殊不知顒于天親秪說者個法因緣有省矣。似不應又安頭上之頭。卽有登溷撲破水甁大悟而偈語。當不應止是。顒嘗數遷大剎。名振叢林。而偈意口氣。斷不止如是而已。此秪慧圓所發耳。蓋語句乃其人之寫照。故于顒章中特去之。大川不察重出。獨謂妙喜作顒語爲非。因辨此。

無文璨。江西泰和柳塘人。嗣育王笑翁堪。堪嗣天童全。全嗣徑山杲。乃南嶽下十八世。與黃龍東湖祥同門。宋理宗寶慶丁亥開法饒州薦福。次住廬山開先。再主薦福。嗣法者三。一曰玉崖振。住圓通。一曰定山一。住薦福。一曰別翁總。未悉所住。其生緣世代本錄可稽。而南石琇乃收璨于無準範下。此誤在不考得法參學之有別耳。蓋璨嘗參學無準。觀錄中祭無準文可辨矣。

明成弘間有雪庭者。杭州仁和桂氏子。年十七。禮蜀川休休翁於仙靈寺。得薙染。二十九。登具。三十五。受休休翁囑。三十九。侍休住淨慈。四十七。開法昭慶。其拈香曰。供養臨濟下二十四世西蜀中川直指堂休休翁南峯大和尚。此雪庭幻寄錄本刻如此。且胡悳序中曰。自臨濟授受至於古拙無際雪峯休休翁之嫡顓不謬。是又公孫父子源源可考者。最爲明白。乃獨曰未詳。可乎。

月林鏡嗣法於靈隱東嶼海。爲徑山第八十代住持。繼燈凡例謂鏡入滅于明正德乙卯。與海相去遠甚。疑非其嗣。以海寂在元泰定丁卯。丁卯去正德丙寅相隔一百八十年。故去之。此錯在補續高僧傳之誤。誤之耳。續燈存稿以鏡入滅於元至正己卯。壽八十六。此固與海相近。爲其嗣無疑也。然至正二十七年中秪有辛癸二卯。曰己卯者。乃在前至元五年。遡海寂年丁卯一十三載。鏡爲海嗣益無疑。特至正之正字有訛。當曰至元己卯乃爲是。繼燈所云。非可憑準也。

祖燈辨訛卷第一終

祖燈辨訛卷第二

清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考著

舊錄紀六祖示寂在唐玄宗癸丑八月。而云世壽七十六者。則生當在太宗貞觀十二年戊戌。云二十四傳衣者。則自戊戌始。當在龍朔元年辛酉。以墜腰石題龍朔三年可據。云三十九祝髮者。則自戊戌至儀鳳元年丙子是也。又以傳衣次年壬戌至丙子。恰與避難獵人隊中一十五載合。云說法三十七年者。則自儀鳳丙子至玄宗開元癸丑。正其數也。會元云先天二年者。非也。蓋延和元年壬子。卽先天元年壬子。次年卽爲開元元年癸丑。而先天二年之說實無也。以開元癸丑示寂。乃爲實錄。其五祖章中云咸亨中者。不過提其來參時大概。獨云卽咸亨二年者訛也。今以傳衣剃度說法之年考之。則咸亨二三字當是龍朔元三字之訛。使云卽龍朔元年者。則傳衣以至說法之年無往而不相合。

德山密示衆曰。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得此人。參學事畢。而指月乃改去作知。殊失大旨。蓋及盡去也者。猶言凡聖情盡。一法不立。故曰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今言及盡知也作何理會。吾不得而知之矣。

僧問同安丕。如何是和尚家風。丕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向紫微。一則語。傳誦諸方所從來也。而舊錄乃又列一同安第一世于夾山會下。卽將此則語載其章首。是以一人機語分而爲兩人。不顧重出。夫丕上嗣雲居。下接志公。機緣語脈歷歷可稽。非比夾嶺。此固無可致疑者。重出者應去之。其餘語收歸丕章理也。

踈山仁章。會元云。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潙。値潙示衆云云。此訛也。況傳燈舊文絕無此語。潙山寂大中癸酉。在前也。洞山寂咸通己丑。在後也。相去一十七載。非訛而何。當是踈山棄聽習。初便參潭州潙山。次入閩參大安。次到浙參明招。最後乃還洪都參洞山。始爲順。且無論以年甲考之爲不謬。卽以參請機緣考之。而先後淺深自可立見矣。如從潙山處問。但曰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潙竪起拂子。其進語則不過曰此是落聲色句而已耳。若從洞山處當機所問。始則便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次則曰如何是迢然。如何是非迢然。對空劫無人家之問。則曰不識。問還有意旨也無。則曰和尚何不問他。此皆堂奧酬對。非從那邊過來。斷不能措一辭。以此知爲最後參洞山無疑也。不然。世豈有從那邊過來者。而於潙山竪拂放拂之直截處。返竟不領略耶。以致於循義路于香嚴之語。失當機於大安之笑。多番不捷。待明招點破。方纔契悟。噫。是果見洞山後事也。況踈山上堂有曰。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此

則疎山已自有參請先後鑿鑿然不可易之次序也。會元特一時之誤。豈有意溷之耶。

蜆子受囑洞山後混俗閩川。日沿江岸拾蝦蜆充腹。夜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華嚴靜疑。往探之。潛入廟。夜俟其歸。把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子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始奇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此蓋靜初住福州東山華嚴時事。非西安華州華嚴時事也。而舊錄作京兆。是以靜行化京都。子亦隨之之句致焉耳。曾不知混俗閩川四字尤爲可據。况閩川與福州同是一塊地。然靜行化後在京兆。子雖隨之。而潛入廟中試驗。實福州時事。故蜆子當以福州立處。不應以京兆立也。甚有以太湖東洞庭白馬爲蜆子拾蝦處。尤誤甚。

泉州龜洋慧忠本州仙遊陳氏子。爲曹山下艸菴義嗣。而傳燈于馬祖下乃又列一泉州慧忠。此重出也。蓋馬祖入滅在德宗戊辰。艸菴授受在僖宗年間。遠隔八十餘年。以是而知馬祖無其人明矣。然艸菴慧忠齒臘皆過曹山。蓋當時山林操道之士以所抱負未肯輕易上人門戶。見曹山法道之正。乃就之耳。獨惜其先告逝於曹山十數年之前。不甚大振其道。爲可憾耳。余考忠塔在龜洋無了塔東二百步。了爲馬祖嗣。姓沈。今泉人祀之。爲沈陳二眞身。傳燈不考嗣法何人。居何年代。又以二塔同祀。宛然昆季。故誤列之爲馬祖嗣耳。

姚少師既編入燈錄。則宜以禪師稱。不應從俗。以其十四出家。緣兵革往參徑山愚菴。及盡得心髓。嘗出世普慶。遷天龍。有自題肖像。皆衲僧透關語。可據也。以高僧名應選赴闕下。非僧中龍乎。末以佐命功。亦出乎忠心也。卽拜命受爵。是出其勉强。不得已事。豈其志哉。故終身未嘗蓄髮。不受妻賜。居常布衲。律身惟謹。病篤時上幸其第。問後事。師曰。出家人復何所戀。觀此七字。凜凜然終其身一禪師也。編禪燈何忍以俗姓呼。

況其出世住院在前歷可考者、本也。佐命拜爵在後事出不得已者、迹也。今棄其本而拘其迹、非所以爲明眼家所著述矣。

天界覺原曇爲笑隱訢嗣、訢寂於元至正甲申、曇以至正壬辰出世牛首、乙未遷保寧。而舊錄以曇爲至順二十年出世。此訛也。文宗至順僅庚午辛未壬申三歲而已、何有二十之年。況章內有十六年王師定建業數字、實據也。夫十六年者、爲至正丙申、正明太祖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之年。以此益知云至順二十年者、乃至正十二年之訛也。

雲蓋志元覆船洪薦二師皆石霜諸嗣、一住潭州、一住福州。傳燈諸錄所載、歷歷可稽。指月錄乃以二人語合收爲一章、獨存雲蓋而覆船之法言示寂則竟作雲蓋之法言示寂、其誤有如此。可不辯乎。余詳此非集指月錄者誤、蓋當時繕寫家失去一紙耳。以故谷山藏覆船薦二人皆不見其名。今以指月書格行數扣之、恰好一紙、信知失去無疑。

舊錄列相州慧滿爲二祖可下旁出第三人、此誤也。滿乃僧那嗣、二祖下第二世孫。以傳燈目錄慧滿上少僧那、復出七人六字、遂致正宗亦相沿成誤。據僧那章中有師謂門人慧滿曰數字、及我今付汝等語、灼可爲證。滿必僧那之嗣無疑矣。其列峴山等六人爲滿嗣、是誤以一世爲師資兩代。慧滿壽七十、在貞觀壬寅雪夜宿古墓後方寂、去二祖寂日實遠。以年曆考之、非其嗣又明矣。有志世譜者宜知之。

薦福承古西川人、以鄉選至禮部、議論不合有司、怒裂其冠、不得志、遂棄作山水遊、初客潭州了山時、大光敬居其席、古斷髮從之學、出世道嗣、入福嚴雅室、後遊廬山、經歐峯、愛宏覺塔院閑靜、求居之、一時叢林號

爲古塔主。寂於宋仁宗慶曆乙酉。初說法芝山。乃嗣法雲門偃。嗚呼。雲門寂在後漢乾祐己酉。據其住薦福年爲景祐丁丑。而入滅之年在慶曆乙酉。是已去雲門九十七年矣。於雲門面且不識。況所謂嗣法乎。夫既入福嚴之室。則已作雲門孫矣。而出世瓣香乃公然爲雲門燒爇尊於福嚴之上。與師翁洞山初班爲昆弟。僭名犯分。滅裂倫禮。以世教言之。且爲礙口。況屬法門。此實桑門中罪人也。卽使雲門再世。亦未必肯錄爲嗣。故傳法正宗記不載。今大統仍收者。以會元續燈列之既久。故姑存之。以待持公者削。

天台韶寂宋開寶壬申。壽八十二。是生於唐昭宗大順辛亥。臘六十五。云十八納戒。其年正在後梁開平戊辰。于納戒後。己巳庚午間遽參投子有之。投子寂乾化甲戌。龍牙寂後唐同光元年癸未。以癸未去甲戌。越十年矣。而舊錄云韶於後唐同光中首謁投子。次謁龍牙。安有是事乎。當云後梁開平末首參投子。乃爲順。

百丈海上堂曰。併卻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溈山曰。卻請和尙道。丈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峯曰。和尙亦須併卻。丈曰。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曰。曇晟有道處。請和尙舉。丈曰。併卻咽喉脣吻。速道將來。巖曰。和尙今有也。丈曰。喪我兒孫。本錄如此。後人錄爲溈山五峯雲巖侍立次云云。溈山推惡離己。五峯卽矛刺盾。父子當機。兩猶可事。獨雲巖一縱一奪。大有機關。非可與五峯溈山而雷同并論者也。而會元乃削去某甲有道處請和尙舉數語。易爲又問雲巖四字而已。又易巖曰和尙今有也爲和尙有也未。嗚呼。其屈雲巖也。可甚道哉。卽以文氣論。亦有難於銷會。如曰併卻咽喉脣吻速道將來。乃對以和尙有也未。通乎。不通乎。請試撿看。雪竇頌雖用有也未三字。亦不得無辨也。

青州辨塔記自敍。政和間參襄州鹿門自覺。記薙後覺使見芙容楷。道經鄧州。得謁丹霞諄。宣和間出住青

州天寧。次補華嚴。(即萬壽。)晚遷仰山。天眷庚申復領萬壽。皇統九年臘八親書塔記。十二亥刻示寂。考皇統乃金氏年號。九年正南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己巳。二十一年辛未卽爲丹霞之子眞歇示寂年。今之以青州爲眞歇六世孫，此不得爲無說也。眞歇出天童珏。珏出雪竇鑑。鑑寂於光宗紹熙壬子。以壬子遡辛未越四十一年，而鑑出天童淨，是爲青原十六世，於芙容六越世。系芙容寂宋徽宗重和戊戌，有八十餘年之遠，以寧宗朝之天童淨爲前數代徽宗朝鹿門覺之師，可乎。續略祇知據會元收青原止十六世，不考鹿門覺卽芙容下之淨因自覺，遂以鹿門續爲青原十七世，嗣天童淨，竟將芙容之嗣伯仲并傳五世之裔接而爲一脈十世，祖而其誤從未有若是之甚者。殊不知鹿門丹霞同出芙容之門，丹霞出眞歇，了，了出天童珏，珏出雪竇鑑，鑑出天童淨，一派建刹弘法皆在浙地，而鹿門覺者卽淨因自覺，覺出青州辨，辨出大明寶，寶出王山體，體出雪巖滿，一派建刹弘法皆在北地。乃會元收丹霞一派至天童淨而不及鹿門一派者，蓋濟大川住靈隱當南宋紹定時，其所收僅宋家所管之地可見可聞者，乃若燕秦齊晉之地俱屬金元，當兩兩玄黃之際，聞見不及，故於淨因自覺一派未及收錄，抑亦居宋地著述者卽知聞亦不敢有所及耳。玆據青州自敍得法鹿門，門使禮見芙容數語，則鹿門爲芙容嗣，可想也。況會元載芙容下原有淨因自覺一人於芙容在日崇寧間開法淨因。續略紀覺於政和間住鹿門，正與青州所敍合。蓋崇寧政和上下十年間，淨因自覺鹿門自覺先後住持，原是一人無疑也。而所謂天童淨者，雖出自丹霞一派，去芙容差六世，經寧光孝高欽徽六主有八十餘年之遠。若以鹿門爲淨之嗣，青州爲淨之孫，據如塔記所敍，豈淨下所出之孫尚能禮見以上八世之祖芙容耶。卽雪竇鑑寂日業已去芙容寂日七十四年遠矣，況鑑所出之天童淨歷年又不知其

幾乎。須知其得禮見芙容者。乃芙容二世孫。以二世之孫始得親承顏色。非雲仍比。況以寂日較青州去芙容不過三十一年而已。青州爲芙容之孫。復何所疑。又據青州之子甘泉通碑云眞堂靈塔成輪。次請寶公住持。貞元三年寶老俄有滏陽之行。滏陽蓋大明寶晚年所居之地。貞元三年卽宋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去青州寂日七年。去眞歇寂日祇五年耳。則鹿門爲芙容之子。青州爲芙容之孫。又的據也。然則續略之所紀。其爲誤也甚之又甚者矣。夫世間事果年深漫滅無典籍出載而不可稽考。固不必盡責其非。亦有做傳疑而已。今有碑記及年代世數之可考。考而明知其爲誤。是宜急於改正以補其非。乃謬傳習之久。恐涉異議。輒忍心附之於不聞。而不直與斬然清白之。倘存疑案。致後賢相襲以誤沿誤。罪豈無歸。於是不顧犯忌直述如左。知我罪我。一惟聽之。

海舟普慈蘇之常熟錢氏子者。爲萬峯蔚之子。寂於明景泰庚午。蔚寂在洪武辛酉。師資示寂雖相去有六十九年之遠。而海舟世壽九十有六。於蔚寂時實有二十七歲。其受萬峯之記。信無可疑。況萬峯錄中有付海舟法偈。沈貫作萬峯塔銘所敍又甚詳。而海舟下三世孫無聞聰客牕夜話敍從上源流曰。自臨濟至高峯十有八傳。高峯出中峯本。本出千巖長。長出萬峯蔚。蔚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瑄出天奇瑞云云。無聞之子笑巖寶。又海舟四世孫。其聯芳偈自敍有曰。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谿三十一葉之眞孫。又笑巖之子三際廣通敍巖北集曰。師得絕學老人不傳之旨。望臨濟二十六代之祖云云。此親孫父子之言。屈指世數皆無所謂寶藏東明爲源流中祖。但知海舟普慈上爲萬峯時蔚之子。下爲寶峯明瑄之師。中與寶藏普持爲同門。此極明極顯之事。固無復可致疑者。獨古溪澄祭海舟文有續高峯七世之燈語。人遂

以普慈之同門寶藏普持與持之子東明慧旵插入源流中增添二代。不考東明下另有一海舟永慈乃上普慈之姪孫。致與無聞笑巖廣通公孫父子親口所敘反。奈何三代家譜鑿鑿可據非妄誕無稽者比。況無聞卽寶峯明瑄之孫。笑巖卽明瑄之曾孫。公孫三代僅百年間安得便不知明瑄之出於海舟普慈普慈之出於萬峯時蔚耶。正如天童悟乃笑巖之孫。五峯學特笑巖之曾孫。公孫三代亦僅百年間事安得便不知笑巖之出於無聞明聰。明聰之出於天奇本瑞耶。且其師承印記銘傳昭昭。此不可信不可據。則何人之言始可信據。是知寶藏東明爲源流中疊出。無疑也。若乃古溪祭文則又有說焉。靜菴素所敘聯芳圖曰。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至萬峯蔚寶藏持東明旵海舟慈雲溪瑛者此蓋東明旵下別出之海舟諱永慈。蜀川成都余氏子。上爲寶藏之嫡孫。下爲雲溪之先子。靜菴素之大父與天奇瑞伯仲昆季。古溪祭文祭此海舟者也。故曰續高峯七世之燈。古溪住金陵高座寺。與翼善隣。若東明則遠隔千里。古溪寂成化癸巳。去永慈寂日僅八年。若去普慈寂日。則相去二十四年。且古溪乃楚山琦嗣。望普慈差四世。天順間始住高座。普慈遷化久矣。非祭萬峯下之海舟明甚。無聞笑巖所敘源流益徵其爲不妄也。其寶峯明瑄與東明慧旵皆萬峯嫡孫。亦猶五峯學林皐豫之於禹門皆嫡孫也。其以天奇爲永慈三世孫。非是天奇與永慈實叔伯弟兄也。夫海舟之爲兩人無疑也。今永慈寂成化丙戌者。正東明下之海舟。爲寶藏一派。非無聞笑巖之所祖萬峯下海舟寂景泰庚午者。明之又明者也。斯不惟徵無聞笑巖廣通公孫三代之所敘不妄。而古溪靜菴之所敘皆不妄矣。信知前人下筆原自有據。自是今人不考耳。一爲曾見東明便繼東明之席出寶峯明瑄。瑄出天奇瑞。一爲受囑東明住金陵翼善。出玉峯智瑄雲溪智瑛。瑛出靜菴素。住廬山天池。此皆確確然有所

據者。情眞理當。復何所云。而世尙有滯外人之言。執傳久之習。護一己之短。反不肯遵信聰寶二祖及廣通公孫三代所定之家譜。甘從其誤。以訛傳訛。惜哉。

河南天寧禧誧。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遷天寧丹霞。於徽宗宣和五年癸卯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褚嚢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個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個甚的。顧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此本傳也。而會元作政和非也。蓋誧自天寧來繼子諄丹霞之席。子諄寂於宣和元年己亥。而政和五年正子諄住持丹霞時。誧方涖事天寧。何遽有示寂事。乃指月錄不考。又誤作東京淨因自覺事。覺於崇寧間住淨因。政和間住鹿門。示寂於政和七年丁酉。何嘗有住丹霞事。

棠城洪印。幼師雪峯瑞。次參無際月溪。而楚山琦曰。印因本師去世。未獲印可。遠扣東山。予勘其理見精明。操履眞實。可以繼西禪宗風。乃囑以偈。有東山心印得親傳之句。據是實楚山嗣。而續略諸書收入雪峯下。以惑可繼西禪宗風語故耳。今且仍之。

青原二世有石樓。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樓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曰苦哉。賴値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則禍生。一則語。載傳燈會元久矣。乃指月載石樓章矣。又重載之于棗樹二世章。致諸方舉古者。不考重出。皆以爲棗樹事。卽吾彙集摘珠。當時只據諸方拈語頌語而收。未及考淸。遂成一時之失。玆特削之。仍如傳燈會元本錄。

石頭自迴。東川合州人。世爲石工。從成都南堂靜參勘破婆話有省。歸釣魚山。建護國院。開法弘道。故續傳

燈以合州立處、灼有所據也。乃會元作台州者、此在刻寫家誤、以合作台耳。

徑山月江宗淨金華蘭谿人、寂於正統壬戌、嗣雙林正菴闇、闇嗣靈隱性原朗、朗寂於洪武丙寅。以丙寅去壬戌不過五十七年、公孫相去不遠、月江爲正菴子無疑。而存稿乃又列一月江宗淨於靈隱悅堂祖闇之下。生緣、參請、出住、以至臨寂、皆不甚相異。此訛也。夫悅堂寂於元至大己酉、以至大己酉至明正統壬戌、越一百三十四年、豈父子間歲月相去反倍遠於公孫之歲月耶。況月江世壽僅六十有七、是則悅堂寂時月江尚未投胎、而綴之爲悅堂嗣可乎。

能仁天隱圓至禪師、高安人、十九依仰山剃染、至元元貞間出住建昌能仁、大德戊戌卒于廬山、壽四十三、臘二十四、爲雪巖慧朗欽公嗣。紫陽方回萬里少師姚廣孝二公嘗弁其錄、所序甚詳。而續燈諸書皆失錄。豈牧潛集尚埋塵土中耶。茲特表而出之。

指月錄九卷小註載青原謂石頭曰、汝因緣當在馬祖處、頭於馬祖處大悟。此訛言也。馬祖開法何時。石頭開法何時。石頭幼便能然諾自許、投曹谿作沙彌侍六祖、唐玄宗開元癸丑適祖示寂、頭稟命尋思、遂于其年參青原、最初相見機語、卽有曰未到曹溪亦不失、至若不到爭知不失之語。觀此時酬對、何等敏捷。其時馬祖年方五歲耳。又一日原令馳書南嶽、其與南嶽作家相見、又是何等語。考青原寂於開元庚辰、南嶽寂於天寶甲申、是馳書之日在開元中年、馬祖方習定衡山時逮遇讓公、後於代宗大曆中始隸名鍾陵。馬祖開法於石頭、馳書之日相去四十餘年、遠矣。則青原示寂之日、馬祖尚未領院事、況馳書已前之石頭、而曰原俾見馬祖始大悟、然乎否乎。斯不待辨信知其爲妄揑甚矣。且石頭於馬祖未領院前之天寶初業已出

住衡山。載諸燈錄。歷歷可考。乃幻寄作此無稽之言插入禪典。其謬妄可勝言哉。

三祖僧璨章云。屬北周建德六年甲午武帝廢佛道教。祖往來太湖司空間居無定處云云。會元指月皆作後周。訛也。後周在宋建隆之前。北周建德在陳宣帝大建之初。相去三百八十餘年。一字之訛。其年代之差如此。可不愼諸。

藏叟珍生宋光宗紹熙甲寅。寂端宗景炎丁丑。上爲妙峯善之子。下爲元叟端之師。元叟寂在元至正元年辛巳。妙峯寂在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以乙未至辛巳僅一百零六年。公孫三代。信無疑矣。乃增集續傳燈載珍生宋紹興甲寅。示寂嘉定丁丑。此訛也。蓋誤以紹熙作紹興故耳。既誤作紹興。壽年八十三而寂年自應作嘉定丁丑。若是則珍寂反在妙峯遷化十八年之前。去元叟遷化竟差一百二十四年。元叟壽僅八十七。如何接紹得來。

襄州廣德義爲萬銅山第一世。嗣青林師虔。與石門蘊聰同門。乃洞山之三世孫也。義出三人。曰延。爲廣德第二世。曰周。爲廣德第三代。曰上泉。在荆州延章中。明載初謁先廣德義和尚。而會元指月皆不本傳燈。但曰謁先廣德而已。且以延爲義。而指月目錄又註義嗣延。延嗣曹山。其錯亂如此。

舊錄有誌公傳語南嶽慧思何不下山敎化一段語。此訛也。按傳燈。慧思寂在陳宣帝大建九年丁酉。世壽六十二。則生當梁天監十三年甲午。誌公於其年十二月示寂。是慧方出母胎。何有此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語。考此語僅出會元。而傳燈實無也。唯綱目作一老宿傳語慧思。始爲有理。

武帝請善慧大士講經。士陞座揮尺一下便下座。帝不領。持問誌公。公曰大士講經竟。此訛也。據大士生齊

建武丁丑、於中大通壬子致書武帝、次年癸丑赴詔金陵、大同己未再入都、而講經揮尺語、必其時也無疑。誌公寂在天監甲午、業已化去二十餘年、何復有誌公之在世。此必當時名宿亦爲武帝嘗尊信者所對之語耳。於誌公何預。

青原思章紀思幼歲出家、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六祖開法曹溪、往參焉、相見有不落階級師居首焉等語。而參見受法住院之年月、與世壽僧臘、則皆未載。僅載示寂年月而已。乃綱目妄以思參祖在則天晚年長安辛丑、首衆在中宗景龍丁未、此後乃住青原。按六祖開法在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云聞開法往參、則思參祖之年定在高宗之時無疑矣。蓋未久以祖有汝當分化一方語、故卽回住青原、此皆載諸典籍可據也。今綱目除傳燈會元及青原山誌外、敢問採自何書。

南嶽讓生唐高宗儀鳳二年丁丑。云十五出家、則當則天天授二年辛邜。又五年通天丙申納戒。玄宗先天二年癸丑於六祖寂後出住南嶽。天寶三年甲申示寂。傳燈會元指月所紀皆不異。而綱目乃突云天册元年乙未六祖傳法懷讓、誤也。按傳祖問什麼物恁麼來、讓無對、經八載始對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契會、始終執侍一十五秋。然住南嶽旣在癸丑、則開悟契會自癸丑上遡聖曆己亥恰一十五年。云經及八載始契會、則契會之日正在神龍丙午無疑也。是南嶽於祖傳法之日、年已有三十歲矣。若綱目所云乙未傳法、恐未必眞。蓋與契會後猶執侍一十五秋之言不合。

馬祖寂唐德宗貞元四年戊辰、壽八十、臘六十、玄宗開元中習定南嶽、遇讓公授以心印、大曆中隸名開元精舍、此傳燈所敍、最爲切實者也。會元指月俱脗合無異詞。夫云壽八十、則生在中宗景龍三年己酉。云開

元中習定衡嶽。開元共二十九年。則密受心印正在開元壬申癸酉間。而綱目以開元二年甲寅爲讓傳法馬祖。此訛也。自景龍己酉至甲寅。馬祖僅六歲。尙未出家。何遽有此傳法之事耶。又以開元十年壬戌爲馬祖闡化江西。亦訛也。壬戌馬祖僅十四歲。尙未習定南嶽。尙未遇讓傳法。何遽有此開法之事耶。據云僧臘六十。則從渝州受具之年在開元己巳。受具後習定南嶽始受讓付囑。囑後又三十餘年至大曆中始住院。則自景龍己酉至大曆中已六十餘歲。何綱目遽以十四歲尙未傳法之馬祖便開法江西耶。又妄以石頭於青原示寂日始受付囑。夫石頭生馬祖前十年。則天久視庚子。於六祖寂日是年癸丑得參青原。觀相見問答機語。何等敏捷。且青原是時便賞爲一麟。則受法之在馬祖先。又可知矣。石頭世壽九十一。寂德宗貞元庚午。據如所云。是石頭年已四十一始受青原記。然乎否乎。試請質之傳燈。

五燈錄正宗記載五祖忍遇四祖之年在唐高祖武德甲申年。始七歲。寂在高宗上元乙亥。壽七十四。此訛也。夫甲申至乙亥僅五十二年。是忍止六十八歲。何能合七十四數。然甲申固四祖還蘄住山之年。而路逢異相小兒則斷乎非是年也。況傳燈但云武德甲申返蘄住破頭山學侶雲臻。是敘其一生大略。而一日往黃梅。是又敘其往日得忍之時。豈甲申卽可指爲忍遇四祖之年耶。況七歲之說。傳燈實無。若以七歲遇四祖。此必在隋大業戊辰乃爲合。

祖燈辨訛卷第二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七佛

大覺應世。綿歷無窮。洵未可以凡小數量悉。舊錄據三劫三千言。但紀其七。以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毘婆尸爲首。而釋迦居其七。當現在賢劫第四尊。此亦但舉近劫所聞。往古置勿論也。按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闇冥。各各坐樹下。而成於正覺。則傳燈首標七佛。非無所本。今仍之。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毘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過去莊嚴劫第一千尊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喩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現在賢劫第一尊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現在賢劫第二尊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現在賢劫第三尊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現在賢劫第四尊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於十方界現身說法。生時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也。至四十四年壬申二月八日、年十九、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乃曰。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淨居天人白言、出家時至矣。太子卽逾城而去。造檀特山中。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捨去。次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去。次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六年、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夜明星出時成道。今言臘八者、以周正建子故也。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當穆王四年癸未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說法住世四十九年。滅度後一千一十四年、敎至中夏。當後漢明帝永平八年乙丑也。　世尊纔生下時、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

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內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訝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見世尊端然不動、乃問是梵王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　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曰、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遣出。世尊仍默然。阿難又白、是二犯律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　一日陞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　在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蓮花色比丘尼私念云、我尼身、必居大僧後。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世尊見、訶云、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　因天王如來於欲色二界中間、諸佛集會。文殊邀彌勒共往、不果。由起佛見法見、貶二鐵圍山。爲諸菩薩說四意止。如來召之還。至佛所、見一女子近佛而定。文殊致問曰、云何此女得近佛座。世尊曰、汝但覺此女、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於是繞女三帀、乃至兩山相擊、托至梵天、盡其神力、定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下方有棄諸陰蓋菩薩、卻能出得。須臾蓋從地湧出、作禮世尊、已至女子前、彈指一聲。女子於是從定而出。此本出諸佛集要經、而錄者盡作罔明說也。罔明出勝思惟梵天所問經。經人俱別。因從原本。　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曰、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一義二義。　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喚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

何以教我入門。

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者箇是甚麼。二人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有異學問，諸法是常邪。世尊不對。曰，諸法是無常邪。世尊亦不對。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為戲論。

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曰，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乃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汝，汝便各說有青黃赤白等色。吾將眞珠示汝，却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

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謗法好。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世尊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佛為天人之師，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曰，今日說何法。世尊曰，不定法。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世尊曰，那一通你問我。

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覔不可得，乃白世尊。世尊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在空中乘六牙白象。

自恣日，因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曰，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梵志遽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梵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

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貧門處麤。是見不受，貧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囘至佛所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囘心向道，乃爲智者。梵志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在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無有不順佛敕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一日偕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　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遂作禮而去。阿難乃白世尊曰，外道見何道理，稱歎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一日敕阿難曰，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難應諾。世尊曰，汝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世尊乃敲一髑髏，問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髑髏，問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髑髏，問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黑氏梵志一日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作供養。世尊乃召仙人。志應諾。世尊曰，放下著。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又召仙人放下著。志遂放下右手一株花。又召仙人放下著。志曰，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世尊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但得四禪定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往昔弒父害母及諸重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文殊乃承

佛神力手握利劍，持逼世尊。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以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爾時五百比丘各各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無有能生所生父母。於是異口同聲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世尊因地中，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梵刹。賢于長者遂持標插所指處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　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者裏，人在甚麽處。一女曰，作麽作麽。諸女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姉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有。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世尊。世尊曰，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世尊令阿難往問，你在此中安否。調達曰，我在此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往問，你還求出否。調達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文殊起佛見法見，世尊以威神力攝向二鐵圍山。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然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正值其家婦人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白世尊，世尊曰，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劫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

還見車過否。世尊曰。不見。曰。還聞否。世尊曰。不聞。曰。莫禪定否。世尊曰。不禪定。曰。莫睡眠否。世尊曰。不睡眠。曰。莫別去否。世尊曰。不曾別去。商人乃嘆曰。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氎兩段。　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百萬人天一皆默然。唯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世尊迺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曰。吾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無令斷絕。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復曰。吾將金縷袈裟付汝。汝當轉授補處。勿令朽壞。并敕阿難副貳傳化。　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　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說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爭以香薪荼毘。燼後。金棺如故。人天大衆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於是金棺乃從座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燼。得舍利八斛四斗。當此土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也。世壽七十九。臘六十。阿育王以七寶爲末。造八萬四千塔。內貯舍利。耶舍尊者遣飛羽鬼散布天上人間。及請龍宮禮拜供養而作佛事。吾此中土嘗有一十九處。

△西天祖師之一

西天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世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毘婆

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志求出家。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乃直往投佛於竹林精舍。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衆中稱歎第一。一日于世尊拈花示衆處，徹見法源，因而破顏微笑。世尊乃說偈及金縷伽黎付囑焉。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尊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者箇是我我，師我何在。尊者曰，汝問我覓。一日踏泥次，有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尊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世尊欲涅槃時，告諸大弟子曰，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時尊者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卽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卽至雙樹悲戀號泣。世尊於金棺出示雙足。尊者乃告諸比丘曰，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告衆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具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畢鉢羅窟。獨阿難爲習漏未盡，不得入會。及後證阿羅漢果，始得入焉。尊者乃白衆曰，此阿難比丘有大智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尊者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遺惠未來。阿難於是觀察衆心而說偈曰，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陞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敎，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尊者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諸比丘皆曰，不異世尊所說。結集畢，尊者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如一法中。有法有不法。阿難既奉命矣，尊者往辭阿闍世王，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席草而坐，以俟慈氏下生。當此土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去世尊入滅壬申，恰四十四載。尊者既入山，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來，汝當爲開，待去後當

復合。後王請阿難同至山。山果開。見尊者儼然在定。王禮訖。欲以香薪荼毘。阿難止之曰。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却後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彌勒出世。而此身此衣終不致壞。王乃敬歎。與阿難禮辭。山合如故。又唐無畏三藏嘗入山爲尊者薙髮。無畏豈常人耶。

二祖阿難陀尊者。王舍城人。姓刹帝利。父斛飯王。實如來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稱爲總持第一。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以如來成道夜生。故名之。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嘗命爲侍者。　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甚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　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一日入竹林。聞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尊者因爲正之曰。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于是比丘以聞其師。其師曰。阿難老昏矣。吾語是也。異日尊者復經竹林。見比丘誦偈如前。詰之。乃述其師言。因念愚癡難化。入三昧。求尊聖爲之證。於是地爲之動。光明遽發。俄有一聖宿大士示現而爲之說偈曰。彼者念諷偈。實非諸佛意。今遇歡喜尊。而可依了之。彼比丘與師始竦敬。尋得二果。尊者將入涅槃。於恆河中流跏趺而坐。阿闍世王感夢。與毘舍離王皆至河側。說偈勸請無般涅槃。尊者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先是阿闍世王曰。如來迦葉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尊者倘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許之。其後涅槃時至。乃詣王告辭。門者以王寢不可聞。尊者囑門者代告而返。時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柄折。珍寶瓔珞悉墜於地。驚寤。門者具白上事。王爲失聲號慟。卽至毘舍離城。見尊者坐恆河中流。王乃作禮說偈曰。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說偈曰。尊者亦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尊者復

念。我若偏向一國。諸國或爭。應以平等。遂於恆河中流入滅焉。其將入滅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飛空而至。禮尊者足。我當於長老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卽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說法要。復念先所度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亦從空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一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用傳於汝。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付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惠忉利天。一分惠娑竭羅龍宮。一分惠毘舍離王。一分惠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當此土周厲王十一年癸巳歲。去迦葉入定丙辰。經三十七年。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亦名舍那婆斯。摩突羅國人。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始生。生時瑞草斯應。（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艸名。以此艸出。則有聖人降生。）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茂林。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當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及祖止此林。降二火龍。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　化緣既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婆毱多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邪。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曰。師髮已白。爲髮白邪。心白邪。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祖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嗣以正法眼藏付之。以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付已。卽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　一日於三昧中見毱多徒衆多懈慢。乃躬往正之。毱多接見已。祖以右手上指。香乳爲從空注。問毱多曰。汝識之乎。毱多莫測。至入三昧觀察。亦不能識。乃問。果何三昧邪。祖曰。此謂龍奮迅三昧。如是者有五百。汝皆未知。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不

識。辟支三昧，阿羅漢不識。阿難三昧，我亦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於是毱多弟子深伏悔謝。祖復爲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已皆獲無漏。　祖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當此土周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歲也。去阿難入滅癸巳，經六十二年。

四祖優婆毱多尊者。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吒利國人。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後行化至摩突羅國，以得度者衆，魔宮皆爲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力以害之。祖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伺便，密持瓔珞縻祖頸。及祖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輭言諭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復爲三種臭屍，蟲蛆臭壞。盡魔之力，竟不能去。乃陞六欲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示以偈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聞偈，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祖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法，更不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向佛道，永斷不善。祖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而三尸悉除。乃踊躍作禮而去。　祖在世化導，證果者最多。每度一人，卽以一籌置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籌爲滿矣。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求出家。祖問，汝身出家，心出家。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祖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祖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祖異日告之曰，汝父夢金日生汝，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我今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

心非本法。祖付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當此土周平王三十年庚子歲也。去商那和修入滅乙未。經六十五年。時號祖爲無相好佛。前此傳法者皆具禪法律三藏。此後律教別行。橫分五部。而傳法者則唯以禪及經論耳。

五祖提多迦尊者。此云通眞量。初名香衆。摩伽陀國人。生時。父夢金日自屋出。光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光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更今名。祖聞已。踊躍說偈曰。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囘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光耀於天地。祖聞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國。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祖至。率衆瞻禮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塗。已經六劫。祖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祖卽度出家。命諸聖授戒。餘衆始生我慢。祖爲示大神通。於是俱發心一時出家。　祖異日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念。聽吾偈言。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付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然後以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當此土周莊王五年己丑歲也。去毱多入滅庚子。經四十九年。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上有金色祥雲。知爲道人氣。乃入城。行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

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以偈呈曰。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嘗語阿難曰。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投師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敎。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卽與披剃。圓戒相。末乃告曰。如來正法眼藏今付於汝。汝當傳持。勿令斷絶。聽吾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付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于上級。當此土周襄王十五年甲申歲也。去提多迦入滅己丑。經五十五年。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　一日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乃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授戒。　異日告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聽吾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付已。入慈心三昧。　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說偈曰。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祖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有無自離。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當此土周定王十七年辛未歲也。去彌遮迦入滅甲申。經四十七年。

祖燈大統卷第一終

祖燈大統卷第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西天祖師之二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波。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受婆須蜜尊者法。行化至提伽國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隨行曰、此家有聖人。言訖。有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纔聞、遽起禮拜、呈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以偈示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値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出家。祖與授具戒、付以如來正法眼藏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伏馱承師付囑、亦呈以偈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　時祖卽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卽其所建塔、閟供全身。當此土周景王十年丙寅歲也。去婆須蜜入滅辛未、又五十五年。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毘舍羅。既受八祖付囑、行化至中印度。時有長者香蓋、擕一子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捨令出家。祖卽與落髮授戒。羯磨

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未幾祖囑以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　祖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當此土周敬王三十三年甲寅歲也。去佛陀難提入滅丙寅。已四十八年。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本名難生。以處胎六十年。將誕夕。父夢一白象。背負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光照四隣。覺而得生。後值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　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亦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卽度出家具戒。然後以如來大法藏付以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既付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四衆各以衣裓盛之。隨處建塔。當此土周貞定王二十七年己亥歲也。去伏馱蜜多入滅甲寅。四十五年。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父寶身。生七子。祖居最少。好尙與諸兄異。嘗曰。若遇大士坐道場。我當親覲。及遇脇尊者。遂得法焉。祖行化利益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　後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毘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以衣之。

王後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後六百年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吾以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聽吾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已。卽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當此土周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去脇入滅已亥經五十九年。

十二祖馬鳴大士。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行化華氏國。轉妙法輪。時有老人忽于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美女。艶如金色。指祖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少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來也。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千尺金龍。威震山嶽。魔事隨滅。經七日。有小蟲若蟭螟。潛隱座下。祖取以示衆曰。斯魔所變。盜聽吾法耳。乃縱之令去。蟲懼不能動。祖諭之曰。吾非害汝。汝但歸依三寶。且得神通。蟲乃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幾何。曰。我化巨海不爲難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祖曰。此性海者。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快聞是言。遂發心與徒三千俱求剃度。祖爲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曰。吾有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祖付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虛空。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眞體藏之龍龕。當此土周顯王四十二年甲午歲也。去富那夜奢入滅戊戌經五十六年。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行化。至西印度國。

有太子名雲自在，仰祖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敎，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山有石窟，可禪寂此否。祖諾之。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蟒乃盤繞祖身。祖與授三皈依而去。祖將至石窟，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稍起嗔恨，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已千載矣。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預聽。祖遂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聽吾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祖付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焉。當此土周赧王四十六年壬辰歲也。去馬鳴入滅甲午，經五十八年。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亦名龍勝。始得法於迦毘摩羅尊者。後至南印度國。人多信福業。及祖至，爲說法要。國人乃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國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國人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卽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時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適有一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吾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時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

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　會其國有外道五千餘。能作大幻術。故王與國人皆宗仰之。唯不向佛。祖易威儀。白衣持旛。每候王出趨前。或隱或顯。經七載。王異之。問曰。汝何者而前吾行。追則不得。縱之不去。祖曰。吾是智人。知一切法。王曰。汝知諸天今何所爲。祖曰。天今與修羅方戰。王曰。何以明之。祖曰。頃當徵之。俄有戈戟手足自空紛然而下。王大敬信。命諸外道皆歸依焉。　祖既化歸向佛。乃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世。以法付迦那提婆曰。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祖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座凝然入寂。及七日。天雨舍利。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塔閟全身焉。當此土秦政三十五年己丑歲也。去迦毘摩羅入滅壬辰。經五十七年。（在昔拘那含佛弟子曰摩訶迦者有三願。一爲佛時凡有聖士化度則天澍雨及其身皆爲舍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爲藥療衆生病。三凡有智者所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今雨舍利。摩訶迦願力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座前。祖見。以一鍼投之而進。欣然契會。　祖既得法後。至迦毘羅國。國有長者曰梵摩淨德。園有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日取食之。隨取隨長。盡而復生。自餘皆不能見。祖知宿因。至長者所。長者問其故。祖曰。汝昔曾供養一比丘。此比丘雖小有戒行。而道眼實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耳。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祖卽與剃髮受學焉。　隨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相計。欲掩抑佛法。祖乃執長旛往立其所。外道問。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

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聞祖夙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咸相歸伏焉。一日付上足羅睺羅多法。系以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供養。當此土前漢文帝後元三年庚辰歲也。去龍樹入滅己丑五十一年。正法眼藏載西天禁斷鐘鼓謂之沙汰。緫七日。祖運神通登樓擂鐘。諸外道衆集鐘樓。所見封鎖如故。乃問擂鐘者誰。祖曰。天。曰。天者誰。祖曰。我至。曰。我是誰。祖曰。天如是。往返七度。外道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鐘鼓。於是佛法益興焉。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金水。味殊美。中流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其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乃遂領諸學衆遡流而上。既至。見僧伽難提入定石窟中。祖伺之。經三七日。會其定起。祖問汝身定邪。心定邪。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乃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答以偈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手擎金鉢。上至梵天。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皆不能饗。祖曰。非

我之咎汝自業耳。乃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卽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將爲第十七世祖師。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特未純無漏。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卽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人無八苦。能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飲諸大衆。衆始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付以正法眼藏。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難提亦以偈贊曰。善哉大聖者。心明逾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拔。時祖付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當此土前漢武帝元鼎四年戊辰歲也。去迦那提婆入滅庚辰。已四十八年矣。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人。姓刹帝利。寶莊嚴王子也。生而能言。每與語。唯稱佛事。王詔問國師。國師示以往事曰。此子乃娑羅王佛也。欲有所化度。故示生王家。七歲當入道。出居金河石窟。七歲果厭世樂。以偈告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不食。日久。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遂燕寂其中。父失子。不知所之。卽擯禪利多出國。經十年。始受羅睺羅多尊者記莂。　後行化至摩提國。忽有祥風西來。爽襲衆體。祖曰。此道德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見峯頂有紫雲如蓋。徘徊久之。見山舍中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

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與祖有契，卽捨出家。祖攜至本處，授具戒訖。命名伽耶舍多。　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是誰。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遂以法付之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　付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卽就樹下焚之。身盡，樹更蓊鬱。卽其處塔焉。當此土前漢昭帝元平元年丁未歲也。去羅睺羅多入滅戊辰，經三十九年。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天神持鑑，因而有娠。室有異香祥光者凡七日始誕。肌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舍。主鳩摩羅多問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羅多卽時閉戶。祖旋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値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祖以法付之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付已，祖乃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此土前漢成帝永始四年戊申歲也。去僧伽難提入滅丁未，已六十一年。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子也。昔爲自在天人。以貪菩薩瓔珞，墮生忉利。聞憍尸迦所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得升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

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身反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因果罪福不足信。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有難磨滅。闍夜多始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出家受具。祖一日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付汝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奉全身起塔。當此土王莽地皇三年壬午歲也。去伽耶舍多入滅戊申。又三十四年。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素有道識。初客遊中印土。會鳩摩羅多。受法出家。智慧淵冲。化導無量。月氏國王聞祖德風。躬詣問法。祖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欽服。後至羅閱城。彼有學衆。唯尙辯論。爲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本。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

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偏行曰、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飮無上甘露、敢有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祖付法已、不起於座、以首倒植象婆羅樹枝、奄然歸寂。衆欲正之、爲其闍維。雖百千力舉、終不能動。諸羅漢舉以神力、亦不能動。衆乃炷香祝之、其體自委。焚已、收舍利建塔。當此土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甲戌歲也。去鳩摩羅多入滅壬午、又五十二年。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無子。禱佛塔。母夢呑明暗二珠、有孕。經七日、有羅漢名賢衆來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乃避席回禮。光蓋疑之、遂取一寶珠跪獻、試其眞僞。賢衆卽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然當一乳而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二名芻尼。芻尼。此云野鵲子。如來雪山修道時。芻尼巢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婆修盤頭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後遇闍夜多尊者、獲正法眼藏。尋行化至那提國。國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先是其國多惡象爲害。民不聊生。及其王生二子以來、三十年間、象害遂弭、國人安之。然皆不知所賴。及祖至、王請受供宮中、因問祖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卽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方同祖話次、忽報有象巨萬逼城。王憂甚。祖曰、拏羅出可解。王試命之。及拏受命出城南、向象撫膜大喝、城爲震動。羣象顚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

之安。拏羅力也。王以子道勝奇之。遂謂祖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摩拏羅落髮授具。異日付大法以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付法已。即座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哀告。乃復坐跏趺而逝。荼毘得舍利建塔。當此土後漢孝安帝元初四年丁巳歲也。去闍夜多入滅甲戌又四十三年。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次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盤頭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瞿曇種族也。歸向佛乘。勤行精進。常自持金蓮花供佛。願遇聖人。以知往事。一日於行道處。見有佛塔。高尺四寸。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問所由。皆不知。祖乃曰。此阿育塔。感王精進。故現耳。王曰。敢問法要。祖曰。佛法具七事。能去三物。乃可學。王曰。何爲三物七事。祖曰。去貪瞋癡。具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得其明了不明了以此耳。王能去三具七。成菩提登佛地。豈遠事哉。王聞。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正爲彼國寶印王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土摩拏羅尊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道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寶印與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　鶴勒那問。我止林間已經九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何也。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佛宇作槌撞鐘。感報聰敏。曰。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

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不得已。咸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感汝之惠。故常相隨。鶴勒那問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卽飛鳴而去。祖乃踊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乃曰。心地淸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濟十方世。偈已。泊然而寂。勒那與寶印王起塔奉全身供養。當此土後漢桓帝延熹八年乙巳歲也。去婆修盤頭入滅丁巳。經四十八年。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禱七佛眞幢。夢須彌山頂童子持金環云我來。覺而有孕。祖生時天爲雨花。王以有神徵。乳於宮中。俾宮嬪育之。乃見千宮嬪各得一子育。王曰。我無儲嗣。將育汝爲太子。今千身。孰爲正乎。於是放光。忽皆不見。乃見於其父母家。王莫如之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廟貌隨壞。鄉黨謂爲聖子。年二十二出家。棲林間九白。感鶴衆相隨。三十遇摩拏羅尊者得正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國。王名無畏海。迎祖入宮。祖爲說正法。次感日月天子拜其前。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因問日月國土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廣說難盡。王聞忻然。　時祖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强記。事婆羅門。其師旣逝。弟復云亡。乃歸心於祖。致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所以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已。卽入佛慧。祖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示滅。今以法付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

無可得。得時不說知。然師子比丘未曉將羅何難。祖爲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於寂。闍維舍利。弟子各欲分供建塔。祖復現空中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衆於是遂不復分。迺就馱都場而建塔焉。當此土後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己丑歲也。去摩拏羅入滅乙巳。恰四十四年。

祖燈大統卷第二終

祖燈大統卷第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西天祖師之三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化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小乘禪觀。其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祖皆往正之。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勸演般若。孰爲不語而反佛說耶。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耶。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達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是珠。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

定不是淨。達磨達聞已。遂作禮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願尊者垂慈。幸有教我。祖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眞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而此法中。悉不如是。達磨達於是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有一長者引子來問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年二十。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也。）一日祖謂斯多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于今。以僧伽黎密付之。俾行化他國。隨機敷演。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以難不可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二外道。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有諸幻法。欲共謀亂。乃詭爲釋子。潛入王宮。以爲所計不成。罪歸佛子。及妖作。禍亦旋踵。其王彌羅崛不審其奸。致毀釋教。且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嘆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爲光首曰。尊者與王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光首於是疑解。四衆乃以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此土魏高貴鄕公曹髦甘露四年己卯歲也。去鶴勒那入滅己丑。計五十年。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夢得神劍。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若不以言。怎辯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

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祖曰．當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辭屈．乃杜口信伏。于時俄有異香酷烈。祖忽肅然而北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謝世之信至矣。卽辭王南邁．至南天竺國。國王名天德．迎祖供養。王有二子。長名德勝．暴而充盛。次名不如密多．和而長病。祖爲陳因果．王疑頓釋。於時有呪術師曰靈通者．生妒忌．潛置毒飲食中。祖食之而通返受禍。復以術較．術亦不勝．以是深銜之。後六十載．天德崩．德勝卽位．復信外道之說。致詰於祖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子比丘已爲罽賓國王斬。法從何得。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信衣法偈。師承有據。乃出衣示勝。勝命焚之。衣出五色光明．薪盡如故。勝始追悔致禮。初勝欲抑祖而勝之。弟不如密多往諫．被囚。至是始釋。　密多遂見王求出家。王許之。密多詣祖。祖曰．王聽乎。曰兪。祖乃問．汝求出家．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祖卽度出家。後六年．於王宮受具。羯磨時．大地震動。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　祖于是現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閟之。當此土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去師子入滅己卯．又六十六年。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次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其王名堅固者．嘗奉長爪梵志爲師。祖將至．王與梵志覩白氣貫上下。王問斯何瑞也。梵志知祖入．恐王遷善．乃曰．此魔來先兆耳．何瑞之有。卽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爲。祖至．

見宮牆有黑氣。知爲小難。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隨其類以法度之。王曰。苟有術者。師敢敵乎。祖曰。佛法至正。雖天魔不足降。安畏妖術。梵志聞。不勝其怒。化一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乃壓彼衆頭上。梵志懼。遂投祖悔過。祖愍其愚再指之。化山隨滅。値王新遷其都。一日大治齋慰諸外道。懇祖預會。祖知所會地將陷。乃赴焉。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此地已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方如高原。回視其處成湫矣。王由是益信。祖乃爲王演說法要。且曰。王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人遂以是名之。行丐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則答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則曰與汝同姓。人莫知之。一日王與祖同車。纓絡乃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緣當復會。特此相候。祖顧謂王曰。此子大勢至菩薩也。其後當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還此方。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祖以法付之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祖付已。卽辭王。欲歸寂。且曰。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宮本座現日輪相。復呈十八變。出三昧火自焚其身。雨金色舍利。王以金塔閟之。當此土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去婆舍斯多入滅乙酉。又六十三年。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既得法已。東印土國王設齋大集沙門。齋畢轉經。祖唯默坐。王問諸人盡轉經。師因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後行化至南印度國。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施以無價寶珠。王有三子。長曰月淨多羅。仲曰功德多羅。季曰菩提多羅。季蓋開士也。祖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

固無踰也。唯菩提則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以明辨之。既明辨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祖曰，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祖曰，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以時尙未至，且默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菩提多羅獨於柩前入定。七日始出。乃求祖出家稟戒。祖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　祖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五色祥光七十餘道。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四衆斂之，與王月淨建塔閟供。當此土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去不如密多入滅戊子，經六十九年。

西天四七傳法諸祖，皆登地菩薩聖師也。所有三明六通十力四辯，是其本具，原非外事。其視禍與福，等凶與吉。等轉禍凶爲福吉，即吉凶禍福而作佛事。在聖師隨機任性，如身使臂，非強事也。然皆一一臨時，非有預待。而正宗記及寶林傳聖冑集載諸偈頌，竟類世之讖緯。而其語拙且俚。大可厭也。其惑亂後學，有不勝言。夫諸佛歷祖所說法要，原爲利生。其諭於道也，惟恐人不知。而斷於疑也，惟恐人不盡。蓋以疑網斷盡，則信力自成。信力成，而佛道斯具。又何隱語謎語闇昧語吉凶禍福語，致人之疑之斷人之信，而預爲之讖示哉。況諸祖既皆登地菩薩所示現之聖師，又詎肯作如是語耶。凡此皆直削之，不使見辱乎聖師也。

東土祖師之一

西天般若多羅尊者法嗣

河南府登封嵩山少林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般若多羅。發明心要。多羅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宜名達磨。達磨乃通大之義。祖嘗問多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多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祖恭稟教諭。服勤左右垂四十年。迨多羅順世。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遇多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獨佛大勝多分徒爲六宗。一曰有相。二曰無相。三曰定慧。四曰戒行。五曰無得。六曰寂靜。各封己解。別展化儀。祖歎曰。一師已陷牛迹。況復六宗耶。我若不除。永纏邪見。　於是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一切諸法何名實相。衆首曰薩婆羅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曰。我言不定。不定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曰。定既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　次至無相宗所。問汝言無相。當何證之。衆首曰波羅提者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曰。入佛三昧。尙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

尙無所得，何名三昧。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枏，卽悟本心。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在汝降之。

次至定慧宗所，問汝學定慧爲一爲二。衆首曰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

次至戒行宗所，問何者名戒，云何名行，而此戒行爲一爲二。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敎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敎，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敎。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淸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淸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

次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其衆之首曰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非得無得。既無所得，當得何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

次至寂靜宗所。問汝所宗者，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尊者聞誨，豁然開悟。

於時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

會其國異見王者，乃前王月淨多羅子，爲達磨姪。輒發邪見，輕毀三寶。謂我祖宗，惑於佛道，非得其正。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而善惡報應，皆多智者妄搆其說。於是凡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憫

之。念無相宗中二首領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宗勝者非不博辯。奈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爲彈指應之。六衆聞曰。我師信響矣。宜速副慈命。卽時俱至祖所。祖曰。一葉翳空。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懷憤。言訖。潛至王所。初以眞俗二諦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與王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懸知宗勝義墮。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敎。今理屈。汝可往救。波羅提云。願假神力。言已乘雲至大王所。默然而住。時王正與宗勝辨難次。忽見波羅提至。愕然問。乘空來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驕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問。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聽吾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悟其說。追悔前非。遂翻然專志。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者。凡三月。（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自念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學道。僅至乃不能御難。生何如死。遂自投崖。俄有神捧置巖上。安然無損。勝曰。我忝沙門。不能抑王邪意。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斯。願垂一語。於是神人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致至於此。得王不敬者。乃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勝聞偈。卽於巖間宴坐。）

王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辨。當師何人。提曰。我出家娑羅寺。受業烏沙婆三藏得法師。卽大王叔菩提達磨也。王遽駭曰。鄙薄忝嗣王位。趣邪背正。乃忘我尊叔耶。遽勑近臣特加迎請。

祖至。爲王懺悔。王聞規誡。不勝泣謝。旣遣使詔宗勝歸國。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吾去矣。祖去七日。王得疾。貴戚發使告祖。祖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祖令其太子爲王大赦囚徒。廣放生命。作懺悔法。王疾始瘳。祖念震旦緣熟。乃辭祖塔。別同學。旋至王所告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至彼。一九卽回。王具舟躬率臣僚送至海壖。祖汎重溟。凡三周寒暑。始達此土廣州府南海縣。實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癸巳九月二十一日壬申。刺史蕭昂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迎請。次年十月丙子至金陵。帝問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未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祖知不契。于是月十九甲午。潛渡江北。二十三戊戌。自江北而之洛陽。當魏世宗延昌□年。止登封中嶽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咸謂之壁觀婆羅門。

時有神光者。曠達混世。人罕知之。每歎曰。孔老之敎。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吾當造謁焉。及至參承。祖唯端坐面壁。未有所聞。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每忘其身。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癸未夜。天大雪。光堅立于庭。遲明積雪過膝。祖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雖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尙不得至。汝以小德小智。而欲輒求大法耶。光懺。乃斷左臂。置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因與易名慧可。可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又一日謂可曰。外息

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學道。可曰、我諸緣已息也。祖曰、莫成斷滅去也。可曰、不成斷滅。祖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吾西歸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作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寶鉢以表法信。恐後代澆薄、云吾西天之人、汝乃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據。汝今受此。設有異議、但出此衣并吾法偈。宗旨自定。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說理者多、行道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祖又曰、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爲法求人。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曰、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曰、弟子究心有年、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再慈悲、曲垂開示。祖說偈示之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衒之聞偈、且請曰、願師久住此間、化導羣有。祖曰、吾不能久留此土、緣此土根性萬差、多逢愚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於是倍加

敬信。先是魏氏奉釋。有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覩師斥相指心，每與論議，是非蜂起，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畢，傳法得人，遂不復爲意。端居而逝。當魏孝明帝正光三年壬寅也。於梁爲武帝普通三年。葬陝縣熊耳山定林寺。是年魏宋雲奉使西還，遇祖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歸西天去。雲還魏，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隻履焉。舉朝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玄宗開元十五年丁卯，履爲好事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失之。代宗諡圓覺大師，塔曰空觀。祖自梁天監甲午來此土，迄今康熙壬子，通計一千一百五十八年。按唐史曰，後魏末有西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壙，但有隻履而已。△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其略曰，惟玉氈久灰，金言未剖，誓傳法印，化行天竺。及乎杖錫來梁，說無說法。如闇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震華夏，道邁古今。帝后聞名，欽若昊天。嗟乎，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然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

初祖入梁始答武帝廓然無聖語。雪竇頌古有敍誌公對武帝語。林間錄非之。謂敍此者非雪竇意。以誌公入滅在天監十三年甲午，初祖於普通元年庚子始抵金陵故也。而傳燈紀祖入梁之年爲普通八年丁未，示寂之日爲太和十九年乙亥。普燈紀示寂在魏莊帝永安二年己酉。傳法正宗記以入梁之年爲庚子，寂于戊申。通論謂祖於梁普通七年丙午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次年丁未十月朔始至金陵，而示寂之日爲西魏文帝大統二年丙辰。後人翩刻會元，乃又改七年丙午爲七年庚子。改魏文丙辰爲魏莊帝永安戊申。及乎以通鑑編年考，則傳燈會元正宗通論諸錄所紀，皆未容無辨。蓋魏使宋雲自西域而還之日，當魏肅宗正光三年壬寅，於梁爲普通三年也。去誌公入滅之年，僅九祀。以面壁九年論，自壬寅逆數，則祖入梁之日，當在誌公入滅天監十三年臘月之前。而雪竇之敍爲不謬也。會元通論入梁示寂之日，似不足據。若可據，則宋雲葱嶺遇見在前，而示寂反在其後之一十五年矣。卽正宗以普通庚子入梁，戊申示寂，雖合九載數，其奈宋雲西還之日，亦在示寂前七年。葱嶺遇見，亦不相合。夫紀事迹，原爲徵信。後人。今所紀失考，反令人致疑，則又奚取夫紀事哉。至傳燈謂太和十九年卒者，是蹈寶林之謬誤之耳。不知太和在祖未入梁之前，乃魏高宗年號。十九年爲乙亥。以乙亥至宋雲西還壬寅，歷二十八祀。據普通丁未入梁，則示寂反在三十三年之前。卽以正宗庚子入梁，亦差二十六祀。先示寂而後始入梁，豈理也乎。茲集據通鑑甲子編年，考定初祖入梁，實在天監十三年誌公入滅之前，而示寂當在宋雲西還前壬寅秋冬間也。十三年甲午臘月六日已前，誌公既在，則雪竇之敍甚爲有據。豈得謂非其意乎。

祖燈大統卷第三終

祖燈大統卷第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西天應化聖賢

文殊師利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又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艸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

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者箇法。秖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維摩居士。示疾毘耶離城。三十二菩薩。逐往問疾。各說不二法門。末至文殊。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却問維摩曰。我等各自說已。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維摩於是默然良久。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樓閣前。樓閣門閉。瞻仰讚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彌勒彈指一聲。閣門便開。善財入閣。門卽閉。乃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幷一善財而立其前。彌勒復彈指曰。善財。法性如是。　善財因無著問。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眞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提曰。空中雨花讚嘆。復是何人。因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提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　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提乃問。此花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提曰。從何得邪。釋乃舉手。提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中思惟。此姊見佛。不知曾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問之。舍利弗問彌勒。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　舍利弗問天女。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曰。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變爲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受外道教。爲嬌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

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見。乃往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王曰。今在何處。海意曰。此人近見佛來。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盧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盧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盧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隨金剛齊菩薩一千年。覓起處不得。忽一日見。乃問。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云我是賢劫千佛一數。

△東土應化聖賢之一

秦跋陁禪師。往問生公曰。座主講何經論。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者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座主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秖如此。未審禪師如何。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便去。其徒懷疑

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未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西安府咸寧法順大師。姓杜。世傳文殊化身。神迹炳著。不可勝紀。有患聾者投師。師呼之則聾愈。患瘂者投師。師與之言則瘂愈。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掖以投師。師端拱面之坐。龍遂附病僧曰。大師所向義無復留。尋卽釋然。　師大弘華嚴圓頓之旨。作法界觀。文簡理盡。天下宗之。　嘗有法身頌曰。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義學莫能窺其旨。餘具如本傳。

江寧府攝山棲霞寺寶誌禪師。東陽朱氏婦於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宗泰始丙午。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間。以剪尺拂子挂杖頭。天鑑癸未。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又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　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剺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引至。乃紫旃檀。卽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　師問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麽。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　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示衆。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又曰。

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彙悉皆同。嘗著有大乘讚十首。具如本錄。又不二頌十四首。一菩提煩惱不二。二持犯不二。三佛與衆生不二。四事理不二。五靜亂不二。六善惡不二。七色空不二。八生死不二。九斷除不二。十眞俗不二。十一解縛不二。十二境照不二。十三運用無礙不二。十四迷悟不二。又嘗作十二時辰歌。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軟。當十二月六日也。壽九十七。終時。然一燭付後閣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帝嘆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其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鍾山獨龍阜。仍令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立碑於寺門。令處處傳遺像焉。

金華府雙林善慧大士。本郡義烏傅氏子。父宣慈。生齊建武丁丑五月八日。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撫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皆愚之。會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毘婆尸佛所同發誓。來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乃笑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于是躬耕其上。日常營作。夜則行道。感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體。大士自謂我得首楞嚴定。太清戊辰。欲焚身。至日。六十餘人請代。堅留住世。士愍而從之。中大通六年。致書于梁武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議。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暀告白。書達。帝乃遣詔迎請至宮。帝問所從來及師事爲誰。士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士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

如如正理，復有何言。

帝問，何爲眞諦。曰，息而不滅。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大士不免流俗。士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曰，大士大識禮。士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曰，謹受來旨。士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于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己。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

一日帝請講金剛經。士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在座曰，陛下還會麽。帝曰，不會。聖曰，大士講經竟。

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

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靸履。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

嘗著有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念。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刹那造作，還復漂沉。淸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竝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

似。欲識佛去處。秖者語聲是。又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四相偈生曰。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脣向乳開。爲憐迷覺性。還却受輪迴。老曰。覽鏡容顏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尙猶眈有漏。不肯學無爲。病曰。忽染沉痾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脈。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尙恣貪嗔。死曰。精魄隨生路。遊魂入死關。秖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花永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陳文帝天嘉二年辛巳。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釋迦數顧大士曰。汝當爲我補處也。以山頂有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陳宣帝太建己丑四月廿四示衆曰。此身浮脆。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愼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後不得移寢牀。七日後當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鎭于此。弟子輩請以後事。士曰。山頂焚之。又問師之發迹可得聞乎。士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傳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卽吾身是也。言訖。默坐而終。壽七十三。所言法猛事果符不爽。晉出帝開運元年甲辰六月十七。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十六片。皆紫金色。及平日所存道具。至府城南龍山建龍華寺。寘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衡州府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夢梵僧勸出俗。得辭親入道。依慧聞受法。坐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尋障起艱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于是輕安如故。夏滿。慚無所得。放身倚壁。忽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邁。値梁孝元之亂。止光州大蘇山。

示衆，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非眞。復說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畐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示衆，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靑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師爲衆嘗演般若法華二經，隨文發解，每命門人智顗代講。陳光大年自大蘇山將衆徑趨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適有一林泉勝異。師指曰，此古寺基也。吾昔曾居此。又指巖下曰，此吾坐禪處。于是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爲大禪。　聖僧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敎化，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　師將順世，謂衆曰。若有十人能修法華般舟三昧期于現證者，隨有所須，吾當供給。如無，吾去矣。時衆無對者，師乃泯然而逝。當陳宣帝大建九年丁酉六月廿二日也。壽六十四。著有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二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行世。

嬾殘禪師。唐天寶初執役衡嶽寺。退食收所餘而食。以性嬾食殘，故號嬾殘。鄴侯李泌微時在寺讀書，察殘所爲不凡。每謂人曰，殘師中宵梵唱，響徹山林，其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人也。一夕泌潛往道名瞻拜。師大訶曰，是將賊我耶。泌拜益恭，師撥牛糞火中出一芋以半授泌。泌捧食再拜謝之。師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德宗遣使召師。師方寒涕垂膺。使者笑，且令拭涕。師曰，我豈有閒工夫爲俗人拭涕耶。使者竟不能致。　刺史將祭嶽祠，方修磴道。一夜風雷大作。隕巨石橫臥當道。修磴者駕十牛以百夫助輓，毫不可動。師從旁笑曰，無煩多力。遂履其石。石爲盤旋而動。聲若震雷疾下。路得開。人始神之。　一日三門外虎豹

羣至作祟。師語衆僧曰、我當爲爾盡驅。衆以箠授師。師纔出、一虎遽負師而去。而師與虎豹俱不知所之。

師嘗有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工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嗎。世上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着嬾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眞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須受薰煉。心是無事心、面是嬾生面。刦石可移動、個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個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喫飯從頭律。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艸自青。

台州府天台山脩禪寺智者智顗禪師。荊州華容陳氏子。幼有奇相。七歲聞僧誦普門品、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夢大山臨海際、峯頂有人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 陳天嘉庚辰、謁大蘇思。思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今復來耶。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三七日中誦法華、至藥王品、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處、悟法華三昧。獲旋陁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以所證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 一日辭師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謝衆、隱天台佛隴峯。先是有定光居此、嘗

謂弟子曰，不久有善知識至。俄師至，光曰，還憶往舉手招引時否。師悟，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詰之。光曰，此犍椎集僧之象。此處金地，吾忝住矣。北峯銀地，宜汝居焉。　師嘗著法華玄義。以如來一代時敎判爲五時八敎。示空假中三觀，如摩醯眼。慮學者徒證法身，有廢圓修。復創六卽義，以絕斯患，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有門人灌頂能日記萬言，編結成帙，目爲天台敎云。　隋開皇丁巳十一月己丑，帝遣使詔師。師將行，告衆曰，吾此行不復返矣。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非師力豈能也。師曰，王家所辦耳。汝等見之。癸巳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丙申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應去矣。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己利他，獲預五品耳。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乙丑，煬帝巡幸淮海，遣使送其徒智璪及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開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乃知爲師受供化身也。師畢生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居天台二十二年。建道場十有二。國清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蹟甚廣，具如本傳。

鳳陽府泗州僧伽大師。往直觀音，從三慧門入道，以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閒。手執楊枝混緇流中。或問師何姓。師曰，我姓何。曰，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爲捨宅。師曰，此本佛宇。令掘地，果得石碑，爲古香積寺，齊李龍建所創，且獲金像。師謂衆曰，此普光王佛也。因額其寺爲普光。唐景龍二年戊申，詔住大薦福寺。中宗執弟子禮。三年己酉三月三日示滅。敕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上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　中宗問萬迴，僧伽是何人。迴云，觀音化身。唐僖宗乾符中

敕諡證聖大師。宋太平興國年太宗重創浮圖，壯麗超絕。

萬迴法雲大士。虢州閿鄉張氏子。母程氏。唐貞觀六年蒲日生。弱齡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至。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稱士爲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思其音信。士曰，此易事耳。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年書，隣里驚異。有龍興寺沙門大明者，少而相狎。士來往明師之室甚殷。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乃見士左右皆神兵侍衛。儼駭之。詰日告大明，厚施金繒而去。咸亨四年癸酉，高宗召入內。時內有扶風僧蒙湏者，多靈迹，每曰迴來迴來。及士至，乃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湏卒。睿宗景雲辛亥臘月八日，士亦卒于長安醴泉寺。徧處異香，舉體柔軟。壽八十。制贈司徒虢國公。喪事官給。壬子正月十五日窆于京西香積寺。

台州府天台山豐干禪師。未詳人氏。居國清。剪髮齊眉。衣布裘。或有所問，秪答隨時二字。常誦唱道歌，乘虎出入松門。廚有寒山拾得二執爨人，相與晤語。終日聽者罔知，師獨能識。　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如此則不照燭也，更請一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　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去，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　尋獨入五臺，逢一老翁。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後囘天台示滅。　初閭丘胤出牧赤城，將議巾車，忽頭痛，艱醫。師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胤告以病。師咒水噴之，立愈。胤異之，且乞言示臧否。師曰，到任當先謁文殊普賢。胤問何在。師曰，國清寒山拾得是也。胤抵治，至寺問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藏經

後•今聞無人矣。寒拾現執役僧廚。胤入師房•唯見虎跡。問翹•干平日在此何幹。翹曰•唯事舂穀供眾。閒則諷詠。次入廚訪寒拾•具如下章。

台州府天台山寒山子。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明二巖•以居此得名。容悴甚。衣零落。樺皮爲冠。曳大木屐。嘗就國清拾得食眾僧殘。或徐行。或叫噪•望空嫚罵。僧有逐之者•遂撫掌大笑而去。　因眾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者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者僧費却我多少鹽醋。　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者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閭丘胤入山訪見。寒拾圍爐語笑自若。胤致拜。二人連聲叱之。寺僧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也。山乃執胤手笑曰•豐干饒舌。寒拾遂相攜出松門。自此更不入寺。胤一日至寒巖•送以四事。二人高聲喝曰•賊賊。遽縮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石縫遂合。胤令道翹拾其遺•徧於林間葉上村壁諸處得所書偈頌三百餘首。曹山寂問嘗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

台州府天台山拾得子。無名氏。因豐干于赤城道側聞兒啼•擧以還寺。初謂牧牛子。及詢之。知爲孤棄于此。因名拾得。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一日輒登座對佛而餐•又指陳如像曰•小果聲聞。熠怒•令廚下滌器。日常濾食滓貯筒內。寒山來•負而去。　掃地次•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乃拈箒掃地而去。主罔測。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　半月誦戒次•眾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

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僧廚食爲烏所啄。拾得以杖扶伽藍神曰。汝食且不能護。何能護伽藍。是夕神示夢合寺僧曰。拾得謾我。由是閩州縣旌以賢士。未幾。與寒山俱隱居石縫中也。師所遺文句。錄附寒山集後。

祖燈大統卷第四終

祖燈大統卷第五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東土應化聖賢之二

寧波府奉化縣布袋和尚。未詳姓氏。自稱契此。形裁腲脮。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　一日有僧前行。師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卽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　白鹿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　先保福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福曰。爲秖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　師在街衢立。有僧問。你在者裏作甚麽。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師曰。汝不是者箇人。曰。如何是者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有歌曰。秖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秖明無學地。非聖非

凡復若無、不强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擕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　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　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求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　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偸偸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或就人乞、其貨則售。天將雨、卽着濕艸履途中驟行。將亢陽、卽曳高齒木屐市橋上、竪膝而眠。民得以驗雨陽、克期不爽。　後梁均王貞明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他州、亦負布袋而行。於是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現在。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得度七俱胝院。留心講肆。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尤得宿命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名之。　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眞。　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國子助教徐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　問、世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　問、師凡耶聖耶。師擧手曰、我不在此住。　宋仁宗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仁宗始

不豫。國嗣未立。大臣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仁宗夜焚香默禱曰。翊日化成殿具齋。慶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左右莫聞也。清旦。仁宗道衣凝立而待。俄侍衛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禁兵呵止不可。仁宗笑曰。吾請之來耳。及至竟陞御榻而坐。仁宗以儲嗣爲問。索筆大書十三十三數行。擲筆去。至英宗接位。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　呂申公居政府日。請師齋。問未來休咎。師爲書亳州二字。後皆驗。

溫州府瑞巖扣冰澡先禪師。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荷錫求宿。人指謂是辟支佛。已而孕生。唐武宗會昌甲子。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出家。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爲師。懿宗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後棄謁雪峯。手攜鳧茈一包。醬一器獻之。峯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茈。峯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峯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峯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峯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峯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峯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庵。卽今永豐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故師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世號爲扣冰古佛。　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敎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　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眞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秖者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郞。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

後唐明宗天成戊子。應閩主召。居內堂。賜茶次。師提起槖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荼毘。獲舍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諡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壽八十五。臘六十三。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周威烈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

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　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次遊五臺。徙居祝融峯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業。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有所悟焉。武帝高其道。臘延供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抵浙。由千頃至天竺。往鄮峯。登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峯七十二庵。回赤城。憩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巖等處。返飛來棲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當唐太宗貞觀辛丑後居浦江。寶掌與朗公友善。嘗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為使。故有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凡師所經處。皆成寶坊。　唐高宗顯慶丁巳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示現有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又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四衆建塔焉。後睿宗景雲庚戌。有剌浮長老自雲門至。作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啟。靈骨連環若黃金。浮持往秦望山建塔藏之。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顯慶丁巳。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歷歲四百餘。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台州府天台山清涼澄觀國師。山陰夏侯氏子。才供二筆。撰華嚴疏鈔。窮圓頓旨。神異種種。有識咸戴。化後。門人見空中有金甲神翩然西逝。門人拜問何為。神曰。取華嚴菩薩牙歸供養耳。門人啟塔戶視之。師容貌如生。唯失二牙。以是知師為華嚴菩薩也。師有答皇太子問心要書。其詞曰。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

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眞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脩。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眞●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着●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脩●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惟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象●照而常空矣。

△東土祖師

△少林第二世

少林達磨大師法嗣

河南府嵩山二祖慧可大師。武牢之姬氏子。父寂●艱嗣。以家世崇善●禱之。一夕●感異光照室。母因懷娠。及生●取照室之瑞。遂名光。博涉詩書。尤精玄理。一日覽佛書。超然自得。遂抵洛陽龍門。依香山靜出家。受具永穆

寺。放游講肆。學大小乘。年二十一。返香山。終日宴坐。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聞人告曰。方將南去。受果何滯此邪。師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換汝骨。宜忍之。師遂以此白靜。靜視師頂骨如五峯秀出。乃謂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少林達磨大士必汝師也。師于是直造少室。親傳衣法。及達磨西歸。師爲繼席闡化焉。　東魏孝靖帝天平乙卯。有居士年四十。不言名氏。問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師深器之。卽爲剃髮。命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於光福寺受具。疾漸愈。經二載。師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幷信衣。密付與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　又曰。汝受吾囑。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然吾亦有宿累。宜酬。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師於是往鄴都。隨宜說法。積三十四載。後遂韜光混跡。或入諸酒肆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有問其故。師乃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後於筦城縣匡救寺門側。談無上道。聽者林集。時值辯和法師講涅槃寺中。學徒聞師。稍稍引去。辯和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翟惑其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眞者謂爲償債。時年一百零七歲。當隋文帝開皇癸丑三月十六日。葬彰德府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唐武德中。高僧法琳嘗爲作文鐫碣以紀之。其略曰。吁嗟彼禪師。莫知其所以然。唯法所在。非用書誌。則後人安知其道之尊。中敘其雪立數宵。斷臂無顧。求法之誠。甚詳。

△少林第三世

二祖可大師法嗣

安慶府皖公山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法。隱舒州皖山。屬北周武帝建德甲午。廢佛道教。往來太湖司空居無常處。十載人無知者。至隋開皇壬子。有沙彌道信年十四。來參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回侍奉尤謹。祖知緣熟。乃以達磨所傳衣法付之。系以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復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餘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舒舊址。士民奔趨。祖為廣宣心要。遂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四衆奉遺骸葬山谷寺後。當隋煬帝大業丙寅十月十五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唐玄宗天寶乙酉。河南尹李常問荷澤神會。知為塔在舒州。常未信。及後謫舒。從山谷寺後啓壙。闍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建塔本山。百粒寄神會。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慶之。得詢西域三藏犍那六祖門人智本。并悉知西天諸祖之世代。後肅宗朝宰相房琯為碑敘之甚詳。明教嵩曰。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不略云乎。此可疑也。余覩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為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為意耶。 師嘗著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

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僧那禪師，馬氏子。少而神俊。通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學衆隨至。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爾頓捐世典，手不執筆。惟一鉢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一日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則苦行得用。如握土成金。若不明本心，盡爲憎愛所縛，則苦行者如黑月夜履險道，未免有顚蹶之患。汝若明本心，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無一塵許間隔，亦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故我初祖兼付楞伽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但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爲可悲耳。我今付汝，宜善護持。付囑已，師乃遊方，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唯木食澗飲而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

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豈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喩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喩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兩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于時二祖說偈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少林第四世

三祖璨大師法嗣

黃州府黃梅四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蘄州廣濟。生而超異。於諸法門，宛如宿習。既嗣祖，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隋大業丙子，抵吉州。値羣盜圍城，七旬不解。師愍之，敎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知城內有異人。乃罷攻引去。唐武德甲申，返蘄春破頭山。學侶雲臻。　一日往黃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師問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邪。曰，性空故無。師知是法器，至母所乞令出家。母以緣殊，遂捨爲弟子。命名弘忍。至以衣法傳之。有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秉以學衆委之。　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默然。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卯，太宗詔赴京師。上表遜謝者三。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更不起，當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引頸就刃，

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高宗永徽辛亥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三。建塔本山。明年四月乙未。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諡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僧那禪師法嗣

彰德府隆化寺慧滿禪師。滎陽張氏子。始於本寺遇僧那開示。志存儉約。自言一生心無怯怖。睡不作夢。常行乞。住無再宿。唐太宗貞觀壬寅。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法師曇曠。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知宿五尺積雪中。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師獨持鉢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索爾虛閑。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賷楞伽經四卷以爲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壽七十。

△少林第五世

四祖信禪師法嗣

黃州府黃梅五祖弘忍大師。本蘄春周氏子。先世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諸佛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能再來。吾當遲汝。道者迺去。行水邊。見一女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輙孕。父母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視之。泝洄而上。氣體鮮明。因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有智者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四祖得法。遂行化於破頭山。高宗龍朔年。

有盧居士．名慧能．自新州來。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曰．著槽廠去。能於是就碓坊服勞杵臼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時至．乃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恃爲已有。汝等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有上座神秀者．衆咸推曰．非秀疇敢當之。秀竊聆衆譽．乃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見．知是秀述．乃佯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于是衆競持誦焉。能聆所誦偈．知爲未了．乃嘿之。至夜．到廊下．於秀偈側．倩別駕張日用書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見．恐招疑忌．乃紿之曰．亦未見性。衆遂不介意。　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熟也．但未有篩。祖以杖於碓三擊之。能是夜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引導．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是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東來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有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跪受之。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更傳可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能捧衣是夜南邁．一衆莫知所之。五祖自是不復上堂。衆疑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曰．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於是衆知爲盧行者獲記莂矣。五祖既得嗣．經十四載．至唐高宗上元乙亥．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代宗諡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江寧府牛頭山法融禪師．鎭江之延陵韋氏子。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乃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

法。遂投師落髮。入牛頭幽棲寺北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乃躬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在此何爲。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乃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道信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爲法求人。莫更有宴息處否。師曰。有。遂引祖至庵所。而遶庵唯虎狼。祖見作怖勢。師曰。猶有者箇在。祖曰。者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竦然。祖曰。猶有者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法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性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本具。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何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返雙峯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

永徽中。偶乏糧。師跋涉八十里。躬往丹陽行乞。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三年。邑宰請講大般若經於建初寺。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震動。

博陵王問。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

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敎令。　問．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眞。　問．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　問．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　問．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誤。谷響既有聲．鏡像能回顧。　問．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　問．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艸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　問．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　問．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

不可尋。無揀卽眞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　問。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怗。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眞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偏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怗無處安。用行何能決。　問。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眞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旣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眞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己。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　問。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　問。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卽達於眞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道用心者。不令[illegible]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群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荅。法相媿來儀。蒙發群生藥。還如色性爲。　高宗顯慶丙辰。赴邑宰請。住建初。乃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忽自凋落。明年丁巳閏正月二十三日。於建初寺不疾而逝。窆于雞籠山。壽六十四。臘四十一。

祖燈大統卷第五終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六世

五祖忍禪師法嗣

韶州府南華六祖大鑑慧能禪師。姓盧。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南海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及長。家貧。取給樵採。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有所感悟。遂問客。客曰此名金剛經。得之黃梅忍大師。師歸。遽備歲儲。告母以爲法尋師。意直抵韶州。遇高士劉志略爲友。略有姑爲無盡藏者。讀涅槃經。師聽其誦。卽能爲其解說焉。一日藏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問來。藏曰字且不識。況義乎。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藏異之。於是居人以寶林古寺址營緝。始延師居。四衆霧集。俄成寶坊。一日念我求大法。豈便止此。明日遂之樂昌西山。遇智遠指示。直造黃梅。參忍祖于東山。當唐高宗龍朔辛酉。祖見。默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間。　儀鳳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講涅槃法性寺。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聞異之。明日邀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乃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爲告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師曰。卽此盧居士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令衆瞻禮。至正月癸丑。會諸名德爲師剃髮。二月丙子。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先是戒壇乃宋求那跋陀三藏所置。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　師具戒已。卽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

宿契。明年三月庚子、謂衆曰、吾欲歸舊隱。于是印宗與緇白千人送師歸寶林。韶州刺史韋璩請弘法大梵寺、并開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以千數。　中宗神龍乙巳、降詔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赴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問、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不坐禪而得解脫、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要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相待立名、亦是有盡。故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簡蒙指示、豁然大悟。　簡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疋、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甲子、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丁未改元景龍。十一月壬子、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新州舊居爲國恩寺。　一日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諦聽吾說。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有萬種法、皆是本心。故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

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行一相。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玄宗先天壬子。告衆曰。吾受黃梅衣法。今爲汝等但說其法。不付其衣者。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　擧臥輪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師爲別之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師據座說法三十八載。其年七月六日癸酉。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倍工。　有蜀僧名方辯者。來謁曰。善揑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眞。高七寸。曲盡其妙。師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乃酬以衣物。　開元癸丑七月朔壬戌。謂衆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所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曰。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爲造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煙引處。師其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乃以十一月十三日壬申入塔。壽七十六。韶州刺史韋璩撰碑紀之。　上元庚子。肅宗遣使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乙巳五月五日乙未。代宗夢師取衣鉢。七日丁酉。敕刺史楊瑊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歸曹溪。今遣鎭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此朕國寶也。卿可

於本寺如法安置勤諭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

開封府天宮寺北宗神秀禪師。開封尉氏人。姓李。少業儒。俄捨愛出家。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醇以第一義爲務。乃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樵汲自役。祖默識之。嘗謂之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則無有能及汝者。祖既示滅。師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召至都下。奉供內道場。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暨中宗卽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執弟子禮。嘗問法要。　示衆。一切佛法。本自心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丙午。於天宮寺示寂。中宗諡大通禪師。塔龍門。帝送殯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河南府登封嵩嶽慧安國師。荊州枝江衞氏子。隋開皇丁巳。括天下私度僧尼。師遂遁迹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爲乞食救之。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陁行。唐貞觀中。謁忍祖於黃梅。遂得心要。麟德甲子。遊終南。因止焉。高宗徵師。亦不赴。於是復徧歷名迹。至嵩少。則曰。此吾終焉地也。自爾禪者輻湊。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僧乃有省。　武后以師禮迎至輦下。問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　神龍丙午。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景龍丁未。又賜摩衲。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後。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　俄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丙午。閉戶偃身而

寂。春秋一百二十八。生陳宣帝大建丙子。門人遵旨。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供宮中。至先天壬子。門人建浮圖瘞焉。

袁州府蒙山道明禪師。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少於永昌寺出家。往依五祖。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遂率數十人追至大庾嶺。師先往。盧見師。乃擲衣鉢置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師舉之不可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且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密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茲蒙指授。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吾師也。盧曰。汝若如是。與吾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禮謝遽回。至嶺下。紿衆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衆皆以爲然。師旣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始出住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祖上字。故改慧爲道。

牛頭融禪師法嗣

江寧府牛頭山智巖禪師。曲阿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得乞出家。從舒州皖公山寶月爲師。一日宴坐。覩異僧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　嘗入定谷中。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入山相尋。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　後謁牛頭融。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

受信大師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於汝。師稟命繼席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公。師住白馬棲玄兩寺。次遷石頭城。於高宗儀鳳丁丑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門人奉遺言水葬焉。

江寧府鍾山曇璀禪師。吳郡顏氏子。初謁牛頭融。融奇之。乃告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然有省。尋晦迹鍾山。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則天天授辛卯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少林第七世之一

曹溪能禪師法嗣之一

西域崛多三藏大師。天竺人。東遊韶陽。見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汝在此孤坐奚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是何物。僧乃作禮問。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眞要。其僧稟命往參六祖。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得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韶州府法海禪師。曲江人。初見六祖。問。卽心卽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信受。呈以偈曰。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吉安府志誠禪師。本州太和人。初參北秀于荊南當陽山玉泉寺。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譏南宗曰。能不識

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黃梅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當往曹谿質疑。他日回幸爲吾說。師聞，遂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時六祖呵之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課。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脫然有悟。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眞如。法還不淨。祖然之。尋回玉泉。

吉安府匾擔山曉了禪師。北宗門人忽雷澄嘗撰師塔碑。其略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眞定府智隍禪師。始參五祖，雖嘗咨決，尤循漸行。後住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及遇玄策激勵，得參六祖。祖垂開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皆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衆。法席稱盛。

南昌府法達禪師。豐城人。七歲出家，誦法華是務。進具後，禮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

心中必有物。蘊習何業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乃爾．都不知過耶。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亡功福無比。祖乃問．汝名甚麽。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念看。吾當爲汝解說。師念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無越此理。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是謗經．是毀佛。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何異犛牛愛尾。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持誦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己。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佛之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知見．吾恐非上根者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況經文明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敎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之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

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從晝至夜無有不是念時也。師爲踊躍歡喜。遂呈偈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持經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鳳陽府壽州永嘉智通禪師。本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不會三身四智。往見六祖求解。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不轉其體。師禮謝呈偈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南昌府志徹禪師。張氏子。俗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偏愛憎。北宗門人。忌大鑑傳衣爲天下聞。自立秀爲第六代祖。先是祖置金十兩於方丈。昌既受北宗門人囑。懷刃入祖室。祖舒頸而就。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昌驚仆。求哀悔過。且願投誠出家。祖與金曰。汝且去。恐衆害汝。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言。來覲。祖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尙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恩。欲報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

子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似違經旨。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如此相違。學人安得不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嘗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為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乃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乃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昌悟。如醉忽醒。乃呈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廣信府智常禪師。本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往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白峯大通禪師。蒙示見性成佛義。未決狐疑。伏願和尚垂慈攝授。祖曰。彼有何言句。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一日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通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通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通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祖曰。大通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

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當下心意豁然。是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府志道禪師。南海人。初參六祖。遂問、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與法。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乃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尙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別求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欲契眞乘、無有是處。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了無歸趣。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謗佛毀法、何乃至此。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

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廣州府法性寺印宗禪師。吳郡人。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高宗敕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黃梅忍。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始悟玄理。以祖爲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于世。玄宗先天元年壬子二月二十一日。終於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溫州府永嘉玄覺眞覺禪師。本郡戴氏子。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激勵。與東陽策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師翌日下山。回溫江。學者輻湊。著證道歌。及禪宗悟修圓旨。慶州刺史魏靖緝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　一曰。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二曰。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三曰。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四曰。已檢責身

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五曰。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六曰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七曰。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八曰。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則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卽事而眞用袪倒見也。九曰。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十曰。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誡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

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卽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籍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旣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言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理、無差之理卽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嘗著證道歌、僅一千二百五十四字。唐玄宗開元癸丑十月十七丁未。安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敕諡無相大師。塔曰淨光。宋淳化中太宗帝詔本州重修龕塔。

祖燈大統卷第六終

祖燈大統卷第七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七世之二

曹谿能禪師法嗣之二

吉安府青原山靜居行思禪師。本州安成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六祖。往參禮。問。當何所務。卽得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已遭多難。況後代爭競必深。衣宜留鎭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於是辭祖。歸住青原。以荆柴倒插于地曰。吾道若行。荆當倒生。荆果生。至今枝葉益見繁茂。　先是六祖將示寂時。有沙彌希遷者。問和尙百年後。未審希遷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唯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見責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秉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思和尙今現住青原。汝因緣在彼。祖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遽辭祖龕。直造靜居。及見師。師問。子何方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與麼。用到曹溪作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師嘿之。遷乃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尙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遷又問。和尙自離曹溪。甚時至此。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尙幸是大人。且莫造次。師休去。　一日舉拂子問遷曰。曹溪還有者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尙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一日令遷持書與南嶽。且命曰。汝達書了。速囘。吾有個鈯斧子。與汝住山。遷造嶽。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拂袖便囘。

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却云。去日蒙和尚許鈯斧子。祇今便請。師遂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焉。　荷澤神會參。師問。甚處來。曰。曹溪。師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處著。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顧僧曰。廬陵米作麼價。　師既以法付石頭。大事有託矣。乃於唐玄宗開元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全身建塔于本山殿後。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眞之塔。

衡州府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生唐高宗儀鳳丁丑四月八日。生時多祥瑞。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因命名懷讓。年始十歲。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年十五。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丙申受戒。習毘尼藏。久乃歎曰。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勸師謁嵩山安。安爲啓發。乃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事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契會。執侍一十五秋。　開元癸丑。居衡嶽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作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塊甎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師曰。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爲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

誨•如飲醍醐。復問•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一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於道•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　師入室弟子有六。一日謂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一人得吾眼•善顧盼。一人得吾耳•善聽理。一人得吾鼻•善知氣。一人得吾舌•善譚說。一人得吾心•善古今•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然非遇上根•宜愼惜之。　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馬祖闡化江西•師因遺一僧往探之。去時且囑曰•待伊上堂•你出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如師言往問曰•作麼生。祖答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僧回傳語于師•師然之。　玄宗天寶甲申八月辛丑•圓寂於衡嶽。全身建塔本山。世壽六十八•臘五十四。敕諡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曹溪寶林爲天下二支五派之大宗。祖庭祖殿中所奉祀之祖僅三像焉。曰大鑒能•踞中。曰青原思•居左。曰南嶽讓•居右。自唐天寶間配享以來•迄今九百二十餘載。像設儼然•香火代盛。故傳燈與正宗記所列位序•皆尊配享。道原明教•酌有定據。抑倫理之所致然者。今人不本此理•各尊己祖•先後是爭•殊欠厚雅。于古聖賢謙虛揖讓之道•既有所虧•則亦無足取重乎宗門也。夫吾宗之所以稱異於世者•在乎無我。苟無我矣•復何先後之是競哉。曷若各虛其中•互相推轂。乃不負古聖賢揖讓之道。於是敢爲

折衷之曰。凡讓祖下兒孫操觚著述者。當虛左以待青原。凡思祖下兒孫操觚著述者。當虛左以待南嶽。用徵後後之果賢。故是集凡南嶽以下所出諸師。皆列于左。不致競先後之端。則上古風規。庶幾少輓。第配大鑒之享者既昭昭然位置於大宗之祖堂。自唐以來至康熙經千餘甲子歷十朝七十帝之久。天下耳目所共覩聞。雖大鑒再世。不敢擅有所移易者。則仍遵傳燈正宗。

安慶府司空山本淨禪師。絳州張氏子。幼歲披緇入曹谿之室。隸司空山無相寺。天寶甲申。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再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是卽爲道。光庭囘闕具奏。玄宗卽敕光庭詔師到京。敕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激揚佛理。

時有遠禪者。抗聲謂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是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也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

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說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卽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　志明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若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於見聞覺知處作解會。與道懸殊。是求見聞覺知。非是求道者。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乎。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　眞禪曰。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總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卽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見解。師乃說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法空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無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眞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　安禪曰。

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有。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慙伏。不知所措。師說偈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者。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　達性曰。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聽吾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肅宗上元辛丑歸寂。謚大曉禪師。

金華府玄策禪師。本州人。出家遊河朔。有智隍者。曾謁黃梅。自謂有得。師知隍所得未穩。乃問曰。坐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溪。曰。曹溪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

聞知非。遂造曹溪請決。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韶州府曹溪令韜禪師。吉州張氏子。依六祖出家。嘗侍左右。祖歸寂。遂爲衣鉢塔主。唐開元丙辰。玄宗詔徵赴闕。師辭疾不起。上元庚子。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內供養。敕師隨衣入朝。師以疾辭。終于本山。壽九十五。敕諡大曉禪師。

南陽府白巖慧忠國師。越州諸暨冉氏子。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巖黨子谷。不下山者。四十餘祀。道行聞帝里。唐肅宗上元辛丑。敕中使孫朝進賚詔徵赴京。居千福寺西禪院。待以師禮。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澤精藍。隨機說法。十有六載。　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自言得他心通。肅宗命師試驗。三藏見禮畢。立右邊。師問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者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否。曰。只者是。師曰。背後底聻。南泉便休。　麻谷到參。繞禪床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既如是。何用更見貧道。谷又振錫。師叱曰。者野狐精出去。　示衆。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　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淸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

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成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習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習淨相。　問，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顚倒見。　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　上堂，青蘿寅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　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秖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眞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卽如是，未審和尙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尙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墻壁瓦礫是。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師曰，是。曰，還解說法否。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曰，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曰，和尙還聞否。師曰，我不聞。曰，和尙既不聞，爭知無情說法。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曰，衆生聞後如何。師曰，卽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談。汝豈不見華嚴道，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　南陽張濆行者問，承和尙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知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　僧參師

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　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卽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　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　問本淨・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　肅宗帝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　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作淸淨法身。　師居常見帝・都不視之。帝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　魚軍容問師・住白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近前・摩其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　與紫璘供奉議論。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　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對。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尙不可得・問實相作麼。　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却知此事。乞詔問之。　大曆乙卯十二月戊寅・右脇長往。塔于黨子谷。諡大證禪師。

河南府荷澤神會禪師。襄陽高氏子。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遠來大艱辛・將得本來否。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者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頓脫思惟・願典給侍。　他日

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又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　閱大藏。於內六處有疑。乃設六問問祖。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卽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無今有。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自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卽離二邊。自除生滅病。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乙酉方定兩宗。以南能爲頓。北秀爲漸。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　一日鄕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椎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椎曰。勞煩大衆。師于肅宗上元庚子五月壬申奄然而化。壽七十五。辛丑遷塔于洛京龍門。敕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曆庚戌。賜號眞宗般若傳法之堂。壬子。又賜般若大師之塔。

北宗秀禪師法嗣

太原府五臺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曹氏子。幼稟明福朗公習經論。後知有禪。及造北宗秀、問、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曰、到此間後又且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居上黨寒嶺數載。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年八十一。以唐開元丁卯九月三日壬申塔全身于本山。

河間府滄州中條山智封禪師。俗姓吳。初習唯識論。滯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方。見北宗、疑心頓釋。及辭去居蒲津安峯。不下山者十年。州牧于城內建安國院請居之。使君問、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城北建塔焉。

兗州府降魔藏禪師。趙郡王氏子。父爲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因得降魔名。依廣福讚落髮。值北宗盛化、便誓摳衣。宗問、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宗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宗乃懸記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壽九十一。

鳳陽府壽州三峯道樹禪師。唐州聞氏子。幼探經籍。年將五十、遇高僧誘諭、遂得出家。禮明月山慧文爲師。師恥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北宗、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衆皆不能測。經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盡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窮矣。吾不見不聞無盡。唐敬宗寶曆乙巳示寂。壽九十二。明年正月遷塔。

鳳陽府盱眙都梁山全植禪師。光州芮氏子。初結庵居止。太守請本州長壽寺開法。問將來佛法隆替若何。師曰。眞實之物。無古無今亦無軌躅。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陞厄。君侯可見。師年九十三而終。唐會昌甲子九月七日入塔。

嵩嶽安國師法嗣

河南府洛陽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鄽。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年。天后詔入殿前。師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便出。翌日進短歌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眞理以警時俗。餘失。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其辭曰。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州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惱卽是菩提。淨花生于泥糞。人來問我若爲。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癡縛鈍。

河南府嵩嶽破竈墮和尚。無名氏。言行叵測。居嵩嶽。山塢有廟。殿中唯祀一竈。甚靈。遠近祭賽者。烹殺物命日以千計。師愍之。乃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峨冠設拜師前者。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說無生法。得脫此苦。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去。少選侍僧問。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甚道理爲伊。僧無

言。師曰。會麽。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麽不會。僧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舉似慧安。安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要難搆伊語脈。豐曰。未審甚麽人搆得他語脈。安曰。不知者。　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我。不禮卽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　有僧從牛頭來。師問。來自何方。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邊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麽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　僧侍立久。師曰。祖祖佛佛只說吾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以拂子打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　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河南府嵩嶽龐塢元珪禪師。伊闕李氏子。幼出家。唐永淳壬午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毘尼。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廬於嶽之龐塢。　一日有異人峨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不知其爲嶽神也。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神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邪。神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仍不生不滅也。汝況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詎知師廣大智辯。尤有勝于我者乎。願授以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卽得戒也。所以者何。心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

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得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邪。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迺謂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

岫有之。而背非屛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見其儀衛逶迤。如王者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凌空漸爲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慰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唐玄宗開元丙辰。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門人尊治命建塔焉。

牛頭巖禪師法嗣

江寧府牛頭山第三世慧方禪師。潤州延陵濮氏子。出家開善。及進具。洞明經論。後謁牛頭巖。巖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藪者十年。四(四字原無。今依傳燈補。)方學者雲集。師一旦謂衆曰。吾欲他行。隨機利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自歸茅山。越數載。將欲滅度。見有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幡華。云請法師講。又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師謂侍者洪道曰。吾去矣。汝爲吾報諸門人。門人奔至。師已入滅。時唐天册乙未八月一日。山林變白。溪澗絕流七日。道俗悲慕。聲動山谷。壽六十有七。臘四十。

祖燈大統卷第七終

祖燈大統卷第八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八世

南嶽讓禪師法嗣

南昌府進賢開元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馬氏子。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有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定衡嶽山。遇讓祖得悟。時同參九人。唯師密受心印。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唐代宗大曆中。隸名於鍾陵開元寺。連帥路嗣恭躬詢宗旨。由是學者雲集。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開悟。恐汝顚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本有。故引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以印衆生心地。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皆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敎。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秖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後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敎伊體會大道。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　龐公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公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公禮拜。師便歸方丈。公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者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　問。如何

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耽源行脚囘•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揑目。師曰•吾不如汝。源不對。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畫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講僧來問•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麽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麽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麽法。主無對。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囘首。師曰•是甚麽。主亦無對。師曰•者鈍根阿師。 洪州廉使問•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德宗貞元戊辰正月中•師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朽質來月當歸茲地矣。言訖而囘。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壬午•沐浴跏趺入滅。建塔本山。蓋師命也。元和中•憲宗敕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世壽八十。僧臘六十。

青原思禪師法嗣

衡州府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廣東端州高要陳氏子。母懷師時•不能茹葷。及誕•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獠民畏鬼神•多淫祀。師往毀祠奪牛而歸者•歲恆百計。後造曹谿得度。屬祖示寂•秉遺命謁青原。一日原問•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麽大藏小藏從何得來。師曰•盡從者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至衡山之南寺。寺東有石•狀如臺•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 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要達佛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同。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

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一如。應用無方。隨處自在。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者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一日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鄧隱峯辭馬祖。祖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行。到時。乃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師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來依前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師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　問新到甚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者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　大顚問。古人道。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我者裏一物也無。除箇甚麼。　師一日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處。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相。誰云自他。圓照靈鑑。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異。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與六祖同乘一龜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智也。池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乃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支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相。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溼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

香舌醎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不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師居南嶽、嶽多鬼神。其有顯迹聽法、師皆與授佛戒。唐代宗廣德甲辰、門人請下梁端兜率寺。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德宗貞元庚午臘月二十五日示寂。壽九十一。臘六十三。塔全身于東嶺。穆宗長慶年諡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南陽忠國師法嗣

臨江府新淦耽源山應眞禪師。爲南陽侍者時、陽在法堂中坐、師入、陽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陽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卽得。陽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　一日問南陽、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陽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　師擕籃子歸。南陽問、籃裏甚麼物。師曰、青梅。陽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陽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聊以表獻耳。陽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陽曰、我不供養。師曰、爲甚麼不供養。陽曰、我無果子。　同百丈泐潭見車次、師指問、車在者裏、牛在甚麼處。丈斫額。師乃拭目。　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　南陽諱日設齋。有僧問、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唐代宗詔問、如何是無縫塔。師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師爲呈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荷澤會大師法嗣

黃州府大石山福琳禪師。荆州元氏子。幼棄儒就玄靜寺謙著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澤示以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師卽煥然見諦。後抵大石山結菴。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德宗貞元乙丑入滅。壽八十有二。

青州府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周氏子。初謁荷澤。澤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卽已有。光非外求。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耶異耶。澤曰。光則寶。寶則光。何有同異。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囘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師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抗行囘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憲宗元和丁亥圓寂。壽年九十。

嵩山寂禪師法嗣

西安府終南山興善惟政禪師。平原周氏子。受業本州延和澄。得法於嵩山。出住太乙山。唐文宗好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曰。斯何祥也。或奏太乙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乞詔問之。帝詔師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乃留師於內道場。師累辭歸山。不可。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卽位。師忽入終南山作深隱計。人問其故。師曰。吾避

仇矣。終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癸亥九月四日入塔焉。

破竈墮和尚法嗣

河南府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牛頭方禪師法嗣

江寧府牛頭山第四世法持禪師。潤州張氏子。幼歲出家。年三十。遊黃梅。聞法心開。後復遇牛頭印可。乃繼席山門。末以法眼付智威。唐武后長安壬寅九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旛從西而來。繞山數帀。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有八。臘四十。

△少林第九世之一

馬祖一禪師法嗣之一

紹興府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智受業。初參馬祖。祖問。何處來。曰。越州。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者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識自本心。不由知覺。於是親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歸作奉養計。乃晦迹藏用。嘗撰頓悟入道要門論。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因號大珠云。示衆。諸

禪客。我者裏不會禪。並無一法與人。不勞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隨問隨答。其辯無礙。有數座主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曰。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與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主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座主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座主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卽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主又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中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有行者問。當云卽心卽佛。未審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卽徧境。是不悟永乖疎。　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敎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

處。師曰。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心猶憤然。又問。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齩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乃禮謝讚嘆而退。　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藏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藏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何為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　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不。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　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需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韞光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卽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卽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卽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卽是性。故名識性。了卽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

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卽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皆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　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南昌府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窗問師。爲復窗就日日就窗。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　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卽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　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次忽聽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擧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

南昌府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

曰。謝大衆證明。乃遶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府杉山智堅禪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聻。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乃行數步。師召長老。泉囘頭曰。作麽。師曰。莫道是末。　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者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者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師休去。　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南昌府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茶一椀與師。師不顧。便起歸堂。

岳州府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　問。如何修行。師曰。好箇阿師。莫客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卽不堪。　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撫州府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菴前過。祖故迎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尙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得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者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便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麽。師曰。牧牛。曰。牛作麽生牧。師曰。一囘入草去。驀鼻拽將囘。祖曰。子眞得牧牛之法。師便休。　住後。接機常以弓箭。如三平章中云云。　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麽。堂曰。解捉。師曰。作麽生捉。堂以手作撮虛空勢。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麽生捉。師拽堂鼻孔。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

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衆參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有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怎奈生死何。師曰。者裏無生死。　僧到禮拜。師曰。還將得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處。僧彈指三下。師曰。去。

平陽府紫玉山道通禪師。盧江何氏子。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隨祖遷龔公山。祖將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諭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鄉人曰。此紫玉山也。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先師懸記耳。遂剪茅構舍居焉。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多少時也。曰。畢竟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者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問如何是佛。山亦喚相公。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　元和癸巳。弟子金藏參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乙未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南昌府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開胸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眞那。亮曰。因甚麼教某甲莫禮。師曰。何曾錯。

河南府佛光如滿禪師。嘗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帝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

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　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尊重焉。

袁州府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便問。作麽生是一言。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　洞山來。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麽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乎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太原府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作竈起爐。究何益也。雖然如此。大有人罔措在。僧便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卽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　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麽卽得。珍重。　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常德府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寂初領新戒到謝戒。師於禪牀拍手云。和和。寂從西過東立。師又拍手云。和和。寂從東過西立。師又拍手云。和和。寂當中而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曰。甚麽處得此三昧。寂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麽人。寂曰。接一宿覺。寂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

大師處得此三昧。寂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喩。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山山。內獼猴卽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寂禮謝起曰。適蒙和尙譬喩。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秖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寂手作舞曰。山山與汝相見了。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祖燈大統卷第八終

祖燈大統卷第九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九世之二

馬祖一禪師法嗣之二

南昌府奉新百丈山大智懷海禪師。福州長樂王氏子。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藏南泉願同爲入室。時號三大士焉。師初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師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大師去。同事問大師。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大師道汝會也。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

如今笑。同事罔然。　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法、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　馬祖問甚處去來。師曰、山後來。祖曰、逢著一人麼。師曰、不逢著。祖曰、爲什麼不逢着。師曰、若逢着。卽舉似和尚。祖曰、甚麽處得者消息來。師曰、懷海罪過。　再參祖、見來、取拂子豎起。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挂拂子于舊處。師侍立少頃。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遂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亦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自是赴請于洪州新吳界大雄山。以巖巒秀峻。故號百丈。久之學者麕至。潙山黃蘗當其首。　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麽。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　馬祖寄三甕醬至。師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卽不打破。衆無語。師乃打破歸方丈。　上堂垂問曰、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時潙山祐乃出衆對之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峯觀出對曰、和尚亦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曰、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曰、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巖曰、和尚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　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得。師曰、汝作麽生傳語。峯曰、待見西堂卽道。師曰、見時道甚麽。峯曰、却來說似和尚。　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致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此身。師曰、汝試問看。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向住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果見一死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

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祇如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槃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祐典座曰、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大蟲生。座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　普請钁地次、一僧聞鼓鳴、荷钁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大笑。　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佛寃。此外別求、卽同魔說。　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卽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著箇漢。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　趙州參、師問、近離甚處。曰、南泉。師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曰、悄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州進前三步。師便喝。州作縮身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便出。　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你還識麼。衆無對。　師每上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驀召曰、大衆。衆回首。師曰、是甚麼。　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　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都莫記憶、都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諸境不被所惑、不爲見聞覺知所縛、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但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

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

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須知本有之性不可名目。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雖處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始有相應分。若只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須知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著無求。無爲復同於有求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時中心如木石。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所縛。有漏所拘。他時還以此無因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是謂應病與藥。

問。如今受戒身口淸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一切法不拘。始爲解脫無礙。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尚有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曾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早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慞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麽時

節。整理脚手不得。始悔遲也。此際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在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而現。或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輿光明顯赫。不知皆從自心平日貪愛所現。業識所引。循業受生。無自由分。七趣三塗。隨所愛報。要得自由分。但能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自然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　問看教解理得成佛不。師曰。讀經看教皆須消歸自己。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能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卽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麽。縱誦得十二章陁典。祇成增上慢。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爲修行。讀經看教。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邊數。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則流入生死河。此三乘教但治貪瞋等病。不用求覔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所以不得自由者。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也。必須先立理。後修福智。以眞理現前。則一切臨時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如壯士展臂。都無難事。珍重。　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事不忍。密收作具。意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人。既徧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諸方。唐憲宗元和甲午正月十七歸寂。壽九十五。穆宗敕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長沙府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　上堂。若論此

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池州府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來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麼祇恁麼，所以如此。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山便禮拜。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頭上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即是。師曰，頭上無寶冠。　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南昌府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曰，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風。　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　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贛州府寶華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謂師骨氣非凡，當爲法王輔佐。師遂往佛迹嶺參大寂。與百丈海同爲入室子。　一日寂遣師詣長安奉書忠國師。國師問，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立。曰，祇者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曰，者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尋又送書徑山。屬連師路，嗣恭延寂居府。師回郡，得付授袈裟焉。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去。僧問師。師曰，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曰，我到者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馬祖滅後，唐貞元辛未，衆請開法西堂。尚書李翺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敎。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者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敎。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　普

請次。師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麽。僧曰。相救相救。師曰。大衆。者箇師僧猶較些子。僧佛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　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　有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曰。和尚恁麽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甚尊宿來。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如何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　元和甲午四月乙酉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諡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眞。穆宗重諡大覺禪師。

西安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謝氏子。初住定州柏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住上玄寺。上堂。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此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污。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　百丈令僧來候師上堂。次展具拜起。拈師隻鞋。以袖拂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　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眞如心。妄想心。非眞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麽。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麽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麽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　僧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麽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　小師行脚回。師問。汝離此間多少年。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

年。師曰。辨得箇甚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祇者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便禮拜。師曰。不是不是。僧問只者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戊戌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塔于灞水。諡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

廣信府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者一點尚不奈何。　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以知爲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於是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　有僧乞置塔。李翺尙書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卻問師。師曰。他得大闡提。　元和戊戌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諡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河南府嵩縣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受具。後參馬祖。發明心地。嘗爲祖送書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師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尙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曰。那。　後居伏牛山。上堂。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便問。如何

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壽八十有一。

順天府薊州盤山寶積禪師。依馬祖。因於市肆行。見買肉者語屠家曰。精底割一塊來。屠家放刀叉手曰。長史。那一塊不是精底。師於是有省。又一日見人舁喪。歌郎振鈴唱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踴躍。歸舉似祖。祖印可之。　住後。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師曰。去。　上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　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立名。道本無名。因名得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更說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上堂。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　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迹。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將所寫眞呈師。師皆打出。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者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寂然而化。敕謚凝寂大師。眞際之塔。

常州府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年十二。禮牛頭忠落髮。二十三稟具。後得法馬祖。唐元和戊戌。止宜興芙蓉山。因行食到龐公前。公擬接。師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公曰。當時善現

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公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公曰。不消一句。　龐公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公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公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公撫掌而出。　寶歷年。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太和戊甲。追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平陽府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　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爲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著得一千箇有甚麼益。　問。僧甚處來。僧曰。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師下牀擒住曰。者箇師僧。問着便作佛法祇對。僧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搊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　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指以示之。霞曰。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昨日意作麼生。霞放身作臥勢。師曰。蒼天蒼天。又與霞行至麻谷山。師曰。寶徹向者裏住也。霞曰。住卽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便珍重。　問。十二分教某卽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起立。以杖繞牀一轉。翹一足曰。會麼。僧無對。師便打。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其僧舉似石霜。霜曰。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闍黎拖泥帶水。　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曰。是聖。源打師一摑。師曰。情知汝不到者箇境界。

杭州府海寧鹽官海昌院齊安禪師。海門李氏子。生時神光照室。有異僧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囘照者。其在子乎。長依本郡雲琮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龔公山。往參焉。師有奇相。大寂見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

住後。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我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置本處。復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華嚴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者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曰。扇子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僧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鼓。　法空到。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曰。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曾作主人。空曰。便請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相屈法空。空至。師顧沙彌曰。咄。者沙彌不曉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來。空無語。　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曰。我不識汝。昕無語。　師無疾宴坐而滅。謚悟空禪師。

紹興府諸暨五洩山靈默禪師。毘陵宣氏子。初謁馬祖得度受具。次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頭據坐。師便行。頭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者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一住二十年爲侍者。　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後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曰。無人識得伊。曰。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下手看。　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間無汝問底。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卽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汝欠少箇甚麼。　問。如何得無心去。師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采伊。　憲宗元和戊戌三月丙午。沐浴焚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何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儻

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此回向甚麽處去。師曰。向無處而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言畢。奄然順化。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四十有一。建塔本山。

寧波府大梅山法常禪師。楚襄陽鄭氏子。幼師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心是佛。師卽大悟。唐貞元中。於浙之鄞縣南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杖迷路至菴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麽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擧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師。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自是益志青山。無出世意。大寂聞。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麽。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者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麽生別。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卽佛。僧回擧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龐公特來相訪。纔見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麽處下口。公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公無語。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　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之根本。故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鍼麻線。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論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擧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孰親孰疎。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新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怪責。師曰。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怪

得汝。僧作禮。師曰，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是新羅國裏人。　忽一日集衆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六十九。永明壽嘗讚曰，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移，何妨出沒。

西安府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毘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庚午，行化吳越間。壬申至鄱陽山，有神求受八戒。丁丑止嵩山少林。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　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旣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　元和己丑，憲宗詔至闕下。侍郞白居易問，旣稱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元和丁酉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歸葬于灞陵西原。敕諡大徹禪師，元和正眞之塔。

衡州府東寺如會禪師。韶州曲江人。初謁徑山。後參大寂。住後。開法。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　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卽心卽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　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問師以何爲得。師曰。見性爲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　問南泉。近離甚處。曰。江西。師曰。將得馬師眞來否。曰。祇者是。師曰。背後的。聻泉無對。　崔相公入寺。見鳥雀在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鷂子頭上放。　仰山參。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卽隱。白月卽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潙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便歸方丈閉却門。仰歸舉似潙山。潙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　問。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你將物裹得石頭煖。卽得。僧無語。藥山云。石頭煖也。　唐長慶癸卯八月十九歸寂。敕諡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武昌府大寂無等禪師。尉氏人。姓李。出家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及辭。將出門。牧召和尚。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　後住武昌大寂寺。晚參次。見人人上來皆道不審。少頃迺謂衆曰。諸昆仲適來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便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師乃轉身面壁臥。佯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

瓶曰。者箇淨瓶甚麼處得來。師曰。者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師曰。者箇

侗漢。便打出。唐文宗太和庚戌十月示寂。壽八十二。

祖燈大統卷第九終

祖燈大統卷第十

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九世之三

馬祖一禪師法嗣之三

南康府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上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致成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生死到來。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就饒覓得。祇是個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有物。　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師嘗與南泉同行。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者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打翻茶銚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者箇語話。滴水也難銷。　問此事久遠。如何用心。師曰。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　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　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着者株。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亂趁。曰者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　問新到甚處來。曰鳳翔來。師曰。還將得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手從頂作捧呈勢。師卽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曰。者野狐兒。　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值有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

歸宗。元來只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豎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則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上堂。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曰。如何是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否。曰。聞。師曰。一隊漢向者裏覓甚麼。以棒趁出。了却大笑歸方丈。　雲巖來訪。師作挽弓勢。巖作拔劍勢。師曰。來太遲生。巖便出、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者裏祗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問着箇箇屙漉漉地。祗有歸宗較些子。　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　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者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卽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　師嘗有頌曰。歸宗理事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呿飛禽墜。嚬呻衆邪怖。機竪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弓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絕。旨妙情難措。棄箇眼還聾。取箇耳還瞽。一語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佛祖。　師以目有重瞳。嘗將藥塗手。按摩日久。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敕諡至眞禪師。

汾州府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十二落髮。二十受具。初習經律。便能敷演。後聞馬大師特往瞻禮。祖覩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曰。三乘文學。粗窮

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祗者未了底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麽。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者鈍漢、禮拜作麽。師得旨後、詣曹谿禮祖塔、徧尋聖迹。次抵淸涼金閣寺、藏八載。下西河受請住開元。學者致問。多答曰、莫妄想。　示衆、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煑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汩沒世塗、如短販人。　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齎詔迎請。至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尙且順天心、不可言疾。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師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寔惟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瑩若珠玉。弟子等貯以金缾、葬于石塔。當長慶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壽六十二。臘四十二。敕諡大達國師。塔曰澄源。

岳州府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曰、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麽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池州府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王氏子。唐至德丁酉、依大隗慧公受業。三十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毘尼。次遊講肆、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忘筌蹄。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麽。師曰、者老漢合取

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無敢詰問。　初與杉山歸宗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師卻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曰、似箇猫兒。宗却問杉山。山曰、似箇狗子。宗又問師。師曰、我見是箇大蟲。　貞元乙亥、憩錫池陽、不下南泉者三十餘載。太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禮。自此學徒湊集、言滿諸方。　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皆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何言出生。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祕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般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到與麼田地、尙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上堂。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問僧曰、夜來好風。僧亦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　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如何是寬廓非外。沙瞪目視之。如何是寂寥非內。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　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尙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

師。師曰。我從來疑着者漢。次日。師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　上堂。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　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與他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　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覰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覰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師。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黃檗在衆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入堂。見乃問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　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　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　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　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舉起示衆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卽救得猫兒。　與杉山

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插火箸叉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擲之。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驚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在山下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者茆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茆鎌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座主告辭。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少。主便出去。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且諭之曰，有人道得卽開。凡有祗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者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曾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明記取，擧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堦下漢。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稽首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敎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爲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敎他。見人打雙陸次。陸乃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陸公問，弟

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不得。　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師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雕佛像。祇雕得三十一相。爲甚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賺殺人。　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着磨中心樹子。那無語。　有大德問。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卽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是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　住庵。時有僧到。師曰。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作飯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久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拈毬子問僧。那箇何似者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具一隻眼。　陸公謂師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公罔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曰。若是天王。卽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卽現天王身而爲說法。公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也。　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　陸公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　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者箇在。師拈起衣曰。爭奈者箇何。　問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良

欽。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　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一二三四五。　問。如何是古人底。師曰。待有卽道。曰。和尚爲甚麽妄語。師曰。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　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麽。　問。靑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麽。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麽。僧無對。　問。僧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　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麽。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藤纜著。　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麽生取。　僧辭。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麽生。未審如何祇對。師曰。但向他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麽生。師曰。一拍雙泯。　問。父母未生時。未審鼻孔在甚麽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麽處。　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麽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否。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太和甲寅臘月廿五。告衆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言訖而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明年春入塔。

大同府蔚州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鄧氏子。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　奧復來往石頭遷。兩番不捷。後於馬祖言下始相契合。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者箇得多少時邪。　石頭剗艸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剗子向師前剗一株艸。師曰。和尚祇剗得者箇。不剗得那箇。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剗艸勢。頭曰。汝祇剗得那箇。不解剗得者箇。師無對。　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遂推車碾過。損祖脚。祖歸。執斧子

於法堂曰。適來礙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　到南泉。覩衆僧參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　到溈山。直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溈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溈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溈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溈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在襄州破威儀堂。只着襯衣。於砧邊拈椎云。道得即不打。于時大衆默然。師便打一下。　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豫夢。鬭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者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無。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有妹爲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而爲建窣堵波焉。

溫州府佛嶴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曰。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僧便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　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椀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衢州府烏臼和尚。玄紹二上座參。師問。二禪客發足甚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祗對看。紹擬近前。師亦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者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艸艸打人。師曰。今日打

著一箇。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艸艸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長沙府石霜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　上堂。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師曰。不消一堆火。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因龐公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公曰。為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公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公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公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來。公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公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公曰。恰是。師無語。公曰。向道偶爾。師亦無語。又一日問。公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公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句。公曰。者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公曰。作家作家。

南昌府西山亮座主。蜀川人。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者鈍根阿師。禮

拜作麼。師歸寺告聽衆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曰。善財拄杖子。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畢竟祇者是。言訖而寂。

齊峯和尚。龐公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公回顧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公曰。在者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公曰。背後底聻。師回首曰。看看。公曰。艸賊大敗。師不顧。公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公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少。公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公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公曰。得也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公喝。便出。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因伊禪相見。乃問。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者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伊曰。擬向者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答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順天府紅螺山和尚。示衆偈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醻都不會。可憐祇解那斯祁。

泉州府龜洋無了禪師。莆田沈氏子。七歲隨父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捨愛。十八剃度。受具靈巖。參大寂。了

達祖印。即還本院之北。樵采路絕處、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須臾失去、乃庵此。因號龜洋。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西復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眞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遇澄汰、終于白衣、就塔之東二百步葬焉。謂之東塔。今龜洋二眞身存焉。忠得法於艸庵義。悉如本章。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剝不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去也。師曰、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我與汝道。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空華陽焰。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見如何。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如此。

韶州府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有道得者麼。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者沙彌念經恰似哭。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同龐公喫茶。公舉槖子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公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公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公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公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公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

未舉橐子時。

則川和尚蜀川人。龐公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公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公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公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公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又摘茶次。公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公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公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公喝曰。者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衡州府南嶽山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唐貞元丙寅。遁蹟衡嶽。後出住西園。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乃撫掌三下。　家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犬銜師衣。師卽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勢。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復一夕。有羣盜至。犬亦銜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百靈和尚。一日路次遇龐公。乃問。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公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公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公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公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眞定府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爲闍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舉似。　僧侍立次。

師問。今日是幾。曰。不知。師曰。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日昏晦。

太原府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長沙府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卽禍事也。山又從東過西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者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彰德府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曰。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

長沙府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卽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　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觀察使裴休進訪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府水塘和尚。問歸宗。甚麼人。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宗曰。者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卽無生。曰。未會在。師不語。

古寺和尙。丹霞來訪。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霞。霞亦自盛粥喫。行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敎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者漢。

江西椑樹和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西安府草堂和尙。自罷參大寂。至海昌。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昌曰。者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　僧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祖燈大統卷第十終

祖燈大統卷第十一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九世之四

馬祖一禪師法嗣之四

袁州府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安自囚執。　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參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　師處此演法四十餘年。唐元和庚子正月十

三歸寂。茶毘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蒙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曰。汝作麽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慚愧。師曰。汝却信得及。　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答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者師僧靈利。　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問僧。甚處來。曰。定州。師曰。定州近日有甚奇特事。曰。某甲且過。但聞鹽貴米賤。若無奇特事。師曰。我者裏也只如此。粗粥淡飯與僧。別無奇特事。你又來覓箇甚麽。曰。某甲不會。乞師慈悲。師曰。賴你不會。若會。我卽輸汝一半。首座晚間上問曰。和尚適來勘僧爲甚麽道。輸汝一半。師曰。賴得汝舉。老僧洎合忘却。座曰。請和尚爲某甲說。師曰。你旣忘前失後。我又失後忘前。座出。師喚曰。恰不得舉著。近日師僧但說鹽貴米賤。並不將佛法爲事。頻頻舉著。喪却你性命不難。

河南府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截耳臥街。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槌胸。

西安府興平和尚。洞山來訪。方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禮。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卽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麽。卽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麽處去。山曰。沿流無定止。師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拊掌。

逍遙和尚。鹿西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麽道。西曰。道箇甚麽。師曰。不知。西曰。請師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一隻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　問。如何

是自己。師良久、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顛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　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南昌府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便與一蹋。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　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曰者虛頭漢。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師凡接機、大約用此。

長沙府龍山禪師。亦云隱山。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　洞山與密師伯行脚時、因路迷、見溪流菜葉、乃相與溪行五七里。見師羸形異貌。師問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菴主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菴主住此山多少時。師曰春秋不涉。洞曰菴主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菴主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始具威儀作禮。且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遂燒卻菴、更入深山不復見世、後人號爲隱山和尚。

襄陽府龐蘊居士。衡州衡陽人。字道玄。世業儒。少厭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

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因從所願、遂不剃染。　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悟。　嘗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　嘗遊講肆、聆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旣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幷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士所至處、老宿多有往復酬問語。　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　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　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特來相扶。　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艸艸。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　訪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以拄杖劃地作七字。霞於下劃個一字。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者裏著語得

麽。士遂哭而出。　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卽毘耶淨名。有詩偈三百餘篇傳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荊州府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志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減膳，日唯一食。至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許之。依明州大德剃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登具。梵行爲衆推爲勇猛。常宴坐丘塚。卽風雨昏夜，皆能身心安靜，離諸怖畏。參國一欽于徑山，受心法。服勤五載。大歷中，隱大梅。建中初，抵鍾陵，謁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致問曰，離却定慧，師以何法示人。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箇甚麽。曰，畢竟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麽。曰，恁麽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殫無遺。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踵。都人嚮風而至，不可勝紀。　時崇業寺僧，以狀聞于連帥，欲迎入郡左天皇寺。寺爲古名藍也。師以市喧不允。先是寺因火廢，主僧靈鑑者，將謀修復，謂必得悟禪師爲化主，乃能福我。於是中宵潛往哀訴。師於是居焉。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師接之無加禮。裴愈歸敬。由是石頭法道稱爲極盛。　龍潭信參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者個眼目，

幾人具得。師曰。淺艸易爲長蘆。　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譚。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也。師曰。去。者裏無你存泊處。　唐憲宗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擲地。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西安府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本分事。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卽得。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

南陽府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業儒。將入長安應擧。宿逆旅。夢白光盈室。占者曰。此解空之祥也。偶禪客問。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有馬祖出世。開選佛場。仁者能往。必見選。師遂直造焉。纔見。遽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師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糟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佛殿前剗艸。至期。大衆各備鍬钁。師獨以盆盛水淨頭。跪石頭前。頭便與剃落。遂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　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見。便入僧堂。騎聖僧頸而坐。衆白祖。祖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作禮。曰。謝師賜號。由是以天然稱。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躂倒汝麼。師曰。若躂倒。卽不來。嗣是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次謁徑山欽。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在爲友。　一日。於慧林寺。値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呵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旣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之。主自後眉鬚墮落。　謁南陽忠。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卽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覰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南。

陽睡起。侍者以前話告。南陽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再往見南陽。纔展具。南陽曰。不用不用。師退步。南陽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南陽曰。不是不是。師遶南陽一匝便出。南陽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箇漢也難得。　訪龐公。見女子靈照取菜次。師曰。居士在否。照放下菜籃。叉手而立。師又曰。居士在否。照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公歸。照舉前話。公曰。丹霞在否。照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嬭。　又一日。訪龐公。至門相見。便問。居士在否。公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公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　因去馬祖路。逢一老人攜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噓。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與童子便去。師異之。　唐元和戊子。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對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庚子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學者臻至。遂成大刹。　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祇教你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吾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采若爲生。無事珍重。　僧來參。于山下見。問。丹霞山向甚處去。師指曰。向那靑黯黯處去。曰。莫祇者箇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　問僧。甚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處喫飯。

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未。僧無對。　穆宗長慶甲辰六月廿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沐罷、乃戴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建塔本山。敕諡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長沙府招提寺慧朗禪師。韶州曲江歐陽氏子。十三、依鄧林模披剃。二十納具南嶽。初參馬祖于龔公山。祖問、汝從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言從南嶽來、未識石頭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承命歸石頭。乃問、如何是佛性。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師曰、慧朗爲什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　後出住梁端招提寺。不越戶者三十餘年。凡參徒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長沙府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師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　住後。僧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視之。僧無語。

岳州府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陽西山照出家。大歷癸丑、從衡嶽希操律師納戒。通經、明律有年。忽一日、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明日、卽造石頭、問三乘十二分教、惟儼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尙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參馬祖去。師秉命見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敎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敎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道理便禮拜。師曰、惟儼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師

乃辭祖、返石頭。　一日。在石上坐。石頭見。問汝在者裏作什麽。師曰、一物不爲。曰恁麽則閒坐也。師曰、閒坐卽爲也。曰汝道不爲。不爲個甚麽。師曰、千聖亦不識。頭乃贈以偈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麽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沒交涉。曰者裏鍼箚不入。師曰、者裏如石上栽花。頭頷之。出世住藥山。海衆雲會。師嘗謂道吾曰、見說茗溪上世曾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甚麽來。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麽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　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過堂。師曰、汝與我擎盋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與麽。和尚如何。師曰、我無者箇眷屬。　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作甚麽。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麽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　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卽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箇甚麽。師曰、汝還有口麽。頭無對。　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案山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適高沙彌至。師問、枯者是。榮者是。高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　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　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不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　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　看經次。百巖哲曰、和尚休猱人好。師置經曰、日色早晚。哲曰、正當午。師曰、猶有者箇文彩在。哲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太煞聰明。曰某甲祇恁麽。和尚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麽過。　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衆久思示誨。請和尚說法。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入問。和尚許衆說法。

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問雲巖，作甚麼。曰，擔矢。師曰，那箇聻。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敎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過堂，不得咬着一粒米。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箇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的。曰，不思量的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　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爲甚不滿。僧無語。道吾曰，滿也。雲巖曰，湛湛地。異曰，洞山曰，甚麼劫中曾增減來。　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麤知去處。師拋下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者僧。踏州縣困。　問龐公，一乘中還著得者箇事麼。公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著得著不得。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公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恰是。　上堂。祖師祇敎你自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禦，莫敎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你說者箇語，顯那無語的。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如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　一日，採薪歸。僧問，和尚到甚處來。師曰，討柴來。僧指腰間刀曰，鳴剁剁是個甚麼。師抽刀驀面作斫勢。　遵布衲浴佛次。師曰，者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者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供養主行乞到甘贄行者家。者問，甚

處來。曰。藥山來。者曰。來作甚麼。曰。教化。者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者便捨銀兩錠。主歸。納疏。師問。子歸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錠。師令舉其語。主舉。師曰。子着賊了也。速還他。主還之。者曰。元來山中有人。遂添銀施之。 問僧。見說汝解算星命是否。曰。不敢。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雲巖舉問洞山。汝作麼生。山曰。請和尚生日。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字。吾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 問。己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汝能于言下薦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晚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卽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和尚何以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便抽身入衆。雲巖舉問洞山。山曰。者僧却會。祇是不肯禮拜。 問僧。甚處來。曰。南泉。師曰。在彼多少時。曰。麤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曰。口喝東南風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箸人在。 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作什麼。師曰。祇爲有所以來。 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透。 問。平田淺艸。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喚侍者。拖出者死屍去。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朗州刺史李翺問。和尚何姓。師曰。正是時。翺不委。却問院主。適問和尚姓。和尚道。正是時。未審姓什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曰。院主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道是姓熱得麼。 示衆。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大小。好惡不同。一一皆出自自心。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卽今囹圄中及鑊湯煎煑者是。欲識餓鬼道。卽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現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

懸。始曰。惡道。欲識人天。即今清淨威儀。持戒守分者是。時中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者箇。者箇不是易得底。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履得來方有少分相應。諸人欲得相應麼。良久曰。切忌外邊討。休于紙上尋。珍重。　一夜登山頂。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東九十里。明晨居民迭相推問。直抵藥山。乃知為師嘯聲所致也。刺史翱贈以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唐文宗太和甲寅二月。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眾皆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遽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二。塔于院東隅。敕諡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長沙府大川禪師。僧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匝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

汾州府石樓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朵。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　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哉。賴遇問着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師曰。作麼生。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出。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躂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長沙府華林善慧禪師。僧參。纔展坐具。師曰。莫。莫。僧曰。着忙作什麼。師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僧便出。

潮州府靈山大顚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那個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遽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旣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　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似看。師曰、請和尙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尙了也。頭曰、汝旣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尙。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旣無物、卽眞物。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　住後、示衆。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若識本心、方可學道。多見時輩、秖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想運爲見量、卽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歷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　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擧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曰、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中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尙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卽得渡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一僧問訊。師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

顚老漢。不會孤負人。

長沙府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從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僧參。遶禪牀一匝。卓然而立。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匝。師曰。却是恁麼時不易道。箇來處。僧便出。師喚闍黎。僧不顧。師曰。者漢猶少敎詔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敎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却遶禪牀一匝。僧曰。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　問僧。甚處來。曰。九華控石庵。師曰。庵主爲誰。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龐公到。師陞座。衆集定。公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床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公便搊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公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者僧還喫棒否。公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公曰。恁麼說話。某甲卽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公曰。阿師祇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

見一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却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　見僧問訊次。乃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水空和尙。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祇恁便得麼。曰。頭上更安頭。師打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去在。

岳州府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卽是。若不驗過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至。米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　師訪龐公。公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擧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公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公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公曰。與麼則不但隔一生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公鳴指三下。　一日。見龐公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公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出被公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何。公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公曰。弄巧成拙。　僧問。此個法門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蒙分付去也。師曰。頑嚚少智。動臏多癡。　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保唐相禪師法嗣

成都府保唐寺無住禪師。得法之後。乃居南陽白巖山。專務宴寂。歲久學者漸至。師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遣使延請。時節度使崔甯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請至空慧寺。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子聞金和尙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

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即三即一。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曰。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鵶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鵶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鵶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値。正法難聞。各各諦聽。無聞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　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必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旣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狥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副眞理。　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旣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

爲，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牛頭持禪師法嗣

江寧府牛頭山智威禪師。江寧陳氏子。依天寶統公出家。謁牛頭，得授正法。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時中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 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卽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 唐開元己巳二月十八日，終於延祚寺。將示滅，謂弟子曰，將我于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有七，

祖燈大統卷第十一終

祖燈大統卷第十二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世之一

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府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戒。唐憲宗元和中，造京兆興善法堂致問。(語見興善寬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有問答語。(見鳥窠章)嘗致書濟座主，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狗機高下，應病不同，與

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讎對。後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凝公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訪道爲務。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己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贊美佛乘。動關教化。具見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史傳皆載焉。

百丈海禪師法嗣之一

長沙府潙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剃髮。抵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參百丈。丈許入室。遂居參首。一夜侍立次。丈問誰。師曰靈祐。丈曰。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者箇聻。師由是發悟。禮謝陳所解。丈曰。此暫時岐路耳。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潙。可聚千五百衆。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何人住得。陀曰。待歷觀之。丈令侍者。請華林覺首座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潙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潙山汝當居之。華林聞之。不平。乃白丈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無爭但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設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

座輪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夐無人煙。五七載。絕無來者。師自念。我本爲利益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捨庵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蚍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諸獸。不用攔吾行路。若吾於此山有緣。請各自散去。若無緣。一任汝噬。言訖。蟲虎爲四散。師乃回庵。未一載。賴安同數僧。從百丈來。自是山下居民。稍知之。率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　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以要言之。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曰。者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　一日。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　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掌大笑。師曰。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歡喜。師乃點頭。　摘茶次。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　上

堂。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　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見。　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一期之言、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　二月中、仰山蹋衣次。提起問、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者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異日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時、切忌勃塑。師曰、停囚長智。　喚院主、主至。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　問雲巖、聞兄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着。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　一日。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却縮手曰、是甚麼。仰曰、和尚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曰、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不爲分外。師乃過淨瓶與仰山。　行路次。指柏樹子、問、前面是甚麼。仰曰、柏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曰、柏樹子。師曰、者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　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者箇。師曰、此是鵝王擇乳。　冬日、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者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　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立。師曰、我情知汝答者話不得。香

嚴曰某甲偏答得者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一日。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請和尚不用起。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禮。師曰。何故無禮。僧無對。 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問。如何是百丈眞。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眞。師却坐。 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者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卽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 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 資國來參。師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曰。不道汝不見。祇是見處大麤。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後僧遇王常侍。侍問。潙山近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侍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僧云。借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不是。者個道理。上座快囘去好。某甲敢寄一書。僧得書。遂囘。持上師。拆書唯見一圓相。相內寫一日字。師云。誰知千里外有個知音。仰山侍次。乃云。雖然如是也。祇是個俗漢。師云。子又作麼生。仰却畫一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笑。 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師曰。一粥一飯。曰。面前有人不肯。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個甚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問僧。甚處來。曰。西

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曰殘羹餿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者病僧著。僧便出。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個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囘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祇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　一日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　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遺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遺法。　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　石霜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適普請般柴次。仰山將一橛柴問二禪客曰還道得麼。二禪客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　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囘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來。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與師。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囘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乃拋下泥盤同歸方丈。　問不作潙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潙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踏。　上堂。

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作此㊉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illegible]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潙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師敷揚宗乘．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唐宣宗大中癸酉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敕諡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瑞州府新昌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遊天台．逢一僧．相與言笑．如舊識。熟視之．目光射人。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僧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者自了漢．若早知當斫汝脛。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後遊京師．因乞食．遇嫗啓發．乃往參馬祖。值祖遷化．因禮祖塔．時百丈廬祖塔旁．因得參焉。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便起．入方丈。師隨後白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師以未見馬祖平日言教．因請益。次丈舉再參因緣．舉畢．乃曰佛法不是小事．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師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始得見大師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

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卽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處去。師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　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辭南泉。泉門送。提起笠子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聻。師戴笠便行。　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者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裴相國鎭宛陵。建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本州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像。跪師前曰。請師安名。師召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　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羚羊跡來。師曰。羚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羚羊蹤來。師曰。羚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打趁出。　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者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便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

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呈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

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　上堂。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只管圖他熱鬧。老漢行脚時。忽遇艸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便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曰。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輕忽老宿。還替得汝生死麼。管取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但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卽便會。若不會卽散去。珍重。　百丈普請開田回。問師曰。運闍黎開田不易。師曰。隨衆作務。丈曰。有煩道用。師曰。爭敢辭勞。丈曰。開得多少田。師將钁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　師如此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罕窺涯涘。唐宣宗庚午年。終於本山。敕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府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少丁毋憂。廬墓所。服闋。思報罔極。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秉戒嵩嶽。後參百丈。受心印。既而辭往南嶽。結茅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卽便會。莫多口。泉拂袖出。　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下座。歸方丈。　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

地次。師却問。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得。又問。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後屬武宗廢教。師短褐而隱。宣宗大中壬申。重剃染還山。大揚宗旨。咸通壬午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僖宗諡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台州府天台山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得旨後。聞天台聖賢間出處。乃結茅山中。已而爲四衆所知。創建禪院。號平田。　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　僧參。師打一拄杖。僧近前奪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却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者箇師僧今日大敗也。　臨濟來訪。到路口。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乃打牛曰。者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者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其人。先觀所使。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且禮拜著。示衆偈曰。大道虛曠。常一眞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緣飮啄。更復何爲。終于本院。遺塔存焉。（宋朝重加修飾。賜額壽昌）

長沙府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卽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者死屍著。仰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

中人。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山復問潙山。潙召慧寂。山應諾。潙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

瑞州府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曰。險。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　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臺山去。師豎一指曰。若見文殊了。却來者裏與汝相見。僧無語。　問僧。甚麼處來。曰。莊上來。師曰。汝還見牛麼。曰。見。師曰。見左角。見右角。僧無語。師代曰。見無左右。　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者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者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豎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福州府長慶嬾安大安禪師。郡之陳氏子。受業黃檗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未聞玄理。乃孤遊。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乃直造百丈。問。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開創潙山。師躬耕助道。及祐寂。遂接踵住持。　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莫只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你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不必更向別處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來年。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祗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艸。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孤迥迥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過獨木橋。不教失脚。你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

可見。豈不見誌公道。內外追尋一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　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者箇是五蘊。師曰。者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　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遶師三匝。師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者野狐精出去。　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曰。好箇法堂。祇是無人。師從門裏出曰。作麽。僧無對。　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曰。祇如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曰。法無所得。設有所得。何殊無得。　問。黃巢軍來。和尙向甚麽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二十餘載。唐僖宗中和癸卯十月二十二日示寂。于古田黃檗。塔于楞伽山。敕諡圓智禪師證眞之塔。

福州府古靈神贊禪師。出家本州大中寺。行脚參百丈。開悟。因回寺。省受業本師。本師問。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一日。本師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又一日。本師看經次。適有蜂投窗紙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有味。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尙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後出住古靈有年。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廣州府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業講。自幼寡言。時謂之不語通。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者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　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　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着。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者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九江府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昨夜欄中失却牛。

西安府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參。師問。何方來。曰。河南來。師曰。黃河淸也未。僧無對。　師有恙。不見客。有謁者曰。久聆和尚道德。忽値法體違和。略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鐼盛鉢楂。令侍者擎出示之。其人無對。

眞定府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

臨江府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有主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人。師曰。三家村裏覓甚麼。曰。如何是巖中主。師曰。汝還氣急麼。　小師行脚囘。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邪。曰。十年。師曰。不用指東話西。直道將來。曰。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曰。者打野榸漢。　大于侍者到看。師曰。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卽今卽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着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者曰。猶要別人檢點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者禮拜。

大于禪師。與南用到茶堂。有僧進前云。不審。用曰。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恁麽問伊。用曰。大于亦無語那。師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麽累我亦然。便打一摑。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

清田禪師。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麽生。師舉起盞子。瑫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麽。茶罷。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麽生。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南昌府奉新百丈法正禪師。亦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請師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

西堂藏禪師法嗣

贛州府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麽生。僧無對。　問仰山。汝名甚麽。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麽。師曰。喫茶去。

章敬暉禪師法嗣

西安府大薦福寺圓智弘辯禪師。唐宣宗召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宗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開法蘄州東山。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秀有門人普寂者。乃又立秀爲第六祖。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未免有頓漸之異。故有南北。非禪宗之有南北也。曰。云何名戒。師對曰。

防非止惡謂之戒。曰。云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曰。何爲方便。對曰。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但說無上道者。言捨方便。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體。唯是一。無形狀。非靑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能現天現人。爲男爲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之爲靈覺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此心別無所得也。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其根器而爲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以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故也。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咒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曰。祖師旣契會心印。經云。無所得法。又且如何。對曰。佛之教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實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曰。禪師旣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敕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府龜山第一世智眞禪師。揚州柳氏子。受業華林。秉戒丹徒天香寺。初謁章敬。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默然。師亦自悟。尋抵五洩。嗣居建陽東禪。唐文宗開成丙辰開法龜山。示衆。動容瞬

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 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祇令休道亦何悲。曁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乙酉。終于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敕諡歸寂禪師。塔曰祕眞。

臨洮府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座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就師位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座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卽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常德府古堤禪師。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皆不契。仰山到。參。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叉手近前三步應諾。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師曰。莫是潙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卽不無。佛法卽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麼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河中府公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箇中意。黃葉止啼錢。

盤山積禪師法嗣

眞定府普化禪師。未詳姓氏。師事盤山。密受印記。性佯狂。出言無度。曁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唯振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

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着者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回顧者，師卽展手曰，乞我一文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者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艸料著。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似，是卽未是。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顚，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者賊。師曰，賊賊。便出。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皮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遷化。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靑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麻谷徹禪師法嗣

鳳陽府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艸。師到鋤艸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來。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尙，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鹽官安國師法嗣

襄陽府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擧拄杖曰、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拳。　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南昌府雙嶺玄眞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迹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得法焉。

杭州府徑山第二世無上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元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參鹽官、決擇疑滯、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師嘗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眞性。諲茫然、遂禮辭遊方、至潙山得悟玄旨、且嗣其法。師於咸通壬午、住持徑山。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諡無上大師。塔大寂巖下

五洩默禪師法嗣

福州府長谿龜山第二世正元禪師。宣州南陵蔡氏子。幼從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丁酉、受具于建州乾元寺。尋參五洩、入室決擇玄旨。出世住龜山。　嘗述偈示徒、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度者要須船。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重覓佛、祇因如此便忘緣。咸通己丑終于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敕諡性空大師慧觀之塔。

蘇溪禪師。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呑田螺。僧曰、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裏頭來。卽與汝道。 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曰。酪本一時拋。

杭州府天龍禪師。上堂。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 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卽今在甚麽處。

祖燈大統卷第十二終

祖燈大統卷第十三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世之二

歸宗常禪師法嗣

福州府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卽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師辭歸宗。宗問。甚麽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歸寂。諡弘照大師。塔曰圓相。

襄陽府穀城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便打。師曰。你作打會那。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卽夾山口瘂。

汀州府大茅禪師。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問如何是大茅境。師曰。不露鋒。曰爲甚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永泰湍禪師法嗣

長沙府上林戒靈禪師。初參潙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冑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尙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尙屏却左右。潙山以手揖曰。諾諾。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太原府五臺山祕魔巖禪師。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卽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敎汝出家。那箇魔魅敎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

長沙府祇林和尙。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龍牙暘禪師法嗣

衢州府龍興藏廙禪師。衢州信安程氏子。元和中。出家于長沙嶽麓靈智律師。長慶癸卯。受具于武陵開元寺。精嚴律部。同學曰。敎門繁廣。宜扣總門。遂參龍牙。牙曰。蘊界不眞。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師於言下領悟。回柯山。避會昌沙汰。後于龍興廣揚道化。唐僖宗乾符己亥三月中。長往矣。壽八十二。臘五十七。

南泉願禪師法嗣之一

長沙府嶽麓第一世招賢景岑禪師。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者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囫直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焉。　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裏須艸深一丈。事不獲已。向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諸人向甚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有山河國土來。時有僧便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問。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　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沒却汝。　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誰覆廕。曰。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　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曰。汝向甚處安身立命。曰。却據地時如何。師曰。拖出死屍著。　問。如何是異類。師曰。尺短寸長。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不可更拗直作曲邪。曰。請和尚向上說。師曰。闍黎眼瞎耳聾作麼。　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艸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　嘗遣僧問同參會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曰。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

能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竺尚書來謁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祇是箇生死根本。示以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好。　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即騎。要下即下。　僧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爲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貍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　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如何。師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　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意旨如何。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向火。　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　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　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　三聖令秀上座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敎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囘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

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　問、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　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　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一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　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無時但無假。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　問、善財爲甚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曰、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元殿裏更覓長安。　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　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學人不會。師曰、

魚龍出入任升沉。　問有人問卽隨因緣答。無人問時如何。師曰。困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麽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　問亡僧遷化甚麽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　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麽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始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　月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麽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麽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焉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擧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　月又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一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並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示以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刹境是眞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

音。　月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者箇師僧却誦得。曰。別還有人誦得否。師又指禪牀左邊曰。者箇師僧亦誦得。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眞誦無響。眞聽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示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眞。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

荊州府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乃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西安府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藏。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南陽府香嚴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卽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要自己著力始得。但只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卽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相應。以虛空無鎖閉。無壁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曾見他古人。曰。今時血脈不斷處如何仰羨。師曰。有甚麼仰羨處。　問。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爲閑事。師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着。始是學處也。　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　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上堂。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法說得。便下座。　問。正因爲甚麼無事。師曰。我不會停留。又曰。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眞定府趙州觀音院（亦名東院）眞際從諗禪師。曹州郝鄉郝氏子。童稚從本州扈通院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値泉偃息。問。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瑞像則不見。祇見臥如來。泉便起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入室。　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强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　一日。問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　南泉示衆。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卽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　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者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座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　到黃檗。檗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　到寶壽。壽見來。於禪牀上背面而坐。師展具拜。壽下禪牀。師便出。　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　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因老宿問。近離甚處。師曰。滑州。宿曰。幾程至者裏。師曰。一蹉到。宿曰。好箇捷疾鬼子。師曰。萬

福大王。宿曰、參堂去。師應曰、喏喏。　將遊五臺、有作偈留者曰、無處靑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淸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其人無對。　師道化北地、衆請住觀音院。示衆、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便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　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淸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　與官人遊園次。見兎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兎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　因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陁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曰、也不作凡、亦不作聖。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　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竪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鎭州出大蘿蔔頭。晚參、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甎引玉、却引得箇墼子。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　示衆。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切不得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　示衆。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也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　示衆。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也。　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

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

問座主，講什麼經。對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否。主曰，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什麼義。主曰，經中無此義。師曰，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

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衆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僧侍次，師指火問曰，者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師乃策起火示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新到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是大德拄杖短。僧無對。

僧寫師眞呈覽。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眞。僧無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鍬子去。

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

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卽得，禮拜了，退。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恁麼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厙奴，甚處是揀擇。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僧曰，某甲祇念得到者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者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　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　上堂。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卽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失，道近下人問道卽得道。　與文遠行次，指一片地曰，者裏好造箇巡鋪。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　與文遠論議曰，鬬劣不鬬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　問，新到，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者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饒汝從雪峯雲居來，祇是箇擔板漢。　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時洛浦在衆扣齒。雲居曰，何必。師曰，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僧指傍僧曰，者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　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彴。師曰，汝祇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　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　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者傳命云，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問僧，甚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

不涉關者。師曰。者販私鹽漢。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者箇便是否。師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　問。婆子。甚麼處去。婆曰。偸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師一掌。師休去。　一日。於雪中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　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曾到此間麼。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院主曰。爲甚麼曾到也喫茶去。不曾到也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者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僧無語。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邪。曰。玄之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領布衫。重七斤。　問。夜生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珠爲甚麼不現。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鵶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鵶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

一日。拓鉢示衆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卽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　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雪峯忽若問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曰。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冬卽言寒。夏卽道熱。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話祇對。峯曰。也須是趙州始得。　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不履高名。不求苟得。　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曰。

者裏不著客作漢。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僧曰．秖者莫便是否。師曰．是卽脫取去。　問．如何是毘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毘盧圓相。　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敎化汝。　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　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文遠侍者在殿禮佛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　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成邪．諸方難見易識．我者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舉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此外更無別用心．若不如是．大遠在。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　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　問．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柏樹子成佛時。　僧曰．學人有疑．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　問．如何是毘盧師．師起而

立。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的是立的是。僧無語。　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五年十載不開口。無人喚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　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能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鮫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唐昭宗乾寧丁已十一月二日。右脅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諡眞際大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卽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卽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　問如何得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教點額在淸波。　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前多雨水。　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曰。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請師唱起。師曰。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　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曰。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曰。恁麼則供養何用。師曰。功力雖有爲。不換義相涉。

武昌府茱萸山和尙。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向虛空裏釘得橛麼。靈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擲下竹便下座。　僧參。乃問闍黎爲遊山翫水。爲問道參禪。僧曰。和尙試定奪看。師曰。雖蚶鏤蛤不滲之泥。勞君遠至。僧曰。渾身是鐵。猶被一槌。師曰。降將不斬。　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尙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曰。甚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僧侍立次。師曰。祇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　行者參。師曰。曾去看趙州麼。曰。和尙能道不。師曰。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尙放某甲過。師曰。者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

後來爲汝。

衢州府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周氏子。出家于幽州開元寺。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衢州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丁已。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咸通辛已。懿宗賜額曰安國禪院。示衆。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　臨濟會下二僧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鋤園次。驀按钁回視勝光曰。事卽不無。擬心卽差。光便問如何是事。師與攔胸一踏。便歸院。　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眞正理作麽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麽人作。僧無語。　初子湖山下有陶家無子。夫婦日夕焚禱。師一日過而問曰。爾何所祈。陶告之故。師曰。汝施我竹。我施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異夢。隨舉一男。衆因號神力禪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有賊。衆皆驚動。一僧在堂內出。師遽把住曰。捉得也捉得也。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卽是。祇是汝不肯承當。　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年。廣明庚子。無疾歸寂。塔于本山。壽八十一。臘六十一。今本山尚有塔存。

河南府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曰爲甚麽不前。師曰。無遮障處。　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　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曰爲甚麽如此。師曰。同。

日子禪師。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者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谿欲進語。師便

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府西禪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僧不禮拜。竟去參雪峯。峯問甚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在甚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從容在彼。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寧國府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此鵝。泉召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卽哭。院主無對。陸乃云蒼天蒼天。

池州府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時黃檗爲首座。甘將錢置板頭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便將錢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䞋。　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白椎曰請大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常接待往來。有僧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餧驢餧馬。僧休去。雪峯來。甘見乃閉門曰請入請入。峯將衲衣從籬上拋入。甘乃開門禮拜。　有住菴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卽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菴。其僧無語。甘亦無施。　問一僧甚麼處來。曰潙山來。甘曰曾有僧問潙山如何是西來意。潙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

生會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溈山去好。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府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 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艸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 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豈得類。不同一二實難窮。 師有偈曰。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鎭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末年居鳳翔。

祖燈大統卷第十三終

祖燈大統卷第十四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少林第十世之三

天皇悟禪師法嗣

岳州府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未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皇。皇受之。每食畢。留一餅與師。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逆而問之。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

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是指示某甲心要處。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是指示汝心要處。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乃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焉。　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着何處。師曰。有處卽道來。　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　刺史李翺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德山初參至法堂。曰。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師引身出曰。子親到龍潭。

丹霞然禪師法嗣

西安府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參丹霞。問。如何是諸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卻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卽得。孤負他諸佛。師由是受囑住翠微。　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　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埰跟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着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南陽府鄧州丹霞山第二世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卽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吉安府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參。師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僧參。人事畢。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兎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秖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着空有。　丁行者相看。師打一棒。云。瞎却汝本來眼也。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師曰。誰向汝道古今。丁拂袖便出。師曰。青天白日。有迷路人。丁曰。莫要指示麼。師便打。丁曰。莫瞎却人眼好。師曰。瞎却俗人眼。有什麼過。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眞呈次。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強爲。曰。若恁麼。卽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取。

米倉和尚。新到參。遶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主人公。終不下參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呵呵。師曰。村艸步頭。逢着一箇有甚麼話處。曰。且參衆去。

藥山儼禪師法嗣

長沙府道吾山圓智禪師。初名宗智。豫章建昌張氏子。幼依槃公受教登戒。預藥山室。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　到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着。泉曰。灼然道着。卽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巖少頃問師曰。你適來爲甚麼不祗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乃問南泉。適來智頭陀

爲甚不祇對和尙。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卽頭角生。巖沉吟。師知雲巖因緣不在此，却同回藥山。巖擧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他。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師却問，巖師兄去問和尙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尙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　一日。與雲巖侍立藥山次。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卽頭角生。智頭陀作麼生。師抽身便出。巖却問山，師兄爲甚不祇對和尙。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他。巖下堂問師曰，師兄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尙。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尙。　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者箇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然雖如是，且無遺漏。　因溈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溈山，菩提以何爲座。山曰，以諸法空爲座。遂問師，你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山曰，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師休去。　一日。溈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山曰，不干一句，速道速道。師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　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你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者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澀在。　問，如何是今時着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阿那箇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臥，別請一問。　在南泉時，有施主施襯。泉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襯。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泉曰，與汝一

腰裩。　指佛桑花問僧曰。者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問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卽敗壞非敗壞。　僧念維摩經。至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去。師遽曰。甚麼處去。僧無對。師便打。　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　因設藥山齋次。僧問。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　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着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驢年去。　唐文宗太和乙卯九月。疾甚。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臨寂。遺書辭雲巖。巖以書囘師。師覽畢。乃謂洞山神山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十一日。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闍維得靈骨。建塔道吾。後雷遷于石霜山之陽。敕諡修一大師。塔曰寶相。

長沙府攸縣雲巖曇晟禪師。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門。侍百丈海有年。值丈歸寂。乃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他日侍立次。山問。百丈平時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衆。衆囘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　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

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　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只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　到溈山。溈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　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却。　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　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敎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問。石霜甚麼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麤經冬夏。師曰。恁麼卽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　住後示衆。有箇人家兒子。問着。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　問僧。甚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　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曰。者是第幾月。吾便低頭而去。玄沙云。正是第二月。　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問時却點頭。　作艸鞋次。洞山近前曰。就師乞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　問僧。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

者麼。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洞山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　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秖是箇左之右之。　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到石室裏。爲什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齋佛次。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師。師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師却問神山曰。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山曰。合取鉢盂。師然之。　唐武宗會昌辛酉十月初。示疾。至二十六日。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明日晚歸寂。世壽六十。荼毘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勅謚無住大師。塔曰淨勝。

松江府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與道吾雲巖爲同門好。泊離藥山。乃謂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無所短長。他後知我所止。遇靈利座主。指一箇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　嘗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優游天海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妨釣得來。別人秖看採芙蓉。香氣長粘遶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秖是船。子孫各自睹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卻簑衣無可傳。　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下座致禮。道吾曰。某

甲適來祇對者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自得分曉。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汝道不似。不似箇甚麼。山曰。目前無相似。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迺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三點頭而已。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秖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耶。乃覆船入水而逝。

寧國府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麼。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者兩片皮作麼。山無對。曹山云。一子親得。師臥次。道吾來。牽被蓋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坐底是。臥底是。吾曰。不在者兩頭。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一日。道吾從外歸。師問。什麼處來。吾曰。從人借物事來。師曰。他有從汝借。他無作麼生。吾曰。秖爲有所以借。

武昌府柏巖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近離甚處。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

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卻請和尚問。師曰。不出入事如何。山別師語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過夏。

岳州府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作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者沙彌猶挂脣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卻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乃上堂。顧左右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秖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　一日辭藥山住庵。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　師住庵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溼。師曰。不打者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　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朗州刺史李翺居士。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士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士回拱謝。乃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士曰。不會。山曰。雲在靑天水在缾。士忻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

在青天水在缾。　問藥山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者裏無此閑家具。士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　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

大川禪師法嗣

長沙府僊天禪師。新羅僧參。方展具。師遽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來。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卻道兩句。　僧參。展具。師曰。者裏會得。孤負平生。曰。不向者裏會得。又作麽生。師曰。不向者裏會。更向那裏會。便打出。　僧參。纔展具。師曰。不用通寒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瘂卻卽閑。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麽。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披雲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麽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秖與麽。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麽。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麽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卻者漢平生也。　洛瓶參。師問。甚處來。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得南溪消息來麽。曰。消卽消己。息卽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麽。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麽限。　僧參。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麽了。便禮拜。曰。老禿奴見甚麽了。便恁麽道。師曰。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府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撥開胸襟曰。還委老僧事麽。曰。猶有者箇在。師却掩胸曰。不妨太顯。曰。有甚

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打。

大顚通禪師法嗣

漳州府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造石鞏。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秪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顚。舉前話。顚曰。旣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師無對。顚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　問大顚。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顚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顚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顚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上堂。今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秪麼心憤憤口悱悱。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汝切不得錯用心。僧便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　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　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邪。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　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卽且置。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艸衣。十年二十年。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便只馳求知解義句。卽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幾時問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　師有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士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

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衆曰。此兩件公案。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衆無對。師曰。既無人斷得。老僧自斷去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囗囗府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秖者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翁恃孃。曰。大衆忻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問。去却卽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卽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卽迷源。曰。如何卽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虛空挖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處作主宰。如今總不恁麼。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某甲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恁麼則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偸香。空招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長沙府石室善道禪師。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且謂曰。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稟命。回參石頭。一日。侍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將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卽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卽到。秖是不通耗。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卽恁麼。歸到者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

去。師便出。甏曰。爭得不遇於人。　尋値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者箇。對者罕契其機。長沙聞。乃曰。我若見。卽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洪聞三聖失機。乃攜侍親到石室。師見來。乃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　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卽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為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取之。若謂嬰兒是道。卻成錯會。　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者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仰山辭。師門送。乃召曰。闍黎。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卻囘者邊來。　問。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麼。師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艸裏。

牛頭威禪師法嗣

江寧府牛頭慧忠禪師。潤州王氏子。年二十三。受業莊嚴。往參先牛頭。頭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給侍左右有年。後辭徧參諸方。其時具戒院淩霄藤萎悴。人欲伐之。先牛頭誡之曰。勿剪。慧忠還時。藤當更生。及師

迴。果如其言。既受囑。出居延祚寺。奉法益嚴。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窺伺。虎為之守。縣令張遜至山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不。師敲禪牀作聲。三虎為哮吼而出。遜驚退。于是眾請入城居莊嚴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是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將伐。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且去。言訖。羣鵲遽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四柱。潛資夜役。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三十有四。各住一方。　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　大歷戊申盛夏。石室前掛鐺樹及挂衣藤忽枯死。己酉六月十五。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舍。空中皆天樂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林木震折。復有白虹貫于巖壑。庚戌春。荼毘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寧國府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公。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南北自人耳。

鎮江府鶴林玄素禪師。延陵馬氏子。唐武則天如意壬辰。受業江寧長壽寺。晚參威悟性宗。後居鶴林。一日。有屠者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眾皆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　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着。曰。佛來為甚麼不着。師曰。無汝棲泊處。　天寶壬辰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逝。壽八十五。塔黃鶴山。敕諡大律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安慶府潛山天柱山崇慧禪師。彭州陳氏子。唐肅宗乾元初。創寺天柱。永泰乙巳。代宗賜額曰□□。　僧問。

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峯陽易曉人。　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事。干他達磨來與不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分。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灊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月朗夜流暉。　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爲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　問。宗門中事。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眞空外。木馬時嘶月隱山。　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　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　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　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花綠蘂間。　唐代宗大歷己未七月二十二日歸寂。塔于寺北。眞身現在。

祖燈大統卷第十四終